

洪憲紀事詩

木末齋

趙思題



洪憲紀事詩跋辭

今春總師回粵居劇言此粵秀樓與禺生少白育航
若語榜於石上禺生方書洪憲紀事詩成賜跋新安
大會劇曲故專亦不奈嗟然自笑回憶二十年
亡命江戶偶論太平天國遺事坐同大養木堂曾
倭虎各出關於太平朝之東西書籍授禺生譯者年
餘成太平天國戰史十六卷予序而行之今又成洪
憲紀事詩幾二百篇前若之書發揚民族主義今若
之詩宣顯民主主義鑑前事之得失示來者之懲戒
國民庶有民主亦吾黨之光榮也民國十一年三月
孫文叙於廣州粵秀樓

凡例

一文心雜譜書記篇總領黎庶則有譜籍簿錄簿者譜也草木區別文書類聚張湯李廣爲吏所簿別情僞也漢書食貨志多張空符沈括謂史館宣底如今之聖語簿他如朝簿政簿記專簿甚夥本注逐條類聚意亦猶是故曰簿注

二本詩原編會分次第先後嗣因兵燹大部材料燬於匡山乃將存留者先行簿注未照本詩次第餘待補錄

三禹生四唱中刊有本詩全文均於其下列分簿注本中卷數頁數以便翻閱

四此注多經當代名人良友供給材料尙有未翔實者敬求海內賢達隨時賜正

五本書因材料損失未能集中茲先就其較完備者分刊四卷聊當長編再版時重加排比以成完帙

洪憲紀事詩序

僭僞之主不能無匡國功而親蒞行陳其要也袁氏
仕清權藉已過矣不遭削黜固不敢有異志趣之者
滿洲宗室也于臣子爲非分于華夏爲有大功志得
意滿於而自帝卒以覆滅者何哉能合其衆而不能
自將也夫力不足者必營於機祥小數袁氏與節匪
深宮設周衛而不敢出所任用者皆蒙蔽爲姦神極
之說始與以明太祖建號洪武滿清獨太平軍爲勁
敵其主洪氏也武昌倡義者黎元洪欲用其名以壓
塞之是以建元曰洪憲云袁氏既覆其佞臣猛將尙
在卒亂天下今日無有言袁氏之功者矣然其敗亡

之故與其迫切而爲是者猶未明於遠近國史虛實
爲權貴所扼其詳不可得而書也武昌劉成禺禹禹生
者當袁氏亂政時處京師久習聞其事以爲袁亂之
迹率自裨官雜錄志之然見之行事不如詩歌之動
人也於是爲洪憲紀事詩幾三百篇細大皆錄之詩
成示余其詞瓌璋可觀余所知者略備矣後之百年
庶幾作史者有所據拾雖袁氏亦將幸其傳也民國
八年孟夏章炳麟序

題洪憲紀事詩

劍川趙 蔭

忍聽東風杜宇聲，新華春夢未分明。
羣雄滇海張拳起，四友嵩山掉臂行。
殿上君臣神慘淡，燈前兒女淚縱橫。
如何舉世歌功德，不抵西人一字評。
怒罵何如嬉笑陳，劉郎也算有心人。
軍書顏已嗟旁午，雜事還同寫秘辛。
一德格天揮閣榜，五經掃地拜車塵。
不堪最是諸名士，僥倖埋頭脫鬼薪。

題洪憲紀事詩

相陰陳嘉會

滄桑閱罷百憂并，欲紀遺聞月日評。
却把南孤東馬意，新詩寫擬玉溪生。
蜉蝣託命原朝暮，魍魎窮形雜異同。
志怪好憑麟角筆，不須癡垢與芟蘄。
天崩地陷空豪語，墓上征西更盜名。
堪笑當塗誇識緯，六張五角未分明。

西輔當時自謂賢遺規猶是鳳皇年長安社裏同兒戲白狗丹雞亦可憐

丹書鉄券竟何存佐命元功痛帝闈位極人臣多蹇剝最難開卷泣煩冤

呼朋引類起羣奸尙把欽鴉擬鳳鸞獨有孫郎差可恧梅將鞍馬事曹瞞孫統筠有自傲書

第一仙人得得來錦披會許到蓬萊如何沮上萋萋草不及分香望雀臺項城臨死手刃一艇附葬墓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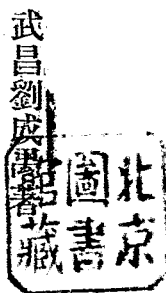
火色寫肩年少新不違念及歲寒身可堪遺老頭如雪五百金來頌聖人

華陽居士稱眞隱一代申屠著節操古寺蕭蕭見朝簿當前誰唱月兒高蜀喬茂護先生隱居北京法源寺施愚持參政院名單至有先生名以衰病謝絕強補一姓爲王樹博此舉

當年我亦同張儉今爲蓮山築史亭余爲寫歲寒詩思圖莫笑劉

生是風漢一篇傳誦萬人聽

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 卷一



(南)

龍飛河北據幽燕。八十三晨大寶傳。一代興亡存故事。史家紀日代編年。

袁籍河南項城。發軔天津李合泗幕下。朝鮮一役後。任山東巡撫。手練新建陸軍爲晚清六軍之第四軍。陞任軍機大臣。北洋總督外務部尚書。調歸彰德。起任內閣總理大臣。清帝退位。舉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功名居處。皆在河北。洪憲稱帝。始於民國五年丙辰歲正月元日。取消於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凡稱帝八十三日。袁氏自稱。帝號由清室移轉。並非取之民國。故曰大寶傳也。〔後孫公園雜錄〕

涇德神人命至尊。洪天營造闕都垣。故開雙闕增奇數。便壓皇明十二門。

袁在彰德府城北洹水上築涇上村。建築不甚宏偉而頗大雅。袁被譏歸彰德居之。署名涇上老人。起用入京。膺大總統選。眷屬多留涇上。曰發祥地也。北京議改帝制。先壯郅城。內務總長朱啓鈴實任營造。曰清代入關。因以盛京爲陪都。命名承天府。北京則名順天府。

。今上登極。都城不宜襲北京名。且年頌洪憲。宜尊升曰洪天府。如仍名北京。則南北有未統一之嫌。常北京開始營建。日者鄧某說袁克定宜先改造前門。清承明制。建十二門。前門不開。開則有凶。偶數不利。宜增奇數。乃改造外圍前門樓。使雄立高聳。張兩龍眼以對南方。樓下前門洞緊閉雙扉。永不開啓。避免凶兆。折去外圍城牆。廣爲大路。雙繞圓弧。直趨內圍。前門原門爲一。今析爲二。一出入。增爲十三門。合天數壯皇極也。前門工竣。又於雙門內東西兩旁。每方造洋樓一座。兩兩對峙。爲克定儲公安坐位也。日者曰天長地久。不似歷朝內城九門。並際倒皇明滿清內外十二門矣。〔後孫公園雜錄〕

岩曉宮禁起新華。竟劃河嵩作帝家。王氣西來幾輔定。鞏城兵鐵洛陽花。

營造管城諸臣。新華門內南海宮殿。皆繕新華宮。暫時油漆刷新。俟宣統遷出大內。中新華宮。乃移入紫禁城。正居帝位。日者鄧某進曰。中國王氣由塞外分兩枝入中國。長白山舉頂。蜿蜒西行。結穴北京。遂有遼金元明清七百年之皇運。一枝由塞外西南入關。橫亘太行八百里。渡河而西。結穴秦中。成長安五百年之皇運。大白終南舉頂。渡河而南。結穴洛陽。成東周東漢北朝之皇運。嵩山舉頂。嵩山居五嶽之中樞。惟嵩最貴。長安氣盡。北京氣衰。不如在洛陽一帶。跨河嵩以立陪都。此天子大居正也。均城曰。華世敬定關中。關三輔。鄧先生亦其敬也。善。於是和其陰陽。觀其流泉。劃河嵩之間爲陪都。鎮劉宮案營房兵工廠諸制。擇洛陽西而爲宮室房。先建營房屯兵。今所稱西工是也。案川鐵管

(中)

國。三四年間。注意於整軍經武。其初以北洋六鎮爲基礎。而取互相牽制主義。向聞北洋老將盧子嘉永祥言。北洋六師。四師長於騎兵。六師長於工兵。二師長於砲兵。五師長於輜重兵。一三兩師長於步兵。各有偏勝。於兵器亦然。滬廠長於造砲及砲彈。漢廠長於造步兵槍彈。粵廠長於造機關槍。德州偏於造槍彈。項城乃始於洛陽造兵房。着手訓練新皇軍。又於蒙縣造大規模統一重兵器工廠。擬先撥五十萬元籌辦此事。任蔣延梓爲廠長。方開始建造屋宇。安置機件。工程甫及五分之一。而項城避殂。遂停辦。西工屋宇營房。仍項城時之舊規也。〔錄洪憲秘辛及袁世凱與中國〕

福全宮裏賜錢回。有喜天顏一笑開。報到皇孫新得母。羊車倉卒入宮來。

新曆民四九月十六日。項城壽辰。宮內行家人祝嘏禮。少長男女。各照輩次分班拜跪。孫輩行中。有老嫗抱一赤子。合手叩頭。項城曰。此兒何人。嫗應曰。二爺新添孫少爺。恭喜賀喜。項城問其母爲誰。旁應曰。其母現居府外。因未奉皇上允許。不敢入宮。項城曰。卽刻令兒母遷進新華宮。候我傳見。兒何人。寒雲納薛麗清所生也。麗清分婉後。離異他往。項城因兒索母。何處可尋。如是袁乃蒐江朝宗等。與寒雲商定。當夜朝宗派九門提督率兵。往石頭胡同某清吟小班。將寒雲會眷之蘇妓小桃紅活捉入宮。靜候傳呼。八大胡同南部佳麗。受此驚嚇。不知所云。有逃避一二日未歸院者。事定。手帕姊妹。詭稱小桃紅。真有福氣。未嫁人。先做娘。揚州方地山(爾謙)。寒雲童子師也。賀寒雲聯云。窈窕

雖爲老杜白。傳聞又弄小桃紅。一時傳誦。「旌德汪彭年民四九月十七晨來後孫公闢說事」
「溧水洪伯欣先生一乘曰。寒雲納小桃紅。方太師贈聯云。窈窕難爲老杜白。（蘇語老杜
即老大指克定）傳聞又弄小桃紅。方地山（爾謙），曾授克文克良蒙課。呼爲太師。寒雲修
禪法源寺。地山在津。一電回京。來往半日。又洪憲時阮斗瞻妻媳。牽親太太選相福祿。
多兒女。未有差勝者。禮延某夫人。某夫人初入京。鄉氣重。堅不欲往。鄉人爲對云。方
太師回朝。某夫人在野。按順天時報載聯凡四語阮大郎結親某夫人在野。某二子納嬖方太師
回朝云。

寒雲日記。丙寅二月二日。秀英逸觀影劇。偕瓊姬往。小桃紅後與寒雲分離。在津重張艷
幟。易名秀英。尙未忘情寒雲。故寒雲有根柢詞云。其爲皇孫母。亦不過三數年耳。「伯
欣又記」

**國泰民安屬對工。黃氍毹映紫燈籠。禮臺內賀三更罷。寶座猶張孔雀
篷。**

洪憲元旦。外受羣臣朝賀。除夕三更後。先具家人內賀禮。於居仁堂行之。堂中帷幔。尙
黃色。氍毹織黃龍。間以藻火寒物之屬。皇帝升御座。以大紫燈籠二對。夾行前導。一書
風調雨順。一書國泰民安。皇帝與皇后。同升寶座。女官左右排列。皇后先向皇帝賀年。
皇帝還禮如儀。次克定及太子妃。次皇二子以降。次宮妃以降。次長公主以降。每人行禮
。女官俯呼。鼓樂蚤奏。寶座上覆孔雀翠羽。全綴黃燈。卽俗語所謂遮陽也。洪憲消亡。

孔雀蓬閣寶座尙留。出入居仁堂者。摩挲嘆息。〔錄後孫公園雜錄〕

秉簡哇俗奏明光。官樣闈書訓女郎。湘綺老人端解事。封還官職避輝章。

民國三四年。北京官寮閨秀。競尙奔蕩。治服香車。招搖過市。以內務總長朱啓鈴之三小姐爲祭酒。其他名媛。醉心時髦。從者不乏其人。濮伯欣先生北京打油詩曰。欲將東亞變西歐。到處聞人說自由。一輛汽車燈市口。朱三小姐出風頭。紀實事也。爭馳鬥侈。禮儀蕩然。而黛安會女請願團女子參政會。如唐羣英沈佩貞蔣淑婉安靜生之流。時往新華宮。求謁項城。稱女佐命。醒春居風流案。遂以發生。又如呂碧城等。學問門第較高。爲項城諮議。所領女徒黨。別張才女之幟。在風度。不在服裝也。項城因籌議帝制。先整飭綱紀。官眷越禮。時有所聞。甚爲厭惡。思痛懲之。密諭肅政史夏壽康。具摺整飭風俗。嚴整效尤。夏壽康乃上封事曰。奏爲朝官眷屬婦女。治服蕩行。越禮濫閱。宜責成家屬。嚴行管束。以維風化。而重禮制事。其中警句如處唐虞賡歌之世。而有鄭衛乘前之風。自古帷薄不修。爲官箴之玷。室家弗治。乃禮教之防。其何以樹朝政而端國俗云云。摺上。項城將原摺交政事堂。通令整飭風紀。以重官箴。文載政事堂公報。項城一日告朱桂莘（啓鈴）云。夏肅政史所上整飭風化摺。汝爲內務總長。宜痛加整頓。實行專責。傳曰。家齊而后國治。剛之本在家。皆內政事也。桂莘歸。惘惘若失。由內務部令城廂警察。密禁在京官眷。治服誇淫。面訓朱三小姐。一月內。不准出門。京師風氣。一時丕變。招搖過市之風

忌。俱行多儀之禮。至矣。湖濱王湘綺先生。一考名宿也。項城賈爲其邑。由歸曰長。其德老女僕周媽一事。參閱俱爲老舊子行。湘綺處之甚如也。周媽在國史館。初持節支。干涉用人。大有招權納賄之意。謀職員支薪水者。皆求周媽極語湘綺。得這一命符藥。自夏壽康警飭官眷風紀摺上。內有帷薄不修。有玷官箴等語。壽康雖意不在周媽。湘綺則認爲語侵此老。加以洪憲元旦。自上大夫以上。皆須稱臣上頌。參政院參政成授少卿上大夫。適合體制。湘綺爲避免在京稱臣之嫌。毅然於民國四年十一月。辭參政院參政館長職。攜周媽南歸。又恐項城帝國告成。無所來見面地。乃假託周媽事件。根據夏摺爲辭。其辭參政院參政國史館館長呈曰。呈爲帷薄不修。婦女干政。無益官館。有玷官箴。應行自請處分。祈罷免本館各職事。內述國運年邁多病。飲食單居。需人料理。不能與史職女僕周媽。而周媽遇事招搖。可惡已極。致惹肅政史列章彈奏。管深漸難。上擬以樹齊來治國之規。內不能行移風易俗之化云云。章太炎先生曰。湘綺此呈。表面則嬉笑怒罵。內意則鈞心鬥角。不意八十老翁。狡猾若此。如周媽者。京湘綺老人之護身符也。〔錄後孫公園雜錄〕

附錄新城陳瀨一讀湘綺樓日記注周媽事

壬壬秋常生。歲甲寅。項城招入京。聘爲國史館長。先生諳之。遂攜其寵姬所謂周媽者北上。排日記事。頗有可資談噓者。率錄如干則。曰讀湘綺樓日記。

三月十五日夜。與楊度談云。南北禮代。已有其功。蓋與雷與密。一夜有微雨。於女今日出遊公園。兩姬均從余獨守屋。按兩姬云云或周媽在內耶。

五月四日晴。出訪楊濯吾於概塔巷隱宅。小坐而還。以老人不宜多談。而自忘其老也。○
按二時湘綺老人年近八十體力矍健精神亦旺自謂忘其老足見其老而不老也觀於周媽之朝夕
不離左右可以知矣。

閏月十九日晴。三象坊橋院。未聞其說。隨衆舉手而已。欲條陳。同婆尼之而止。楊賢子
移來同住。○按象坊橋即參政院所在地聽者指開會而言條陳爲周媽所尼是湘綺亦謀及婦
人矣賢子卽戲呼楊賢子者時其妻方下堂遂與八十歲之老師同居。

六月七日晴。方起。外報歐陽小道來。短衣延入。云欲修史。可謂奇想也。不能與論。蓋
求財耳。看報言周媽事。殊有意味。王特生亦求周媽。則無影響矣。然亦妻回與親戚同知
難長心想之奇。何事不可爲。他日定當以國士殺之。此等人不殺。無可位置也。不知佛出
。何以度此。又非立達所可及。

八月廿一日晴。何信州嫗出遊東安市場。○按周媽因湘綺而得名何侯云云以八十老翁視女
僕如夫人可謂恭維甚至無惑乎今之時老少往往板眉下氣爲其婦穿大衣套繡履出入扶持爲
得意也。

九月十四日晴。欲送芸子月費。帳房無錢乃止。遣與雇往車站送之。又私送廿元。遣周嫗
送去。

十一月十四日晴。過武勝關。又窺未覓。辰刻到漢口。尋州州館暫住。待同嫗。已及牌天
心。不知何意。作書與袁慰庭。前上啓事。未承鈞諭。緣設立史館本意。收彙館員。以備
查訪。乃承賜以月俸。遂成利途。按時支領。又不時待。紛紛問索。遂致以印領抵借券。

不勝其辱。是以悵情辭職。非畏寒避事也。到館後。日食加於家食。身體日健。方領鴻禧。故欲停止兩月經費。得萬餘金。質廣廈一區。率講員共聽教令。方爲廉雅。若此市道。開自甄生。曾叔孫通之不如。豈不爲天下笑乎。前擬將頒印暫存夏內史處。又嫌以外干內。因暫送存於門人楊辰家。恭候詢問。必能代陳委曲。某某於小寨前。由漢口歸湘。待終歸下。奉啓申謝。無任愧悚。敬頌福安。××謹啓。（按湘綺既定期出都上呈辭國史館長及參政各職開措辭極諛諛入妙起句云呈爲帷薄不修婦女干政無益史館有玷官屬應請罷免本兼各職事內述年遠不能須臾離周媽而周媽招搖誣騙可惡已極實則湘綺威言也此書亦多嘻笑語出諸此老之口人且以爲諛耳）

十二月十九日有雪。見白。大風。館誣周媽受賄。遺詞根由。轎夫均出。遂不得出城。亦藉以避風也。周媽屢致人言理亦宜。如王廣虞之請去。惜無御史彈之朝廷。則無以飛語去人之理。故遂不問。

廿一日陰。欲待仲馴查辦周媽事。彼日日來。今日乃不來。（仲馴卽陳毓華）（案周媽受賄湘綺會上書元首戲言周媽干政報館摭拾風聞亦湘綺自召）

湘綺任國史館長。由原籍藩周媽入京。過武昌。拜督軍王占元。投刺附署周媽二字。湘綺僧入。謂占元曰。老樞欲瞻將軍威儀。幸假以辭色。他日入京亦攜此姬。謁拜塞顏。使闕眼界。因占元駐漢招待者。屢賤遇周媽。湘綺乃有此舉。占元事出意外。不知所措。後用官車。偕送渡江。匡廬老人。附送周媽。湘綺曰。今日爲周媽吐氣矣。武漢人士。至今播爲佳話也。湘綺入京。飭西單牌樓武功衛二號居之。後室署周媽老巢。湘綺告人曰。予藏

警零亂。作文時引用致證者甚書某卷。惟周媽能一檢即得。雖門人學者。亦不能細心若此。何候老人外。尚有專長云。湘綺詢弟子顏某云。報章紛載周媽辨語。爾意云何。顏曰。八十老翁。出入以婦人役。六禮有之。湘綺微笑曰。是真讀古書能會通者。〔錄秦明遠記〕

哲子縱橫自恣。惟平生最服膺湘綺。執弟子禮甚恭。湘綺歿於民五冬間。哲子方適亡在外。不克奔喪。寄輓一聯云。曠古聖賢才。能以逍遙通世法。平生帝王學。祇今顛沛愧師承。數語可括湘綺生平。亦以見師弟淵源之深也。〔錄洪憲秘辛〕

案：周媽隨湘綺入京。因史館雜事。多由周媽把持。內外頗有煩言。上海時報載湘綺欲委某爲館員。周媽先有人任。硬行改委。益世報載湘綺曰。周媽。吾之棉鞋大被也。無衣無袴。何以卒歲。湘綺問之。大爲憤恨。故日記中有着報言周媽事。頗有意味。蓋首肯也。滄溪庵名醫笏堂同院告予曰。湘綺蒙教衡山。一日據高岸出恭。其髻特紅。諸生在下大笑。湘綺大呼。周媽快拿草紙來。同我揩污。你這些朽貨。周媽冉冉而至云。〔成事附記〕

簡瓦參差建寶藍。賜名扁額鎮沉檀。體元承運餘新殿。辜負書家小小男。

洪憲元旦登極。大典籌備處。近新宮殿。改易舊名。大有於平臺。先擬議大殿大門名稱。具摺呈核。由項城御行圈出。於是易中門爲新門。易太和殿爲體元殿。易保和殿爲承

運殿。易中和殿爲建極殿。明清舊制。全蓋黃瓦。濃抹金色。洪憲改建筒瓦。於金黃色外。間用寶藍。表示新朝易名號。必易服色之意。將作大監。則內務部長朱啓鈴也。體元承運建極三殿扁額。刻鏤沉檀。四圍空鑿龍鳳雲物之屬。像十二章。呈十二色。額字用金黃色。御筆圈派上大夫林長民恭書。字體傲瘦鶴銘。書就。進呈御圈。項城大爲嘉許。欽定林書上梓。羣臣上頌。長民笑向人曰。他日小小男爵。總有一位。方不辜負此書。有人諛宗孟者曰。殿鈴山書貢院至公堂。公字上之八字兩撇下面橫出。至今稱道。視爲國寶。先生三殿書額。將來與國同休戚。相業勳業。當與鈴山無異云云。「錄後孫公園雜錄」

案當時大典籌備。新葺正殿。備行朝儀。某建議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朝堂正門。清易大明門爲大清門。民國易大清門爲中華門。洪憲登極。宜改中華門爲新華門。以符其命維新之義。太和保和中和三殿。擬名甚多。有擬太和爲洪元憲元者。有擬保和爲新運承天者。後用體元承運建極。經項城圈定。當議洪元之名時。座中或笑曰。是非爲黎元洪唱大登殿乎。「馮生記」

宮內嘲談竟閱牆。君臣御殿笑升堂。寄言來日聾皇后。勝却徐妃半面粧。

殿梁傳。卻克升堂。婦人笑於房。謂使禿者御禿者。跛者御跛者。故婦人笑於房也。克定左足病曳。顏世清右足不良於行。洪憲元旦。世清朝賀新華宮。禮成。世清退值。疾趨歸宮賀太子。世清行拜跪禮。克定還禮如儀。克定左跛。杖而能起。世清右跛。亦案地良久。

身乃成立。左右各留半膝。有如紙角對線之戲。克文克良大笑開堂。克定盛怒。痛責諸弟。謂其兒戲朝儀。克良答曰。汝真以儲君威權凌辱羣季耶。世界上豈有跋皇帝髻皇后者。並譏克定婦。吳清卿大泣長女。兩耳實聾。充不開聲也。克定縱怒拯物。世清又跛跪以求息怒。江夏汪燾驚記事。

醉宋開書廣海籐。蕭然高閣類孤僧。詩人證得陳思罪。莫到瓊樓最上層。

世凱二子克文。字冠存。後署名寒雲。母朝鮮世家女。世凱駐韓時所納。早死。洪憲紀元時第一宮妃。克定擁乃父稱帝。克文時作諷詩示譏諫之意。後以戊遇害獲罪。詩云。乍着微棉強自勝。陰晴向晚未分明。南回寒雁淹孤月。西去驕風動九城。駒隙留身爭一瞬。雲輕吹夢欲三更。絕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初。克文逐日關牖收於北海。結納名士。從者頗衆。克定陰遣嶺南詩人某拜克文動靜。其檢舉感遇末二句詩意。爲反對帝制。克定寤其世凱。安置北海。禁其出入。克文唯麻鞋宋板書籍金石尊彝消磨歲月。故有寒雲日記。由丙辰正月起。十年無間。其後丙寅丁卯二年手書日記。劉乘義得之。爲之題跋影印刊行。〔夏口李以祉注釋〕

附錄劉乘義袁寒雲丙寅丁卯日記跋

余與寒雲公子雖無一而緣。讀其絕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句。未嘗不羨其身世遭家多難。他他窮困以終也。袁氏燕子。寒雲最有志氣。喜結名流。故於書法詞章考及金石考訂之屬。卓然有獨到處。無他著作。僅日記十餘冊。詳載起履交游遺聞政治。囑副考訂

逐日無間。洪憲後記政事者絕妙。蓋不欲評判人。而供人評判也。予得其丙寅丁卯兩年日記。筆法勁秀。首尾完備。所記皆碑版泉幣考訂之學。間及朋友贈詠。中載圖百餘幅。又聞亭縮拓十餘種最名貴。遞政治身世者。只憶小桃紅詞。感洪憲時之樂事。弔林白水詞。哀復辟後之喪亂。二條而已。餘冊散失殆盡。早年所記政聞二冊。又爲張漢卿攜往遼瀋。毀於兵燹。今日可見者予家所獲丙丁二冊。嗟乎。使袁氏帝制不爲。寒雲以貴公子盡其所學。必能名世。當國破家亡之後。天復不假以年。求長此落拓江湖亦不得。所遺留者又僅此二冊日記。豈非命歟。予憫其志。悲其人。影印百版。願事表傳。

附題劉少儼藏寒雲丙寅丁卯日記 武昌劉成萬題詞

中興搜書稿獲珍。卷中風度照麒麟。盛時典謨詩流盡。神墨鏗題有故人。

世家輿廢不須談。落拓江湖是好男。秀寫懷中根觸意。建安才子褚河南。

寅卯親書首尾年。碑圖金石萬珠船。應知中歲多家難。記事曾無政一篇。

衣冠古夢拜吾劉。遺箸精刊到相州。風雨高樓皇二子。誰憐人物傳陳留。

枕綠先生來函云洪憲紀事詩本事注中所傳寒雲之詩。爲七律一章。特其發軔之初。尙有小

小曲折。人所未諗者。斯作原稿。七律二章。題曰。分明。前有小叙。經易哭厂（順鼎）刪

改。併爲一章。乃以問世。寒雲於哭厂所刪。殊未愜意。曾錄原作示余。茲刊於次。以存

其真。

乙卯秋僧雪姬遊頤和園泛舟昆池循御溝出夕止玉泉精舍。

乍著微棉強自勝。古臺荒檻一憑陵。波飛太液心无住。雲起魔崖夢欲騰。偶向遠林聞怨笛

。獨臨靈室轉明鏡。絕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
小窗西風透四時。靈鷲愁怨未分明。南迴寒雁海孤月。東去騰風踏九城。駒隙留身爭一瞬
，蛩聲催夢欲三更。山泉繞屋知清淺。微念滄浪感不平。

團城樓北海堂東。兄弟當年有賜宮。識得窗間名姓在。春風零落小桃

紅。

袁克己因莫到瓊樓最上層詩句。爲儲公克定所忌。猶曹丕之於子建也。世說賜諸子克定克
文克良北海離宮各一所。克文播吳姬小桃紅居雁翅樓。家諱禁與當朝名士往來唱和。克文
無聊。小桃紅日爲炊食。丙寅三月二日。寒雲日記云。秀英原名小桃紅。今名鶯鶯。咸予
舊歡小字也。對之根觸。爰致語曰。提起小名兒。昔夢已非。新歡又墜。漫言桃葉渡。春
風依舊。人面誰家。又打薄倖與成小玉悲。折柳分釵。空尋斷夢。舊心漫與桃花說。愁紅
泣綠。不似當年。蓋小桃已琵琶別抱矣。日記今藏秉義家。〔嘉興劉秉義箋注〕

六十分時侍聖躬。一聲臣諾一分中。諸公莫笑饒臣癖。分定汾陽王式

通。

第二句爲安徽
王源瀚改竄

帝制取銷。王式通與張一樺謁項城。張行常禮。王仍拜跪稱臣。舉畢。同下植。張謂王曰
。盡衛。汝真有臣癖。予與項城說話不過六十分鐘。汝足稱臣六十聲。王曰。今上雖奉
皇帝不爲。予與項城君臣之分已定。汾陽王式通豈能效人首鼠兩端。過路撒橋。並跪拜稱

皇之禮前日所慶爲者。今亦不敢爲耶。蒲圻軍壽望有詩報順天時報曰。獨有王臣癖。聲聲不二臣。汾陽稱寄籍。江總認前身。即詠此事。奉軍入京。捕徐樹錚。誤獲王式通。警察總監殷洪壽案問曰。汝徐樹錚耶。王應曰。誤矣。王式通也。殷大怒。連批王左右頰。呼王八且王八且者再。樊樊山一日與郭曾斯飲。曰。吾爲王書衡得一妙對。面受二八且。口稱六十臣。郭曰二八且吾知之矣。六十臣又出何典。樊曰。此劉麻哥之麻典也。有詩爲證

。「孝威鄧北堂說事」

陳中嶽誦洛云。洪憲時予住嚴範孫先生家。先生曰。日下今有一絕妙好對曰。三千金呼二萬歲。一小時稱六十臣。對爲王書衡。出則經小山也。繆小山荃孫應詔入京。項城手贈三千金。小山入謝。連呼萬歲兩聲。〔錄後孫公園雜錄〕

兩班脚本鬪金釵。歌滿春園花滿街。觀客無須爭座位。讓他親貴占頭排。

乙卯年北京鬧洪憲熱。人物脂集都下。爭尙眩迷。三慶園廣德樓兩班競技。廣德樓以鮮靈芝爲主角。三慶園以劉喜奎爲主角。廣德樓天花板所繪四裔人物朝貢圖。裝束風俗。形態奇詭。云爲乾隆八十萬壽時。搜羅四裔色目種種聚會日下賜宴上壽。各奏土戲。內府製爲王會圖以誇大四夷來朝之盛。廣德班廣德盛典。乃所繪原圖於樓頂。兩班皆坤角。捧書又爲左右相。各張一幟。互鬥雉長。易寶甫尤傾倒鮮靈芝。當時袁氏孝子要人文容長包兩班頭二排。喜奎靈芝出檯。寶甫必納首懷中。高捧兩掌。亂拍曰。此喝手彩也。某日靈芝演

小放牛。其夫跟包倚鬼門而望。小丑指靈芝向其夫說白曰。你真是裝龍像龍裝鳳像鳳。寶甫坐前排。一躍而起。大呼曰。我有妙對。請君靜聽。我願他嫁狗隨狗嫁雞隨雞。樊樊山有詩四章。歌詠其事。〔蒲圻覃壽壘孝方補記〕

室廣樓樓始於明季。其檣柱一聯。傳爲吳梅村應清詔入京再補祭酒時所題。檣柱聯云。大千秋色在眉頭。看過玉影珠光。重遊瞻都。十萬春花如夢裏。記得丁歌甲舞。曾醉崑崙。〔孝感李啓琛補注〕

分曹王後見名稱。逃姓冥冥喬左丞。遺墨幾經陵谷變。秋龕曳杖淚胡僧。

隆裕遜位。喬茂麟樹枏以學部左丞。頓學清望。不願廁身新國。退居法源寺。青燈古佛。蕭然一室。過談只老門生耳。項城設參政院。爲帝制請願張本。搜羅前清有德望之遺臣。蜀人施愚者。茂老至友紀雲子。以鄉世誼屢持參政名單。中列茂老名。說其屈就。茂老曰。予豈能爲持威斗者作上書人耶。時舊同曹王樹枏者。在京津間謀參政甚力。茂老曰。得之矣。施愚最後持名單至。乃執筆顧愚曰。容我改一字可乎。急於名單上濃塗喬字改易王字。曰王樹枏最喜作官。可謂一舉而兩全其美。嘉會。茂老忘年交也。事後來京親告原委予笑曰。眞世說新語中之神品。故余所撰洪憲詩題詞。華陽居士稱真隱。一代申屠著節操古寺蕭蕭見朝簪。當前誰唱月兒高。又學部初開。喬先生樹枏爲左丞。魯人孟慶榮爲右丞。而榮中堂慶爲學部尙書。同時有高姓兄弟兩御史。一名高樹。一名高枏。喜勸權貴。都

人皆謂出茂老意。學部中人爲佳對云。喬樹併吞高御史。孟慶榮顛倒老中堂。茂老姓名皆有掌故。〔湘陰陳嘉會日記摘錄〕。

授册椒風不上壇。當筵雷雨跳靈官。故知薄藝通興廢。愧爾諸伶扶淚看。

乙卯九月二十三日爲國務卿徐世昌生辰。大典籌備處文武官吏羣赴東單牌樓五條胡同相邸祝壽演劇。清室師傅陳寶琛亦在座。京師名角齊集。合演大登殿。孫菊仙扮皇帝。百官請聖上登寶座。菊仙謙讓。立壇下。連稱不敢不敢。說白曰。自從清室退位。從前皇帝已經沒有了。現在民國。並無皇帝。將來皇帝。尙未出現。我何人。我何人。我何敢。我何敢。忽指世昌曰。哈。現在誰是你的皇帝。轉指陳寶琛曰。哈。現在誰個又是你的皇帝。退三步。將鬚一捋。大聲曰。哈。我又是誰個的皇帝。寶琛倚席掩淚不止。歸賦激勞齋觀劇有感三絕句云。鈞天夢不到溪山。宴罷瑤池海亦乾。誰憶梨園烟散後。白頭及見跳靈官。一曲何堪觸舊悲。卅年看見壽人卮。胡公亦是三朝老。甯記椒風授册時。凝碧池邊浪幾吞。一類社做味遺言。史家休薄伶官傳。猶感纏頭解報恩。〔如臬胃廣生商訂正〕

案宮外演戲。先跳加官。宮內演戲。無官可加。先跳靈官祛邪。龍虎山只靈官一人。當門接引。三隻眼。紅纓紅袍。左手持杖。宮內演戲則用靈官十人。選名角跳之。形像纒袍皆仿龍虎山靈官狀。清室退位。無跳靈官者。世昌壽劇先跳靈官。故寶琛大爲傷感。〔成禺補記〕

案說老本集題爲六月初一日。漱芳齋聽戲。尙有一首云。此曲能開第幾回。分明天樂梵王台。昇平法尚乾隆日。曼曼當書費才。第二首注云。壬申大禱禮成。元帥奏百坊來京。寶訓指元帥以爲東歸。因款勞。而懸來竹村耳。說老一日與天津高少韻。高謂梅蘭芳。美園贈博士。後菊人亦贈博士。於菊人品格有虧。說老曰。春蘭秋菊皆一時之秀也。一歲再記。

趙竹老世丈曰。十年前。說老來滬予張聚宴。詢及水竹村人。說老以兩手撫其頰曰。楚世不伯醜。腆然請我吃酒聽戲。胆敢對皇上用照會。派黃開甲代表入宮賀年賀節。咸昂補注。陳散原先生曰。卅年看學壽人卮。相公亦是三朝老。猶感纏頭解報恩。說前指示寸云。此三句罵倒水竹祝壽。案說老爲散原先生壬午鄉試座師首藝題爲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截原七十。說老贈詩有相看同是後彫身之句。

三十六宮春雨中。品花二十四番風。帝城雲樹新恩澤。祕說仇家畫筆工。

中華民國洪憲元年元正。行宮內外朝賀禮。分封六宮。顧鼈等呈進三十六宮春雨圖軸。籤題。三十六宮都是春。開卷書王維詩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冢一聯。云仇十洲名筆也。又二十四番花信風。何人呈進儲公克定。云亦十洲名畫。曰坐向松窗彈玉琴。曰皎如玉樹臨風前。曰芙蓉向臉兩邊開。曰水荇牽風翠帶長。曰幾人相憶在江樓。曰玉人何處數吹簫。曰沉香亭北倚闌干。曰芙蓉萎蕤來酣戰。曰春風不度玉門關。曰回頭一笑百嬌生。

。曰碧紗如烟隔窗語。曰綠楊宜作兩家春。曰溫泉水滑洗凝脂。曰何用別尋方外去。曰不容待得晚蕊管。曰池荷雨後衣香起。曰一葉扁舟宿葦花。曰倒樽盡日忘歸去。曰笑倚東窗白玉牀。曰佳人拾翠春相問。曰漢口夕陽斜度鳥。曰夜深遺過女牆來。曰且將團扇暫徘徊。曰到岸請君回首望。共二十四册。各題唐詩一句。當時傳鈔者如此。近見道光時訓導欽縣程免輪先生雅扶刊印春風二十四譜一册。與仇畫所題二十四詩句無異。其祕戲春圖。精刊寸方石章二十四方。以形容詩句之意義。仇畫或屬贗品。抑印章摹倣仇畫。見聞所及。姑記闕疑。〔秋浦許世英同觀圖册〕

腰扇騎驢態不凡。書空咄咄報虛函。侍郎一去離弦上。秋到崑山雨半帆。

唐先生紹儀曰。予光緒初葉。列天津李文忠幕下時。桂林于晦若式枚爲北洋大臣總文案。文忠遇以僂禮。項城落魄來津。年少無行。文忠以故人保慶子。留居署內。差薪甚微。使師事晦若。日課漢文。教改章句。項城好邪辟。多醜行。晦若患之。然知其梟雄有爲。能成大事。遂舉其逐日行勛隨筆詳錄曰。袁皇帝起居注。每寫一條。手示項城。在宴會廣場中。必大呼袁皇帝到了。項城顯貴。屢索晦若日記不獲。陰嗾王存善子展設法邀晦若遊濟南青島入北京。謀收回日記也。〔蒲圻但齋親聞同記〕

胡先生漢民曰。浙人王子展。初以佐雜分發穆垣。得南關保甲差委。時陳蘭甫講學城南。于晦若文芸閣梁節菴汪伯序兄弟予伯兄衍鸚皆受業。子展夜班查街。必入陳宅請安。後列

事所關。因告于王交情始末。〔成湯手記〕

世凱莊稱帝。忽憶微時醜態。皆在晦若手記起居注中。欲消滅之。知滬商會有力董事王子展與于最善。屬其謀得原稿。滬商會藉以奔走推戴。遂有會長周金鏡滬海道尹之命。子展受哀命。設晦若先生遊青島濟南。與諸翁老勞玉初等文讎多日。再說其過北京出武漢順長江回滬。晦若亦動津京舊遊之念。抵北京。騎驢徒步。遍遊郊內外寺廟。項城請宴甚恭。託人諷意奉居南海。項城書至。晦若曰。是欲章太炎我也。假遊花之寺。遁往天津。買輪南返。其復項城書函。而署袁考四大人升啓。函內無報書。只七字調一紙曰。躋足擁胸哭遜初。裝腔作調罵施恩。可憐跑死阮忠樞。包攬殺人洪述祖。閉門立憲李家駒。而今總統是區區。一說。今年政事令老徐。明年皇帝是區區。喬茂護問晦若脫走。曰樊樊山富有二萬五千詩。可謂在黃祖之腹中。于晦若相差一百八十度。不難離本初之弦上矣。蓋晦若見人必揖。先合兩掌。由頂至踵。成半月形。都人爲屬對云。于晦若作揖一百八十度。連仲甫轉身三十六秒鐘。茂護用此語嘲之。勞玉初聞之曰。喬茂護口多獨到之言。不愧晦若知己。蓋晦若月旦朝士。常曰。喬茂護口多獨到之言。毛實君面有憂國之色。故也。晦若安歸上海。起居注不可得。子展又設法邀遊崑山。同年六月二十五夜。以霍亂卒崑山舟中。鄧蘇蘆嘲晦若詩。此案意在言表。〔錄後孫公園雜記〕

附錄鄧孝胥題張力臣符山圖卷兼悼晦若〔并序言〕

卷內有晦若侍郎題語。晦若以六月二十五日卒於崑山舟中。蒼蒼凋零。言笑永絕。可勝惜

然。既錄宋詩。並綴二絕。

符山阿卷墨猶新。國國爲期語已陳。今日披圖還攬涕。侍郎名節是完人。

古稱文人以義合。義絕深悲道已孤。掃地名流今日盡。莫將故舊喪吾徒。

竹垞雖有豈絕李壽斯之語。然於明詩綜不錄黃太冲。義亦嚴矣。余爲此詩。或異侍郎和厚之意。頗不背竹垞屏黃之旨。且以俟來者論之。篤期卽李陵。

黃先生孝紆曰。予家青島。晦若來時。易質甫卽由北至。見其同行入京。〔成昌補注〕

附錄青島流人籍三十氏之一于晦若〔黃孝紆公渚著

旣爲子侍郎。強託與衆異。侈口談禪瀛。語妙了資戲。殢精班固書。莽傳付默記。〔公會於酒樓背誦王莽傳〕平生抱潔癖。獨居無姬侍。相從惟狸奴。端坐理猶事。剛腸世難容。小指獨嫵媚。浩浩揚天和。氣已四時備。崢嶸高邱哀。無女分顏領。折腰擢桑經。誘之欲其至。篋中青簡新。忽忽七年思。雙鬢玳瑁筵。夢影懸寤寐。

主稿誌親策入荒。健兒五百還家鄉。兩河子弟應惆悵。未起良家作駐

防。

河南都督張鎮芳爲項城中表行。有辯才。項城甚信賴之。洪憲議起。由開封調京。贊畫籌謀。遇事先賜主稿。其說項城設駐防之策曰。古者期門宿衛。皆以親近子弟充之。漢高祖祖奄有天下。沛中滌上子弟。征伐所及。留駐不歸。所以拱衛王室。預防反側也。滿州入

關。各省設駐防。實師用祖征雲南之遺策。卽以曾文正。左文襄。李文忠論。湘淮子弟瀟布行省。遠留新驅。湘皖勢力得彌漫江河沙漠之地。提政權者數十年。其下旣根深蒂固。其上則承繼弗衰。今宜先將豫省子弟。每縣挑選五百人。練爲省兵。以有身家者中選。符合古人三選良家之制。河南八十餘縣。合計可得四五萬人。每年選招一次。期以五年。輪流分發。前者派駐各省。後者逐年招練。五年之間可得子弟兵二十餘萬。亦古今中央集權。確幹弱枝之意。如聖懷視其策可行。宜以慎密從事。項城遂陰令唐天喜招練河南兵一混成旅。謹陳州陵墓。爲子弟兵張本。項城以消帝制。鎮芳屢阻不聽。曰。前敵將帥無分茅胙土公侯伯子男之望。誰爲一人捨命出力者。項城死。鎮芳爲詩弔之。曰。不文不武不君臣。不漢不胡又不新。不到九泉心不死。不能不算過來人。知其懷抱獨具。溢於言表。

〔錄後孫公園雜記〕

軍前斬奏命川東。禮授銀刀遏必隆。不料馮家收國器。當年辜負索清宮。

項城愛征滇之師曠日無功。左右獻策者曰。非照乾隆征準噶爾故事。懲辦一二統兵大員。不足樹皇國之威權。乾隆以遏必隆刀斬欽差大臣大學士訥清于斑斕前山。一鼓而肅清金川。乾綱獨斷。前例可行。項城首領。遣人赴清宮索遏必隆刀。清室派師傅世續齎刀呈奉新華宮。項城遂詔文武百官齊集居仁堂。行授刀典禮。儀式隆重。策曰。命汝雷震春爲西征軍軍政執法大臣。禮授遏必隆刀。星夜馳赴前敵。如朕親臨。凡西征將帥退葷不前。執刀

行法。先斬後奏。不得稍徇情面。謾返王命云云。嘗春赴川不久。洪憲覆亡。歸過江南時。馮國璋被選副總統。乃微刀於國璋。刀今尙留馮家。國器也。案遇必隆。清代屬國勳戚。大開有大功。與黨拜同被任顧命大臣。輔佐康熙。自制寶刀。柄與鞘純銀合寶石混鑄。光彩奪目。刀劍百鍊。斬鐵如泥。長二尺五寸。後進藏內府。訥清。遇必隆之嫡孫。督兵經略金川。屢敗喪師。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命侍衛鄂實監訥清還。誅以誓莽。十四年正月。復諭鄂實即途中行刑。抵斑斕山伏誅。敕曰。以乃祖遇必隆刀。斬彼不肖之孫。全軍震懼。金川遂平。咸豐初年。賽尚阿督師廣西。會賜遇必隆刀。此後清廷賜刀凡四人。賜奉命大將軍惠親王綿奕銳捷刀。參贊大臣僧格林沁納庫尼素刀。防堵林鳳祥李開芳。賜欽差大臣勝保神雀刀。辦理直隸山西防務。賜恭親王奕訢白虹刀。辦理京師巡防。（此刀即奕訢爲皇子時所佩）〔漢伯欣陳仲壽兩先生訂正說事〕

和介流風柳下尊。都門去去默無言。燕詩并剪翻憐汝。春酒秋花尙有園。

趙城張瑞瑛衡玉。以名進士權長安縣事。結同盟會。謀覆清祚。遷於議院議事。當制議起。衡玉留京。放浪詩酒。謾罵當時。側目者將入以謀反之罪。予告之曰。吾輩開國開國。自有不世之功名。何必葬身虎穴。與舍香俸粉者爭一日邪正之長耶。衡玉大悟。日飾酒瘋。得養疾歸里。近搜遺翰。痛感人琴。其歌詠洪憲時事。足資史料考證者。如幽燕雜詩十四首。

幽燕王氣啓雄圖。山脈河源拱上都。宮殿千門將作監。城關九道執金吾。龍顏日角瞻天表。碧峯丹文搜祕書。一例羣臣功德額。聲聲萬歲聽山呼。真人五色氣成雲。共說中原又有君。天語荒唐靈運夢。元符神異子雲文。新朝子弟從龍貴。舊部材官汗馬勤。一領黃袍勿遽甚。陳橋爭忍負三軍。神州莽蕩造英雄。震世威名震主功。地下篆文齊九錫。塚中枯骨漢三公。舊宮權翟新公主。內寵貂蟬女侍中。省識人間皇帝貴。朝儀忙煞叔孫通。當年慷慨誓明神。指日盟心字字真。早識寄奴應受命。近傳吳使已稱臣。共和日月風燈影。一統河山戰馬塵。昨日紀元新詔下。太平簫鼓萬家春。玉籙金符眷一身。似聞水火拯吾民。星精有力平三猾。書幣何勞問四鄰。祖父英名猶貫耳。子孫龍種已生鱗。東丹莫問曠田事。天子河南已有人。廟堂隻手運神籌。十萬貔貅坐上游。新貴侍中千狗尾。通侯關內幾羊頭。山陽奉祀猶存漢。箕子爲奴竟入周。第一功名楚三戶。河山鐵券共千秋。龍顏隆準好威儀。都是天潢玉樹枝。不作開元花萼夢。能吟陳思豆箕詩。六親貴列侯王表。四皓榮爲太子師。容得中山沉酒色。官家家法本寬慈。天語溫存故舊深。嵩山落落落聲知音。少微未死留佳話。元老雖生有愧心。史傳千秋誰白壁。人才百鍊化柔金。蒼生渴望新恩澤。辛苦諸公作雨霖。當塗景運自天開。高築繁陽受禮臺。修史應刪宦官傳。論功還仗客卿才。八方敕詔雲中下。五色文裘海外來。湘綺老人眞解事。緯經識史有心裁。關塞無塵海宇清。中朝知有聖人生。詔令冒頓稱臣僕。曾約契丹爲弟兄。社鼓已行王氏臘。義旗那有漢家兵。帝王代運尋常事。莫怕千秋身後名。鳳詔龍書隔歲頒。春風不到五華山。魏王正議三推禮。莊綺遙迷六詔蠶。翡翠明珠無貢物。碧鷄金馬閉雄關。飛來一紙

陳琳傲。好念頭風開笑顏。龍魚傲罷獨歡歡。一卷兵書握妙機。未許真人避地險。要令
孟謙識天威。鐵橋紀戰碑猶在。玉斧分河計已非。寄語受恩諸將帥。提軍早奏凱歌歸。

推枰斂手意茫然。絕好金甌豈不全。近畏羅施惹鬼國。遠防巴子據南川。江淮千里杯蛇影

。嶺表三軍風鶴天。聞道深宮覺不寐。將軍努力掃烽烟。落日河山影寂寥。趨灰千載未

全銷。漫天刀劍宿羅雨。捲地風波宣海朝。午夜鷓鴣長樂殿。三春杜宇天津橋。薄才不上

平南嶺。好作漁樵管聖朝。

雲雲歌(都門謝袁二公子演劇作)

富南夜靜月虛懸。鼓板聲沈簾管哀。萬手如雷管拍掌。寒雲設法親登臺。蒼涼一曲萬聲靜

。坐客三千齊輟茗。英雄已化劫餘灰。公子尙慙可憐影。影事回頭倍愴然。新華春夢散如

烟。薊門明月照荒殿。道上秋風老墓田。當年皇子各嶂嶺。連宅隆慶分投筵。穩安才子推

陳思。北地文章數任城。梁園賓客多名士。日下聲名跨曙子。夜宴已行皇帝箴。早朝不廢

家人禮。燈火繁華狎客樓。新聲都會按涼州。子固紅牙教拍板。李憑白髮授箏篳。阿父黃

袍初試身。長兄玉册已銘勳。可惜老諱太匆遽。蒼龍九子未生輝。輸著滿盤棋已枯。一身

琴劍落江湖。橫渠賦詩長已矣。然其煮豆胡爲乎。劫來再到長安市。故吏門生尙未死。紛

紛車馬向朱門。翻覆人情薄如紙。兩年幾度閱滄桑。歌舞湖山已夕陽。袍笏君臣幾散宴。

笙歌佛燭又登塢。密徹華嚴世界塵。衣冠優孟本非真。同是梨園部中客。傷心曾作上臺人

。上臺知有下臺日。龍袖尙存粉墨筆。羽商七調有傳聞。南北九宮都協律。水晶如意玉蓮

環。古裝結束哄人看。灑淚非關河滿子。香聲猶唱念家山。南曲清齋北絃索。哀絳雲竹枝

開作。可憐失水混江龍。化作雲絲千雀。無限江山容易別。落花流水聲聲咽。蔡岳相逢
何將軍。天潢舊譜向誰說。(清皇室將軍滿堂)演劇與雲公子同社。無朝龍種各風流。一
曲後庭千古愁。天寶伶人餘白髮。開元法曲有傳頌。(孫供奉)演劇年七十六亦與雲同
社演。茶烟已歇滿沉沈。入耳樓涼亡國音。一江春水陸王淚。三月杜鵑啼子心。我是飄零
秋後葉。重來又看長安月。屏山酒薄不成春。一騎東移愁百結。中原對處正經綏。半壁河
山尚太平。寄語貞元舊朝士。同將老淚哭蒼生。

放歌行兼寄郭九叔

我謂頗勞功德者四十八萬五千五百七十有二人。孔光劉歆冠其倫。更何怪賈辭昆城門吏。
符命從龍新天子。又聞繁陽壇上當遠受禪初。老臣華散奔走擇詔書。名士龍頭尚如此。張
首辛毗何足齒。我昨走馬長安人海中。長安麗士十丈紅。上書泉陵侯。封爵張伯松。魯永
媚王鳳。謝晦笑徐公。金匱之文白百字。符籙紛紛奏入甘泉宮。黃土掉舌盤鏡下。使我聞
之聞耳三日聾。掩耳東裝於州去。并州風雨那可任。文瀾湖上逢郭泰。與我握手歡歡不能
語。當時文妖彌漫禍天下。洪水滔滔勢難堵。君如雲中白鶴唳九天。不與下界鷄豎鬥毛羽。
當途誰能旁無人。俗子橋音目張弩。爲我作長歌。聲聲悲壯字字古。座客德觀發長嘯。
定知作者心獨苦。幽抑如屈平。悲憤如杜甫。快如孔翠散。壯如正平鼓。令我一讀一嘆一
擊節。讀未終篇淚如雨。吁嗟乎。廉恥淪沒於衣冠。是非倒置於文章。哀莫大於心死。痛
莫深於國亡。國亡猶可復。心死更何望。天津橋上杜鵑啼。大好河山已夕陽。今日譚禪祭
。明日賦明堂。禪位詔書勸進表。沈約魏收何臯臯。丈夫指天灑杯酒。肝膈之言君記否。

幾人稱帝幾人王。螻蟻蜂蟻何能久。但使墓道高題征西碑。千古勳名已不朽。天地在上下。鬼神在左右。大誥煌煌殿且正。天下誰敢議其後。奈何一局好棋枰。付與朝秦暮楚鬻子手。亡國玉璽自是不祥物。秦漢晉唐誰世守。王舜奴輩劇可憐。不如漢家文母老寡婦。君不見孝廉幡起漢祚終。紫髯稱臣來江東。大笑踞吾爐火上。阿瞞畢竟是英雄。又不見新莽朱梁屢改元。太史推歷三萬六千年。兩人及身不自保。誑說黃帝仙上天。始知天命屬孤爲周文。孟德仲達識不準。若令當日高築受禪臺。竊恐荀彧陳泰不稱臣。赤符本荒唐。黃天更怪誕。一舉已失天下心。壽春之謀智何短。王志不署名。王亮不送款。求之今人無其選。何況飛梅與邵管。嗚乎。社有鼠。城有狐。猛虎走郊野。長蛟窟江湖。登高望四境。天荆地棘無坦途。兵書鱉魚自苦耳。哀哉吾民又何辜。我欲隨謝靈運私造識緯字。天帝除書我獨無。我欲向薛方陳成親執弟子禮。古人往矣不可俱。我將與君肩荷虜手攜壺醉屠市。臥酒罇。白眼仰天呼嗚嗚。長星進汝一杯酒。世間豈有萬年天子乎。嗚呼。我歌至此淚已枯。錄後孫公園雜錄

天門儀表鏡光開。萬歲長呼繞殿雷。旌旆飛揚騰虎背。高皇橫劍閱兵

回。

帝制議起。項城在西苑。成立警衛團。自爲團長。副官警連長。皆以中少將領之。爲帝國軍隊模範先聲。初。項城鈔着戎服。黎元洪則終日全身披掛。自警衛團組成。項城每遇着大元帥服。親臨訓練。一日蒞該團行大閱兵禮。將校士兵。均着軍禮服。校閱禮成。護從

大元帥回居仁堂。行全圖照像典禮。項城升帳。高踞寶座。座蒙以虎皮。皮選長白山巨虎。長一丈五六尺。首尾四足毛革。整齊完備。虎頭踞地上視。鬚直如繩。眼栩栩怒視。欲攫人。前足護寶座前二柱。下垂曲立。躍躍作勢。有待騰撲狀。膝上制御風踏足二。虎背正蒙座上。成穹隆形。爲項城坐位。鞍繮金龍。項城據位而坐。恰類騰身虎背。顧盼自雄。虎後二足。斜踞披垂座後二柱。虎尾曲上。巨座背伸立。具威力意態。座側鶴立大禮官蔭昌。雄冠白羽。紅甲金緞。其威嚴猶兵部尙書時。奉兩宮閱雨苑火器營內操大典也。中將以降。分列兩行。兵士迴行。作德皇御林軍鵝行步。金鼓齊奏。長呼萬歲者三。照和師乃啓匣對光。迴環攝影。攝畢。項城下寶座。兵士又長呼萬歲者三。翌日都下傳遍。云項城騎虎背照相。讓之者曰。項城帝制。真騎上虎背。不知如何。方能跳下坐騎。(按項城最喜用虎號。如封曹錕爲虎威將軍。警衛團稱虎賁軍。頤袁崇煥墓地曰。一柱擎天。龍虎交連。批閱奏牘。則草書闕字。波磔類虎。又聞某風鑑家相垣城曰。虎面虎鬚。龍身虎足。(項城足短)項城賞賚有加。無怪騰身虎背。作秦皇騎虎遊八極之想也。清蜀御史高樹著金鑾瑣記。關於項城虎服治兵事。附列於下。

附高樹金鑾瑣記三則

(一) 衛士持鎗似虎熊。桓溫入覲氣何雄。玻璃窗內頻窺望。暗暗心憂兩相公。(注項城在湖園入覲衛士虎頭豹尾如虎如熊有桓溫入覲之概王愷兩相國在玻璃窗內觀之觀後佯兒而坐默然不言者良久)

(二) 如雲騶從劍光寒。內監驚疑貯足看。裝飾猙獰誰不畏。滿身都畫虎皮斑。(注項城荷

鑄衛士以質布裹頭至足盡虎豹頭虎斑文王公大臣驪馬見之皆辟易宮監亦卻立杲看壹
東西皆無此軍服惟中國戲場有之項城入京城以此示威可謂妙想

(三)怒馬衝鋒孰敢當。舍人奔避入朝房。偏言海外真天子。內監闕言亦太狂。(注西苑宮
廄下弄項城衛士驅逐行人山人與徐博泉奔入朝房行道者搖首曰太凶猛有一魁梧內監高
聲噴於道曰難道袁某非海外真天子耶無人與辯京中非海外之比且在宮門口何得如此此
即霍靈禪位之影響洪憲天子之先聲)

案清季初練新軍。兵皆用黃布裹腿。腰垂下夾馬一對。護腿。狀如黑人所用箭牌。外蓋虎
皮文。冬季用皮帽。帽額虎頭。上衣有用斑文布者。張香濤(之洞)在鄂。初練新軍。亦用
北洋所製。練熟都人見面卻步。非項城如京。故藉虎豹立威也。——〔成島附記〕

冠履分毫拜命歸。諸王何事賜戎衣。師承歐制兵天下。胡服吳鉤金帶

圖。

項城鏡意稱帝。本由德皇威壓之德意。民初克定赴德。大日耳曼皇帝威壓第二等宴便殿。
力陳中國非帝制不能固強。諭克定詳告項城。德誓以全力贊助。威廉又親書長翰。密胎項
城。克定悍然主張。特有強援也。帝制議起。德正強橫。大有席捲全歐之勢。項城更傾心
德制。諭慶某日遣德皇威壓本紀一紙。又諭嚴復日譯歐洲戰紀。關於德方勝略詳細錄呈。
編入居仁日覽。建國制度。以德為師。先由家庭改革。教導諸子。製德國親王陸軍服制。

分賜克定以次有差。雄冠佩劍。金帶黃纓。戎衣革履。肩章三星。左肘耽耽披垂。則大將參謀帶也。兄弟排立。映像一幅。當時北京照像師。咸懸掛窗壁以爲榮。又諭諸子罷習英文。專習德文。圈出蔭昌爲德語師傅。留德陸軍學生。特拔入軍官警衛團。都中揣摩風氣者。皆易八字語爲牛角式。勃風靡風也。濮伯欣先生新華打油詩曰。歐戰經年勝負分。家庭教育變方針。果然今上知時勢。不愛英文愛德文。紀實事也。〔錄後孫公園雜錄〕

釋經別會定兩池。一卷楞嚴報主知。說到波斯亡國事。城東黑夜走禪

師。

釋安會立。楊度到師塔。以儒教爲經。迎衍聖公孔令貽入京。嚴復以通西學爲望。張勳又有博覽天師朝見之舉。其策則奏進天方教爲宗。孫毓筠自名耽精佛典。乃倡議迎名僧月霞歸國來京講佛儒經。恭頌天啟齊鳴之盛。月霞。湖北黃岡人。安慶迎江寺方丈。諱開。浙江人。精波羅宗寺方丈。發歎十萬。講經一月。以願治門大街江西會館爲正會場。以前池子某地爲別會法壇。以孫少侯住宅城東錫拉胡同爲兩師坐靜禪堂。聽者日數百人。皇子以師。別坐持戒。一日。月霞升座說法。反覆講慈念一章。其詞曰。萬事皆起於慈。萬事亦敗于慈。至人無慈。能通佛語。達人去慈。乃獲厚福。常人多慈。一切事業。概已慈矣。亦因慈敗。事成知足。而能去慈者。鮮矣。天道之盈虧有定。人生之慈望無窮。當日波斯國王。征服鄰近諸國。身得皇帝。仍衛兵鬪武。欲使世界無一存在之國。一旦事敗。內憂外患並起。國破而身亦隨亡。足見慈望者爲敗事之媒。是以君子務慎慈心。曠觀世界歷史

人物。作小宮者。欲爲大官。作大官者。欲爲宰相。得作宰相。欲爲皇帝。既作皇帝。又欲長生不老。求仙尋佛。以符其萬萬歲之尊號。皆慾念二字誤之也。云云。當時帝問者。應者頗衆。皆謂湖北老禿。可惡已甚。藉口說法。譏誑當今。帝語少侯。此後不准月露。勅令離京。而段芝貴等尤爲憤激。商派步軍統領派兵前往軍政執法處。少侯乃晝夜淫月露往豐臺。上車赴津。此段和尚公案。遂告了結。留諦閉在京講完楞嚴全部。飭其靈波。京師爲謠語云。皇帝做不成了。和尚也跑了。如日霞者。亦豪傑僧也。〔錄後孫公國羅錄〕

翟服羞披御禮堂。朝天外戚重椒房。宮庭未起新儀注。皇后佯呼不敢當。

洪憲元旦。官眷各御命婦制服。入宮行朝賀禮。孫寶琦夫人。宮中稱爲親家太太者。朝見皇后。位尊領班。內禮官女官長女官。整齊儀注。左右分行。排列禮堂。導皇后升堂行禮。女官奉皇后入。官眷肅立。宣稱請皇后升中位御座。受賀年禮。皇后曰。親家太太。各位太太。皇后不敢當。不必行禮。羣曰。請皇后正位。女官四人。扶持皇后。端拱御座。孫寶琦夫人率各官眷。伏地行九拜跪。皇后欲起立曰。皇后不敢當。要還禮。女官復夾持之曰。皇后坐而受賀。禮也。皇后身不得動。面紅耳赤。吃吃大笑不止。女官又曰。皇后必應拱受禮。禮畢。皇后退座。語孫寶琦夫人曰。謝謝各位太太。做了皇后。連還禮都不敢。其真是不敢當也。賀后禮成。孫寶琦夫人。又請朝賀皇帝。皇后曰。皇帝也不敢當。

不必行禮。翌日不設常禮。馳傳郡下。秦皇后爲克定生母。人極長厚。長居彰德。洪憲登極。元旦受賀。乃於十二月二十日。克文克良。專車赴滬上。禮迎入新華宮。正處居位。洪憲震動。尙帶大家鄉味。未習宮廷母儀也。〔錄後橋公園雜錄〕

洪憲震亡。先總理中山先生。由日返滬。開大會於尚賢堂。先生演說曰。吾人敢會。爲於國。尙多外行之事。理所固然。卽如項城登極。其皇后受官眷朝賀。聲聲皆不敢當。豈有皇帝皇后受臣下跪拜而吾不敢當者。足見袁家雖世代簪纓。身居帝位。亦畏外行。吾願革命黨人。與調國政。不作外行之事。如洪憲皇后爲不敢當語也。〔成器恭錄〕

榕城簡傳清流尾。學領詩壇尙典型。三月不歸留故禁。只謂當爾事者星。

陳伯雅寶琛先生。稱學清整。名節文章。均足爲一代大文師表。不僅樸樸博學。其大直道風度也。民元。鄂禮建樊雲山先生爲湖廣民政長。迎使載途。樊山嘗親到寓。邀談。亦軼事。樊山曰。日越邊先生語予云。今歲青牛營運。春牛全身皆青。青牛者清流之代語也。高陽李爾孫爲青牛頭。頭上二角。用以觸人。則南皮張香濤。豐潤張幼樵也。山東王懿榮。宗室盛昱。讀書甚力。可稱青牛肚子。他若青牛毛皮。其網已甚。不知凡幾。以南人而佐附北派清流。左右朝政者。只獨縣陳伯雅一人。可獨錫嘉名曰青牛尾。又曰。當時北人知名朝士。自雲清流。結納聲氣。大張北轍。震懼內外。幼樵事敗。伯雅放歸。從此朝官無敢復爲大言者。予問牛標爲何人。樊山笑曰。有亦疑名。否則江山船案。何敢

自行檢舉也。清室西覆。世緘。徐世昌。管理清室。伯潛與梁節菴兩先生爲師傳。世昌福。伯潛先生以師傅兼理清室。南北壇坫。奉爲泰斗。光宣詩壇點將錄。上散原而次復。似疑尖置。帝制議起。清宮惶懼。伯潛先生鞠躬盡瘁。內宿禁中數月。未嘗一聞家事。鄙人插爲美談。人間當局有何事與清室交涉。只言零星小件。無關大體耳。伯潛先生以保全清室優待條件。護衛溥儀。爲盡臣職。當時語人曰。現處危疑之局。對袁用敵吾親。該需索於清宮者。無傷體制。概得移付。故索鑾儀衛仗。與之。索馮比薩刀。與之。索內藏宋元書畫。名磁賞器。與之。段芝貴。江朝宗強索大清御寶。爲鑄洪憲國璽之規模格式。伯潛先生則宣言。頭可斷。御寶不可私授也。可謂亡清之社稷臣矣。〔錄後孫公園奏稿〕

北人二張。謂張之洞張佩綸。以諫書爲捷徑。漸成門戶。皖人張某。前兩廣總督張濟棠之子。爲二張奔走。世論以鼓上蚤目之。見李蕤客荷學齋日記成集下。〔成昌補錄〕

十枝鏗滑白如霜。郎照歸朝妾倚廊。叫起守關銀甲隊。令人夫婦有輝光。

劉師培。初名世培。字申叔。江蘇儀徵人。自曾祖以降。三世傳經。頗爲世所稱道。師培亦究業。亦服膺漢學。早歲與餘杭章炳麟太炎善。論難經術。每不能勝。師培僥生於太炎。負其所學。故爲瓊異。太炎主民報時。惜其才。使相爲助。乃易名光漢。師培始何樂通文翰而淫悍。能制其夫。何中表汪某。充兩江總督端方之細作。說何勾引師培。陰置毒欲死太炎。共獲上賞。會暴露。遂不克自容。走投端方於南京。端方之入幕。而使偵伺其黨。

太炎深恨之。冀之以書。竟不獲報。已而端方去任。有長缺之歎。卒卒靡遑。後隨端方入川。方授首。師培留川講學自給。川人又熟而幽之。將有所不利。太炎聞之。急持書解免。且爲之激揚於北京大學。擬主講席。及袁世凱欲稱帝。躊躇未發。師培資孫楊度以自衛。得辟爲參政。因與孫毓筠嚴復李燮和胡瑛暨楊度等六人。發爲籌安會。楊爲理事長。孫爲副理事長。餘四人爲理事。將以宣示君主之勝於共和。以惑天下之觀聽焉。故命名曰籌安六君子。師培名雖次嚴復。居第四。而急欲自見。乃著君政復古論以明勸進之旨曰。夫門無強弱。視乎其政。政無良窳。視乎其人。是故千里之勝。決於廟堂。萬化之原。基於用舍。至於創制天下。賓屬四海。至大之統。非至辨者莫之分。至重之業。非至能者莫之任。伊古膺期贊世之主。必有顯懿翼天之德。德象天地謂之帝。仁義所在謂之王。斯必竹帛以載之。金石以昭之。立天下之美號。制天下之大禮。表明功德。故立名立度。擬天治物。故以爵事天。繩尋謨典。歷聽風聲。損益雖殊。其揆一也。是以天生蒸民。無主則亂。事弗稽古。無以承天。往者清承明祚。天地板蕩。斗機絕綱。攝提無紀。黃炎之後。時弊不振。被髮之痛。甚於伊川。左衽之悲。與於徽管。迄乎季末失馳。帝命殞越。內外混淆。庶官失職。國政迭移於親貴。強鄰窺伺夫衽席。綴旒之喻。未足爲方。守府之靈。於斯亦泯。上失其道。民背如崩。用是雄傑揚聲。雷動電發。偕亡之歎。兆生於華夏。雲集之衆。事浮於張楚。斯實金火相革之交。抑亦天命去就之會也。天祚有聖。纂作民主。黷三光於既墜。揚清風於上列。萬姓靡然。蒙慶更生。誠宜躡蹟靈區。扶長中夏。顯章國家。鑒古之制。以拒間氣殊類之災。紹胤漢勳。俾知族類。保育生人。使得蘇息。其在詩曰。

民亦樂止。茲可小康。厚下安宅。靡切於斯。願復虛建極之尊。遵與龍之典。冀佐臚而不辱。皇統誓而弗續。是蓋繼變化之後。示撥亂之法。深惟厲揭隨時之義。以慮遠方瞻望之觀。非謂王政之郵治之闕。世及非經國之術也。惟是含澄濼沫。未爲善舉。揚湯弭沸。計拙拉薪。故道術之要。百世不移。行權反經。春秋所疾。今也以一朝之計。遂萬世之軌。委成功之焉。迫難就之業。逍垂於經始。義昧於慎終。卒之巨猾竊靈。上陵下替。懦弱之靈。總攝輿車。凌夷之禍。曾不終日。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得失之故。可略而言。夫民生有欲。假勢奪。好惡無節。致亂之源。然峻城十仞。樓臺弗蓋。鏃金百益。盜跖不搏。蓋必爭之。民財恆具。衆翼之利。衆所弗干。爲王因民之情。以爲之節。名以定分。分以定節。愛險其防。作無或潰。管之戶必有備。器必有範。彫陵之浸。制以金隄。惡駕之屬。驅以銜策。所以重衛路之防。定承襲之分。或長久之計。定永年之功也。是以大寶之重。必屬大德之賢。斗筭小器。不經棟樑之任。莖澤之夫。弗希雲龍之軌。下無觀望之望。上無圖國之授。人心專壹。風化以淳。聖化上備。於是乎在。撫民定業。恆必由茲。迎時會。讚夏無君。元首之尊。下儕匹。九服。民無宗主。火澤易位。數見換易。移輪。廢置。改玉改行。習爲固常。用是徒步之人。繩繩之子。曾無體容之明。合衆之。卜宜之資。百乘之賦。拔於陪隸之中。魚越什伯之際。執負舟之力。忘折足之凶。功。不戰隨之圖。地劣荆楚。思假九鼎之間。則是神器可以力征。而天鈞可由。是必分威共德。禍成於稱國。比知同力。覆兆於土崩。雖無下人伐上之病。必有。自是而生。滬寧之師。勢有必至。至於黨爭之弊。則又可得

商之終。與論言。對。見於前志。兩黨比周。先聖所戒。自古善言虛遠之衆。必生滔天混夏之凶。以爲擧官。適滋姦倖。往者邦朋枋政。列士義交。一聞之市。不勝莫意。頻頻之獄。甚於景新。傾動輔頰之間。反覆唇齒之內。下以受譽。上以得非。陰行取名。則伐拔以感上。攻乎自己。亦肆意而陳欲。及夫私議成俗。名器變假。授位垂越。譽用非次。誣許之民。密道要契。昧納之政。更其防墮。出入賒侈。犯太上之節。溪整靡厭。峻大半之賦。民萌之介。危於累卵。刑舉之凶。生於喜怒。民神痛惡。億兆悼心。葡墨理軍。其迹非遠。今齊約法更新。頗易前敝。垂石室之制。頒金匱之法。斯蓋應時偶變之具。屈伸濟用之術。杯水之益。其與幾何。釋根移枝。執云有濟。至於存名漏跡。損敝舊新。張歛失序。無時顧慮。真偽相質。尤爽昔諫。非所以昭示國典。垂無窮之訓也。是以羣才大小。咸謝函所同。稽之真經。苞之繁黃。靜推車剝。延首王風。亦猶羣流之歸巨壑。衆星之拱北辰。夫積力所舉。無弗勝之業。衆知所爲。無或廢之功。邦命維新。屬當今會。世之論者。則以昭功之本。莫尚於審民。懷遠之經。莫先於體信。若復法禁屢易。位號數革。備不可知。誰無所立。轉易之間。慮滋民惑。知弗然者。昏明相遞。昏景恆度。豹變之義。大易所著。流之濁者澄其源。景之枉者正其表。是蓋自然之物理。抑亦前世之明鑒。方今百姓。辟歌元首之德。股肱貞良。庶事壽康。吏各修職。復於舊典。雖復屯沲屢起。金革亟動。幸蒙威靈。迭振國命。畢殲羣醜。載廓氛浸。采芑之什。弗足改其功。戕斧之歌。未足殫其捷。曷其戒諫。民服如化。此實天下又安刑措之時也。願復邦國殄瘁。惠康未備。野澤有兼井之民。江介有警釋之備。風發充於常調。生人轉於溝壑。上貽日昃之憂。下

垂倒懸之厄。失不在人而在於制。是可知矣。夫臨政願治。莫如更化。制制不物。古以驅靡。追觀季末傾覆之戒。宜有獨法改憲之道。稱惟逐逐分定之義。彌慰瞻烏知止之情。外植國維。內昭人望。正受始之大統。乘握乾之靈運。用協大中之法。俾抑禍患之端。則盤石之安。易於反掌。休泰之祚。洪於來業矣。文出。譏之者擬諸揚雄之劇秦美新焉。袁氏既敗。師培志行蹙喪。益爲士論所不齒。鬱鬱以歿。婦何處。不知所終。當師培爲參政時。所居衙衛。樓館壯麗。軍士數十人擺槍環守之。師培每歸。車抵衙口。軍士舉槍呼劉參政歸。自衙口及於大門。聲相接。婦何震乃憑欄逆之。日以爲常。濮一乘伯欣長安打油詩云。門前鐙火白如霜。散會歸來便舉槍。赫奕庭階今聖上。淒涼池館舊端方。蓋紀實也。

「浣水聞傷生注釋」

雉裘文馬見申章。德意居然過漢唐。怪底舊臣遺筆載。曲傳四弟誚三耶。

中華帝國洪憲元年一月十五日。政事堂奉申令。在昔賢明之主。莫不崇尚節儉。禁絕苞苴。旅葵郢鼎。戒於周魯。却馬焚裘。美於漢晉。史冊所載。法鑑炳然。良以貢獻之途一開。則寵賂之彰宜應。假任土作貢之名。爲獻媚取盈之計。既累君德。亦爲民怨。實爲秕政之尤。現在開國伊始。此等弊制。允宜刪革。除滿蒙藏回各王公世爵年班朝覲貢品仍准照常辦理外。其從前各省例貢及清末年節燕朝貢獻。自今以後一皆停止。并著爲禁例。永遠習。昭示來茲。此令。項城一日坐便殿。語典制局長吳廷燮曰。唐元宗以中興之主。治

邁漢文。故周秦而後。文景開元。政治爲史冊所稱頌。天寶以還。奢侈誇大。四方貢獻不絕。宮妃外戚。徵求無厭。一騎紅塵。且貢荔枝。國破家亡。生民塗炭。以皇上之尊。而不能保全一妃子。皆由貢獻既多。縱慾成習。杜漸防微。此所以有永遠革除之令也。廷燮稽首曰。此萬年有道之基。蘇子瞻詠天寶遺事。譚襄租船百倍多三首。願皇上常誦之。廷燮以此令語嚴範孫。範孫曰。袁四弟可以謂李三郎矣。決不得閒雨淋鈴曲也。吾子宜將此事載諸史策。垂於後世。馬通伯手筆最宜此種文字。謀彼記載。必有至文。〔後孫公園雜錄〕

放宮小詔味多姿。春殿風懷屬內司。寂寞御溝紅葉水。無人幽怨更題詩。

有賀長雄纂中華帝國皇室規範。告禮制館曰。大日本皇室設宮內大臣。管理宮政。內設女官。猶漢之大家。唐之昭儀。所以彬文史隆坤儀也。選妃選宮女之制。東西各國所無。中國數千年宮禁典儀沿襲。民怨沸騰。隱傷人類之和。外爲友邦所笑。民國數年來。此制既廢。皇上建極。宜首罷除此制。始能與文明各國相提並列。云云。該臣密奏項城。遂有罷除選宮女之令。令曰。中華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政事堂奉申令。中國歷朝舊制。採選宮女。以供使令。雖或明定年限。及時婚配。而未流之失。每永閉掖庭。幾同幽禁。有明中葉以後。每屆採選秀女。民間婚嫁爲之一空。擾累閭閻。可爲殷鑒。從前挑選宮女之例。著即永遠革除。以祛穢政。而重人權。此令。某新華宮詠云。勝却皇明張后詔。不教

選女下江南。歌美其事。「後孫公園雜錄」

帝歲盤龍氣象佳。當今萬壽字橫排。聖容楹語書推戴。新舊歷頒月份牌。

查書江蘇圖書館。不獲。館長柳翼謀先生手示洪憲月份牌曰。吾子可謂射彀得鹿矣。項城出殯後。予入新華宮。諸物搜毀無遺。壁間貼有元年月份牌未毀。即撕捲而出。最名貴者。有當今皇后萬壽生辰。書中華帝國元年而不書洪憲也。紙幅與常牌同。四圍盤五彩龍花。上橫列新舊歷對照表。次橫列中華帝國元年。舊歷歲次丙辰。再次橫列中華帝國皇帝陛下。再次中刊項城帝容。容左直聯云。德四百兆人巷祝衛。忱覩見漢高光。唐貞觀。明洪武。容右直聯云。敷二十世紀武功文治。將繼美俄彼得。日明治。德廢廢。左聯之左橫列當今皇上萬壽。下橫列小字新歷九月十六日。右聯之右橫列當今皇后萬壽。下橫列小字新歷十月二十二日。皇上萬壽下橫列春夏秋冬四節。自小寒至夏至。皇后萬壽下橫列自小暑至冬至。初中末伏日蝕。再次一長列一月至十二月。再次排代行立法院決定君憲推戴今大總統等皇帝咨文。全國國民大會總代表第一次推戴書。全國國民大會總代表第二次推戴書。三種全文。按元年元旦宣布洪憲年號。月份牌刊布於元旦前。故只書中華帝國元年。此種月份牌宮內刊用。外間絕少流傳。「咸陽記丹徒柳給徵聞證」

數冊江神御墨濃。拜陵祠廟有重封。官人善解山靈意。鱗甲森森報石

龍。

附錄丁春窩宜昌發現石龍經過紀略

民國二年爲予任宜昌縣事之次歲。籌安議舉。荆南道尹凌紹彭爲馬騶勸進。予漫應之。故湖北州縣唯宜昌無表示。巡按段。雲際予曰。民主制度試辦已四年。不遵國體。再試辦君志。汝勿拘疑。紹彭嚴重譴逼。并促宜商會會長李觀勳進行一致。同時縣屬三澗河上之神龕。俗名瑞洞。有龍化石。爲時宜英領事許敬德所發見。宜昌關監督劉道仁電奏入京。同時道尹監督先後易張履春朱彭壽。曰特爲石龍來也。洞在半山間。舉火入內。大小三八九尾。中一尾軀幹較長大。以針刺之。似石灰質。有似洞壁間者。但羣龍擁擠。履春以爲辭端。奉巡按電飭縣保護。而統率辦事處派專員張素宜察驗。履春召一製一六龍首。子曰。作偽誰負責。議乃止。官吏皆尊張某曰。欽差。予疲於軍運。由團長王都慶導欽差入洞視察。返城。竟謂首尾俱全。實爲大皇帝之國瑞。履春即席賦詩。成集和章。令全縣演戲張輝慶祝。張某據情入奏。電署北京皇帝陛下字樣。令省庫撥萬金修祠廟。開册封石龍爲瑞龍大王。改宜昌爲龍瑞縣。帝制取消。履春急收詩草。石龍亦不神應矣。附錄神龕洞探石龍記 甘作霖譯自遠東雜誌歐陽溫原著東方雜誌十三卷四號以中國而有飛行海棲之動物。示人以碩大無朋之遺蛻。其事已足異矣。迺出洞之期。又適在此波海波瀾異常洶湧之日。則爲味尤濃郁也。化石爬蟲如此類者。以我所知中國實從無發見。此次既開未有之局。而發見之地又與現時海岸相距約一千英里有奇。則知自當時迄今。中國地

勢嘗迭經絕鉅之變遷。而此蟲時代之古亦可由此推見。至就中國民俗而言。則顧異休投之說。深入於人心。帝王與龍關係至密。方今國體更始。而石龍亦同時出現。其以祥瑞視之。又無足怪矣。石龍始見在一九一五年十月間。探得之者爲男女四人所組之旅行隊。卽宜昌英領事許勒德君夫婦與記者夫婦也。記者夫婦自夔州府乘紅船二艘。由峽泛江而下。紅船爲江上著名之舟楫。乘客有黎嶺探穴等雅興者。僱用最宜。以其駕駛輕靈。隨在可捨之而登陸也。舟抵囊拓。(譯音)許君夫婦來與吾儕偕行。囊拓在宜昌峽適當其上游之峽端。於是四人由宜昌峽而行。泛舟甚樂。許夫婦告予謂不善壩稅關之上游。相距一英里許。江之右岸。有一巨穴。可入探之。及舟抵其地。遂相率登陸。思一窮其勝。華人名此穴曰神龍洞。洞口有巨石。石後約八碼許。又有一石。形狀絕詭異。略如蟠曲之爬虫。石之與虫雖依稀形似。未爲酷肖。然華人垂注之情則顯甚殷切。蓋據土著相告。謂此洞有時亦稱龍穴。穴長五十里。直通宜昌相近之龍王洞。故其名甚著云。歷年以來。外人蒞穴探訪。且深入幽邃。遠過於石龍所伏之處者甚多。何以尋杖至於今日乃始由我儕發見。况乎遺蛻在地。視之甚晰。決不足逃先我而游者之目。或以當時泥垢重疊。掩而不彰。近被大水衝注。掃其積穢。遂得豁然呈露。而我輩幸當其際。亦獲以發見之名。居然自負。此則未可知也。我輩篝燈而入。約及百碼。以四週水窪甚多。避登石脊。于于而前。旋覺此石脊屈曲如蛇。頗以爲異。及俯而細察。始知所履者爲石龍之背。殆華人鑿石而成。六七龍作互相蟠蟠之形也。繼又增燃篋炬。續加探驗。并拾獲斷鱗數片。乃恍然悟爲眞虫之化石。非雕刻之龍蛇。時以未攜繩尺。無從量度。相約次晨復來。務及短促之日期。加以盡力之考察。

。設吾俯此次遊歷。爲時不能過久也。考得此項化石約有六具乃至八具。其最大者自龐然巨首半埋洞壁中之某點起。至最先與他爬虫相觸接之某點止。其長在六七十英尺之間。以我輩觀之此虫蜿蜒而進。其長度似更有六七十英尺。惟他虫與之糾結盤繞。甲乙相混。判辨不易。常俟專門學家從容以求之。非吾儕倉卒所能奏功。至其身軀呈現之一部份。卽攝於第一圖者。厚二英尺兩腿半露。與頭顱相距約十二至十四英尺。而距離頭顱至四五十英尺處。又續有兩腿可見。頭巨而扁。此物殆係中古代草食類之大爬虫。所謂 *Yorcanusca dentata* 者。以偶然被誘入洞。遂致絕食而死。觀其體之厚薄修短。與肥脊。爲不倫。卽知記者此言。或非贅說也。記者自宜昌行後。卽由許勒德君偕中國照相家一人。用電光攝影一法撮其數影。本雜誌所列第一圖。爲虫身之一部分。常時經吾儕丈量者也。第二圖。爲若干之爬虫橫臥洞中。作盤旋形者也。第三圖。爲鱗形。第四圖。則脊梁之隆起線也。予并已將發見情形具爲書函。連同照片及鱗片。分寄至英國及日本。俟大不列顛博物院及東京之專門家審定之。此物確爲爬虫之化石。抑僅爲雕琢之龍蛇。或竟爲水入灰石而變成之異形。各處專家不久自卽有明確之布告。惟無論爲化石與否。而其事蹟之新奇。趣味之濃郁。則必不遜於今日。記者當時嘗貽書北京瑪禮遜博士。請其達諸要津。設法保存。未幾而袁總統果電致湖北長官以此相飭。是知博士之言已見功效矣。

附錄洪憲宜昌石龍申令一通

洪憲元年一月十日政事堂奉申令。王占元段書雲電稱。據宜昌商會暨學堂員董地方紳耆等公具陳請書。內稱宜昌神龍山洞。近經歐人深入探得。見石質龍形。起伏蟠迴。約長五十

餘丈。考係上古真龍形質蛻化成石。當此一德龍興之日。肇造萬年磐石之基。神龍石化之遺形。邁婉蜒効靈於江漢。天眷民悅，感應昭然。懇據情電呈。請將宜昌石龍神現一事予以表彰。並付史館紀錄。垂示來茲。以答天庥而副民望等語。自來國家肇興。在於憂勤惕勵。政教修明。無一夫不獲。著修談瑞應。以爲真符。如古之神符鳳凰。黃龍甘露等事。實無當於治化。方今科學日新。凡事必彰其真理。詎可張皇幽渺。粉飾太平。所請宣付史館之處。著毋庸議。惟巖巒深遠。蘊此瑰奇。古迹留遺。足供採考。應由該將軍巡按使等。資啟地方官吏。妥爲保護。裨資學者之研究。予早作夜思。惟以民生休戚以爲念。但使來庶豫悅。卽是朕徵。願我將吏士紳共體此意。此令。

裹頭頑嘯虎生風。海內無人白眼工。安坐檻車箋爾雅。學人黑景步河東。

當袁氏謀帝。余由長安被捕檻車送至燕獄。（詳拙著入獄始末記）張衡玉有憶梅九七律六首。一曰。經年盼斷尺書來。匹馬秦關久未回。湖海一身輕似葉。鬚眉萬劫不成灰。人傳姓字知非福。天與文章太露才。晴日空山生霹靂。神仙何地避風雷。（余入秦時渭涼山時作狂吟）二曰。夜半飛傳緹騎軍。迅雷驚自九天聞。（余入長安方與亡友李岐山定約裝計。忽由北京軍事統率處電陝當道云據探報某某推景某某在陝主動及派同黨李開臣入甘逮捕陸廷章命呂調元管夕召我到署因無確據派兵押送北行）久無復壁藏元節。那有多金贖長君。貫索西連秦嶺月，銀鑄北踏燕山雲。到頭總由讀書誤，苦把賢奸抵死分。三曰。落魄轉

非海入秦。飛言造獄竟成真。覆盆頭上無天日。草檄燈前有鬼神。(余被捕前一夕挑燈作檄。揮而就中有本紹術之餘孽孽莽操之故智謀破五族共治之均勢希圖萬世一系之帝業諷令二三奴僮上勸進表賂遺各省代表奉請願書藉共和以推翻共和假民意以摧殘民意稱帝稱皇有靦面目誤民誤國全無心肝欲令天下仰望之遺老列傳二臣更辱國民保障之軍人同功走狗諸句同人許爲警絕此事甚密衛玉聞之于預謀陝友郭希仁君云)詭捕白衣關內使。詞連朱邸座中賓。檻車臨賀郡門道。風雨離亭幾故人。四曰。江海東流日落西。英雄末路首頻低。無心竟作投羅鳥。有智應輸斷尾鷄。破產傾家連舊友。(指李岐山賣全史得四百元爲臨時運動費事)重關複水累窮妻。(內子玉青與余同囚車)殘生一息心猶壯。障袖不聞兒女啼。五曰。送死宮中紉絕陰。睛空無日晝沉沉。天垣黑暗修羅掌。地獄慈悲佛祖心。尙冀辜陶憐孟博。誰聞魏武戮陳琳。十年奔走貧如洗。莫語輸官贖命金。六曰。上世茫茫帝未醒。天牢夜半射奎星。惜才留作中郎史。好學應傳黃霸經。(余曾於未死前完成估僱字說衛玉此一聯與紀事詩箋爾雅兩語俱相關合特未免過許耳)夜雨驚心羅刹獄。西風回首夕陽亭。南冠縱有生還日。盼斷金鷄下漢庭。越南亡命客阮鼎南有詠推秦事。寄衛玉梅九蔭君子五古一首云。成湯欲放桀。鳴條會三軍。武王八百國。率之以伐殷。(因余與李岐山皆安邑人李君家居鳴條崗故借此以影射)一推擊皇帝。振古所未聞。壯哉張氏子。胆氣空人羣。神龍駭且怒。大索空紛紛。神龍一掉尾。已入千重雲。奇謀雖弗成。勇壓萬乘君。(指余與衛玉詆袁詩文)重瞳眞孺夫。乃掘死人坟。(譏某督軍於袁氏死後獨立云)紀事詩頭瞻白眼句不特與鄙詠白眼狂歌酒肆中句相合。竟兼及阮君此詠矣。奇極。[梅九黑景自記]

梅九來書云。洪憲僭竊。爲中華五千年帝制之回光返照。雖八十三辰。能出盛歷代正偽各朝落禁態象。此所謂冠絕千秋之業也。惜黑弟時在幽囚。未獲日觀。前寫十絕。聊附驥尾。遵命自注本詩。以老衛斯詩及越南阮氏一古爲證。在秦時。同邑王君書袁字請測時局。予立斷曰。十頭暴尾。其敗必矣。革命寇雨。夢寐弗忘。麻異交情在此一舉云。梅九形貌壯黑。自署黑髮名死成。山西河東人。嘗時有雅黨人之目。〔成書附記〕

附錄其定成洪憲雜詠十首。

禹生著洪憲紀事詩。予自爲洪朝詩史。出獄所知。率成十絕。鈔附卷末。黑髮梅九記。

鄧道寧秦伯壽庭。諱名尤合繼前清。君看一語四方靖。符讖分明三字經。(時)以三字經中靖四方克大定爲皇太子符讖者。猶憶兒童拍手歌。家家紅綫意如何。幻成年號真奇絕。半繼前清半其和。(北京童謠)家家門上挂紅綫。句人以與洪憲同音。或能洪志爲繼前清。其和而立憲之意以洪字半取濟旁水半取共和之共故也。受禪較勝放南巢。但遜西陵服事高。十尺文王湯九尺。特長四寸符曹交。(勸進表有不及周文事殷而勝商湯放桀語)予嘗恭維云曰袁皇帝德符曹交。蔽野飛來害稼蝗。驚聞災異變禎祥。翻教何雅待奇證。制字原因體有王。(時)京外飛蝗蔽野捕得者謂體有王字乃帝兆。按陸佃埤雅說字最穿鑿蝗字解曰蝗之腹背首皆有王字故從王今得一確證矣。偏多忌諱觸新朝。良夜金吾出禁條。放火點燈亂不管。街頭莫唱賣元宵。(以元宵二字音同袁消乃特令賣元宵者改呼湯元)虎鬪龍爭漫比方。鼈翻猴舞自猖狂。三王五帝同時出。世統只應繼擬皇。(時)封王者三人假皇帝五人有三王五帝之謠袁氏始定憲取日本萬世一系說云)妙說天成詎偶然。當今此事合推戴。

。那知推戴難推倒。勸退文詞勸進傳。（勸退文中有用推我與故者自謂含有推倒意又勸進勸退文出一手者蓋夥）（雜事傳勝秘辛。或飲偶宴記能真。韓他妃子多情甚。步蘇宮詞手贈人。）（袁氏著姬手記宮中雜事甚詳稱在袁君手）、定韓媚眉一劍休。公妨身後更遺羞。君王意氣依然狂。不使廢權自削頭。（袁氏陳官獨立留後慈憐會手刃一姬乃廢請受者人言袁氏知不允故殺之免為婦人獲也）、愛國癡心尚未樹。客言雪竇是香巢。漳東杯上皆疑冢。聽取曲中唱董逃。（袁氏人于袁氏死後忽來謂余曰袁實未死已渡海外彼之當制精出愛國心云怪誕已極）

相公獨立雞羣鶴。祕史伏鳴後難。兩脚何因垂老淚。外家尊寵隔雲霓。

反對袁氏稱帝最力者。幕府舊人蔡明張仲仁一嘆北漢考友天津嚴範無修兩人而已。兩人皆與項城有海長久之際。且為項城所尊重信任。仲仁參與機密。以爲實正直通達明遠稱。主張會閣諸人。皆畏仲仁。懼其搖動項城也。洪憲元年元旦受朝賀。項城手諭羣臣。跪拜典禮。以九鞠躬爲新朝儀。時孫寶琦爲國務卿。一人領朝班在前。餘皆照輦大夫士品級。橫列後班。項城升座受朝賀。寶琦一人在前。行九鞠躬禮。羣臣在後皆行拜跪九叩首禮。寶琦長身鶴立。清濯修項。朱冠豎首。如齊州九點烟。人謂其鶴立雞羣。寶琦女嫁項城第五子克成外戚也。朝賀畢。宏器席諸臣入宮。再行便殿朝見禮。仲仁與焉。諸臣行九拜跪禮。仲仁則九鞠躬。諸臣皆憤怒視仲仁。大有乘人皆醉我獨醒之嫌。南莽者起挾仲仁。

強其行九拜跪禮。仲仁年老不能撐拒。唯哀鳴垂淚而已。人謂仲仁對此次帝制。寧爲鴛口。勿爲牛後。今則雞口在牛後矣。後見仲仁詳問情形。仲仁笑而不答。〔後孫公園雜記〕

附錄古紅梅閣張仲仁一廬先生袁幕雜談

朝鮮之役。李文忠政書函電中詳之。戊戌之變。癸卯之役。余在幕府時。始終未敢詰問。直至宣統元年。將歸河南之際。乃面問頗未。袁氏有手書一帙。後爲南通翰墨林出版。編之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此論世之難也。

吳淞軍政分府李燮和曾作書痛詆袁氏。乃籌安會六君子中。李亦爲發起之一。前後如出兩人。豈有不得已之故耶。

民元倪嗣冲卽有擁袁氏爲帝之謀。袁止之。此袁自告予者。

第三鎮兵變。據袁氏親信人言。當時北方軍人。集議於袁公子邸中。卽議黃袍加身之事。先攻東華門。時馮國璋統禁衛軍不與謀而抗禦。軍不得入。乃成搶掠之局。

袁唐破裂。遂失民黨之人心。破裂之由。皆左右德惠而成。孫黃入京。與袁會議。恆至夜分。一日中山卽席演說云。願袁大總統練二百萬精兵。孫文造二十萬里鐵路。不解何以較成水火之速也。

宋案之始。洪述祖自告奮勇。謂能燬之。袁以爲燬其名而已。洪卽噉殷某。以索巨金。遂釀巨禍。袁亦無以自白。小人之不可與謀也如是。趙秉鈞知之。袁實與謀。張勳曾云。余平南京後。有崇文門監督何煇者說余曰。君大功告成。盡請大總統爲大皇帝。余痛罵之而去。此袁所以去予而代以馮也。

段芝貴軍入兩島時。李協和督署密電本末播走。遂爲電局搜查譯出。致牽及民黨議員。遂有解散國民黨議員之命。

日沅益公使與曹君汝霖言。敵國向以萬世一系爲宗旨。中國如欲改國體爲復辟。則敵國必贊成云。

日本公使館遞報一紙寄來。大意謂中國民黨。欲德惠袁爲帝。乃傾覆之。余以此紙面呈。且曰日本人將以大總統爲韓皇帝。袁勃然曰。予豈李王可比耶。乃歷言斷不爲帝各層。與告馮之語略同。蓋此時尙無決心。不過嘗試耳。

籌安會借古德諾立言。古德諾向予大叫其冤。

汪荃老一日袖致籌安會文。命轉呈總統。余笑曰。公不畏患耶。汪曰。余作此文。卽預備至軍政執法處矣。余乃代呈。老輩正言可敬。

楊度往津。勸任公駁其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任公不允。斥之甚厲。面赤而退。

蔡廷幹持古德諾一函云。余爲人利用。回美國時。將受刑事上之制裁。與有賀長雄言。亦甚惶急。英顧問莫利孫條陳。謂古博士之計。由于厲（周自齊）挑撥而來。信然。

駐日公使陸宗輿電稱籌安會召亂。請取締。又函致國務卿力爭。

梁病癒。有人訪之曰。君欲緩五路參案。只須爲帝刺出力。梁乃起而組請願團。參案卽無形打消。人方知五路案卽帝制之反筆文章也。楊度以梁攘其功。甚憤。及袁特派左丞楊士琦蒞參政院對請願發表宣言書發表後。楊度忽夜間來訪。謂吾之于總統。不若君交情之久。今忽有不合事宜之諭。究竟總統性情何如。請見告。余曰。然則君須以此事主動告余。

乃可討也。揚言吾本欲回湘。午詔云。總統有大事。須汝出頭。實則我亦被動。非主動。但四國主權之說。故願爲之。全何以有此異言。余曰。吾告汝二事。一爲前清預備立憲。一爲蘇杭甯鐵路。皆事前堅拒。事後翻然變計。公爲此事。將來跋扈錯以謝天下。公之首領危矣。揚聞慨然。翌日朱桂莘等約楊談話。其意蓋又有人嫉之矣。

十三日公辭病假。在寓草密呈。中有旬云。稱帝王者萬世之業。而秦不再傳。頌功德著四十萬人。西漢能復活餘語。即日繕呈。追贖門閣報。已有不得不犧牲子孫之語。遂成死者哀詞。

選擇之實。亦係其局其勢。故來疑搜疑。然鐸行後。軍事處數日必接其手書。蓋道一學生對日強期節遞。故不疑其往也。

二十五日國務會議。項城云。冀南自廢政府。聯合英法領事。應離中央。此事余不主張。而等選予爲之。衆默然。余因彼條疑余與蔡有連。遂云。宜電川湘防邊。一方令鄂聯合他省勦平匪兵。願動聽。退後又傳周自齊入見。翌日又變計用兵矣。周君學臨秋間談明年財政。除對向外貸外。可餘五十萬。帝制起。數難墮。本年即有不發現之計。可不懼哉。先是日本公使日俄益入謁。主權辭。其理由以中東兩國近隣。若君臣易位。與天莫不無影響。是時熟士給太息。周子屢不能去。帝制不成矣。

取精節節日取。余曰。予昏憒不能語汝之言。以至於此。今日之令。非汝作不可。因出正式原稿案余。乃曰。吾意宜經令取消。並將推案書焚毀。因曰。此事爲外人操縱。云云。此是余自己不好。不能咎人。猶是英法德俄也。以上仲仁真幕日記抄示原稿。

陳二藩官見袁於豐澤園告密。謂仲仁與梁燕孫均反對帝制計劃。時以最重要消息。暗中洩露於日本使館。今日日本使館舉行天皇天長節。燕孫已往。請極注意。項城乃留二藩午飯。項城乃命阮斗瞻（忠樞）來聽書處點名。視燕孫在與否也。時燕孫未來辦公。亦不在家。乃以電話告梅蘭芳。使覓燕孫告之。促其即刻來府。

徐世昌孫毓筠段芝貴三人往勸袁取消帝制。以應危急。袁曰。取消誰負此重任。段曰有副總統在。袁曰他能擔得了嗎。

汪伯唐（大慶）孫慕韓（寶琦）楊杏城（士琦）與段合肥下麻雀。竊段對帝制贊成與否。忽而揚去。因袁有電話也。杏城語云。項城病重甚。一旦不諱。後將如何。中國危殆宜有豫備。段云。有副總統在。汪孫楊皆默然。段乃自呈請免去陸軍總長往西山。

一日項城召予有要談。即往居仁室。項城曰。湯濟武因製國歌與諸人意見相左。大同群議。一時而去。今欲委任教育總長。予知帝制諸人。不願予掌機密。予亦自得清閑。免起爭端。洪憲摺綽。予在教育部始終阻其頒行。頗爲朝士所不悅。

項城取消帝制時期。與予最親。有一日召予三次談話者。實則並無若何重要語談也。一次項城曰。吾今日境如淡於功名富貴官爵利權者。乃真國士也。仲仁在予幕數十年。未嘗有一次要求官階俸給。姊筠孫與我交數十年。亦未嘗言及官階陞遷。二人皆苦口阻此帝制。有國士在幕。而不能與從其諫勸。吾甚恥之。今事已至此。彼推戴者。真有救國之懷抱乎。前且推戴。今日反對者。比比皆是。梁燕孫原不贊成。今日乃勸予決不可取消。謂取消則自毀封爵封官者皆解體。誰與共最後之事。倘不至首鼠兩端。彼極力推戴。今乃勸我取

消。更卑卑不足道矣。總之我陸事時多。讀書時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只能與仲仁談耳。誤我事小。誤國事大。當國者可不懼哉。觀此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項城能出此言。畢竟是英雄本色。

予問仲仁。當日王書衡與先生謁項城一句鐘內稱六十臣。信否。仲仁曰。外間傳聞如此。稱臣雖多。我何從記其數目。臣辦二字。不過當時諧調。誰意竟成典故。以上仲仁先生在蘇州家中招予午飯席間談記。

孫中山先來。孫去而黃克強來。項城與孫黃談國事甚勤。有至深夜未散者。孫與項城計劃最多。孫受全國鐵路督辦之命。項城甚喜。常語人曰。孫中山真能下人以國事爲重者。民元秋後。裂痕始現。予皆目及。

項城民元事依照約法。君尙記臨時參議院各部總長三次全案不能通過之事乎。一日君與張伯烈時功玖謁項城。項城召予同席。共議解決之策。項城曰。約法將政府捆死。如第四次全體不通過。我只有對全國人民辭大總統職。君與時張謂項城曰。大總統當細看約法。自有辦法。項城乃取約法從頭至尾朗誦一遍。曰無辦法無辦法。君與時張曰。請大總統再研究。項城乃召法律顧問施愚李景和列席。商約法中提問員一條。皆曰無辦法。君與時張謂約法所附但書。無不得如何之條。即可出入辦理。今有內閣總理趙秉鈞在。各部總長或派人代理。或次長護理。並不違背約法。項城曰善。約法中尙如此之微妙乎。乃大宴君等於內室。予亦陪宴。此時項城尙知在約法中討生活。無違背民國黨也。

孫中山先生來京。章太炎正膺東北邊防使之命。項城大宴孫章。予亦陪席。席間暢談論來

北而南發之策。孫先生主張將多數軍隊。行古屯田制。攜家室實邊開發。項城與孫商辦法約一二小時。蓋甚懇實。當時猶記談及吾兄。項城問孫先生往曰。劉成禹與足下相處甚久。其人固江洋大盜。打大劫不打小劫。孫先生笑。意大發曰。很像一個大強盜。但其文章亦頗無賴。可見孫君當時無話不說。不知後來兩方左右。播弄決裂。至如此極。

項城初無意取消黃克強南京留守。陳二蕪初與項城結合。欲立功自見。且謂革命軍均聽從彼意。乃勾結克強老友張昉。二蕪親也及馮華甫陳之騫時充南京師長來往滬滬。克強及其左方。樹事均倚於二蕪。二蕪遂以克強願取消南京留守之言告項城。對克強方面。則勸其暫留留守。項城必不允。辦事更順手。不意克強電辭。項城即嘉獎允許。留守府人員乃公電二蕪罵其賣友。張昉由二蕪薦爲農商次長。此取消留守府本末也。（以上仲仁先生在南京寓所長談記錄）

新皇事事效前朝。仙骨迎歸紫禁城。絕好福華門外景。變儀舊衛不勝

情。

案前清兩衛之制有四。一曰大柵衛。惟圍丘所殺常零三大祀用焉。二曰法駕衛。祭祀則陳於路。三曰鑾駕衛。行幸於皇城用之。四曰騎衛。省方若大閱則陳之。均隸於禮儀衛。前行則用代面衛。又案會典。凡駕出入。則奏其引樂。導迎樂。掌於和聲署。行幸樂前部大樂。本爲鑾儀衛之樂。而以和聲署更奏之。鑾駕衛出入。引以迎導樂。騎衛甫衛出入。引以行幸樂。法駕衛出入。專用導迎樂。尙有兩鑾樂掌於本衛。是知鑾引樂

●本非內中和樂所應掌奏者。但於各駕鹵簿至圍明園時。因中和樂常住園內。爲便捷起見。亦令伺候鹵簿大樂。若清帝將有事外出。於宮內送駕。則例用中和樂爲承應。實則鑾儀衛原有各種鹵簿樂。爲便利計。故用中和樂代鹵簿樂耳。項城預備帝制。先有事於天壇。議用鑾儀鹵簿。派大員江朝宗等往清宮索儀仗。盡括鑾儀衛所存留者。於祀天壇前數日。先行演導。合大駕鹵簿法駕。鹵簿鑾駕鹵簿騎駕鹵簿爲全班承應。其導演程序。禁衛團戎裝鷲羽。荷矛前行。導以西樂金鼓。各儀仗屏氣排列。雀步無聲。由福華門內啓程。過金鑲玉煉橋填城在南海登居仁堂高處望之。常有帝王尊殿之想像也。是時西華西直門一帶。無常靜居民。奔走相告。皆謂宣統出宮。移往他所。蓋久不覩精室乘輿之盛。故相驚以伯有耳。聞警備儀仗諸臣。事前。亦有意見爭執。有謂項城以武功定天下。宜用德皇御林騎步軍制。兼採清代法駕。有謂項城奄有蕞夏。蒙藏來同。宜用英皇六馬皇輿。馬仗前驅。有謂宜倣俄皇登極制。前用高加索各屬地持紅牙之兵。以蒙古回疆人充之。後備中國法駕。於是折中各說。先領以禁衛團。次全用鑾儀舊制。謂項城帝位。由清室移轉。儀仗沿前清。實承繼中國歷朝之皇統也。議遂決。〔後孫閱雜記〕

十德塗竿夜刺闈。却忘飛白避朱徽。不愁分裂多南國。風捲轅門五丈旗。

海軍總長劉冠雄。以洪憲帝國國旗未定。冠雄英海軍學生也。以英帝國雙十字架斜疊旗式。爲項城。日之所出。日之所入。洪憲領土。與英齊壽爲詞。項城大悅。授權冠雄。製定旗圖。

。原議中華民國國旗。以火德王。故爲紅黃藍白黑。洪憲以土德王。宜改爲黃紅藍白黑。竿塗黃。冠雉由英國國旗雙十字架格加斜綫雙五色條於原日五色國旗之上。爲世界上大姉妹國國旗。夜叩宮門。進呈圖式。項城舉覽大喜。遂交大典籌備處籌備。識者曰。五色旗橫列五色。皆成條段。可代表五族。今斜綫五色條于原有五色之上。全旗五色。皆成斜塊。此四分五裂之象。五族其將分割乎。當時議定國旗有三說。(一)仍用五色旗。黃色在最上。紅色次之。藍白黑次第仍舊。(二)仍用五色旗。加黃龍於旗左角。(三)沿用黃龍旗。復中國歷代舊制。龍伸五爪。爪用黃紅藍白黑。自劉冠雄旗樣出。羣議始息。洪憲元年元旦各省懸旗慶賀。湖北湖南大風。將軍署所懸洪憲國旗。均捲入空際。識者知其不祥。又案中國國旗本末。辛亥武昌革命。爲同盟會國內分會之共進會。用十八星旗。而廣東及同盟會黨人起兵之地。多用青天白日旗。中山先生被舉臨時南京大總統。議統一國旗。而十八星。青天白日。各挾一議。滬軍都督陳其美憂之。聯合江蘇都督程德全。前浙江都督湯壽潛章太炎宋教仁趙鳳昌等。會議製定國旗。爲五色。代表五族共和。各省贊同。由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文。於辛亥年十一月朔。親蒞臨時參議院。正式召集臨時參議院議員。開議國旗大會。議決。用五色旗。爲國旗。由臨時大總統頒布國旗命令。成爲當時議旗之一議員也。臨時參議院移往北京。決定海陸軍旗。湖北舉義要人劉公者。誤言武昌起義旗十八星。代表十八省。東三省及直魯省人大譁。後經說明。十八星者代表秘密舉事之十八省出席領袖。非代表十八省土地也。滿場一致。於十八星中間加一大黃星。代表未參秘密舉事省分於前臨時大總統孫文定五色爲國旗外加定十八星爲陸軍旗。青天白日爲海軍旗。

或偶亦時織旗之一種員也。中華民國旗本末如此（劉成勳照南京參議院職事錄記載）

獨自由著中華民國旗之歷史

清季革命黨所用之國旗有數種。最初為興中會所用之青天白日旗。次為中國同盟會所修訂之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迄辛亥武昌舉義。更有共進會所用之十八星旗。上海光復會所用之五色旗。廣州陳炯明所用之非牛旗。茲分別敘述其源流及沿革如次。

興中會之青天白日旗。乙未（一八九五年）春。孫中山楊衢雲等。在興中會香港本部乾亨行商議攻取廣州策略。議決中會會員謝讚英文筆記所載。是年陽歷三月十六日。（舊歷二月二十日）興中會幹部開討論決挑選健勇三千人。由香港乘取廣州之方法。及採用青天白日為國旗之方式。以代滿清之黃龍旗。讚英為衛隊密友。每次會談。恆參與機要。其言至有以。此旗之方式。系陸軍東所設計。陸軍中尉於是役。為民族革命流血之第一人。自乙未黃陽日。廣州失敗後。青天白日旗初用警軍專者。為庚子一九〇〇年閏八月三州田之革命軍。其後尤烈至南洋各埠。創立中和堂。令各會所均懸掛青天白日旗。海外華僑團體以革命黨數萬為響應者自此始。當時旗上所排烈又光多寡不一。總製者多莫名其妙。後經中山詳釋。謂又光即代表于支之數。故又光應排作十二。以代表十二時辰。自此旗上又光之數始確定不易。

同盟會之紅藍白三色旗。乙巳（一九〇五年）七月。中國同盟會成立於日本東京。翌年冬。同盟會召集幹事會議革命方略。並討論中華民國國旗方式問題。中山主張沿用興中會之青天白日旗。謂為陸軍東所發明。與中會議先烈及惠州革命軍烈士先後為此旗流血。不

不可不作紀念。各黨員亦提出他種方式。有提擬用五色。以顯中國歷史上之習俗者。有提用十八星以代十八行省者。有提擬用金瓜鉞斧以發揚漢族之精神者。有提擬用并字以表示井田之議者。黃克強對於青天白日。頗持一議。謂形式不美。且與日本地產相近。中山爭之甚力。且增加紅色於上。改作紅藍白三色。以當世界上自由平等博愛之義。仍因意見紛紜。迄未解決。後經章太炎到粵一保。作爲懸案。然日後丁未（一九〇七年）潮州黃岡惠州七女灣欽州防城廣西鎮南關戊申（一九〇八年）惠州馬尾山雲南河口庚戌（一九一〇年）正月廣州辛亥（一九一一年）三月廣州諸役。黨軍咸用青天白日滿地紅之旗。故在革命歷史上。青天白日旗之爲中華民國革命旗。決無疑義。

潮州革命軍之國旗。

同盟會幹部制定革命方略之後。依革命方略第九章國權則第二節丁項軍服用藥第一條之規定。革命軍隊發行軍服用藥。一律冠以國旗。並得改換旗方式。頒發革命軍各都督。余瀚章自到粵在中國保樓上。密鑿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四萬。分給許海科鄧子瑜兩惠州司令。是年四月十一日。余赴陳湧波營既克黃岡。使軍眾。眾中有青天白日旗。並在軍前拍照。照中右側有人持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立於其旁者。則陳湧波也。

庚戌新軍反正之紅旗。庚戌正月元旦倪映典率新軍反正於廣州東郊。先是香港同盟會機關部。以倪映典運動新軍。漸趨成熟。乃於己酉（一九〇九年）十二月趕製青天白日三色旗。百具以供軍用。秘密製旗之地有二。一在九龍慈壽庵（中山之兄）袁鳳。一在灣仔東海街旁獨宅。合力縫製。數日內乃成三色旗百餘幅。由徐宗漢（前袁鳳夫人）帶藏於臥具中。

運至廣州。元月初三日。新軍反正。倪映典死之。當日報載倪身穿藍袍。手持紅旗。馳馬督隊前進。卽此青天白日滿地紅之國旗也。

革命軍債券面之國旗 辛亥三月。黃花岡一役之前。中山到美洲籌募餉精。嘗用中華革命黨本部總理孫文之名。由舊金山籌餉局發行。中華民國金幣券。券之正面。刊有青天白日滿地紅之三色旗。反面刊有青天白日旗。均由中山親手繪樣。交會計李是男印製。美洲華僑認識革命旗章自此始。及八月武昌革命軍興。所揭爲共進會之十八星旗。而非青天白日旗。保皇黨報紙乃引爲抨擊革命黨之資料。余乃撰文說明三色旗之意義及革命黨國內外用旗之流別。辛亥革命軍旗章之異同。武昌起義之後。各省革命軍所用旗章計有四種。(一)爲共進會孫武焦達峯等之十八黃星旗。卽武漢義師所用。(二)爲上海江蘇軍政府之五色旗。爲章太炎陳其美宋教仁所提議。(三)爲廣東軍政府之青天白日三色旗。此爲革命軍歷次所常用。光復之先。粵紳江孔殷率清防營收民軍陸領譚義所部于順德樂從墟獲青天白日旗多具。其後孔殷說張鳴岐李準反正。欲懸革命軍旗。示無二心。各界忽免革命旗不得。後乃出其俘獲品爲贈。卽高懸廣東諮議局上者是也。(四)爲陳炯明在惠州舉兵之井字旗。此旗式原爲廖仲愷在東京所提議。廖陳同隸惠州籍。陳以同盟會本部曾有此提案。遂採爲惠州已軍之標識。會師廣州。始廢置不用。要之此四種旗章。均不出丙午年東京同盟會本部提案之方式。青天白日旗。確已應用於粵桂滇三省之義師。當日幹部會議。各省代表均參與其間。迨辛亥革命。各省有力同志。均根據舊日懸案。選奇立異。各樹一幟。此十八星旗及五色旗井字旗。所以隨青天白日旗而紛然並起也。

中山對於國旗之新方案 中山以黃克強有青天白日旗形式不美之批評。故戊申居新加坡時。嘗將此旗內容再三潤飾。乃將旗上青紅二色增加小方格。且於紅色上橫添白綫。以示美觀。曾指導陳淑予女士（張永福夫人）綉製新旗式。以示同志。其圖案今尚由張永福保存之。民元南京政府成立時。發生國旗問題。中山乃於總統府辦公室內。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新國旗。旗中紅色之上。橫添白綫若干。每一綫即代表一行省。總統府職員及賓客多見之。惟此新旗式尙備而不用。中山始終未向國會提出之。

青天白日用作海軍旗之原因 民元南京政府建立後。鄂湘贛三省用十八星旗。江浙皖及各省多用五色旗。各省派出之援鄂軍及北伐軍。旗幟各異。時海軍部請示臨時大總統。應用何種旗式。中山令用青天白日三色旗。並派海軍部員鄧員（鄧世昌之子）懋勞江艦隊。向海軍將士說明青天白日旗與歷次革命之關係。由是全國各軍艦。一律以青天白日三色旗爲國徽。更在紅色之上橫添白綫若干。另定爲海軍旗。至今尙沿用之。

參議院折衷制定國旗之經過 南京參議院既遷北京。爲國旗方式問題。嘗發生劇烈之爭議。最後乃採用折衷派意見。議決以蘇滬軍政都督府所用紅黃藍白黑五色旗。足以代表漢滿蒙回藏五族。最爲普遍。確定爲中華民國國旗。武昌起義之十八黃星旗。爲陸軍旗。同盟會之青天白日三色旗爲海軍旗。由政府正式公佈之。中山聞之。頗爲不懌。然是時同盟會在參議院不能占過半數。且院內共和黨內之同盟會份子。徒知擁武昌起義之紀念品。而忘爲母黨效力。結果能予保留而制定爲海軍旗。已屬幸事矣。

中華革命黨黨證之國旗 癸丑（民國二年）各省討袁軍失敗後。中山組織中華革命黨於日本。

東京。遂回復同盟會舊制。用青天白日滿地紅爲國旗。青天白日旗爲黨旗。所頒發證書及委任狀獎狀。卽用此項國旗黨旗各一。交加於上。乙卯（民國）起義於山東濰縣及廣東各地之中華革命軍。亦概用此種旗幟。迨民九粵軍自漳州叛粵。中山再由非常國會當選大總統。始公然宣佈廢止五色旗及十八星旗。而分別制青天白日爲國旗黨旗。民十陳炯明葉舉叛變。中山避地上海。陳炯明反中山所爲。青天白日旗亦因遭此厄。

中華民國旗之確定。民十二年中山在粵。重組織大元帥府。就職日。正式舉行閱兵受旗禮。青天白日旗與飛揚於廣州。濟是日全國學生會於廣州召集大會。請中山於開會日遊場指導。行禮時。中山見堂上懸五色旗。意不爲禮。預說明。乃設青天白日旗與五色旗之異同。及在革命史上之價值。衆始了解。民十三年中山避地上海。遂經香港。船上懸青天白日旗。英吉籍人相告曰。爲改懸五色旗。衆以禮接。齊青天白日旗之爲國旗。尙未經國家承認也。中山默然不恤。及民十六革命軍攻克南京。平津旋亦底定。無何。張學良且拒接日人警告。令東北四省盡改懸青天白日旗。由中國國民黨統一全國。各國雖欲不正式承認。不可得矣。

檀索歌高衆樂停。昇平續曲髮星星。無端捕行魚龍戲。笑煞前朝柳柳敬亭。

內廷供奉譚鑫培。亦名小叫天。湖北武昌省城小東門外沙湖人。幼隨父叫天入京。習鬚生

奉二黃學手程長庚爲師。長庚亦鄂人。常謂龔培譯音神趣。距龔生極遠。恐難成就。龔培發奮。每長庚出台。必背台而坐。凡長庚演唱聲音清濁高下疾徐之度。萬練而揣摩之。年餘。自得理味。可以出而獻音矣。然神技猶未也。又向台而坐。凡長庚手足鬚眉動態與聲音上下疾徐輕重自然神合之處。出則默觀。居則演唱。有不恰於心者。明日即前往改正。於是著又年餘。親詣長庚曰。老師神藝。弟子已略得端倪。長庚使一演奏。大驚曰。鄂人二黃。吾子可得老夫衣鉢。遂廣爲延譽。龔培又入昇平署外班習藝。得洞悉有清一代劇曲。及先正真型。此譚類民國初年。對予自述。因予與龔培。爲同邑同里人也。民國四年。洪憲議起。袁項城壽辰。震廣演演劇。蓋招在京有名伶官。入南海供奉。孫竹仙譚龔培不至。九門提督江朝宗。親率城廂駐兵。挾持而行。龔培沿途大笑。入新華門。乘官艇抵居仁室。排劇時。欲譚龔培爲新安大會主角。譚龔培氣拒絕。乃解唱摩台戲。裝模以馬譚龔培傘手戲也。演畢龔培不辭而去。大笑出新華門。抵笑笑始息。人問何故大笑。如此長逆。龔培曰。我不願小叫。豈不可大笑乎。崇荷廷昇平署志年表檔案。譚龔培光緒二十六年入內廷供奉。年四十歲。光緒三十年加銀二兩。劉成禺詳記。

日人辻藤花書譚龔培遺事

錄順天時報

譚。鄂人。父爲徽班龔生。無短長。暇弄叫天鳥。故名叫天。譚龔父號。爲小叫天。初學武生。既改唱龔生。聲名大起。時汪桂芬負盛名。嫉其逼已。又輕其新進也。一日微服往觀。值譚演西馬。貌清癯。聲尤壯悲。舞錫一段。更態將英雄失路伶僚無聊之狀。發揮盡

致。不禁失聲嘆曰。是天生成叔賀也。暨子成名矣。終身不演此劇。汪擅長如取成都等。亦譚所不演也。二人爭雄長者二十年。

光緒戊申年項城五十生辰。府中指定招待來賓四人。卽那桐鐵良張允言傅蘭泰也。是日集各班演戲。必有戲提調。以指揮諸伶。任之者端方最稱職。戲謂譚曰。今日宮保壽筵。君能連唱兩齣爲我輩增色乎。譚不欲。曰除非中堂爲我請安耳。那桐大喜。乃屈一膝向譚曰。老板賞臉。譚無奈何。是日竟演四齣。羣稱那中堂。具有能耐。會辦事。

孝欽薨。內廷傳戲。例須黎明入侍。而譚誤時。數傳未至。內務府大臣與譚契。爲譚危。將及午。方見譚倉皇來。大臣跌足曰。休矣。內三四詢。左右莫能對。真老佛爺犯忌諱事也。譚猶夷。半響不能作一語。忽投袂起。大步入朝。孝欽。孝欽問。來何晚。譚從容對曰。爲黃梁棧。致失覺。兒女輩不敢以時刻呼喚。遂冒死罪。案梨園習於迷信。台前不言更。台後不著夢。更以金代更。以黃梁代夢。孝欽聞奏。諭內侍曰。渠齊家有方。着賞銀百兩爲治家者勸云。

附錄昇平署志清昇平署始末

前清承明之舊。設教坊司。凡宮內行禮燕會。悉用韻樂官妻領教坊女樂二十四名。序立奏樂。順治元年。別設隨鑾鈿鼓太監十八人。凡巡幸與親詣郊壇祭祀內傳承應。是爲樂工任太監之始。順治八年。停止教坊司。婦女入宮。悉改太監承應。額數定爲四十八人。而扮演雜戲之人。亦羣集其中。康熙多用內樂工試驗中和樂。乾隆初移入南府。名所居曰內中和樂處。習藝太監曰內學。教坊司之名已由雍正七年改爲和聲署。乾隆時張文敏照製考院

本。命內務府增多太監習之。乃於南花園移內中和樂。內學等太監習藝其內。遂名此在長街南之分府曰南府。別於在西華門內北之內務府。純廟有倣唐明皇教梨園子弟之意也。南府有內三學。曰內頭學。內二學。內三學。外二學。曰大學。小學。中和樂十番學。跳索學。及乾隆十六年初次南巡。沿途供應演戲之風甚熾。尤以蘇州爲盛。故御製詩有鼉舞新歌翻豔閣之句。蓋艇腔自魏良輔梁伯龍創興後。高宗觀之。而賞其藝。遂令織造府選人以進。隨至京師應差。以老郎廟爲梨園總局。隸樂籍者先署名織造所轄之。老郎廟後以南府供奉需人。必由織造府選取。此等南來伶工。不能與太監雜居。來者多名輩。使之教授後。卽安置景山之內。在旗籍子弟讀書之官學同任。其後始及南府。逮乾隆五十年。景山已有三學。景山始與南府並稱。其外三學。曰外頭學。外二學。外三學。首領定八品。學生無定額。嘉道間一度將南府景山合併爲一。道光對民籍學生不能釋懷。至七年二月六日。再降明詔曰。將南府民籍學生全數退出。仍回原籍。並頒布昇平署官職錢糧著於令。詔云。南府著改爲昇平署。不准有大差處名目。專以太監承應。自是昇平署規模大定。歷年八十五。迨宣統三年隨滿清以俱亡耳。

雪言國賊撰成篇。教譜梨園徹壽筵。忘卻袁家天子事。龍袍傳賞李龜年。

黎元洪入京。袁氏帝制自爲。所懼者外有孫黃耳。籌安會懸賞論文。撰「國賊孫文」「無恥黃興」二書。每書印行十萬冊。頒布全國。其詆毀黃興書中。有怪文兩條。(一)項城曰

。黃興屢次見我。均自稱學生。稱我爲先生。我自北洋練兵以來。克強並未經我錄用推薦。亦未在我所辦學堂肄業。先生學生。不知從何而來。(一)黃興爲南京留守。來電自行呈請撤除南京留守一職。事前由陳俗時黃寶昌辭公事來京。由陳電帶頓觀見。故取消南京留守一案。交陳官會同留守來京使者妥爲辦理。故嘉獎其力謀統一。公忠民國。及裁撤命令發表。又痛罵政府無微不至。自作自罵。迹類瘋狂。所呈公事。寫真徵實云云。其証毀中山先生者。則嚴重出之。歷序先生自檀香山回國學醫革命籌款。以至南京失敗。離中國赴日本。肆意誣蔑。捏造事實。其羣下欲取悅主上。乃取「賊孫文」一書。讀爲新安天會。先生化爲猴。克強化爲豬。李烈鈞化爲狗。皆此一齣中之奇談也。排演成。於項城生日大開壽筵以取悅。先逼譚鑫培爲新安天會主脚。鑫培嚴拒。次逼孫菊仙爲主脚。菊仙又嚴拒。三延劉鴻聲爲主脚。鴻聲允之。唱至「對月懷鄉自嘆」一段。項城大悅。以劉鴻聲所著龍袍甚奮。乃取張廣建等所進九條散龍袍不合用者。賜劉鴻聲。嘉其奏技稱旨。先是張廣建等所進九龍袍。綉龍九條。蜿蜒全身。項城不悅。謂其氣不團聚。改進九團團龍袍。每團綉全龍一條。故九條散龍袍劉鴻聲得之。後鴻聲在滬演戲。龍袍華貴。以冠絕全國名。不知卽洪憲皇帝散氣之御袍也。壽戲演畢。人賜銀元二百元。孫菊仙云。我自內廷供奉老佛爺以來。眼中只見過銀兩。並未見過銀元。我做皇帝賞你兩百銀元。真是程咬金坐瓦崗寨。大叫一聲。大風到了。暴發富小子不值一笑。乃將二百銀元沿途灑落。至新華門。而二百元盡矣。菊仙歸告人曰。袁頭銀洋皆落地矣。有傳爲譚鑫培遺事者。姑存其說。案昇平署志檔案年表。孫菊仙鬚生。年四十歲。光緒十二年供奉。庚子事變赴滬。二十

年。詩仙不滿籍文生。後入梨園。庚子子在滬。曾見其演二聖蒙塵。開演劇絕行於
塵世。有極風沐雨上長安。長安雖好不爲家等句。洵文士也。錄後孫公閱雜錄。

當山統管舞臺春。一閱安天迹已陳。今日重逢諸弟子。念家山破屬何
人。

北京第一舞臺爲新劇之鉅擘。安天會一劇。猶擅聲色。時黎元洪已安置瀛臺。孫黃已遠避
日美。項城帝制自爲。以爲天下莫予毒也矣。乃撰新安天會劇。盡取第一舞臺演安天會子
弟排演之。藝成於項城生日。開演識於南海。京中文武外賓皆觀劇。先演盜函。次演新安
天會。劇中情節爲孫悟空大鬧天宮。後逃歸水簾洞。天兵天將十二金甲神人。圍困水簾洞。
孫悟空又縱一跟斗雲逃往東勝神洲。擾亂中國。號稱天運大聖仙府逸人。化爲八字鬚。兩
角上捲。以東方遠國威簾第二自命。形相狀態。儼然化裝之中山先生也。其中軍官爲黃
風大王。肥步蹣跚。又儼然化裝之黃克強也。其先鋒官爲獨木將軍。滿頭戴李花白面少年
容貌俊秀。與江西都督李烈鈞是一是二。難爲分別。前鋒左右二將。一爲刁鑽古怪。虎
頭豹眼。一爲古怪刁鑽。白鼻黑頭。當日李協和守九江馬當之二將也。玉皇大帝一日登殿
。見東勝神洲之震旦古國。殺氣騰騰。生民塗炭。派值日星官下視。歸奏紅雲殿前。謂弼
馬溫逃遁下界。又調集嘍囉。霸佔該土。努力作亂。玉皇大怒。詔令廣德星君下凡。掃除
惡魔。降生陳州府應天順人。君臨舊夏。其部下名將。有大將軍獨異。桓侯張飛。通猿背
李廣。忠武王曹彬。一戰而弼馬溫猴頭縱一筋斗雲十萬八千里。逃往瀛洲蓬萊三島。現出

原身。再戰而中軍官現出原身。乃一肥胖獨角豬。前爪缺一指。向泥中將嘴一拱。借七週而去。三戰而先鋒官化爲前脚狼狗。四足騰空。乘大風避往南洋羣島。刁鑽古怪長叫一聲。化爲一隻跛脚百額虎。奔入長林叢草中。古怪刁鑽。變化不來。叩頭乞命。班師回朝。俘牽受降。文武百官奉上聖天子平南頌。歌美功德。劇之末幕。更有異想天開之奇劇。諂媚無恥。無微不至。幕中布景。海天波湧。明月當空。孤島沈寂。照見一人。坐盤石上。高唱懷鄉自嘆人一曲。其詞曰。小生姓○名○。廣東○人氏。向來學醫爲業。奔走海外。誘惑華僑。中國多事。潛入國門。竊得總統一名。今日身世淒涼。家鄉萬里。仰看一輪月色。豈不慘殺人也。全詞甚多不錄。時黎元洪視演。位在前排第一座。上將軍段芝貴走近黎旁。問黎曰。副總統這戲唱得好麼。黎答曰。我全不懂得。不知所唱何戲。段曰。副總統不懂戲。台上化粧的人。應該認得。黎曰。我耳聾眼瞎。教我如何看得見。民國恢復後。成赴北京。向黎譚及此劇。黎曰。當時我雖裝聾裝瞎。到是袁項城今求唱一曲對月懷鄉自嘆而不可得矣。我現在已是瞎子回光復明。比較項城閉眼長眠。尙能談瞎不瞎乎。予曰。諺有云。不癡不聾。不能作阿姑阿翁。不瞎不聾。不能作大總統。黎曰。只要大家有飯吃。我做個瞎總統也好。錄後孫公園雜錄。

神劍飛時國便摧。中官難挽繡襦迴。始知天上蒼龍種。賴有人間碧玉杯。

項城從吳武壯公於役朝鮮。出入宮禁。得一玉盃。極珍貴。帝制議起。諸姬妾靡不希承意。

旨。洪姨（卽洪通祖之族女）尤慧黠得項城歡。一日侍婢以此杯盛燕窩湯進。偶失慎墮地。化爲玉碎。婢驚泣不知所以。時項城適午睡。洪姨因密語之云。候萬歲爺起。奏言入室時。驚見金龍蟠於牀上。駭極發抖。故罹此禍。求恕死罪。婢如言。項城果色霽。又帝制議決項城於精華宮內營造宗廟。於民國四年冬至舉嘗祭之禮。時各省文武大吏。均修陳祥瑞。袁乃寬輩乃德忌克定以重金購一長蛇。身大如盃。塗以金黃色采如龍狀。先期潛令人梯而置於梁上。蛇畏寒。俯首不動。及祭祀時。項城剛入廟。瞥見靈物蜿蜒。心甚喜。以爲果應龍飛之兆也。又項城嘗得明太祖畫像一幅。懸之密室。朝望頂禮。並私祝太祖在天之靈。祐其平定天下。復興漢業。意至誠懇。一日方在膜拜禱祝之際。忽見畫像兩眼珠微微閃動。項城私喜。靈爽果可徵。如是稱帝之念益決。（以上見民國六年長沙大公報所載洪憲軼事長沙王祖柱附注）

履齒笠衫出禁林皇規一冊外臣心生徒宴罷迎賓館宣告東瀛有好音

日本法學博士有賀長雄。與元老伯爵大隈重信。同組進步黨。創立早稻田大學。任教授爲日本外交學者泰斗。洪憲在朝要人。如陸宗輿曹汝霖汪榮寶等皆游其門。大隈出任大日本內閣。袁時欲解散國會。自訂法律。乃延美國法學博士古德羅。法國法學博士韋布爾。日本法學博士有賀長雄。爲最高法律顧問。尤以延聘有賀博士爲重。藉通款於大隈內閣也。

時美日兩國留學生。推奉古德羅有賀長雄。見重於項城。英國老留學生。則奉英使來爾與。直達老袁。無需別覓途徑也。有賀入覲。自稱外臣有賀長雄。恭順有過於歐美人士。外人稱臣。只有有賀一人。故項城垂詢有加。初達大隈意旨。謂項城若稱帝。與日本天皇一系。兩國呼應。同為東亞之福。如日使日置益之言論。然帝制之議。發於德英。未商日本。故大隈有二十一條之要求。有賀居中。大形活動。其早稻田門徒。每夜會商於迎賓館。迎賓館者。外交部招待外賓處也。有賀則為祭酒。項城亦由若輩傳遞東京消息。有賀以外臣資格。上書項城。進呈皇室規範。大端如日本皇室規範。全書重要條款。(一)中華帝國大皇帝傳統子孫。萬世延綿。(二)大皇帝位傳統嫡長子為皇太子。皇太子有故。則傳統嫡皇太孫。(三)嫡皇太孫有故。則立皇二子為太子。立太子以嫡不以長。(三)中華帝國大皇帝。為漢滿蒙回藏五族大皇帝。公主郡主得下嫁於五族臣民。(四)皇室自親王以下。至於宗室。犯法治罪。與庶民同一法律。(五)親王郡主得為海陸軍官。不得組織政黨。及為重要政治官吏。(六)永遠廢除太監制度。(七)宮中設立女官。(七)永遠廢除探選宮女制度。(八)永遠廢除各方進呈貢品制度。(除滿蒙藏回各王公世爵年班朝覲貢品仍准照常辦理外)。(九)皇室典禮事務。設宮內大臣掌領之。(十)凡皇室親屬。不得經商營業。與庶民爭利。以上十條。京中頗為傳誦。謂可力矯滿清親貴之弊。

曹汝霖在天津寓處閑談曰。有賀博士來京。初不過解釋法律。另造約法。奉為大帥。非專為帝制制度而來也。及德英兩國。德忌項城稱帝。密秘計畫。不讓日本得其消息。有賀付告予曰。項城欲在東亞稱帝。而不謀及日本。試問英德兩國。能主持東大陸之政治變遷。

乎。故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專對德英。實則以中國爲中心。我則因二十一條。以次長而聯俄同特任。辦理此項交涉。潤田述有賀之言如此〔後孫公園雜錄〕

西洋謀主兩朝多馬克波羅古德羅斜上繙行君主論貞元朝士有先河

張仲仁先生曰。帝制創議。始於德。而陰賊於英。當時英德爭中國外交上之活動。日本嫉妒。乃以二十一條提出。爲獨攬東亞之外交。東西洋君主國家。咸來贊中國由共和而回復帝制。只民主制度之美國。在國際密謀外耳。蔡廷幹與英莫理遜最善。莫理遜爲倫敦太晤士報駐中國之外交樞密者。殆數十年。項城又與莫理遜最善。凡與英使朱爾典密謀。皆由莫蔡二人交往。朱爾典又袁之至友也。莫蔡二人私議。謂項城稱帝。歐洲各國。雖無間言。日本不過從中吃醋。氣小易盈。容易打發。美國爲共和國家。不可漠視。其人民有能發表共和制度。不宜於中國者。持爲理論。必成事實。用爲帝制發軔之根據。此上策也。蔡廷幹與周子厲謀之。周名自齊。山東人。由同文館出身。在駐美使館任參贊殆二十年。民國爲內務總長。與古德羅博士最善。洪憲主腳也。乃以言誥古。着共和與君主論。謂共和制度。不適宜於中國。於是主張變史國體者。均引古德羅之名言。爲若輩希榮固寵之泰斗。議論騷然矣。周子厲居美久。深悉美學說及輿論。多主張四年選舉大總統一次。全國掀動。使費過大。反不如英國制度之安靜。不能令大豪富在政黨背後。操縱大權。古德羅亦向持此種議論。周子厲知之。故一言而古德羅共和與君主論提出世界矣。後古德羅深爲悔

懼。故向蔡廷幹言。有歸國將受法庭審訊之語。〔張一鷹談事彙記〕

伍光建先生曰西洋人主謀。變更中國政治者。有兩人。一爲元世祖時代。用羅馬古帝國制度設行中書省。大中央集權之義大利人馬克波羅。一爲提創中國變共和爲帝制之美合衆國人古德羅。予最知英人底蘊。與朱爾典莫理遜最善。英人沈摯。不露聲色。甚不願中國共和制度。莫理遜曾對予言。中國幸有袁世凱。能常國。主持大計。英國必玉成之。無袁氏。則中國亂無已時。仲仁韻帝制之議。發於德英。予早燭知其謀。美人真幼稚耳。

共和與君主論

憲法顧問美博士古德諾

一國必有其國體。其所以立此國體之故。類非出於其國民之有所選擇也。雖其國民之最優秀者。亦無所容心焉。蓋無論其爲君主。或爲共和。往往非由於人力。其於本國之歷史習慣與夫社會經濟之形狀。必有相宜者。而國體乃定。假其不宜。則雖定於一時。而不必久。傳以其他之相宜之國體代之。此必然之理也。約而言之。一國所用之國體。往往由於事實上有不得不然之故。其原因初非一端。而最爲重要者則威力是已。凡君主之國。推究其所以然。大抵出於一人之嚮往進行。其人必能握一國之實力。而他人出而與角者。其力常足以傾踏之。使其人善於治國。其子姓有不世出之才。而其國情復與君主相合。則其人往往能建一朝號。繼繼承承。常撫此國焉。果能如是。則國家有一困難之問題。以共和解決之。固無寧以君主解決之也。蓋君主崩殞之日。政權之所屬。已無疑義。凡選舉及其他手續。舉無所用之。英人有恆言。吾王崩矣。吾王萬歲。蓋卽斯義矣。雖然。欲達此目的。必其繼承之法。業已明白規定。而公同承認者乃可。否則君主晏駕之日。覬覦大寶者。將不

乏人。權利之競爭。無從審判。其勢將不寧內亂不止也。以歷史證之。君主國承繼問題。能爲永遠滿意之解決者。莫如歐洲各國。歐洲國制。君位之繼承。屬在長子。無子則以近支男丁之最親最長者充之。惟繼承之權利。許其讓棄。故如有長子不願嗣位者。即以次子承其乏。此繼承法之大要也。如不定繼承之法。或以君位之所歸。由君主於諸子及親支中選舉之。而初無立長之規定。則禍亂之萌。將不可免。奸人之窺竊神器者。實繁有徒。必將於官闈之間。施以密計。人生垂暮之年。徒足以增長其疾痛。而其結果所至。雖或幸免兵禍。亦以次實不定。致費周章。蓋事之至危者也。歷史之詔我者如此。是故就政權移轉問題觀之。君主制所以較共和爲勝者。必以繼承法爲最要之條件。即所謂以天潢之最長者爲君主是已。近古以前。匪論其在亞洲或在歐洲。大抵以君主制爲國體。間亦有例外者。若溫尼斯。若瑞士。皆用共和制。然其數較少。且皆小國爲然。其在重要之國。則世界中。大抵皆採用君主制也。近一百五十年。歐洲舉動。忽爲一變。大有舍君主而取共和之趨勢。歐洲大國。第一次爲共和制之嘗試者。厥惟英國。十七世紀中。英國革命軍起。英王查理第一經國會審判。定爲叛逆之罪。處以死刑。其時乃建立共和制。號民主政治。以克林威爾爲監國。蓋即大總統也。克林威爾統率革命軍。戰勝英王。故能獨操政柄。然英國共和之制。僅行數年。終歸失敗。蓋克林威爾故後。監國繼承問題。極難決定。克林威爾頗思以其子力次爾自代。然卒以英國當日人民。不適宜於共和。而力次爾又無行政首長之才。故英國之共和。忽然消滅。英人於是舍共和制。復用君主制。而查理第一之子查理第二。乃立爲君。蓋不獨爲軍隊所擁戴。而當時輿論。亦皆贊成云。歐洲民族爲第二次共和

之嘗試者。實爲美國。十八世紀時。美洲革命既成。而合衆國之共和制立焉。夫美國之革命。初非欲推翻君主也。其目的但欲脫英國而獨立耳。乃革命成功而後。其勢有不能不用共和制者。蓋其地本無天家皇族。足以肩政務之重。且前世紀在英國贊助共和之人。多移居美洲。以共和學說灌輸。漸漬入於人心。雖其人已往。而影響甚遠。故共和國體。實爲當時共同之心理。然當日統率革命軍爲華盛頓。使其人有帝國自爲之心。亦未始不可自立爲君主。乃華盛頓宗旨。尊共和而不喜君主。而又無子足以繼其後。故當合衆國獨立告成之日。卽毅然採用共和制。百餘年以來。未之或替焉。夫美國之共和。自成立以至今日。其結果之良好。不問可知。共和制所有之聲譽。實美國有以致之。然美國未成共和以前。亦承英國之良法美意。而英國之憲法及其議院政制之行於美國。已逾百年。故一千七百八十九年。美國之由藩屬政府變爲共和者。初非由專制而躍爲民政也。政體未易以前。其備之已稔。而自治之精神。亦已訓練有素也。不特此也。當日美國之民智已臻高度。其教育之普及。其歷史開端以來。已注意於普通學校。五尺之童。無有不知書識字者。其教育之普及。並可思見矣。美國共和之制。成立未久。開風而起者。又有法國之共和國焉。顧法國未宣佈共和以前。本爲專制之政體。一切政務。操於君主。百姓未能聞。其人民於自治政制。絕少經驗。故雖實行共和之制。而不能有良好之結果。擾攘頻年。末由底定。而軍政府專橫。相繼代興。至拿破崙失敗後。重以外人之干涉。帝制復活。一千八百三十年。經二次革命。始仍帝制。爾長統稱號。迨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帝制再被推翻。復行共和制。以至後帝。始爲大總統。不意彼乃推翻共和。復稱帝號。直至一千八百七十年。普。戰後。全

當第三被廢。最後之共和制。乃復發生。今此制之立。近半百年。以勢度之。大抵可變行之久遠也。雖然。法國今日之共和制。固可望永久。而其所以致此之故。實由於百年之政治改革而來。此百年中既厲行教育。增進國民政治之知識。以立其基礎。復使國民與開政事。有自治政制之練習。故共和制可得而行也。且法美兩國。於國家困難問題。頗有解決之法。蓋即所謂政權繼承問題是也。法國之大總統。由議院選舉。美國之大總統。則由人民選舉。此二國者。其國民皆因與開政事。有自治政制之經驗。而近今五十年間。兩國皆注重普通教育。廣立學校。由政府補助之。故兩國之民智。皆頗高尚也。十八世紀之末。美法兩國。既立共和制之模範。於是南美。中美各國。舊為西班牙屬地。皆宣告獨立。相率效之。以藉國當日之情形而言。亦略與美國相類。蓋嘗獨立告成之時。共和制似最合於事實。既無其他皇族。足以指揮人民。而北美之共和。適足為之先例。輿論一致。羣以共和為政治之極軌。無論何種國家。何等人民。均可適用此制。故一時翕然從風。幾無國不行共和制焉。然各國之獨立。係由竭力爭競而來。亂機既萌。未能遽定。而教育未遍。民智卑下。其所學習者。專制之政體而已。夫民智卑下之國。最難於建立共和。故各國勉強奉行。終無善果。雖獨立久慶成功。而南美中美諸邦。竟長演混亂不寧之活劇。軍界鉅子。相率而奪取政權。卽有時幸值太平。亦祇因一二偉人。手握大權者。出其力以鎮壓之。故可收一時之效。然此手握大權之人。絕不注意教育。學校之設立。闕然無聞。人民亦無參與政事之機會。以獲成其政治之經驗。其卒也。此偉人老病殞謝之時。壓制之力弛。握權大柄之徒。乃紛紛並起。誠以政權繼承問題。無美滿之解決也。於是前此太平時間所有進行之事業。至是

乃掃蕩而無餘。甚且禍亂頻仍。迄陷於無政府之地位。而全國社會經濟情形。無不盡受其蹂躪矣。墨西哥近年之事。在南美中美各國。業已數見不鮮。蓋共和制不合於其國經濟政治之狀況者。必有如是之結果也。爹亞士爲軍界領袖。獨握政權。當其爲大總統時。政治問題。似已解決。然爹亞士既未厲行教育。且禁屠人民。不使參預政事。及年將衰邁。權力漸殺。革命之旂幟既張。爹亞士遂盡失其政柄。自爹亞士失政後。軍隊首長。紛紛構兵。國內騷擾。至今未艾。以今日墨西哥情勢觀之。除外人干涉外。蓋別無他術足以爲政權問題之解決矣。南美各國中。亦有數國用共和制。而頗有進步者。其尤著者。則阿根廷、智利、巴西三國是已。阿根廷及智利兩國初建共和時。騷擾紛紛。久未平定。然其後乃漸見安寧。頗享太平歲月之福。至巴西則自二十五年前建立共和制以來。雖略有騷動。而其和之命運。實屬安平。然此三國於立憲政體。皆能極力進行。十九世紀之初。阿根廷及智利兩國。久已力爭進步。而巴西則未立共和之前。在帝國時代。業能鼓勵人民。使之興辦國政。故三國之得此結果者。非偶然也。就南美中美各國之已事。並合法國及合衆國之歷史觀之。其足供吾人研究之點如左。第一、行共和制者。求其能於政權繼承之問題有解決之善法。必其國廣設學校。其人民亦溶於普通之教育。有以養成其高尚之智識。而又使之與備國政。有政治之練習。而後乃可行之而無弊。第二、民智低下之國。其人民平日未嘗與知政事。絕無政治之智慧。則率行共和制。斷無善果。蓋元首既非世襲。大總統承繼之問題。必不能善爲解決。其結果必流於軍政府之專橫。用此制者。雖或有平靜之一時。然大平之日月。實與紛亂之時期。相爲終始。妄冀非分之徒。互相抵抗。以競奪政柄。而禍

亂將不可收拾矣。不審惟是。以今日現狀而言。歐西列強將不容世界各國中有軍政府之發生。蓋徵諸已事。軍政府之結果。必召大亂。此誠與歐西各強國利害相關。蓋其經濟勢力。久已膨脹。歐人之資本及其商務實業之別派分枝者。所在皆是。故雖其與國政府所採用之制度。本無干涉之必要。然其權所及。必將有所主張。俾其所用之制度。不至擾亂治安。蓋必如是而後彼輩所畏之資本。乃可得相當之利益也。極其主張之所至。勢將破壞他國政治之獨立。或且取其國之政府而代之。蓋苟必如是。而後可達其目的。則列強亦將毅然爲之。而有所不恤也。故自今以往。一國之制度。將不容其妄自建設。致召革命之紛亂。再蹈南美洲前世紀之覆轍。今後之國家。當詳慎定制。維持治安。否則外人之監督。恐將不免也。以上之研究。於今日中國政治之情形。有何種關係。此蓋應有之問題矣。中國數千年以來。狃於君主獨裁之政治。學校闕如。大多數之人民智識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動作。彼輩絕不與聞。故無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以前。由專制一變而爲共和。此誠大驟之舉動。難望有良好之結果者也。向使滿清非異族之君主。爲人民所久欲推翻者。則當日最善之策。莫如保存君位。而漸引之於立憲政治。凡其時考察憲政大臣之所計畫者。皆可次第舉行。冀臻上理。不幸異族政制。百姓痛心。於是君位之保存。爲絕對不可能之事。而君主推翻而後。舍共和制遂別無他法矣。由是言之。中國數年以來。固已漸進於立憲政治。惟開始之基。期盡完善。使當日有天潢貴族。爲人民所敬禮。而願效忠護者。其效當不止此也。就現制而論。總統繼承問題。尙未解決。目前之規定。原非美滿。一旦總統解除職務。則各國所際困難之情形。行將再見於中國。蓋各國狀況。本與中國相似。故其險象亦同。但

他日或因此種問題。釀成禍亂。如一時不即撲滅。或馴至敗壞中國之獨立。亦意中事也。然則以中國之福利爲心者。處此情勢。將持何種之態度乎。將主張繼續共和制。抑將提議改建君主制。此種疑問。頗難答覆。然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制爲宜。此殆無可疑者也。蓋中國如欲保存獨立。不得不用立憲政治。而從其國之歷史習慣社會經濟之狀況。與夫列強之關係觀之。則中國之立憲。以君主制行之爲易。以共和制行之則較難也。雖然。由共和改爲君主。而欲得良好之結果者。則下列之要件。闕一不可。一、此種改革。不可引起國民及列強反對。以致近日共和政府所極力撲滅之亂禍。再見於國中。蓋目前太平之景象。宜竭力維持。不可使生危險也。二、君主繼承之法律。如不明白確定。使嗣位之問題。絕無疑義。則由共和而改爲君主。實無利益之可言。至君位之繼承。不可聽君主之自擇。吾已詳言之。雖君主之威權。較尊於大總統。中國百姓。習於君主。鮮有知大總統者。故君主恆爲人所尊敬。然僅以增加元首之威權。爲此改革。而於繼承之問題。未能確無疑問。則此等改革。似無充分之理由。蓋繼承確定一節。實爲君主制較之共和制最大優勝之點也。三、如政府不預爲計畫。以求立憲政治之發達。則雖由共和變爲君主。亦未能有永久之利益。蓋中國如欲於列國之間。處其相當之地位。必其人民愛國之心。日漸發達。而後政府日漸強固。有以抗外侮而有餘。然苟非中國人民得與聞政事。則愛國心必無從發達。政府無人民熱誠之贊助。亦必無強固之力量。而人民所以能贊助政府者。必先自覺於政治中佔一部分。而後乃盡其能力。故爲政府者。必使人民知政府爲造福人民之機關。使人民知其得監督政府之動作。而後能大有爲也。以上所述三種條件。皆爲改用君主制所必不可

少。至此種條件。今日中國是否完備。則在乎周知中國情形。並以中國之進步爲己任者之自決耳。如此數條件者。均皆完備。則國體改革之有利於中國。殆無可疑也。

施雷介弟薈來王九譯册封紀大章畏兀兒書兼蒙古莫將點畫錯雙行

洪憲勸進。滿蒙回藏王公駐京者。清室總代表則貝子溥倫。道光之嫡長孫也。國民總代表。則阿蒙喇靈圭。清室外甥。內蒙親王也。國民總代表則才棍旺。新疆回旗之郡王也。而以鑲黃旗滿洲都統親王那彥圖。爲蒙古西藏青海回部國民總代表。那彥圖者。元世祖傳長嫡系。阿爾泰鐵帽子王。清室之駙馬都尉也。大典籌備處。以在京王公全體署名。對於藩屬本部。未能沆瀣無遺。於是。由蒙古王公。聯電西二盟熱河綏遠察哈爾及內外蒙古各旗。一致上勸進推戴書。時都議使陳籙在庫倫。召集外蒙各旗會議。內蒙王公。多未習漢文。由蒙古文繕就。再譯漢文。蒙文洪憲訓大章。故外蒙勸進。多書大章元年。蒙文漢文。雙行並寫。有書大章者。有書太章者。有書天章者。有書夫章者。大典籌備處。案書加改。洪朝諸臣。乃以內外蒙古全體一致入奏矣。政事堂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令云。政事堂呈。前據蒙古西藏青海回部國民代表鑲黃旗都統親王那彥圖等呈稱。共和不適國情。全國同意。咸以改定君憲。爲救國大計。現在國民代表大會。滿蒙回藏國民代表。投票決定國體。一致主張君主立憲。具見薄海人民。心理大同。惟是國體既定爲帝國。帝位必歸聖人。四年以來。國家多故。拯民水火。登之衽席。我四萬萬蒸黎。身家子姓。實託我大總統一人覆幬。我國民爲人民謀長治久安之厚福。爲國家圖創業垂統之洪規。億萬一心。歸於羣

德。代表等謹以瀚蒙回疆國民公意。恭戴我大總統爲中華帝國皇帝。並以國家最上完全主權。奉之皇帝。承天建極。傳之萬世。伏願應順天人。踐登大位。皇建有極。民悅無疆。一統定基。保四千年神明之胄。奕葉蒙福。遂億萬姓歸往之誠。代表等不勝歡忭歧望之至。等情現在國體業經全國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代行立法院決定君主立憲。所有瀚蒙回疆待遇條件。載在約法。將來制定憲法時自應一併列入憲法。繼續有效。此令。

多年達賴已歸英奈有班禪願入京寵錫國師曩大業不須公主嫁文成

清季英兵入藏。達賴十三世出奔青海。旋入北京。已復歸藏。與駐藏大臣聯豫不合。出奔印度。求英人保護。清廷廢之。川督趙爾豐督兵入藏。又不立新達賴。以維繫藏衆。及大革命起。達賴由印返藏。宣布獨立。民國政府。命四川都督尹昌衡率兵往討。敗藏兵於巴塘。遂建設川邊行政區域。後置西康省。英公使朱爾典。忽向民國政府。提出抗議四條。(一)中國不得干涉西藏內政。(二)中國駐藏官吏。除衛隊外。不得派兵入藏。(三)關於西藏問題。中英兩國。另以新約協定之。(四)中國若不承認以上各款。則英國不承認民國政府。袁世凱按此抗議。對於西藏。改善辦法。先取消討藏軍。並恢復達賴封號。旋以英人之請。於民國三年。在印京特里。開中英藏代表會議。卒無結果。西藏乃爲中英兩國權力相等之區域。西藏由中國藩屬。而升爲代表會議之共同保護國矣。此清末民初。中國對西藏政治始末如此。〔錄西藏交涉始末〕

伍光建先生曰。項城取消青海辦事大臣。卽知項城與英國。爲帝制交換問題之張本。英人

蓄謀已久。欲合青海西藏爲一。案西國歷史。凡西人欲謀人土地。必先變更地名。以爲膠混。如法人欲謀越南。則易其名爲印度支那。謂屬中國可。屬印度亦可。(Indo-China)英人欲謀青海。乃易青海名爲小西藏。(Tibet minor)欲膠混青海附屬於西藏也。予爲北洋水師學堂監督時。青海事急。滙上中外日報。記載最詳實。盛宣懷密電北京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力爲防範。而未電北洋大臣。總理衙門電問北洋大臣袁世凱。袁力言英人尙無此舉動。袁蓋惡盛電總理衙門。而不電北洋大臣也。後青藏事暴發。總理衙門。乃質問袁世凱。謂汝言無事。今實成汝辦理此項交涉。袁云派唐紹儀往印度。即可了此案件。實則此案。並無眉目。毫末了結。民國初年。德皇密派要人來謁項城。先由駐柏林使館。密電袁。德要人來北京。由駐京德公使領謁呈遞德皇親書密函。雖德使亦未深知所言何事。英國略有所聞。莫理遜大告奮勇。謂德皇所贊助者。英國能盡力爲之。英使朱爾典一人。獨見項城密商其事。袁克定赴德謁威廉第二。再持威廉與項城手書歸。所以報德密使之來也。及籌安事出。始知帝制張本。醞釀於民國元年。揭曉於民國三四年云。籌安會發動時。項城首先取消青海辦事大臣。倫敦同時宣布。袁世凱將爲中國皇帝。有益中國之說。可謂洛鐘西應。無怪日人提出二十一條。在英德中間。殺出一條血路也。

洪憲議起。羣臣謂項城爲漢滿蒙回藏大皇帝。活佛大喇嘛。如庫倫青海等地。雖皆有勸進表。西藏爲中國外藩。究以前後藏達賴班禪爲宗主。達賴自與中國齟齬。又經英人干涉。無心內向。班禪今與達賴有隙。皇帝奉爲護國大帥。可招而致也。紅黃兩教。得一可代表西藏矣。皇帝曰可。如是由內務部總長朱啓鈴急電川督陳宦。就近急派人赴前藏。運動班

禪。詐以將來權利。班禪同意。進奉袁世凱爲中華民國漢滿蒙回藏大皇帝一書。附勸進表一通。(全文載君憲紀實書失補錄)袁乃封班禪爲中華民國護國大國師。寵詔交川督驛遞。優待班禪。尚有秘密條件。後日達賴逐班禪來中國。圓寂玉樹。恐與此案。大有牽涉。袁氏稱帝。天師有張仁晟。人師有孔令貽。國師有班禪。合三教九流。大開明堂受朝賀矣。

〔錄後孫公園雜錄〕

達賴喇嘛世系

第一世諱僧成(明太祖二十五年壬申)生於後藏薩嘉之牧場。父名統薄多傑。母曰覺摩囊吉。初生之夜適逢匪劫。母未能攜帶。藏於亂石間。次晨往覩。見一老鳥守護其側。防野獸傷害。人皆奇之。師自幼年行儀端莊不與兒童嬉戲。有作說法講經之狀。尤爲希有。其家逃遺匪劫。生活艱難。幼助父母牧羊。父逝之後。手書藥師經代其迴向。後至察塘寺禮佛出家。住持成就慧見而異之。爲授五戒。依格什臻札巴學讀誦。精通各書。年十五依成就慧出家受沙彌戒。號曰根敦主巴。譯曰僧成。從獅子祥學習語明處及密法。二十歲時仍依前師受近圓戒。學釋量論。往各寺立宗。德望漸著。二十五赴前藏。從茶主寺滾桑巴學習因明與中論。時深仰宗喀巴大師之學德。久欲往謁。適大師受藏主名稱幢請於札喜朵喀講經。乃隨侍滾桑巴往朝大師。於大師前請問因明論之疑難。並聽了不了義論。中詮疏。侍師五十頌疏。密宗戒疏等。智慧明利。深得大師嘉許。大師爲令將來宏揚戒律故。賜一著過之五衣。指示之曰。汝可往塘薄伽。從日幢大師受集密法。依教而往。從日幢大師受集密金剛。十

三尊閻曼德迦。十三尊紅鬘曼德迦。五尊紅鬘曼德迦等多種灌頂大法。次慧獅子往桑樸寺。師回格登寺從宗喀巴大師聽講無量修行教授。一日白曰。我欲往桑樸親近慧獅子。大師曰。甚善。遂往桑樸寺加入因明高級班。至秋季法會仍返格登寺。從大師聽講菩提道廣論。勝樂根本經。及灌頂等多法。復依止賈曹傑學因明與慈氏五論。師自謂關於顯教從賈曹傑得益最大。已亥年(二十九歲)自大師至哲羅寺講菩提道論。拏熱六法。入中論。集密根本經等。師亦往聽。爾時念云。要求戒學清淨。必須先知。卓薩寺是戒學之根本道場。嘗往該寺學戒。白知大師。大師贊曰。學戒以願行持之心而學。甚為希有。並賜金一錢作為願緣。經廊拉山往卓薩寺。於二年中依止跋敦仁勤與嘉薩仁勤二師學慈芻戒經。俱舍論。及四部律經。跋敦仁勤贊曰。吾之弟子中從後藏來者惟汝與童勝最為善巧。汝亦當宏揚聖教令其光顯。次回桑樸寺學所未完者。復於桐門任講師數年。丙午年赴後藏於絳勤。達察。日庫等處講經。門徒漸衆。一時賈曹傑與克主傑到內寧寺。師隨慧獅子往謁。從賈曹傑學法多種。復從克主傑學多法要。於北馬却頂從班禪機札學法甚多。班禪亦多垂詢。師酬對無礙。班禪贊曰。今後當彌一切智僧成也。次往響朵格培山掩關一月。夢見札喜倫薄之山頂有宗喀巴大師。半山有慧密。師坐山下。聞慧密云。宗喀巴大師為吾等授記甚多。師諦聽之。只聞聲音多不解義。忽聞喚云。僧成。以汝為緣此處能廣宏釋量論。音甚明了。深生信心。師於薄棟寺時。一日初曉見一婦人曰。彼處有汝寺。有寺有衆生。師問其寺如何。名為何等。婦人兩手當胸作蓮華合掌曰。寺當如是。名為有賴。(是為空行之密語)說訖即不見。知是空行母授記。慧獅子常往還於桑主頂與那塘寺。每至札喜倫薄寺處。即指曰。吾

心中常感覺僧成在此處說法。依此因緣知該處建寺甚善。至丁卯年（英宗十二年）以福祥賢爲施主。奠定寺基。正建大殿時。一日清旦又聞空中有婦人言。寺常名扎喜倫布。卽釋前行之密語也。（前云有輜是密語）遂立扎喜倫布寺名。次代宗元年庚午。格登寺來請師繼承大師法位。師曰。吾不能去。此寺建立未久。恐不堅穩。我之所作皆爲佛法。今後亦當宏揚大師之教法而常居此。克主從之弟。拔梭法王（法幢）。教證功德。皆極圓滿。堪繼彼位。請彼住持可也。次赴達摩日庫等處宏法。如是建寺安衆。廣宏宗喀巴大師教法。於成化十年甲午十二月初八清旦結跏趺坐。變手定印而圓寂。壽八十有三。（有記載謂八十有四。則應是辛未年生。）二世。諱僧海。父名慶喜幢。母曰慶喜祥。成化十一年乙未十二月初三生於達摩。初生卽能誦度母咒。二三歲時卽見宗喀巴。吉祥天女等現身。辯才無礙任運能造諸佛菩薩之贊頌。復述衆多宿生事跡。人皆歎爲希有。次從教理海受近事戒名僧海群賢。後依內尊慶喜樂善爲教師。教理海爲軌範師。佛戒爲報時者。於三十餘三藏法師會中受沙彌戒。次以教理海。智頂等爲依止師學釋量論。及餘大論。立宗辯論。皆到究竟。復從智頂詩受無邊灌頂教授。後因哲彌寺明慧洲堪布妙音善法現勸請。及格登擲巴妙音顯詳授記謂起前藏對於聖利益甚大等爲緣。乃偕吉祥稱赴前藏。法現大師夢日從西出。光顯全藏。長韻衆曰。是富有善士來此之相。師到哲彌寺時。適值法現大師爲無量僧衆講現觀莊嚴論。因緣殊勝。住三年先中論入中論。次學現觀莊嚴論。因明。戒律。俱舍。復受多種灌頂教授顯密深法。數往拉薩。格登等處朝禮供養。如是開法究竟。更往朝惹真阿得公寶等宗喀巴大師修道之處。弘治八年乙卯。師二十一歲。內寧任持至前藏。仍以彼爲親教師。法現爲羯磨。佛賢作教授。於如法僧衆之中受菩薩戒。成就殊勝梵行。遊歷宏法遍前藏。

羅略。達薄等處。又於阿得公賈山側。從善財海法王。廣學一切顯密教授。復朝迦摩迴聖地。與吉祥天女之靈海印於其處作變灑陀。並爲山神說法令住歸戒。正德四年己巳。卽於該處建立賈寺。盡度邊池有情安住於成熟解脫之道。次由扎喜倫薄寺智頂。率全寺僧衆。迎師回後藏住持宏法。住數年復返前藏。每年春冬二季住哲錫寺。夏秋二季住於賈寺。廣由辯辯著述門中宏揚聖教。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圓寂。世壽六十有八。第三世。諱福海。嘉靖二十二年正月十五日生於朵瑞。父名勝稱。母名祥圓。口誦瑪尼而生。三歲時自過宿命事甚詳。故世人皆知是僧海再來也。嘉靖二十五年丙午。迎至哲錫寺。昇座典禮極爲隆重。依爾稱大師受近華戒。號曰福海教日。初開無量教典。至己酉年師七歲。以福稱爲親教師。桑模善議成爲軌範師。正式出家受沙彌戒。次從福稱善議成等廣學一切顯密教法。壬子年十一歲。福稱退位後。卽請師任哲錫寺住持。次年正月大招寺法會中師講本生論。衆嘆希有。復從福稱及僧吉祥等受秘密。勝樂。大威德。及金剛鬘論等中所載之灌頂教授。又從滾桑則巴略學舊派之密法。更從剌勤明慧海受薩嘉所傳法要。往朝惹真寺時護法神欽迎現身迎接。爲該寺僧衆廣護迦燕蕾邦(書名)與三心要義等。次遣哲錫寺。前法幢大師三位得幻身之弟子中益吉祥金剛者。親傳宗大師之密法教授。甲子年師二十二歲。四月十四日。以格蕾拔桑(退位之(當登輝巴))爲親教。格登輝巴俾佛爲羯磨。却蕾囊賈爲教授。於清淨僧團中受近圓戒。成爲一切佛法之主。復從極樂大師(僧海之上首弟子)學甚深戒及深真結緣等法。有時惟爲守護聖教利益衆生故亦作降伏等業。復以扎喜倫薄爲首後藏大小各寺。與法輪寺爲首羅略達各處寺院實親往朝禮。廣行賈法二施。使其增長不減。後應蒙古俺答王

之請。爲化邊地諸有緣故。漸由拉薩利寺。格登寺。至惹真寺。次令送者皆返。乃由北路漸至青海。途中諸非人欲作障礙者。皆以神通調伏。凡有願出家近圓者皆令植善本。又赴裏塘宏法。萬曆八年庚辰。建裏塘寺。次上遊昌都。安立彼地有情於解脫道。次赴宗喀巴大師生處廣修供養。漸遊化蒙古各地度生無量。又至俺答王宮。彼處原有宰殺牛羊祭天之惡風。每年殺生不可數計。由師善巧說法感化悔改令住善業。次回裏塘。安東等處建立迦藍。宗大師斷臍處所生之檀樹。被各方朝禮者折枝將枯。乃造銀塔藏之。復有喀勒王勤殷迎請。往蒙古王教教化衆生。後萬曆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圓寂於蒙古。壽四十有六。第四世。功德海。萬曆十七年己丑。生於蒙古圖魯汗族。幼見正法白蓮華經。云是吾之傳。說宿命事甚詳。一日吉祥天女現身授記多事。前世之管家吉祥海。及三大寺代表等來迎。由退位格登輝巴拔覺嘉薩獻號曰功德海。萬曆三十年壬寅十四歲入藏。於惹真行昇座典禮。次由僧衆執儀仗歡迎至哲綉寺正式昇座。從退位格登輝巴佛寶。與格登輝巴僧幢。出家受沙彌戒虛空賢等受學各種灌頂教授。次遊禮拉薩。阿喀。法輪寺(卽第二代所建之賈寺)以財法二施。廣利有情。次還拉薩於色惹。哲綉兩寺廣轉法輪。次朝雅堆。鄂寺等道場。復還哲綉寺掩關靜修。次應扎喜倫薄之請。赴後藏。班禪大師善慧法幢。率衆執儀仗迎接。從班禪大師受學一切顯密法要。朝禮後藏各寺之後。復還哲綉寺靜修。萬曆四十二年甲寅。師二十六歲。以班禪大師爲親教師。受清淨具起戒。時喇嘛羅卓於中國內地建一寺。請開光加持。師於哲綉寺宮殿頂上面向東立鄒米盧空。該寺內外落米布滿。赴溫泉沐浴時於石上留足跡。復多述未來之事。所化完畢。於十二月十五日示寂。第五世。善慧海。父

名曰塔爾敦。母名漆迦拉則。萬曆四十五年丁巳。生於魯瓦達則。幼年即得阿底峽。宗喀巴等現身加持。依各稱授記與啟資。確定爲功德海之轉生。六歲時由班禪大師奉領戴王冠法增。及三大寺大德高僧列儀仗迎至哲綉寺登位。九歲時從班禪大師受沙彌戒。號語自在慈寧濟。先從班禪大師學沙彌戒。與朝暮課誦。漸受大威德灌頂。文殊法類。廣略菩提論等。又依寶法增(格登舉巴)聽菩提道廣論講授等。總之親近衆多師長。實學一切顯密教法。於五明處亦皆善巧。三十二歲成寅年。三月初五日於大招寺釋迦佛前。依班禪大師受慈芻戒。崇禎十四年固始汗權服藏巴王。盡得西藏政權供職於達賴大師。乃修善薄達拉宮。以作住錫治民之所。又受固始汗之請。赴後藏扎喜倫薄。爲無量僧衆講演妙法。三十六歲時復應順治皇帝之請。來京師。教化漢滿蒙族。難以勝計。次回西藏。廣演正法。新建大寺十三所。對於一切宗派一切寺廟。皆定 格僧制。令切實舉行。復爲令有異常宏偉故。凡居家衆令誦六字大明。請出家衆令修藥師八佛儀與十六尊者供養法。爲令正法久住故。總攝一切經論心要。造菩提進次第廣論講義等如傳廣說。於康熙二十一年壬戌示般涅槃。壽六十有六。第六世。梵音海。康熙二十二年生於宇松。父名扎喜敦贊。母名權旺拉摩。十四歲以內防護不現。至十五歲九月乃於寧迦則。依班禪大師善慧智出家受沙彌戒。號曰音海。并傳文殊真實名經等法。十月二十五日赴拉薩薄遷拉宮。行昇座典禮。次依班禪大師。擢巴粗臣建傑。絳澤扎巴。格審嘉磋等。請受無量法益。兼學五明。次因藏王佛海與蒙古拉桑王不睦。佛海遇害。康熙欽命使至藏調解辦理。拉桑復以種種雜言謗毀。欽使無可如何。乃迎大師晉京請旨。行至青海。復降旨嚴責欽使辦理不善。欽使進退維艱。

大帥乃棄捨名位決然遁去。周遊印度。尼帕爾。康。藏。甘。青。蒙古等處宏法。欽使遂以圓寂上報聞。第七世。賢刼海。康熙四十七年戊子。生於裏塘寺附近。父名福盛。母名佛海。卽依本真與師長之授記。名曰賢刼海。兩三歲時。固始汗之子孫。與康熙皇帝卽認定是達賴轉生。以是因緣西藏各寺皆爭迎供養。四歲時卽得釋迦佛與十六尊者現身加持。五歲見宗喀巴大師。并能爲衆生演說法義。依曲桑諾們罕之勸請。遣宗喀巴讚曰。法衣幢相莊嚴身。法蘊八萬四千語。法界安住無動意。法王勝者宗喀巴等最爲希有。八歲赴裏塘寺。爲諸衆生傳觀音法令種善根。九歲時至青海塔兒寺。昇登福海大師之寶座。爲數千僧衆講本生論。復從曲桑諾們罕受大威德灌頂。是歲十月二十日依卡根諾們罕與曲桑諾們罕爲二師。先行出家。號曰爲語自在法稱能仁教幢吉祥賢。此後依曲桑諾們罕漸學五部大論。并於塔兒寺立宗。十三歲時由政府欽使護送進藏。是年九月十五日至拉薩。受一切僧俗朝見。次於薄達拉宮登法王座。從班禪大師善慧智受沙彌戒。於原名賢刼海上加善慧二字。先從班禪大師聽講菩提道廣論。受大威德灌頂。次依羅桑達傑爲受業師。研習五部大論皆得究竟。丙午年（計胎分滿二十歲）四月十五日仍請班禪大師爲親教。於拉薩大昭寺釋迦佛前。受菩薩戒。又從班禪大師受集密大灌頂。并講授集密根本大教王經。與日譯師所集之灌頂法等。次因西藏地方混亂。依政府旨意暫赴西康住泰寧寺。依止格登輝巴額旺却教。修學第五世達賴之菩提道論講義。獲得最堅定之勝解。又聞集密四疏合解與集密二次第格登耳傳教授甚多。次爲章嘉國師等各隨信解廣轉無量顯密法輪。政府平定西藏後。卽還拉薩。爲無量衆生傳法。灌頂。出家。近圓。復爲班禪大師之轉生。授沙彌戒。立名

善慧吉祥智。復朝禮三大寺與法輪寺等廣修供養。凡隕壞者皆修補之。廣行財法二施作大饒益。修證已臻高深境界。舉止動靜皆依戒律。專修無常。出離。慈悲。空見。與二次第瑜伽。曾不起一念世間貪著。一日於檀檀觀音像前。贊頌菩薩功德。觀音亦同聲贊頌。誦至生死苦海時不覺淚下。菩薩亦同時淚下。凡最貧苦之人欲從學法。無不滿其所願初未暫捨。宏法所益之弟子。遍於康藏。甘青。蒙古。內地。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二月十三日圓寂。壽正五十。第八世。妙吉祥海。乾隆二十三年戊寅。生於陀買拉日崗父名梭囊達傑。母名彭薩旺摩。訪得後漸朝禮。寺。赴扎喜倫薄依班禪大師善慧吉祥智出家。名善慧妙吉祥海。復從班禪大師受各種息災密法。次由攝政諾們罕代表。等迎赴前藏。壬午年（五歲）七月初九日。於薄達拉宮舉行昇座典禮。酉年（八月）六月初四日。從班禪大師受沙彌戒。復受大威德灌頂等密法多種。次依格登擇巴語自在法稱爲業師。精研五部大論。丁酉年（二十歲）接管西藏教政。四月十五日依班禪大師爲親教。語自在法稱爲羯磨。善慧法增爲屏教。於清淨僧團中受近圓戒成苾芻性。次復親近無數大德。廣學一切顯密教法。廣宏聖教。傳授戒學。并遊禮各寺。嘉慶九年。十月十八日圓寂。壽四十有七。第九世。敦證海。生於法輪寺附近。父名敦贊却迥。母名頗主卓瑪。嘉慶十年乙丑。十二月初一日降誕。初生卽呼阿瑪。誦六字明。有時云。薄達拉宮正在奏樂。世間自在亦住於彼。或云。我亦有四臂汝等能見否。其宿命。天眼。天耳之境界。皆是生得不可思議。時攝政得摩諾們罕與政府噶倫等。聞知其事奏明皇帝。先迎至前藏公塘寺暫住。戊辰年（四歲）四月十五日。由班禪大師聖教日（第四世）與得摩諾們罕。及欽使三大寺住持。

當衆選定。卽從班禪大師受近事戒。名善慧教本語自在教證海。次依開寶書呼部圖與得摩諾們罕學習讀誦。至九月二十二日佛從明利下降人間之良辰。於薄達拉宮舉行昇座典禮。次赴哲綉寺研習五部大論。有時親近諸大善知識。請受灌頂教授等密法。癸酉年（九歲）九月二十二日從班禪大師受沙彌戒。至乙亥年（十一歲）二月十一日圓寂。第十世。戒海。嘉慶二十一年丙子三月二十九日生於西康博博崗所屬內朵那補村。父名羅桑寧扎。母名蘇賈補標。生時瑞相最爲圓滿。西藏王臣聞知派人訪查。初迎至莫塘寺暫住。次奉聖旨迎至拉薩。依照金瓶搖名法審定後。暫安住於精塘極樂寺。依班禪大師受近事戒。名語自在善慧妙吉祥持教戒海。復從班禪大師出家受沙彌戒。並受格登拉賈念誦法與大威德灌頂等。八月初八日於薄達拉宮正式登座。己丑年（十四歲）入哲綉寺研習教理。暇時朝禮色惹。格登諸寺廣修供養。甲午年（十九歲）四月初七日從班禪大師受戒。爲戒。九月初一日圓寂。年二十二。第十一世。克主嘉礎。父瑪旺頓主。母名永仲補標。道光十八年戊戌九月初一日生於西康泰寧寺附近。生時香滿室衆衆嘆希有。依止師長與護法神之授記。皆知達賴轉生西康。略訪卽得。先迎至泰寧寺坐賢劫海之遺座。次歡迎入藏安住公塘寺。經班禪大師聖教日。與攝政諸們罕。政府大臣朝見問訊。神態安詳。宛如前生。次於薄達拉宮用金瓶選定。六月初四日從班禪大師密髮。暫住日嘉寺。壬寅年（五歲）四月十六日於薄達拉宮舉行昇座典禮。從攝政諸們罕習諸明處。丙午年（九歲）四月初七日依止班禪大師於大招寺釋迦佛前。受沙彌戒。並受大威得灌頂。與寶生論中考結緣法。壬子年（十五歲）三月入哲綉寺研究五部大論皆得善巧之後。復往色拉。格登立宗。次繞梅卓朗禮藏南

各寺皆設法給寺修廣大供施。回拉薩往蕩達拉宮。乙卯年(十八歲)正月十三日接管教政。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圓寂。第十二世。事業海。父名彭礎羅旺。母名瑾仁玉準。咸豐六年丙辰十二月初一日。生於阿喀精其附近仰倉牧場。依止師長與護法神之記勸。由惹真呼都圖。政府大臣。三大寺職事等會同觀察。奏明清帝經命瓶審定後。迎至拉薩摩尼圍賢劫宮中暫住。次依惹真呼都圖落髮。己未年(四歲)七月請至蕩達拉宮行昇座禮。壬戌年(七歲)八月初七日即接管政教全權。惟因年尚幼冲。乃請退位格登舉巴欽饒旺曲與撲覺善慧戒慈海輔助一切。甲子年(九歲)四月十三日從欽饒旺曲與撲覺大師受沙彌戒。此時政治即託欽饒代理。學業多從撲覺受學。庚午年(十五歲)依照前例先入哲綳寺學習教理。次往色惹寺各院立宗。智慧明利迥非常人可比。癸酉年二月十四日(十八歲)大師親臨教政省視一切。賞賜公允宛然宿知之力。甲戌年(十九歲)五月初四駕往格登寺。經過公塘。德慶等寺。皆廣行財法二施普利一切。次朝禮宗喀巴大師肉身塔。廣興供養發願迴向。復於大雄真殿及各扎倉立宗辯論。廣行無遮法施。次由拉摩路線。回誕生地朝禮精其聖跡。修葺寺院。再經阿喀。壩拉。展禮法輪寺。對於邊地之佛法興生。皆如前代利益安樂。後回前舉朝禮桑耶。桑日。雅壩各寺。乃返拉薩。乙亥年(二十歲)正月大招寺法會。仍如前說法化度有情。法會圓滿略示微恙。三月二十日圓寂。第十三世。土敦嘉礎。依於無量大悲願力爲度雪山中一切苦惱衆生故。於達薄大師等無量善士加持之處。名達薄朗頓。父虛名喜寶。母名羅榮卓瑪。光緒二年丙子五月初五日降生。前世圓寂時面向東南而逝。侍者將身扶向正南。夜間復自然轉向東南。後裝塔時亦曾如是轉向。撲覺大師謂衆曰。此必有因緣不

可強改也。後派人赴後藏請示班禪大師聖教自在(第五世)。大師曰。若轉生東南方必能饒益聖教衆生也。內迺護法神亦授記曰。所希果從喜方來。又於哲綢寺解居後(八月十五日)復授記曰。從此向東。父名慶喜。母名卓瑪。當得一大善知識。可速去尋訪。又派舉杂巴退位堪布往法輪寺修法後。觀察吉祥天女神海時。所見影像繪成圖形。亦洽與朝頓地形相合。決定知彼是達賴轉生無疑。班禪大師與攝政呼都圖及一切官民。皆一致主張不用金瓶選名奏明皇上。蒙旨俯允。戊寅年(三歲)正月迎到前藏。先安於公塘寺。由班禪大師代爲剪髮。號曰語自在善慧能仁聖教海。次請至日嘉寺安息。候旨照准再行昇座。已卯年(四歲)六月。由攝政呼都圖爲首。率領全藏僧俗官民。迎接大師赴薄達拉宮。十四日舉行隆座典禮。皇帝賜給金册玉印。次於八月十四日從攝政呼都圖及撲覺大師受近事戒。庚辰年(五歲)十一月從攝政(此時攝政爲達利倉)受黃文殊法并一同掩關靜修。壬午年(七歲)正月初六日駕初臨大招寺法會。十三日依攝政爲親教師。撲覺爲軌範師於釋迦佛前受沙彌戒建解呼幢。十五日爲數萬僧衆說法。辯才無礙。得未曾有。癸未年(八歲)三月應卡根呼都圖喜幢之請廣說法要。并傳文殊真實名經。丁亥年(十二歲)十二月初三日。靜修之後。默然宴坐時。使供養桶三枚。密銀盤中。侍寢堪布正在拜佛。大師忽喚之曰。你看。這三個正是班禪轉生之象。三枚桶大小微有不同。舉一枚曰。此是杂仲。另舉一枚曰。此是陀買。又舉一枚曰。此是拉摩。切記切記。仍將三桶還置盤中。面向觀音像及吉祥天女像而坐。口誦吉祥天女神咒。雙手持盤旋轉。侍寢堪布用意注視。初時三桶並轉。數轉之後。指爲杂仲者。忽躍出盤外。滾至大師身前。師曰是杂仲家。爲取其決定故。仍置盤中誦咒猛轉

。據爲衆仲者復羅至大師身前。餘二則落至大師身後。大師曰。班禪必轉生在衆仲家。後由金瓶抽籤。仍是衆仲。戊子年(十三歲)正月十五日爲班禪大師落髮。立名善慧能仁聖教法日。二月入哲綉寺研習五部大論。復從撲覺大師受大威德灌頂及各種結緣法。并於哲綉寺密法院新塑本尊護法聖像作開光法會。次赴色惹寺立宗。廣行財法二施。立宗圓滿。九月十四日從撲覺大師受勝樂盧伊巴派之灌頂等法。辛卯年(十六歲)五月十五學習現觀莊嚴論完畢作會慶。後開始學習中觀。十二月初二以後。從西康得教梭買學習舊派各種密法。壬辰年(十七歲)八月初三。中觀學畢進習律學。癸巳年從瑾覺陵呼都蘭。受智幢大師著述之傳承。及菩提道次第教授等。甲午年正月二十九日起從撲覺大師廣受金剛量論等各種大灌頂法。是年戒律學畢。復研究俱舍。乙未年(二十歲)正月十一日於大招寺釋迦佛前。依撲覺大師受慈芻戒。卽於是年八月初八日。接管西藏政教全權。(告民衆書中謂從十八歲卽接管。)戊戌年(二十三歲)依止撲覺大師於五部大論及諸附論學習圓滿。遂於四月十四日駕臨哲綉寺於大殿前立宗。與無量龍象研討深義。法會之盛。前所未有。五月一日赴色惹寺。十六日赴格登寺。立宗法會。一切如前。立宗完畢。次年正月十三日復於大招寺立宗。總與三大寺各級學者決擇深義。二月十七日往朝格登寺。阿喀寺。法輪寺。崗薄寺。勝日山。遷至降生之處。次繞雅瑞。桑耶而還拉薩。壬寅年(二十七歲)四月十二日於大招寺爲班禪大師傳慈芻戒。甲辰年(二十九歲)光緒三十年(英兵犯藏)六月十五日達賴大師離拉薩。經憲真。擊曲。曉敦等處。卽於途間復爲北路衆生說法。十一月間蒙古庫倫寺哲尊丹巴派代表迎接。住錫格登院。并於各院立宗。爲諸官長說法結隊。丙午年(三十

年歲)由蒙赴青海。沿途受受各寺院之請留住說法。九月初一青海塔院寺代表來迎。十四日。至寺。從醜瑪仁波卿受菩提道次第迦當十六空點等法。從得深呼都爾受大威德各種法要。從跋日繞西舉聲明及辯論第三品。丁未年十一月十七日奉旨往朝五台山。遂從塔兒寺起程。沿途到各寺說法。戊申年正月十八日五台菩薩頂大喇嘛派代表迎接。遂至菩薩頂寺錫。受漢滿蒙藏各大德與官員之供養。五月初七日朝禮五台菩薩寺。七月十七日奉旨晉京。八月初三日。親見皇帝與太后。復受文武大員與二十八寺呼都爾等朝見。九月初一日朝禮北京各寺廣修供養。十月初五日爲光緒皇帝誦經。并賀宮給皇帝登基。皇太后升遐。亦誦經超荐。是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由京回藏。年底至青海塔院寺。已酉年(二十四歲)四月初三日朝禮各寺遺跡。五月十六日西藏政府人員及三大寺活佛等來迎大師回藏。沿途朝禮諸寺院並爲說法。八月間班禪大師止於曲廓仁摩與之相遇。次日至噶敦寺暫住傳法。如是經慈真達壠寺智說法要。次翻果拉山。十一月初九日到拉薩。暫住扎希安息。十三日回達達拉薩。此次甘青蒙古衆生。得瞻禮容顏。廣聞法要。乃前十二世達賴所未曾有者也。大師到藏未及兩月。復有皇帝派兵入藏之事。大師聞知。急於庚戌年(宣統一年)正月初四日進入印度。由印度奏明皇帝無故被誣之冤。并朝禮印度大菩提寺。苑野苑。拘尸那。劫毘那等聖跡。廣修供養。壬子年(三十七歲)漢軍離藏後。大師乃由噶倫堡返藏。十二月至達達拉宮。西藏政仍由大師一人梳理。漢藏關係從此斷絕矣。乙卯年(四十歲)五月朝慈真寺。時有一古柏斃枯。大師曰。可預備作塔之內心用。令做成方形存置該寺。大師圓寂後起塔即取其木爲塔心。其尺寸毫釐不差。就此觀之。亦可知大師神通無礙也。丙辰年(四十一)十

月二十九日。總令教政日益安樂故掩關修大威德法。庚申年刻補頓大師著述版。爲令正法久住世故。開始刻大藏經全部一百零八函。戊辰年重修宗喀巴大師塔。塔原爲銀造。年久朽壞。大師改用純金造版。外鑲珠寶價值億萬。癸祭酉年(五十八)正月法會後。赴迎登寺爲新培修之廣嚴殿開光。九月間於摩尼園傳「芻戒後。令將法座上所懸之寶蓋取下收存。該寶蓋常年懸掛者。今忽令取下。隱示不久即圓寂。今生不復傳戒矣。然於事前人皆不悟究爲何緣。十月初三日略示微恙。三十日圓寂(節抄西藏民族政教史)。

班禪喇嘛世系

第一世克主傑。明洪武十八年四月初八日生於後藏柴庸。正統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圓寂。壽五十四。爲宗喀巴大師之高足。第一世達賴之師長。第二世梭囊却朗譯福方象。正統四年正月十五日生於後藏開薩。弘治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圓寂。壽六十六。第三世羅桑敦主譯善慧義成。弘治十八年正月初四日。生於後藏拉庫。嘉靖四十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圓寂。壽六十二。第四世羅桑却吉絳村譯善慧法幢。隆慶元年四月十五日生於藏絨楞主賈。一歲後去世。隆慶四年復生其家。清康熙元年二月十三日圓寂。壽九十三。萬曆二十九年。住持札喜倫薄寺。此後歷世皆繼該寺住持。從此有班禪之稱。故亦以此爲第一世班禪。此師是達賴第四第五兩世之師長。第五世羅桑耶歇譯善慧智。康熙二年七月十五日。生於後藏范賈。乾隆二年八月初五日圓寂。壽七十五。此師爲從第五世達賴受戒學法之弟子。是達賴第六七兩世之師長。五十一歲時。康熙賜金冊印。封班禪額爾德尼之尊號。六十大

歲時。率雍正旨。曾一度統理後藏全部。第六世被教耶歌譯吉祥智。乾隆三年十一月十一日。生於舉札喜賊。乾隆四十五年圓寂於北平。壽四十三。此世從第七世達賴受戒學法。是第八世達賴之師長。第七世敦必尼日譯聖教日。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初九日。生於後藏仰梅。咸豐三年正月初九日圓寂。壽七十二。此世從第八世達賴受戒學法。為第九世第十世。十一世達賴之師長。第八世敦必尼日譯聖教自在。咸豐四年生於後藏治賈。光緒八年七月十六日圓寂。壽二十九。為第十三世達賴之密髮師。第九世却吉尼瑪譯法日。光緒九年生於西藏塔布噶原。從第十三世達賴出家受戒。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一日。圓寂於西藏玉樹行轅。壽五十五。〔前抄西藏民族政教史〕

蘇州汪鳳瀛先生。駐日本公使鳳藻翰林鳳梁三弟。榮實父也。以知府分發湖北。文章

學望。名重一時。南皮延入幕府。任機要文案。名摺多出其手。總督署南園。有五桂堂。書臺居之。自號南衙居士。南皮廣延名流。禮遇有差。往來鄂潛不入幕者。當時目為第一名流。如王闓運文廷式之屬。經心江漢山長譚獻張裕釗吳兆泰之屬。宴會首座。時諺呼為分缺先。幕府諸賢。如汪鳳瀛王秉恩錢恂許珏梁敦彥鄭孝胥程頌萬之屬。南湖經心監督分校余肇康姚晉圻楊守敬楊銳居奇楊榕芬鄧釋華蘅芳紀鉅維之屬。宴會皆列三四座以下。當時皆目為第二名流。時諺呼為坐補寶缺。總督僚屬分司也。而梁鼎芬劉光典陳三立易順鼎。位在第一二名流之間。名曰賓僚。時諺呼為分缺間。他如陳慶年陳衍張世準之屬。不過領

官書局月發。時謔呼爲未入流。京官在籍如周樹模周錫恩之屬。禮遇有加。時謔呼爲京流子。此兩皮在鄂人才之九品中正也。至若王先謙斷絕往來。孫詒讓禮聘不答。時謔呼爲上流人物。革命後。荃臺先生離鄂入京。籌安議起。慨然曰。是以國家爲兒戲也。乃撰致籌安會與楊度論國體書。先攜此文。託張仲仁轉呈項城。張笑曰。翁不畏禍耶。荃臺曰。余作此文。卽預備至軍政執法處。張乃代呈。揖汪而言曰。老輩正言可敬。吾輩愧死矣。此文遍傳南北。爲反對改國體二大至文之一。民國史案必讀之文也。荃臺先生長公子榮寶字襲父。頗負時名。爲日本比國公使。服膺乃父主張。曾電諫項城。勸其勿變更國體。萬不得已。只直行終身大總統制。並諒勿行總統制。以內閣代大總統負責。榮寶雖身任要職。未參與洪憲各方重要秘密組織。卓有父風。荃臺先生全文列後。

汪鳳瀛致籌安會與楊度論國體書

讀報載。我公發起籌安會。宣言以鑒於歐美共和國之易致擾亂。又急中國人民自治能力之不足。深知共和政體。斷不適用於中國。因發起斯會。期與國中賢達。共籌所以長治久安之策。並進而研究帝制之在我國。是否適用於今時。是否有利而無害。宏謀遠慮。卓越恆情。令人欽仰不已。論者謂公於改革之際。翊贊共和。表示同意。今忽以民國憲法起草委員資格。而復有變更國體之商榷。至有疑公爲揣摩迎合。反覆無常者。不佞則確信公之眞愛國。惟眞愛國。故凡可以鞏固國基。奠安民族者。務求其至當。不惜犧牲一生之名譽。於恆人之所期期以爲不可者。敢於昌言而不諱。此眞豪傑之作用。非隨俗瞻顧嗚呼之所能及者也。不佞自辛亥以來。每與知交竊議。以爲治今日之中國。非開明專制不可。共和政體

。斷非所宜。及見民國元二年各省大吏之屬蹇。國會議員之紛岐。益對出言之不謬。然就目前事勢論之。斷不可於國體再認更張。以動搖國脈。其理至顯。敢爲執事縷陳之。上年改訂新約法。採用總統制。已將無限主權。悉奉歸大總統。凡舊約法足以掣大總統之肘。使行政不能敏捷之條款。悉數剷除。不復稍留抵觸之餘地。是中國今日共和二字。僅存國體上之虛名。實際固已極端用開明專制之例矣。夫謂共和之不宜於中國者。以政體言也。今之新約法。總統有廣漠無限之統治權。雖世界各君主立憲國之政體。罕與倫比。譚歐化者豈無矯枉過正之嫌。顧自此制實行後。中央之威信日彰。政治之進行較利。財政漸歸統一。各省皆極其服從。循而行之。苟無特別外患。中國猶可維持於不敝。茲貴會討論之結果。將仍採用新約法之開明專制乎。則今大總統已腐行之。天下並無非難。何必君主。如慮總統之權過重。欲更設內閣以對國會。使元首不負責任乎。則有法國之先例在。亦何必君主。然則今之汲汲然主張君主立憲。而以共和爲危險者。特一繼承問題而已。顧新約法已定總統任期爲十年。且得連任。今大總統之得爲終身總統。已無疑義。而繼任之總統。又用堯薦舜。舜薦禹之成例。由今大總統薦賢自代。自必妙選人才。允孚物望。藏名石室。則傾軋無所施。發表臨時。則動所不及。國會選舉。祇限此三人。則局外之希冀非望者自絕。法良意美。舉凡共和國元首更迭頻繁。選舉紛擾之弊。已一掃而空。尙何危險之足云。若猶慮此三數人之易啓競爭。不如世及之名分有定。抑知競爭與否。乃道德之關係非法制之關係。苟無道德。法制何足以閉之。竊恐家族之競爭。爲禍尤甚於選舉。不觀明太祖非採用立長制者乎。太子堯。立皇太孫。固確守立長制也。而卒構靖難之變。當日

與太祖同時並起之梟雄桀黠。已芟蕪無餘。與太祖共定大業之宿將元勳。亦消滅殆盡。又無敵國外患。出而橫加干涉。故幸免於亡耳。今則迥非其比矣。而公等必主張君主立憲。果何所取義乎。公等既主張斯制。自必期其說之成立。其事之實行明矣。然而公等皆甚愛今天大總統者也。君子愛人以德。不聞以姑息。今天大總統於受任之初。即以遵約宣誓。且屢次宣言。決不使帝制復活。其言至誠剴切。亦既播諸文告。傳諸報章。爲天下所共見聞矣。往者勞乃宜盛倡復辟之說。天下譁然。竊起而闢之。以是爲謀劫民國之大罪也。今天大總統復嚴申禁令。後再有議及帝制者罪無赦。誠以今天大總統爲民國元首。受人民委託。信誓旦旦。爲民國永遠保存此國體。禮也。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果使於今天大總統任期以內。而竟容君主政體之發見。致失大信於天下。悖禮傷義。動搖國本。一不可也。民國元二年。孫文、黃興輩之謀亂。即藉口於大總統有回復帝制之陰謀。全國人民。確信今天大總統之誓言。並無此意。故羣自孫、黃輩亂賊。今忽於大總統任期以內。而見大總統親信之人。有君主政體之討論。是爲孫、黃輩實其誣言。天下皆將服孫、黃輩有先見之明。頓長其聲價。增其信用。是不啻代孫、黃洗其謀亂之罪。俾死灰得以復燃。二不可也。吾國旅居各國之僑民。不下數千萬。莫不醉心歐化。以獨裁帝政爲不然。故前清末造。孫、黃輩倡言革命。華僑傾資相助。冀其有成。迨民國成立。咸欣欣然有喜色。相率回心內向。一旦見祖國復興帝制。是大失數千萬華僑之心理。不啻推而出之。使爲孫、黃之外府。隱助以無限之資財。三不可也。優待條件。許清室保存帝號。正以民國國體已更。無復嫌疑之可慮。故聽其襲用尊稱耳。假使民國復行帝制。則域中斷不容有二帝。勢必削指帝

之尊號。寒滿族之人心。且清皇室近居宮禁。即不免偏處之大嫌。逸出範圍。慮或爲奸人所利用。設有僉王從而間之。爲憾不幸。勢非獲已。而予人口實。恐天下從此多事矣。四不可也。近來各省水旱偏災。區域至廣。哀鴻遍野。安集無資。而公家以財政奇艱。不得不厚墮賦稅。繁征苛斂。視清未有加。咨怨之聲。已所難免。然每增一稅。設一招。地方官極召士紳商會。告以今爲民國。國所有事。責皆在民。擔負雖增。譬如自出己財。以辦家產。彼紳商心雖不願。而無說以爲抵拒之資。不得不俯首以從。今若回復帝政。彼習聞帝者私其國爲一家之產。則觀念頓易。此後再欲增重人民擔負。私怨有所歸矣。怨憤不平之氣。鬱結於中。如積薪之蘊火。遇有鼻榮。鼓而煽之。則一發不可復遏。藉燎原之勢。揚伐叛之名。荼毒生靈。靡知所屆。明季飢民。追爲流寇。卒亡其國。可爲殷鑒。即使重煩兵力。幸而得平。而以私天下之故。殘殺同胞。至無算數。天道好生。必有尸其咎者矣。五不可也。今日在朝諸彥。罔非清室遺臣。正以國爲民國。出而爲國服務。初無更事二姓之嫌。屈節稱臣之病。故一經勸導。相率來歸耳。設改爲君主政體。稍知自愛者。名節所關。天良難昧。勢必潔身引退。相與遯荒。其留而不去者。貪榮嗜利。寡廉鮮恥之徒。必居多數。此曹心理。視仕官爲投機事業。勢盛則爭先推戴。勢衰則出力擠排。彼且不愛其身。尚何愛於國。更何愛於君。使當國者但與此輩爲緣。共圖治理。不獨又安無望。抑且危險實多。六不可也。中國積弱。對外無絲毫能力。入民國後。軍隊增多於前。而上次日本對我破壞中立。橫肆要求。我惟屏息吞聲。不敢稍與抵抗。情見勢絀。無可諱言。今我忽無事自擾。謀更國體。際此歐戰相持。愛我者或不遑東顧。而忌我者則虎視眈眈。惟恐我國之

晏安無事。不先與謀。事必無幸。苟欲求其同意。非以重大權利相酬。足饜彼欲。殆不可得。無端大損中國以厚利外人。而謂中國人民對於此等行爲。果皆翕然意滿乎。即不出此。彼或以國體相同之故。伴與贊成。觀望而動。但使我於國體變更之際。地方稍有不靖。彼乃藉詞干涉。別有所挾。以兵力臨我。人心向背。正未可知。公等當此。將何以爲計乎。七不可也。以上數端。皆實行後必不可免之事實。至貴會宣言。但研究國體之何宜。不討論主名之何屬。蓋本意在求繼承之際。七變不驚。而不知學說之禍人。有時竟甚於洪水。前清末葉。妄人盛倡種族革命之說。竟至風靡天下。迨辛亥武昌發難。並無何等成算。何等實力。而天下遊士崩瓦解。則種族之見。革命之說。中於人心者深也。及民國政府成立。革命已告成功。而藉以作亂者。猶屢仆屢起。蹈死不悔。流毒餘焰。至今未息。此說之陷人於死者。不可更僕數矣。今國未甫定。人心粗安。而公等於民主政體之下。忽倡君主立憲之舉議。今大總統又有予決不爲皇帝之表示。綱常之舊說已縊。天澤之正名未定。使斯說漸漬於人心。不獨宗社黨徒。俾心復熾。將不逞之徒。人人咸存一有天命。任自爲之見。試問草澤奸宄。保無有妄稱符命。惑衆滋亂者乎。專閫將帥。保無有沈吟觀望。待時而動者乎。召亂迷禍。誰爲厲階。心所謂危。不敢不告。不佞之愚。以爲新約法創大總統開明專制之特例。治今中國。最爲適當。民國憲法。謂宜一踵前規。無所更易。若公等必謂君主世及。可免非分之覬覦。競爭之劇烈。則請取于寶晉史論及六朝。五代之廢史。博觀而詳究之。憂危之言。不知所擇。幸垂諒焉。

請兵門弟入南荒曉諭恩仇萬木堂異代逋臣今老矣狂書衣帶話前皇

自戊戌政變。六君子正法菜市。康有為藉李佳白以英艦援救。逃亡海外。來往於南洋日本美洲間。其大弟子梁啟超。則創清議報於日本橫濱。康有為自著不忍雜誌。醜詆那拉氏。目為先帝遺妾。創保皇黨。廣迪聲氣。而各地華僑籌款。以保皇學說。為號召根據。謂備有光緒衣帶密詔。求救海外華僑也。其對中國社會。則以維新守舊樹黨。其對滿清朝官。則以帝黨后黨分派。其對海外。則保皇革命。旗鼓嚴明。有為父國器。為雲南布政使。以陸軍中式舉人。榜名祖詒。計偕入京。與研廖平。遇於天津。大談三日。盡得廖氏公羊之學。廖平。王湘綺曾經書院弟子。有為用廖平之學。皆呼為王翁再傳弟子。散見湘綺樓筆記說詩。後更名有為。中進士。授工部主事。初嶺南兩大學派。曰陳東塾。傳經訓之學。曰朱九江。傳性理之學。有為與簡竹居。同為九江先生入室大弟子。及遇廖平。主張春秋公羊改制。大有盡棄其學而學焉之概。攜廖平所著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等書回粵。設萬木草堂講學。梁節庵贈康詩。所謂九流混混誰爭派。萬木森森一草堂是也。入桂講學。著長興學記。自號長素。謂長於素王孔子也。其大弟子陳千秋早死名曰超回。謂超過顏回也。其二弟子梁啟超。名曰邁賜。謂邁出端木賜也。他弟子如麥孟華徐勳區渠申湯覺頌陳儀侃等。均以孔門七十二弟子之名配合之。當時春秋改制之說。彌漫中國。張之洞初主變法。及戊戌政變。乃著尊王篇盡駁康氏公羊之說以避禍。保皇黨則盛行海外矣。保皇黨之大仇有二。一海外為孫文之革命黨。絕端反對也。海內為袁世凱之擁戴西后。殺鐵道

逐也。有爲持保皇說不動。而以大弟子梁啓超左右出入。圖謀權利。其對孫氏。則尋逐交。離於橫濱。梁撰新民叢報。鼓吹民族。隱示革命。獲孫信賴。介梁赴美。盡取孫所組織之致公堂華僑權利黨徒。納於保皇。有爲一紙書責之。乃夢俄羅斯。而反對民族主義矣。其對袁氏。本爲戊戌世仇。辛亥事變。袁出組閣欲釋怨各黨。以梁啓超爲副大臣。進步黨成立。梁入京爲熊希齡內閣總長。梁從康命也。康爲黃梨洲。梁爲萬季野。又使其子弟爲卿矣。梁乃挾對孫故智以禍袁。如伐孫黃。挾副總統入京。改約法。解散國會。設參政院。唱金匱石室制。浸假而移身總統。浸假而帝制自爲矣。主張帝制。多梁黨徒。陰消革命黨之民意。符贊洪憲之帝業。所謂事不急不足以動衆。惡不極不足以殺身。袁氏騎上虎背。康梁乃組織討袁軍。可以報戊戌殺戮之世仇矣。發動在梁。指使同康。康與梁書曾云。袁氏吾黨世仇也。春秋復九世之仇。親顏世仇。汝勿習與相忘。康梁當時。默觀世變。知全國人民尙未忘情共和。梁乃移書楊度。反對籌安。用收輿論。使其再傳弟子蔡鐸。出走雲南。握川滇黔討袁之兵。擁出保皇志將岑春煊。爲都司令。往肇慶領軍務院。龍王濟光。桂將軍陸榮廷。岑舊部也。部署完備。大弟子梁啓超乃出馬赴肇慶。指導內外。皆康之秘密授機宜也。康梁本意。欲握川滇粵桂之兵。自立面目。全國人民軍將。願以副總統正位。恢復國會。恢復約法無間言。內閣總理段祺瑞。不署召集國會命令。軍務院實表贊同。及海軍在滬。宣告獨立。許世英入京。任交通部長。用快刀斬亂麻之偉論強段副署。恢復國會命令。而軍務院瞠目矣。段祺瑞馬廠視師。再復民國。梁啓超實爲謀主。先決問題。不召集國會。折去許世英總軍部出入證。恐其再強段爲之所以規東門之役也。中山先生

。乃率同會議員。南下廣州。組織法軍矣。康有爲勸袁世凱退位兩書。袁康關鍵。及戊戌政變。幾微要領。全見行中。洵聖人之至文。附錄於後。〔後孫公園記事〕

附錄康有爲衣帶詔故事

擇錄舊金山大同日報

戊戌政變。康有爲逃往海外。對華僑宣布。謂光緒後夜。密詔入宮。親授衣帶詔。奉諭出走。向海內外臣民求救。設保皇黨。奉詔救也。詔中有朕命康有爲。宣揚朕意。錫賚有勳勞者。分別賜封公侯伯子男。爵五等。南洋美洲華僑刁猾者。請其出示衣帶詔。康曰此神諭也。出關之時。必向北方擺香案。着朝衣朝冠。行三拜九叩首禮。汝等氓蚩。豈能污染宸筆。否則實授官符。各分等級。自具衣冠。行禮覓詔。予亦備衣冠。禮節如儀。華僑富彙。聯心督賑。大開捐納之例。報捐公符者一萬元。捐侯爵者九千元。捐伯爵者八千元。捐子爵者七千元。捐男爵者六千元。捐輕車都尉者五千元。列名保皇黨者。皆光緒佐命功臣矣。最奇特者。西人亦多納金捐符投身保皇。美國羅生技埠法廷。乃發生其人康伯與其人活木李互控爭爵爭元帥爭將軍一案。加拿大人康勤伯者。Comharber 總督起封爲中國將軍大元帥。男爵。駐星倫。Okham 訓練華僑子弟。加省人活木李者。Tomar 康有爲封爲中國維新軍大將軍。子爵。駐羅生技。Lorenz 組織保皇軍隊。兩人各在駐紮地段開府。每人各獻數萬捐納費於保皇黨。一日康勤伯赴羅者。命令活木李曰。我中國六元帥也。汝宜受我節制。活木李曰。我康有爲所封大將軍也。保皇軍隊。皆宜受我調令。互爭雄長。控於羅省美法廷。各呈元帥將軍子男爵冊封文件。法官覽畢。大笑。呼法將將此語

個瘋子。遷出沙院。保皇黨徒。多左袒活木李。鹿乾伯大憤。乃盡將册封文件。及捐納收條。交金山大同日報。影印登載。時予爲大同日報主筆。親理其事。〔錄後孫公國記事〕
中山先生曰活木李有戰略天才。所著今世戰略新論。德皇威廉第二聞之。曾延見便殿長時坐論。甚爲禮遇。予遊維省。誠意來會。蓋美國豪傑之士也。顧棄保皇黨。從予立功名。故予憐憫中國。予達曰。昔孫臏兩足而著孫子兵法。今活木李跛一足而威廉第二與先生均賞識之。可謂一足矣。先生亦爲之大笑。活木李隨先生歸就南京臨時大總統職。居城北梅溪山莊。門榜李將軍行轅長匾者。卽活木李寓館也。未幾死於南京。章太炎改唐詩。
「少川總理誰能識。活木將軍去不回」。卽詠其事。〔錄 總理舊德錄〕
康有爲勸袁世凱遜位書

（錄護國軍事紀第三期）

恩慶總統老弟大鑒。兩年來。承公篤念故人。禮隆三聘。頻電諮詢。累勞存問。令僕悚息。必至京師。親以居廬。莫酬厚意。今當大變。不忍三載。棟折榱壞。僑將壓焉。心所懼危。不敢不告。惟明公垂察焉。自籌安會發生。舉國騷然。吾竊謂今之紛紛者。皆似鎖國閉關之所爲。皆未開立國之根本。又未籌對外之情勢者也。夫以今中國之岌岌也。苟能開國而富強之。則爲共和總統可也。用帝制亦可也。吾向以爲共和立憲帝制。皆藥方也。藥方無美惡。以能愈病爲良方。治體無美惡。以能強國爲善治。若公能富強自立。則雖反共和而稱帝。若拿破崙然。國人方望之不懈。若不能自立。則國且危殆。總統亦不能保。復何紛紛焉。自公爲總統以來。政權專制。過於帝皇。以共和之國。而可以無國會無議員。總統不能比焉。威權之盛。可謂極矣。然外蒙。西藏萬里割棄。青島戰爭。山東蹂躪。及

其五款之忍辱。舉國震驚。至第五項之後商。其益奴虜。中國之危至矣。人心之憤極矣。方當歡戰至耶。列強日夜所矚厲者武事也。忽聞公改行帝制。日夕所籌備者典禮也。行禮太反。內外震駭。遂召五國干涉。一再警告。及遣大吏東渡加冕大典。遂購傳聞。躍於割第五項軍政財政警政兵工廠外。尙留吉林全省及渤海全疆。以易帝位。未知然否。然以堂堂萬里之中國元首。稱帝則稱帝耳。不稱帝則不稱帝耳。雖古曷莽。操。然力能身宜。安有聽命於人如巨機者哉。且公即降辱屈身。忍棄中國。祈請外隣。求稱帝號。若登之石敬瑭之於契丹。崇梁燕魯晉之於周。若爾唐李煜之於宋。然強隣必察民意。可以義勸。不可以利誘也。今統見遣大使。辱益甚矣。且名爲賀使。必無無理。今之被拒。益爲激怒。以易帝之證。而國民益怒矣。假令受使結約有效。若法之待安南。若英之待埃及。或更索稱臣。或名歸榮讓。則余願軍隊長官。必皆派監營顧問。或派駐防之兵。或收財政之權。豈是聖賢當已亡矣。盧督帝號。何能自娛。然公或者以求伸於與萬萬人之上。而甘屈於萬國之下。公前屈辱爲之。而國民憂亡。必大憤怒。即將將亦恐權國亡而怒。不然。亦愛國之深望其成願也。或易而代之。彼將將自知權位之不保。必不肯從公爲降虜也。則必斯本揭竿。勝。廣傳建軍。等語見拒。中國尙得爲中國耳。然數月以來。舉國之民。士農工商。販夫傭婦。莫不奮憤橫添。舉人日夕布謀。雖士扼腕痛恨。頃上海鎮守使鄭汝成已遭刺死。海軍之黎元洪。亦已內變。廣東既亂。滇。黔獨立。分兵率進入川。楚。歐法攻滇。遼爭重慶。各川強然。辰。沅。瀘矣。湖南大震。武昌長沙。兵變繼告。長江將變。蒙古並起。而山西。歸化。綏遠。亦相繼淪陷。陝亂日熾。則胡北京之背。他變將作。外人將軍之爲交戰

聞矣。公以軍隊爲可持乎。昔者漢。黔。豈非贊成帝制者哉。而今何若。今聞四川之陳。與滇軍交通。而貴州朝爲助餉。夕即宣布自立。恐各省軍隊。皆類此耳。廣西即可見矣。公自問有何德及彼。以何名分範彼。而能使彼聽命盡忠耶。吾聞鄭汝成告人曰。『帝制事吾不以爲然。但無如何耳。』鄭汝成者。公所謂忠臣親臣。贈以破格之封侯者。然乃若此。可以推全國諸將之心矣。公以封號爲籠。將之心耶。聞各省諸將受封。多不受賀。或不受稱。而雲南唐。任。且即起兵焉。且公在清末。亦受侯爵。何能因是感激而足救清祚哉。若軍既含怒。同時倒戈。於前數年突厥摩訶末廢帝見之。吾時遊突厥所親視者矣。然突厥尚遠。公未之見。辛亥之秋。武昌起兵。不兩月而十四省響應。清室遂遜。夫豈無百萬軍隊哉。而奚爲土崩瓦解也。此公所躬親其役者也。夫以清室二百年之深根固蒂。然人心既變。不能待三月而亡。公爲政僅四年耳。恩澤未施。一一下逮也。適當時艱。賦稅日重。聚斂搜括。刮盡民脂。有司不善。奉行苛暴。無所不至。加比款千萬。二國之巨款二萬萬。四年之間。外債多於前清。國民負擔日重。然無一興利之事。以贖爲中國大利而稅之。今全歸之於外。以烟爲中國之大害而禁之。今反賣之於官。近者公債之新法日出。甚至各爲救國儲金。欺誘苦工而取之。以供加冕之用。故兵急財盡。人咸疑交通。中國兩銀行廢空。人爭起款。不信僞幣。其勢將倒。國會既停。選舉既廢。自治局撤。私立參政院代民立法。則失共和之體。天下豈有號稱共和而無議員者。士怒深矣。如水旱潦。盜賊滿野。民無以爲生。民怒甚矣。即無譚安會事。尚恐大變之來。而公之左右諸嬖者。欲攀附以取富貴。蔽惑聰聽。日告公者。必謂天下皆已治已安。人心莫不愛戴。密告長吏。令其變報。

僞行選舉。冒稱民意。令公不知民怒之極深。遂至生今日之大變。漢朱浮曰。『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昔孫權爲曹操勸進。操曰『是兒欲踞吾於燼火之上耳。』今諸吏之擁戴公者。十居八九。聞皆迫於不得已。畏懼暗殺。非出誠心。舉朝面從心違。退有後言。或者亦踞公於燼火之上。假此令公傾覆耳。賈誼所謂寢於積薪之上。而火其下。火未及燃。則謂之安。以公之明。且不察焉。且使今日仍如古者閉關之時。則公爲將將擁戴。如宋燕祖焉。然猶未可。蓋古之稱帝者。固由力取。不必有德。然必積久堅固而後爲之。然以曹孟德手定天下之雄。司馬懿。司馬昭。高歡。高澄。有世濟其美之才。皆爲政數十年。舉國臣民爲其卵育。然尚徘徊逡巡。不敢遽加帝號。五代考主。且夕稱帝。卽歲月不保。然此皆閉關之世。若如石敬瑭者。藉外力而立。亦卽爲外侮而亡矣。夫共和非必善而宜於中國也。然公爲手造共和之人。自兩次卽總統位。宣布約法。信誓旦旦。渙汗大號。皆曰吾力保共和。誓不爲帝。於袁治平之請爲帝。於宋育仁之言復辟。則皆以法嚴治之。中外之人。耳熟能詳。至於今日。翻其反而。此外人因以大疑。而國民莫不反唇者也。徧考地球古今萬國之共和國。自拿破崙叔姪外。未有總統而敢改爲帝者。美洲爲共和國者凡二十。日尋干戈矣。然皆爭總統耳。未有欲爲帝者。東未有爭爲帝者也。中世意大利及德國諸市府之總統。未有敢爲王者。卽羅馬之奧古士多。威定全國。實行帝權。亦兼用諸官職號。未敢用帝王之稱。後世襲用愷撒。奧古士多者。以前代總統之名。爲元首之號。行之三百年。至君士但丁遷都海峽。避去元老院之議。然後愷撒之號。傳於後世。今乃爲王者之稱。卽今德奧尊號是也。愷撒爲羅馬總統。有手平法國。強安羅馬之大功。

。有人進于帝之月桂宮者。愷撤試裁之。其義兒勃尼斯即手弑之。近世墨總統參亞士手平墨亂。七任總統。置三百年之墨亂於泰山之安。筋以歐。美之治。其文治武功。歐。美人莫不推爲近今第一。吾遊墨時。曾以殊禮待我。雖號爲專制。然尙未廢國會也。更未敢稱帝號也。然第八任總統。遲不退讓。遂使馬參羅振臂一呼。參亞士遂夜出走。以其百戰之雄。搏戰之餘。僅以身免。易曰。『亢龍有悔。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故也。』嚮使愷撤。參亞士知亢龍之禍。識退讓之機。則身名俱泰。照耀天壤。惜其聰明才武。而忍俊不禁。貪而不止。遂至身死名裂。一至於此。况才望功德。遠不及愷撤。參亞士。而所求過於參亞士者哉。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已辱已殆矣。尙冒進不止。昔人所謂鐘鳴漏盡。夜行不休。日暮途遠。倒行逆施。則不止辱殆而已。必如愷撤而後已。求如參亞士之能逃出。不可得矣。以公之朋。何不思之。且今公之心腹親舊。宰相若徐世昌。唐紹儀。大將若段祺瑞。親舊若張謇。費樹蔚。皆紛紛遠引。其他黎元洪。熊希齡。趙爾巽。李經羲。周樹模。孫寶琦。汪大燮。羅文幹。馬昶。湯化龍。梁啟超。韓國鈞。俞明震等。紛紛掛冠。其餘羣僚。尙不足計也。朝宇皆空。槐棘無人。卽強留率退一二人。或畏死復來。然人心大可見矣。今所餘在公左右一二謀議者。皆負罪畏死。懷抱異心。其餘皆庸佞之徒。只供奔走而已。以此之人心。當承平繼統之時。猶不能支。而謂可當內訌外拒。中外大變之世乎。昔公之練兵小站也。僕預推轂焉。今公用以威定天下。恃小站時心齊者將。徧布中外也。然忠貞若王士珍。自辛亥玉步之後。卽已拂衣高蹈。今雖強率而出。聞其在陸軍部上奏。於臣字必加塗抹。實與張勳之強勁同焉。雖受恩私室。然實心清

變。何以爲食。國無儲備。安有儲蓄。何以爲用。朝野君對。不見巨僚。何以爲信。天怒人怨。衆叛親離。至此。公自思曰。雖亦爲有變心營。毛髮豎豎。無一刻。安者矣。昔王莽之末。視若王涉。國歸若劉歆。宰相若黃忠。皆誅殺之。且以宋文帝之明。而死於元兇劭之親。以明穆宗之正。而喪於韓愈之手。他若董卓死於呂布。王世充死於宇文化及。仇離起於閻闥。盜賊發於鞏毅。枯木朽株。盡爲難矣。公雖若王莽之憂不能食。幸林甫之夜必移床。何以防之。昔宰相得再思謂。『一日作天子。死可無憾。』果以叛誅。昔人謂左平據天下之國。而右手以七首馮其胸。雖愚夫不也。今天下洶洶。民生充血。百業停廢。皆爲公一人耳。南望川。楚。燔豬何極。夫公奄宅天下四年矣。至今薄海譁譁。乃欲望統一於內國。起。外警迭來之時。平定於銀行將倒。內外將變之後。必無是理矣。故欲有所望。固必無可望也。常人仕宦至出將入相。亦必有歸老之時。假令公四年前汗病。不幸溘逝。已極人生之望矣。况公起布衣而更將相。身爲中國數千年未有之總統。今又稱制改元。衰冕御璽。而臨軒百僚。奏臣陪位。已數閱月。亦足自娛矣。又過求之。恐亨大患矣。泰自其才。上比曾、左、李諸公。應遠遜之。而地位乃爲得湜。王莽。勢變之險如此。尚不急流勇退。擇地而歸。徘徊伏戀。不早引去。是自求禍也。曷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公對濟室則近篡位爲不順。對民國則反共和爲不信。故至天怒人怨。不助不祐。不吉不利。公之近狀。必無幸免矣。然則與其爲國人之兵迫而退位。何若公自行高蹈之爲宜耶。以公之明。當待再計乎。今僕爲中國計。爲公計。有三策焉。聞公昔有誓言。已買田宅於倫敦。若實袍強加。則在汶上。此誠高蹈之

節。遠識之至也。若公禪讓權位。懸迹海外。曠厥倫敦。漫遊歐美。曠觀天地山海之大。娛遊其士女文物之美。豈徒爲曠古之高蹈。肆志之奇樂。亦安中國。保身名之至計也。爲公子孫室家計。無以逾此。今既爲左右所誤。謬受大位。遂致內亂外拒。威信墜矣。然今爲公計。爲中國計。仍無以易此。明哲保身。當機立斷。策之上也。次則大布明令。保守前盟。維持共和。嚴責勸進文武僚吏之相誤。選舉僞冒民意之相欺。引咎罪己。立除帝制。削去年號。盡解暴斂。罷兵息民。用以靖國民之怒。塞鄰好之言。或可保身救亡。然大寶不可卒予。天下不能輕動。今者民心已失。外侮已深。義旅已起。不能中止。雖欲退保總統之位。或無效矣。雖欲言和。徒見笑取辱耳。必不可得矣。惟公審之。若仍逆天下之民心。拒列強之責言。忘誓背信。強行冒險。不除帝制。不革年號。聊以自娛。則諸將雲起。內變騰發。雖有善者。愛莫能助。雖欲出走。無路可逃。王莽之漸台。董卓之郿塢。爲公末路。此爲下策。以公之明何擇焉。公之安危。在於今日。決於此舉。及今爲之。猶可及也。過是欲爲之。亦不可得矣。悔思僕一言。則無能爲計矣。往者外論有擁戴僕爲總統之事。此誠有之。然僕力拒。亦與癸丑之夏同也。僕一書生耳。終日以讀書爲樂。懶於接容。畏覽公牘。竊耽書畫。雅好山水。自以爲南面王之樂。無以比之。而甚畏事權也。僕自釋褐入部時。未嘗一到署。但憂國危。不得已而發狂言。亦如今日耳。當戊戌時。僕毗贊大政。推轂大僚者十餘人。而已身未嘗受一官。上意命入軍機。亦未嘗受。前年某大黨勢熾彌一國。戴吾爲黨魁。且欲推爲總理。吾亦力拒不受。且囑黨人切勿投票相舉。此皆公所知也。夫五聲繁會。人之所好。而墨子非樂。鴛鴦穢惡。人之所畏。而劉豎嗜鴆。人

之詳各有所近。非能強也。况今艱難之時乎。猥以虛名日被。後生擇揀。所謂元忠肉甘。徒供獵人之羅網而已。謠言無已。後必仍多。以公之明。想能洞之。故擁戴僕爲將來總統者。僕視爲因危而力拒之。其推戴公以帝制者。亦爲至險。望公亦力消除之。僕之不可受總統。猶公之不可受帝號改元年一也。我惟不爲總統。故敢以規公亦並謝去。運有榮悴。時有窮通。惟我與公。正可互相勸勉也。追昔強學之會。飲酒高談。坐以齒序。公呼吾爲大哥。吾與公兄弟交也。今同會寥落。死亡殆盡。海外同志。惟吾與公及沈子培、徐菊人尙存。感奮歎歎。今誠不忍見公之危。而中國從公而亡也。傳曰：『忠言逆耳。藥石也。』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僕度左右之人。明知阡危。不敢逆耳。竊恃羊裘之故人。廿餘年之交舊。當中國之艱危。慮執事之傾覆。日夕私憂。顛顯愚計。敢備藥籠。救公急疾。吾聞君子愛人以德。小人愛人以姑息。今推戴公者。姑息之美狀也。傳曰：『美疾不如藥石。』惟智者能預見事幾。惟善人能虛受善言。不勝冒昧屏營之至。惟公圖之。佇聞明誨。北風多厲。春色維新。爲國自愛。

康有爲再與袁世凱促退位遠遊書

(錄護國軍紀事第四期)

慰庭前總統大鑒。昔以天下滔滔。生靈塗炭。中國危殆。爲公一人。故妄竭款懇。奉規執事。承公俯采中策。銷帝制。去年號。然廣西即起。義師仍怒。公雖屈意言和。徒招辱而無成。果如僕言。於是廣東之義旗同揭。江、浙之鞞鼓並興。不日不月。義師將遍於全國。凡此諸將。皆公待之以爲腹心爪牙。擁成帝制者也。而今爭先倒戈。皆如僕言。更聞拱衛軍內變。誅戮至百餘人。是謂腹心內變。又皆如僕言。然則公何恃而不恐乎。爲公之竊

帝號以自娛。籌安會至今半年矣。恐國商賈停貿易。農輟耕。工罷作。士廢學。用楚血戰。死人如麻。兵之所處。荆棘不生。疫癘並作。兵之所過。掠劫淫虜。人足是避。死者之家。老婦寡妻弱子無托。疾病飢餓。轉死溝壑。又不知若干人也。以每日計之。全國之出產貨殖。日不知失幾千萬也。人命之死亡。日不知幾十萬也。其餘一切長吏遊士人民。發信發覺。聞報聚談。費盡日力而講求者。皆為公退位一事。其靡盡全國人日力心力於無用之地。雖巧歷不能算之也。嗚呼。當歐戰延長之際。乃吾國內治戕戕之日。藉以立國延命者。在此時乎。若使舉國四萬萬人。上下各用其力。明其政治。治其作業。半年以來。所積豈可勝數。不意為公一人之自娛。大亂沸騰。令中國損害無極。一至於斯也。今姑勿論。民間之有總統者。曰「伯理爾天德」。公司司事亦名之。其職同云爾。不可則去。總統為國民公僕。過於法律。則審院可以革之。然若公手爾改約法。永廢國會。而自置參政院立法院。自定任期十年。專賣土地人民於強鄰。卒乃自改帝制。復何法律之可言。國民之挾共和法律以資公者。太迂愚不解事。早為公之所大笑。公豈不曰予豈有法理。辛亥之變。不過我自欲為帝耳。故特借革命以去清室。假共和以取天下。汝等滔滔。在我揮中。共和不造之。吾廢之。如執法者之反覆手。而指揮白黑蟻隊云爾。豈能有分毫勸公之中說。故使公之人心兵力財力。猶有一線之希望。可以保全權位。公亦勿退位可也。聞美款借到。公謀大募兵。起製械。以背城借一。惟今美款不成。既全國人士。皆將陳兵仗義。大聲疾呼。以逐戮公。聞公亦有退位之議。則公亦知難而退矣。然又聞別有奇謀。公將復立虛名。而首為總理大臣。則可駭矣。昔在辛亥之冬。公為總理大臣時。清室允行十九條憲

法。君主已無分毫之權。(中略)公若於此時奉行十九條憲法。然發理財練兵。籌物質。勵教育。至於今日之歐戰之時。中國已國富兵強。民安物阜。莫國基於磐石矣。雖進規外略。龍驤虎步。無不可矣。則公之功業。光昭日月。公之相位。亦可久長。如英之小彼得。十九年可也。如格蘭可頓之爲相。三十年可也。其權與帝王等。其尊與總統等。而又無任期。豈不美哉。無如公有妄竊帝號之心。遂乃僞行共和之體。而陰厲專制之政。於是得天下而失之。夫公既由總理而總統。由總統而皇帝。大典籌備。亦既舉國稱臣。尊無二上矣。今乃由皇帝而自降爲總統。又由總統欲自降爲總理大臣。得毋辱乎。公在辛亥之至變時。而不爲總統。在今日之至危。而不懼屈辱。乃爲總理乎。外託虛君共和之名。內握全權大權之實。假攝神而爲廟祝。挾天子以令諸侯。公之推拍煠斷。與時宛轉。計豈不善。無如公之詭謀。可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公居高麗時。欲與日戰。則僞託魏使意。以率一國。公爲總理。將禪位矣。乃日日口言君憲。以欺清室。公爲總統。則日言替存共和。欺國民。公將爲帝制。則日僞託民意推戴。以欺天下。公恐天下之憤。既無一不替。以至爲帝矣。今又日言開國會。復省議局。設責任內閣。人皆自笑之。蓋今則政機無信。暴露天下。無諭親疏。必不見信。不特南軍含憤積怒。義師必不容公之在位。即北方軍部。亦亦然有焉。豈復能戴公爲執政乎。公今無事多用權術。無論如何。徒召天下之兵。促軍圍之急進攻耳。僕劍虛君共和之說。乃專以防總統之專制如公者。假使當時國民不激於憤。而採用吾言。則安有今者天下血戰之慘哉。今公猶僞託於義名高義以自衛之。以還爲進。冀將來之漸復大權。則僕之劍說。決不願爲公假借也。方今天怒人怨。寧復親離之說。

。葬於四伏。禍發眉睫。切身之災。間不容髮。前兩月之書。請公退位遠避。而公不用僕
 實。及今欲逃匿海外。亦已難矣。事勢大變。迥非昔比。今乃不為身命之憂。而尚欲退為
 總理大臣之異想。自古幾見曾為皇帝。舉國稱臣者。而能退為宰相者乎。張邦昌曾行之。
 然卒伏其辜矣。公何不鑒焉。且又聞公至不得已。必須退位。猶欲引清室之例。立條約為
 保身命財產子孫墳墓計。嗟夫。公豈不知天下怨讟之深乎。公四年之移國大盜。豈能比有
 清三百年之天子乎。公以條約為可待乎。試問條約所藉為何而償之乎。公許增豆之歲供四
 百萬。公何嘗能踐約。且年來事事欲悖約而削之。國人皆欲食君之肉。一時即有條約。其
 後他黨為政。終亦毀之耳。公豈可信條約而託以身命財產子孫墳墓乎。且夫天下古今。為
 帝不成。舍出奔外。豈有退步者。以吾所聞歐、美之事。凡帝王總統以革命敗者。莫不奔
 逃外國。古事繁多。不克具引。今之葡萄牙廢王。尚居英國。暹之總統簽亞士。居於法國
 。波之總統居汝牙敗後亦居法國。德之漢那語王居於奧國。巴西之廢王革命後居於葡萄牙
 。此皆至近易者也。公適攜眷屬子孫。遊於海外。睹其風物之美。士女之娛。其樂尚勝於
 皇帝總統萬萬。劉禪曰。『此間樂不思蜀。』於今乃是實情。吾奔亡海外十餘年。亦復樂其
 風土。徒以憂故國。念老親。乃為歸計耳。若欲行樂。則豈如瑞士、巴黎者乎。（中略）嗟
 夫。感陸行矣。毋及後事。詩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卹我後。』從此中
 國之事。與公無與。亦與其民無與。依照約法。共和國制設副總統者。如總統有故。則以
 副總統代之。則自有黎宋卿在。無勞公託。若僕昔之言。適著共和者。不過要總統之必復專
 制。無專制也。將復生亂。如今姑備陳英、意、比之法。以告國民。為中國之保險公司云

商。而以廣備筭會一說。以國民採用。未謂其必行也。皆與公無與也。幸毋假藉吾民。損改。說。吾未任受也。嗟夫。公以顧命之大臣而篡位。以共和之總統而僭帝。以中華之民主而專制中華之國土。屠毒無限之生靈。國人科公之罪。謂諸三家殺蚩尤。千刀剗王莽。尚謂不足蔽辜。但吾以爲文明之法。罪人不孥。枯骨不毀耳。公早行一日。國民早安一日。時日易與。及汝偕亡。公若行也。以子孫墳墓爲念。公有託於僕。僕亦可與南方義師商而力任之。公之舊人唐少川布告天下。言庚子拳匪之禍。乃發諸於公。壬子兵變之禍。亦宜持心公。外論紛紛。爲謂公將行而果其毒。至今京師生非常之慘變。遂至遷徙紛紛。京津擾攘。以公之智。豈爲此乎。與念子孫墳墓。稍留去思。毋多事。毋多言。東行裝。苦自愛。

傳錢三百半師恩譯著丹鉛日閉門冠冕東西書本紀德皇雄武日皇尊

民國二年爲啓超入京。以改進黨步黨號召。養成項城帝制自爲之尊嚴。如門徒張某之提議。金漢石室。門人發其之主張。終身總統。保舉黨議員總議大總統有解散國會之權。修改約法等等。莫之稱帝。無非虛糜黨能導之。欲取之。其與之。大有鄭莊公處置太叔段之風。本師訓。復舊仇也。最奇者德國陸軍大勝。項城一日宴梁卓如。談德國威廢第二雄視全歐之由。及日。天皇明治陸仁維漸之功。大有決決雄圖未能並美富世。咨嗟歎賞不已。梁卓如進曰。予聞從前江蘇陸生江而李生者。深通蘇自歷史。可令兩人分擔譯著錄皇威於第二日本明治天皇本紀。日成數紙。附居仁日覽。案日呈進。足資考鏡。項城批示。每人著書費月

三百金。藍爲國會議員。李亦國會議員。洪憲時任政事堂參事。居仁日覽爲內史恭書中國歷代帝王政治言行。每日進呈一紙。書者皆鼎甲翰林。識之者曰。藍李二人。集於翰林。月啖桑葢三百顆。定懷我好音也。〔錄後孫公園雜錄〕

先生大夢已無倫諫草流傳更絕塵石室近藏金匱否有徒不愧飲冰人

梁邁賜先生善變人也。鑒於革命黨華僑勢力雄富。乃服膺中山先生民族主義。佯藉新民意報。大事鼓吹。保黨吸收會黨功成。一變而發布夢俄羅斯專制一文。民國成立。應詔入京。初贊共和。再變而主張改約法。改終身總統各制。以長袁氏君主獨裁之愆。帝制議起。三變而著與楊度書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且呈函袁氏。勸其能行帝制。四變而以再造共和自命。門徒黨羽。連兵西南各省。梁先生親自出馬。赴肇慶軍務院都司令部矣。彼蓋默觀全國人向共和。故又主張恢復共和。乘此號召權位也。五變而爲段祺瑞謀主。馬場視師。討張勳。倒宣統復辟。並清室之皇亦不保矣。人有問先生曰。保皇黨主義在保皇。今何以反對滿清皇帝復辟。曰。予所保者光緒之皇。唐才常在漢口富有聚案。曾聲明保中國不保大清。汝知之乎。袁氏終身總統。傅子傳賢。設石室金匱秘藏。遠紹成周姬且金縢之書。近師清代正殿梁上傳位之詔。此議倡於梁先生之大弟子張某。條陳項城行之。著爲國典。令曰。中華民國大總統承繼人。由大總統親書承繼者三人姓名祕藏石室金匱。大總統因故。由國務卿率領百官宣誓開啓。照大總統所親書三人。案先後次序承繼。特設石室金匱之制此令。石室位於居仁堂右。過豐澤園轉記字廊小阜上。室建四方形全蓋青白石門。用混金鎖

鑄堅牢。門扇單製。匿藏室內正中。匿色金黃。啓匱內有縷龍金盒。中藏承繼書一冊。袁氏既歿。黃陵繼任。外傳黃陵已啓石室金匱。但不肯告人。袁氏所書承繼三人究爲何人。舉國無從得知。會予來北京。同人謂汝可與黃陵密談。必獲真相。予問黎曰。總統已啓石室金匱否。黎曰啓矣。其中究藏何物。黎曰。大總統承繼人項城親書人名冊子也。書爲何種格式。黎曰。全用中國線裝書裝訂。式長一尺。寬六七寸。書凡十頁。用最名貴白夾宣。書邊用黃絲線裝訂。書面用黃綾。書頭用紅綾包角。書簽系項城親書四大字「萬民攸賴」。翻開綾面。又親書四大字「中華民國」。再翻開一頁。則畫三長紅格線。親書三人姓名。頂格寫每人姓名一行。予進曰。總統姓名。項城必親書在第一長格。黎笑曰。我做總統。乃中華民國約法上合法總統。全國公認。豈借袁項城一筆寫出耶。我做總統與袁何關。倒是經你們一筆寫出。予又進曰。袁項城親書三人姓名。總統而外。其他兩人爲何人。黎笑曰。我不需袁項城。他兩人我何必管他。予更進曰。他兩人總統何不說出。一供談助。黎笑曰。不能不能。忘記了忘記了。你的來意。我已明白。我若告你。天下皆知。豈不多生枝節耶。今日共和勉強恢復。處置政事。寧靜爲主。可密則密。否則畫蛇添足。多生事端。天下從此多故也。汝勿問我。我開匱鎖時。同行祕書。已令其先宣誓而後開匱。勿洩漏機密矣。豈能藉汝。查隨行祕書爲黎劭平先生澍。黎逝後。劭平乃言之。蓋當時府院交惡。恐說出三人姓名。反使院派左右故生波瀾也。〔後孫公圓雜談〕

黃陵黎劭平先生澍曰。民國五年農曆五月初七日黎副總統正位中華民國大總統。農曆五月初九日。赴南海開金匱石室。石室牡鑰由三海指揮官徐邦傑管理。予爲總統祕書。隨大總

統同往開院。徐邦傑獻鎗於總統。總統親手折去封條。開鎖啓門。徐邦傑再獻匣鏡。總統折去封條。開鎖啓匣。再啓匣中金函。取出黃綾面線裝書一册。總統令隨行人等。一概退立門首。自展册閱之。閱畢合卷。納册衣中。閉室回府。隨行人等。皆不知書中所言何事。所觀何人。只知爲大總統親筆本人而已。予移至春藕齋。二日陪黎閑話。黎無意中說出金匱石室所藏。黎爲第一人。徐世昌爲二人。段祺瑞爲第三人。予對黎宣誓不外洩。予詢及府中徐邦傑請人。謂取銷帝制後。又將金匱中名册。更換一次。蓋原本爲袁克定第一。徐世昌第二。段祺瑞第三。後來二次更換。乃易袁克定爲黎元洪。始意傳子。後乃依照約法。首列黎元洪。藉掩天下人耳目而已。

龍影鸞環致六宮繡衣垂縷感玄紅儀同僕射標雙貴稱拜山妻女侍中

自洪憲詔令。頒布女官制度。議設宮中女官長。宜以世家命婦。德望可傾袖官儀者任之。當時籌備大典諸臣。有推舉現國舅孫寶琦夫人。尊稱爲親家太太者。有推舉前內閣總理熊希齡夫人朱其慧太太者。羣議熊太太名門淑女。法度容止。可教六宮。熊乘老少年。在鳳凰廳。應府縣考時。朱夫人兄叔彝公。爲沅州府知府。得乘老卷。即以令妹朱夫人妻之。曰吾妹將來。必爲一品國夫人。乘三前程廣大。豈但玉堂之選。必爲開國重臣。名滿天下。此老實高具人倫實壘。朱夫人一生致力教育慈善事業。澤惠羣民。婦德婦賢婦容婦功。四者咸備。足膺女官長之選。先商之朱夫人。夫人曰可。乃入奏項城。詔曰。蓋聞母后宮中。翟服九御。昭容戶外。紫袖雙垂。宮廷尊屬範之師。妃嬪明家人之禮。是以開國典

制。定叔孫通之朝儀。內殿規模。奉曹大家之禮教。洪憲開基。更新滌蕩。詔除宮妃采女。永禁內監供奉。特設女官。掌理宮政。頒以女官長。冠冕宮闈。茲特任中卿前內閣總理熊希齡賢配命婦朱氏。爲宮中女官長。儀同特任。位視宮內大臣。雙慶居德。掌領宮規。諸葛家之女。禮法異於常人。宮鄉公之妻。進退式爲國婦。此令。案女官與女官長朝服之別。十二女官。着金紅緞衣。綉服長裙。女官長背繡錦綉。佩玉章。長服。下綠四圍。繡纓下垂。衣色玄紅。繡纓黃絲。女官繡紫環。女官長繡龍鳳環。女官長侍立后側。女官則行列妃嬪左右而已。詔至。京中親友。視爲異數。賀者盈門。譽之者稱爲一門雙貴。謂熊秉老位授上卿。朱夫人儀同特任。位視宮內大臣也。熊老對賀者曰。內人是一個鄉裏人。當今任以宮廷職掌。如何能辦新國禮節。某進曰。古史有女侍中。朱夫人則開府儀同三司。可名女儀射矣。朱夫人在西山。創辦兒童教育。最有聲譽。累疾長逝。熊秉老乃有再娶江山毛女士彥汶之趣事。〔金台遺事彙編〕

附錄 熊希齡娶毛彥汶事

前內閣總理熊秉三（希齡）。年六十六。與江山毛彥汶女士結婚。年三十三。熊鬚長尺餘。毛以割鬚結婚爲條件。定情之夕。秉三爲定情曲曰。「世事嗟回首。卽年飽經憂患。病容消瘦。我欲尋求新生命。惟有精神奮鬥。漸運轉春回枯柳。城外江山如此好。有針神細把鴛鴦繡。黃歌譜。共攜手。求風樂譜新聲奏。敢誇云老泰北郭。珠絲錦帶。數箇生涯同偕老。幼及人之幼。更不止家庭濃厚。五百嬰兒勤護念。衆搖籃。在在憐慈母。天作合。得佳偶。」秉三既婚。擲度蜜月。自設壽筵。題曰。「蓮湖儂場園」。遍示舊都友好。其辭

曰。「綠衣搖曳碧波中。不受些兒塵垢。玉立亭亭搖白羽。同占人間未有。兩小無猜。雙飛不倦。好是忘年友。粉靨鉛腮。天然生就佳偶。偶覺萬種柔情。一般純潔。清福容消受。軟語嬌聲沈酒裏。甜蜜光陰何驟。縱與長期。年年如此。也覺時非久。一生花下。朝朝暮暮相守」。右詞爲乙亥二月九日蜜月紀念。題寫此圖以贈彥。今並錄之。爲慈範堂補壁也。乙亥立秋前一日。鳳凰熊希齡記。予與秉三。十年不見。不知其薑桂之性。老而彌香也。

殊代賤封感舊書買歡平勃意何如姑山鸞子丹山鳳博得與王壽起居

民國二年七月下旬。熊希齡繼段祺瑞組閣。首欲劃清總統與國務院權限。造成法治國。以人才內閣相號召。組閣總長。梁啓超汪大燮之流與焉。名曰進步黨內閣。實則保皇黨與研究系內閣也。時南中有變。國會各黨派。自然擁護之。會孫黃出走。袁取消國民黨議員。設政治會議。事與願違。遂於三年二月十三日辭職。而就全國煤油督辦。此帝制萌芽時事也。籌安議起。諸要人如李經羲張謇趙爾巽等。皆遇以隆重之禮。熊秉老既非參政。未與機要。袁氏乃憶及熊秉三。亦難漠視。首從大典籌備處之請。特任朱夫人爲女官長。會秉老生辰。袁氏乃頒賚厚儀。壽辭典重。特授秉三爲中卿。加上卿銜。覃恩賤封。追暨祖父母。壽辭外。別修祕函。述及民國元年來。開創功業。交情醇厚。文章皆美。或曰內史真壽田筆也。秉三笑曰。予夫婦蟄居山林。不聞朝事。今日所獲天外飛來。當任國務院。議之者謂鳳凰集於靈囿。今真鳳凰齋飛入上林矣。某曰。鳳凰鸞子。此賤封反於先德也。

案集靈囿在三海。國務院設內閣衙門於此。秉老湖南鳳皇廳人。齋出緇閣。人皆謂鳳皇集於靈囿。任總理時。與陸軍總長段祺瑞。積不相能。故內閣辭職胥中。有心力竭盡。難買平勃之歡。去就忠貞。有負唐虞之粹等語云。〔後孫公園雜錄〕

堯天法曲蒼雲和新樂傳聲改正多帳殿靈風洹水上百年猶接盛唐歌

湯化龍之爲教育總長也。值袁氏議稱帝。化龍欲離職出京。苦無詞可藉。會教育部有儀新樂之舉。當時政府要人。以國歌未定。不足宣揚民族精神。樹立國民教育。實則爲他日天子登極。清廟明堂之歌章也。化龍以教育總長。爲議樂主任。首先發言曰。中華民國樂歌。南通張季直已手訂三章。世多採用。今棄而不錄。諸公乃自撰新國歌。無一句通者。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况以如此不通之言。而天下人歌誦之。化龍雖不學。不敢附和此種不通之語。今將所撰新國歌逐句言之。如第一句。〔中華五族開堯天。億萬年〕。今日中華民國。五族共和。宜綜合五族立言。堯天只能代表漢族。有堯無舜。誰爲揖讓。况億萬年字樣。爲五族億萬年乎。爲堯天億萬年乎。不過本天子萬年語意而已。此一不通。如第二句。〔民國雄立宇宙間。山連綿〕。立國地上。未有立國天上者。有之則爲空中樓閣。或無地起樓台。今不曰雄立世界。雄立東亞。而曰雄立宇宙。有天無地。何以立國。不通。世界各國。有山有水。古人所謂帶礪山河。大好江山。今只山連綿。則江灌河漢。不足爲中華立國之基矣。有山無水。更不通。逐句批評不通舉。全會大怒。互相讕罵。而湯化龍提出辭呈。竟開去教育總長一職矣。初教育部頒行中華民國五年歷書。應於四年冬初頒發。化

連竟提前三個月頒行。有防礙洪憲元年新歷。咸謂化龍有意搗亂。又不欲張仲仁壽與新華機要。無地安插。化龍辭職。張仲仁繼授教長。適令帝制功臣所願。後洪憲頒布新撰國歌。仍就原有國歌改正。其辭曰。「帝國五族開堯天。億萬年。中華雄立宇宙間。由地綿」。云云。項城死後。運梓宮回彰德安葬。仍用洪憲國歌。葬畢大祭。則用洪憲時祀郊廟雲和之歌。雲和歌者。大廟大祭之樂章也。「後孫公園雜錄」

附錄南通張季直先生嘗國歌

張季直所撰國歌三章。其一云。仰配天之高高兮。首昆侖祖峯。俛江河以經緯地輿兮。環四海而會同。前萬國而開化兮。帝何義與黃農。巍巍兮堯舜。天下兮爲公。貴胄兮君位。揖讓兮民從。烏乎堯舜兮。天下爲公。其二云。天下爲公兮。有而不與。堯唯舜求兮。舜唯禹顯。莫或迫之兮。亦莫有侮。孔述所祖兮。吾稱尤著。重民兮輕君。世進兮民主。民今兮族五。合五族兮固吾圉。吾有罔兮國誰侮。烏呼合五族兮固吾圉。其三云。吾國固。吾國昌。民氣大和兮致慶桑。民生厚兮。勤工通商。堯勳舜彝兮。民樂億章。賸民兮在昔。孔孟兮無忘。民庶幾兮有方。昆侖有榮兮。江河有光。烏呼昆侖其有榮兮。江河其有光。「見孔教會雜誌一卷四號」

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 卷二

武昌劉成禺著

悲風江上暮蕭蕭。壯士椎秦氣未消。襲爵怒封侯一位。開基功狗冠袁朝。

自國民黨分爲中華革命黨歐事研究會兩派。前者主暗殺。起兵恢復民政。以上海爲出入指揮重地。項城計議設上海鎮守使鎮攝之。上海爲海陸華洋衝要之區。鎮守使必握有海陸交涉大權。權視將軍。單獨入奏。辦事乃能統一。人選甚難。有天津人鄭汝成。北洋水師出身。統小站陸軍多年。曾附名同盟會。頗識黨人途徑。特任爲上海鎮守使。汝成陸辭時。有拼命報管主知之語。同年。肇和兵艦舉事無功。陳英士家開黨部主腦會議。現代巨人首參策畫。謀翻滬局。以汝成爲巨擘。密令魯人孫祥夫等執行暗殺。民國四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日本領事館本日舉行日皇大正加冕禮。上海鎮守使鄭汝成前赴道賀。祥夫等偵知之。汝成汽車路出白渡橋。祥夫指揮多人。以十八輛兜擊橋上。汝成中彈死。吉林人王曉峯等被擒。電報達北京。世凱大爲傷感。輟食終日。次日。奉大總統申令。追封汝成爲一等彰威侯。加優卹世襲罔替。並賜小站練兵營田百頃給其家屬。以大總統令封侯。爲世界創舉。其盛怒可想見。同月十六日。政事堂交令曰：已故上海鎮守使鄭汝成。於十一月十日

奉大總統策令。追封爲一等彰威侯。銓叙局以封爵條例未經頒布。無所遵循。應否飭法制局迅速編訂此項封爵條例公布施行。抑或比照前清各項世爵辦理。詳由國務卿轉呈。奉批令應暫比照前清各項世爵辦理。十八日令裁撤上海松江鎮守使兩員缺。改任命楊善德爲松滬護軍使。蓋項城痛汝成死事最慘。永不再設原官。昭示朝廷篤念重臣之意。楊度挽汝成。有出師未捷身先死。聖主開基第一功之語。項城親書挽聯云出師竟喪岑彭。啣悲千古。願天再生吉甫。佐治四方。有陸哀者。在天津益世報登載反項城挽聯云。時無光武。安有岑彭。其曹孟德之典韋乎。刺客亦英雄。捨命前來盜畫戟。君非周宣。何生吉甫。直趙匡胤之鄭恩耳。孤王休痛哭。殺身甯與斬黃袍。洪憲諸臣閱之。皆爲唏噓。刺殺汝成案。只當場捕獲王曉峯一人執行鎗斃。始末詳祥夫自述。〔後孫公園雜錄〕

昌邑孫祥夫自述擊斃鄭汝成情形始末

中華革命黨滬幹部陳其美楊虎孫祥夫等會議。謂不去鄭汝成滬事無望。探知十一月十日日臬加冕。汝成必往日領署致賀。陳楊孫三人同月九日會議於法租界薩坡賽路十四號陳英士家。狙擊方略。(一)擇地點分五下。皆汝成必經之路。十六舖爲第一卡。吳忠信領安徽同志當之。跑馬廳爲第二卡。江浙同志當之。黃浦灘爲第三卡。謝寶軒等當之。海軍碼頭爲第四卡。廣東同志馬伯麟徐立福當之。防其乘小兵輪抵日領署前登岸也。而白渡橋近日最要。各車須轉灣慢行。孫祥夫自當之。領吉林人王曉峯。山東人王銘三。奉天人尹神武等。並指揮海軍碼頭。人授炸彈一。撥殼鎗一。彈百五十粒。十日晨十一時半出發。得報汝成雷一時達日署也。(二)驗正身。屆時望汝成車來。車身全黑。雙頭高馬。着最高級大

禮服。相貌與汝成無異。護衛皆鎮守使官弁。黨人嚴陣以待。予（祥夫）覺情形可疑。汝成爲海軍大將。陸軍中將。當日皇加冕慶賀大典。汝成又爲地方軍政長官。決着軍禮服。佩勳章。萬無服文官大禮燕尾服之理。下令阻部下執行。汝成副車既過。遲二十分鐘。遠見大汽車來勢甚猛。車前坐鑲衛三人。鄭右坐。左坐總務處長舒錦繡。白羽金帽。章綬輝煌。兩鬚下垂。確系正身。汽車緩轉。將上橋脊。急發暗令執行。王曉峯首擲炸彈。用力過猛。彈落車後。毀其後輪。王銘三對放自來德。汝成自開右車門逃。王曉峯擊其衣肘。近身連擊九鎗。心臟俱落。死之。汝成衛士開鎗還擊。均爲鎗三擊走。鎗三以一足躡車沿。向車內橫擊。舒錦繡亦斃。當時白渡橋有電車南來。車停阻進。車中躍下面探二人執鐵棍來。二王以鎗向之。西探走後。王等裝第二次彈盒。西探潛出王後。鐵棍擊其臂。鎗落被擒。尹神武則逃回寶康里機關部。王曉峯擊斃鄭後。本可逃避。乃立橋頭演說一分鐘。可謂從容就義者矣。予往英士家報告成功。抵門。日人山田純次郎與英士各執酒一盃鷓立門外。飲予而後入。急設法遷移總機關部。予返寶康里。遙見大隊中西探目鑲械王曉峯鑿擁而來。予卽由後門走避。後延法國律師羅尼辨理此案。一年後。因予十五萬元賞格未註銷。捕房誤執尹神武。硬目爲予。神武代予死之。至今予對死友尙無表彰。自愧何以爲人。民國二十五年四月三十日昌邑孫祥夫自述於首都安樂酒店。〔成禺潤辭〕

光緒中葉。順德李文誠公文田以禮部右侍郎提督順天學政。靜海鄭子靜汝成方應童生試。李固善相術。奇其貌謂此人後來必以功名顯。惟不得令終。爲青其衿。項城練兵小站。鄭與馮國璋同以秀才受知。馮執鄭駢。有南來成不世勛名溯推穀殷勤。一痛伯仁由我死語。

可知鄭持節鎮滬。馮興有推轂之力。不盡出項城特簡也。〔長沙王祖杜補注〕

當關油壁掩羅裙。女俠誰知小鳳雲。緹騎九門搜索遍。美人挾走蔡將軍。

蔡鏐由滇入京。授以將軍府威字將軍各職。從陳宦策也。鏐統兵反清。爲滇都督。勢必讓權滇人。宦知之。府派鄂人中將范熙績往說迎之。世凱將收爲己用。梁任公實主張之。鏐任公及門弟子。鏐來則進步派勢力益固。蔡鏐沈毅堅定。見大有爲。籌安議起。滇息日非。項城疑之。鏐任演樂胡同。與臬四子岳家天津鹽商徐姓爲比鄰。軍政執法處假搜查徐家某事爲由。誤入鏐家。翻尋無遺。一無所獲。陸建章親往謝罪。謂實係門牌之誤。鏐愈恭順。世凱授以將軍府贊成名單。御賜朱箋將略各項。窺其意向。鏐祥受之。然偵察者仍無一日疏也。鏐與小鳳仙佳話及出走真相。見各記載。世凱死。黎元洪任總統。欲以鏐爲內閣總理。曾派湘人袁華選往徵意旨。握權者不讓。故鏐以恢復民國首功出川。循江赴日養痾。不便來京。病死海外。中央公園開黃（興）蔡追悼會。小鳳仙伏靈前痛哭。親掛一聯云。〔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當時皆傳爲某髻手筆。〔後孫公園雜錄〕

四年十一月十日。爲子祖母八十壽辰。宴客北京錢糧胡同聚善堂。譚鑫培以同鄉交誼。串名角奏劇。蔡松坡同學往還素密。是日早至。謂予曰。今日大筵。可在此打長夜之牌。予知松坡有用意。卽託劉禹生代爲召集。松坡前執劉手曰。我與你同案三年。今日要暢聚一夜。你要慎擇選手。劉曰。張紹曾顛。丁槐笨。二人如何。松坡曰。可。宜到隔壁龔家

中。稍遲重要人物來。捧小叫天者必多。聽戲開席者不必來請。予應之。明知袁之偵探亦將隨往也。蔡、劉、張、丁、聚博終夜。天未明。松坡躊躇曰。請主人來。我要走。紹曾曰。再打四圈。上總統府不遲。松坡曰。可。七時。松坡由予宅馬號側門出。直入新華門。門衛異之。意以爲受極密所傳。偵探抵府門。亦卽星散。未甚留意。松坡抵總統辦事處。侍者曰。將軍今日來此過早。松坡曰。我續快兩小時矣。隨以電話告小鳳仙。(滬妓鳳雲在京張幟易名小鳳仙名噪甚松坡睡之)午後十二點半到某處同吃飯。故示閒暇。徇符辦事處中。若無事者。人亦不察。乃密由政事堂出西苑門。乘三等車赴津。繞道日本返滬。義旗一舉。洪憲乃覆。松坡之沉着機警。於此可見。松坡走後。予受嫌疑最重。從此宅門以外。選者不絕。劉成勳張紹曾次之。丁槐則徧無所謂。小鳳仙因有邀飯之舉。偵探聲詰終日。不得要領。乃以小鳳仙坐驛車赴豐台。車內掩蔽松坡上聞。予等亦宣揚小鳳仙之俠義。掩人耳目。明日。小鳳仙挾走蔡將軍之美談。傳播全城矣。(漢陽哈漢章春耦筆錄)

蔡鐸運用起義及出京入滬之情形

雲南爲偏狹之域。獨能首倡義師。爲天下先。雖係唐氏公仗忠義之功。實亦蔡氏運用神奇之力也。先是。辛亥光復。蔡氏獨立於滇。被推爲雲南都督。癸丑二次革命。蔡氏中立不偏。主張兩方休兵。憑法理解決。袁氏忌之。召使入京。故加優禮。並以磋商要政爲名。每日召入公府。蔡氏知袁欲察其主動。益自含蘊。僞作鈍癡之態。袁終知之。每謂所親曰。松坡效大智若愚故智。欲以欺我。烏能逃乃公洞鑒耶。由是益重視之。欲收爲心腹。任以高等軍事顧問。政治會議議員。約法會議議員。將軍府將軍。及統率辦事處辦事員。

全國經界局督辦。諸要職。蔡亦虛領職務。日惟狎妓飲酒而已。籌安會成立。袁以帝制事探蔡意。蔡故軍容附之。並允首先表示贊同。袁以爲喜。囑諸子與蔡周旋。蔡亦故折節下交袁氏之諸子。日以醇酒婦人爲事也。有以此譖蔡者。袁氏嘆曰。使彼賊樂此不倦。吾始高枕無憂。特恐醉翁之意不在酒耳。因更密布偵探。日伺蔡側。時蔡氏狎一俠妓。曰小鳳仙。明達有丈夫志。深知蔡之私隱。時爲贊助籌畫之。自帝制發生以後。蔡唐密使往還不已。唐促蔡氏入滇。宣布獨立。袁探偵悉。乃有軍警搜查蔡宅之事。益知京中不能久居。僂與夫人反目離異。夫人出京。先脫家室之累。又得小鳳仙之助。乘間出京由津赴日本東京。函致袁氏。述明在醫院就醫。並假述革命黨人困苦不堪。無力反對帝制。及其由日本入滇。仍預貽致袁函十數件。交其契友間日一發。比及入滇起義。袁氏尙謂蔡仍在東京也。其後知之。乃頓足自恨。謂一生賣人。不期今乃爲人所賣。當蔡氏入滇起義以後。唐氏爲蔡氏舊部。卽以都督一職讓之。蔡氏堅辭。當衆宣誓。承任與李烈鈞共負出征之責。故自任護國第一軍總司令。而推李爲護國第二軍總司令。蔡氏智勇神奇。冠絕一世。此爲雲南起義原始。故補記之。〔錄長沙黃毅袁氏盜國記〕

附蔡鐔告滇父老文

鐔去滇二年於茲矣。憶辛亥起義。倉卒爲衆所推。式飲式食於茲土者。亦既有年。自維德薄能鮮。無補於父老。而父老顧不以其不職而莫我肯殺焉。則父老之所遇我者良厚。屬以內遷。不獲久與父老遊。卒卒北行。伴食權門。鬱鬱誰語。睹此國難之方興。計好義急公。踴共憂患。蒼生死者。茫茫宇內。蓋莫我滇父老若。今鐔之所以來。蓋誠有爲國請命於父老。

之前者。顧父老之垂聽焉。民國成立以還。袁逆世凱因緣事會。遂取魁柄。憑權藉勢。失政亂國。內則貪壬競進。苛政繁興。盜賊滿山。人民憔悴。外則強鄰侵逼。藩服藩貳。主權喪失。疆土日蹙。乃袁逆曾不悔禍。猶復妄肆威權。排斥異己。揮金如土。殺人如麻。等法制於弁髦。玩國民於股掌。伊古昏暴之禍。蓋未有若袁逆世凱之甚者。顧中國志士仁人。所以忍痛斯須。虛與委蛇者。誠念飄搖風雨。國步方艱。冀民國國體不變。元首更替有期。猶可補救徐圖耳。乃袁逆一身禍國。猶虞不足。又復帝制自爲。俾茲禍種貽我新邑。袁逆之帝制成。吾民之希望絕矣。比者胙土分封。綿葺習禮。袁逆急急願景。若不克待。而起視四境。則彌天忿嘆。羣發易喪偕亡之惡聲。武夫健士。則磨刀霍霍。莫不欲割刃賊腹。袁逆日暮途窮。謀逆愈亟。懼人心之不附。則又援外力以自固。參加歐戰之危局。哀乞東鄰之援助。以若所爲。不惜以國家爲孤注。以求彼一人之大欲。嗚呼。袁逆塚中枯骨耳。石敬瑭張邦昌之故事。彼固可聊以自娛。顧我神廟華胄。其偷視息於小朝廷之下。嗟我父老。其又安能忍而與此終古耶。諸葛武侯有言。漢賊不並立。王業不偏安。今日之勢。民國與袁逆義不共戴。三戶亡秦。一旅興夏。有志者事竟成。此匹夫之通責。而亦天下之公言。雖然。積威約之漸。舉國若瘡。相視莫敢發難。獨以西南一隅。先天下而聲叛國之罪。是則我父老之提縱誘導。其義聞英聲。夫固足以大暴於天下後世矣。鑄遠道南來。幸獲從父老之後以遵茲嘉會。而有過辱寵信。掃境內之甲兵以屬之。俾鑄得與逆賊從事。鑄感激肺腑。竭股肱之力。濟之以忠貞。以求勿負我父老之厚望而已。抑全功未必一蹴之可企。而有志豈容一息之或懈。鑄行矣。其所賈餘勇而策後勁。以期膺公迅秀而集民國

再造之大勳者。伊誰之責。願我父老之一鼓作氣。再接再厲之。以期底於成。斯國家無疆之祚。而亦吾漢父老不朽之盛業也。

附蔡鐔致黎副總統等電

北京黎副總統徐國務卿段總長鑒。華密。奉勳電敬誌起居無恙。良慰遠系。邇者國家不幸。至肇兵戎。門庭喋血。言之痛心。比聞項城悔禍。撤消帝制。足副嚶望。遂歿下風。曷勝欽感。惟國是飄搖。人心尙定。禍源不清。亂終靡已。默察全國形勢。人民心理。尙未能爲項城曲諒。凜已往之玄黃乍變。慮日後之覆雨翻雲。已失之人心難復。既墮之威信難挽。若項城本悲天憫人之懷。爲潔身引退之計。國人軫念前勞。感懷大德。馨香崇奉。豈有涯量。公等爲國柱石。繫海內人望。知必有以奠定國家造福生民也。臨電無任惶悚景企之至。鈔叩冬印

附護國第一軍蔡總司令討逆之通電

各省都督將軍巡按使鎮守使師旅長道尹各商會報館均鑒。前會滇黔兩省。勸阻帝制。良念風雨飄搖。不堪再經擾亂。如果袁逆悔禍。則吾言見用。旗患無形。我輩惟以言見旋。終身願類。尤所甘心。不圖彼昏不悟。置若罔聞。尤復日肆狡謀。內則禁金四出。羽檄紛飛。揮國帑若泥沙。驅國軍若犬馬。外則輸誠通款。乞憐外人。以國家爲犧牲。引虎狼以自衛。迹其憤亂昏暴。直鎔王莽董卓石敬瑭張邦昌於一爐。似此遺臭心甘。遷善路絕。更無委蛇遷就之餘地。故萬不得已。會商滇黔。與袁告絕。滇督唐公。黔督劉公。皆忠濁發。各以所部編成護國軍。以屬之鈔。負弩之責既專。絕纓之志已決。是用捲隊北行。直取

蜀漢。誓清中原。夫亂賊人得而誅。好善誰不如我。引領中原豪傑。各有深算老謀。尙望
掃除萬難。早建太義。勿使曹瞞扼手笑天下之易定。遂令伊川披髮決百年之爲戎。國家幸
甚。中華民國漢黔護國第一軍總司令蔡鐸叩印

草詔罷除方孝孺。傳經移讓鄭康成。清明一片龍泉水。皂帽青袍發古情。

章太炎先生在莒錄

南豐吳宗慈武昌劉成禺同著錄

丙辰六月。洪憲敗亡。元洪繼任。太炎先生出厄回滬。予送之車站曰。願先生勿亡在莒。
先生曰。盍繇兩年來情形。纂在莒錄。懼不忘乎。天喪斯文。學統廢墜。制言諸友。移書
白下。請將刊大號。爲先生年譜長篇之備錄。予與吳君宗慈。自癸丑至丙辰。追隨先生。
始終其事。各舉所見所聞所傳聞者。抉擇記事。匯鈔成篇。曰在莒錄。紀先生語也。丙子
六月劉成禺記。

癸丙之間太炎言行軼錄

吳宗慈手記

（一）民三入京寓共和黨之原因
共和黨者。武漢革命團體民社中人。民二時。反對三黨合併之進步黨。宣告獨立。推黎
元洪爲理事長。太炎先生副之。癸丑後。袁令逮捕國民黨籍議員。藉口憲法問題。民國三

予始春。令國會停職。元洪入京。居瀛臺。共和黨亦被監視。太炎先生居滬。常發表反袁文。北軍報章羅戴。森根而畏之。鄂人陳某獻策。謂彼有法致太炎於北京。袁領之。陳商之共和黨鄭某胡某於黨中集會。謂黨勢孤危。不如請太炎先生來京。主持黨事。黨議聽之。未一月。先生來京。寓化石橋共和黨本部。抵京後。一往晤元洪。袁遣人招之往見。弗應也。未幾共和黨發現鄭胡二人。以太炎先生爲餌。得袁鉅款。開大會登報。除鄭胡二人黨籍。絕陳往來。初先生語黎公謂陳某心險叵。將來誤民國必此人。黎不信。挾黎入京。陳實主謀者。其言遂驗。太炎先生既居於共和黨。袁命陸軍執法處長陸建章派憲兵四名駐黨監視。名爲保護。意在禁其出京。並監察其言論。凡共和黨來往函件。均須檢驗。行動言論通信自由之權。均被剝奪。先生寓共和黨時。言行事實。暗由日記錄出。

(二) 居共和黨起居行實錄

某日應黎盈甫（宗嶽）君晚譏。乘馬車（時北京汽車極少）出門。憲兵躍登車前後夾衛之。初未注意。譏畢回寓。夾衛如故。先生疑。詢慈及張亞農。未便實告。次日再詢鄂人胡培德。胡笑曰。此爲袁世凱派來保護者。先生乃大怒。操杖逐之。憲兵逃。先生謂慈曰。袁狗被吾逐去矣。慈應曰諾。憲兵既被逐。易便服來。與宗慈亞農談判。（慈與亞農任黨幹事）謂奉上命來。保護章先生。雖觸怒。不敢怠。請易便服。居司閤室中。不能拒。但不令先生知耳。先生居黨部右院斗室中。朋輩過從極少。日共談話者爲宗慈與亞農張真吾三數人耳。上天下地。無所不談。談話既窮。繼以狂飲。醉則怒罵。甚或於甯壁瀉書袁賊字以洩憤。或掘樹書袁賊。埋而焚之。大呼。袁賊燒死矣。罵倦則作書自遣。大家小楷行

草。堆置案頭。日若干紙。黨中儕輩欲得其書者。則令購宣紙易之。派小奚一人主其事。某日陸楚章派秘書長秦某（前清翰林）來晤宗慈。謂奉敝總長命（建章部下均稱陸爲總長）欲謁章先生。請先容。詢何事。則曰敝總長奉大總統命。謂章先生居此。慮諸君供億有乏。將有所贈。慈入告先生。導與相見。秦入。致詞畢。探懷出鈔幣五百元置書案。先生初默無一語。至此遽起立持幣擲秦面。張目叱曰。袁奴速去。秦乃狼狽而遁。黎公念先生抑鬱。召慈等至瀛臺。商所以安慰之策。囑詢先生在京願爲何事。經費可負責。并言袁對之尙具善意。但不欲其出京。及發表任何文字耳。慈等歸商先生。先生表示願組考文苑事。復黎公命。黎往商袁。年撥經費十五萬元。先生開列預算。堅持非七十五萬元不可。袁允經費可酌增。但不必如預算所列。設機關辦事。約言之。卽予以一種名義及金錢。示羈縻而已。先生最終表示。經費可略減。但必須設機關辦實事。先生且調慈等曰。爾輩窮鬼。得此既足資黨費。又可以集同志。寧不佳耶。雙方談判。終告決裂。黎公徒爲扼腕。余等亦終爲窮鬼。至今思之。殊堪失笑。當時預算中。所擬辦事人才。其高足弟子黃季剛。赫然首選焉。

（三）在北京講學情形

窮愁抑鬱既以傷生。縱酒謾罵尤非長局。黨中同人。商允先生講學。國學講習所遂尅期成立。講室設於黨部會議廳之大樓。報名者沓至。袁氏私人。受命來監察者。亦屢講筵。講授科目爲經學、史學、玄學、子學、每科編講義。黨中此類書籍無多。先生亦不令向外間購借。即便腹笥。取之有餘。講授時源源本本。如數家珍。貫串經史。融和新舊。闡明義

理。剖晰精要。多獨到創見之處。講學時絕無政治上感情。不惟專誠學子。聽之忘倦。卽袁氏之私人。無不心服。忘其來意矣。講學不及二月。聽者得意。而先生倦矣。一日召慈等數人。商出京歸滬事。時偵騎四佈。安能獨行。設詞阻之。先生怒曰。吾知君等窮措大。慮無行資。吾早有所備。只需一人。送吾至天津。登日本輪可也。因詢先生。所備行資幾何。先生啓衣篋。出束紙。則現幣八十元。慈等語塞。於是出京之議決。先生握管。親擬電稿。致夫人湯國黎女士。初先生到京被監視。夫人來函。閱竟投火爐中。不作覆。漸並不閱。於是夫人書外封致共和黨總務部。另有內封。不緘。函到。慈即持奉先生面拆。先生命代閱要事以告。否則不願開。某次。夫人函述黎公有函致袁命囑其來京。夫人謂此以君爲餌。吾決不來。望君堅其志節。無以家室爲念。語懇要。先生默然久之。然終不作覆。至是始親筆擬電稿致夫人。

(四) 大鬧總統府實記

決議出京之翌日。黨部同人。設筵爲餞。逆知出京必被阻。約縱酒狂歡以誤車表。尹頌權(昌衡)豪於飲。倡議以厲袁爲酒令。一人罵則衆人飲。不罵者罰。先生大樂。轟飲至下午五時。先生驟然起曰。時晏矣。遂匆促赴車站。車站寂無人。京奉車早開矣。先生命移行篋六國飯店。由哈達門登車良便。慈等不可。謂價昂。旅資將不敷。不如仍回黨部。先生不可。曰。無形監獄不再入。豈移扶桑館。(東單牌樓之日本旅舍)從之。派庶務員同往照料。翌晨七時許。庶務員電話告慈。謂太炎先生一人赴總統府矣。卽約亞農往扶桑館。詢究竟。(因送先生赴津者爲吾二人也)悉先生一人。服藍布長衫。手羽扇。懸勳位章。

雇街車前往。因追蹤至。見先生兀坐招待室。候電話。(凡謁袁者先入新華門外之招待室招待員電話請示於祕書處然後候袁傳見)頃之。梁士詒來招待。方致詞。先生曰。吾見袁世凱。寧見汝耶。梁默然去。旋又一祕書來。謂總統適事冗。請稍待。久之無耗。先生怒。擊毀招待室器物幾盡。至下午五時許。陸建章昂然入。鞠躬向先生曰。總統有要公。勞久候。殊歉。今遣某迎先生入見。先生熟視有頃。隨陸出。登馬車。車出東轅門。先生暗曰。見總統胡不入新華門。陸笑對曰。總統憩居仁堂。出東轅門。經後門。進福澤門。車可直達。免步行耳。先生頷之。噫。先生受欺矣。蓋陸已奉袁命。幽先生於龍泉寺。

(五)安置龍泉寺始末

龍泉寺偏院。屋五間。整而麗。袁諭建章。特殊優待。不得非禮。但不許越雷池一步。建章奉命維謹。慈等偶候起居。但得建章許可證則直入無阻。先生焦怒異常。以杖掃擊器物。並欲焚其屋。建章飭監守者慎防而已。先生無奈。宣言絕食。絕食既數日。袁詢左右。熱能勸進食者。王揖唐曰。能。揖唐本先生門下士。在滬同辦統一黨。趨龍泉寺。先生命進見。見即斥之曰。汝來爲袁世凱作說客耶。揖唐曰。是何敢。與道家常及他瑣事甚久。先生色少霽。揖唐漫然曰。聞先生將絕食死。有諸。曰。然。曰。其義何取。曰。吾不待袁賊來殺。寧自餓死耳。曰。先生如此。袁世凱喜而不寐矣。曰。何故。曰。先生試思之。袁世凱果殺先生。易耳。今若此。可知其非不欲殺。乃不敢殺也。袁氏之奸。等於阿瞞。先生之名。過於正平。所以不敢者。不願千秋萬世後蒙殺士之名。先生自願餓死。袁既無殺士名。又除腹心患。先生爲袁謀甚善。其自謀何疏。先生矍然起曰。然耶。趣以食

進。

(六) 移寓徐醫生家狀況(此條徐彬彬先生來函補說函失待補錄)

徐醫生寓錢糧胡同。偶爲先生診疾。因互論中國舊醫學語甚洽。先生雖不能懸壺爲良醫。然醫理通博。如黃帝內經修園靈胎諸書能述其精要。記憶之強。徐極佩服。先生亦贊徐能明醫理。故相得益彰。徐居近龍泉寺。每先生怒不可遏。監守者輒急請徐至。片言商兌。意氣胥平。居數日。建章善之。說衰將寬其禁。時元洪亦屬爲調解。乃得由龍泉寺移住徐宅。先生長女嫁龔未生者。因家庭瑣事口角。赴徐宅。訴於先生。先生曰。胡不死。女果自經。先生大慟。或謂先生。君女之死。乃遵父命。既命之矣。何慟之深。先生嗚咽曰。詎料其真死耶。先生性簡。於一切事物。獨往獨來。無適無莫。諡之曰瘋。殆由於此。雖然先生終爲千古樸學大師。而不爲民國之政治家。亦由此耳。此民三在北京時代言之軼錄也。

癸丙之間太炎先生記事

劉成禺手記

癸丑冬。太炎先生有入京主持共和黨之議。予謁先生於滬廬。力阻其行。謂黨員志趣複雜。保無有以先生爲餌者。先生雖篤信鄂人。鄂人亦未盡可信。先生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徒亂人意。行計決矣。甲寅春入京。先生困坐化石橋共和黨。見予曰。你湖北人設計賣我。予曰在滬曾勸先生。謂鄂人未可盡信。先生持竿大拍曰。你不賣我。予返滬。赴先生滬廬。謁湯夫人。報告先生起居。湯夫人曰。祈轉語太炎先生。勿以室家爲念。予居此奉

母甚佳。入京。轉畧先生。先生移居龍泉寺之翌日。袁抱存親送錦緞被褥。赤面先生。先生覺窗隙有人窺探。牽帷視之。抱存也。入室燃香烟。盡洞其被褥遙擲戶外。曰將去。一日赴軍政執法處。取許可證。往謁先生。遇陸朝齋曰。聞執事遇太炎先生。甚表敬意。護衛極周。都人皆云。先生乘車入龍泉寺。執事騎馬前行。確乎。朝齋曰。太炎先生。不可得罪。用處甚大。他日太炎一篇文章。可少用數師兵馬也。朝齋又曰。項城曾手示本人八條保護太炎先生。(一)飲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計。(二)說經講學文字。不禁傳鈔。關於時局文字。不得外傳。設法消毀。(三)毀物罵人。聽其自便。毀後再購。罵則聽之。(四)出入人等嚴禁挑撥之徒。(五)何人與彼最善。而不防礙政府者。任其來往。(六)早晚必派人巡視。恐出意外。(七)求見者必持許可證。(八)保護全權完全交汝。云云。洪憲元旦草詔。有人謂非太炎先生莫屬者。項城曰。何必苦人所難。是速其死也。我不願太炎爲禍衛。我豈可爲變相之黃祖乎。若此則太炎必爲方孝孺矣。他日帝國勃興。必有以處置太炎者。今非其時。洪憲時。先生傳經三大弟子皆在北京。曰黃侃。曰錢玄同。曰康寶忠。先生居龍泉寺及徐醫生家。寶忠亦屢視起居。一日語寶忠曰。近聞汝頗與人家做皇帝事有諸。寶忠曰余惟視先生如皇帝也。素王改制。加乎王心。先生執春秋之筆。行天子之事。項城不過僭周室天子位。以洪憲元年。爲元年春王周正月耳。與周故宋。黜周王魯。筆削之權。仍在先生。先生曰。周家天子姓姬。洪憲天子姓袁。汝何所稱之曰袁術。我已爲彼貯蜜十斛。恐江亭呼喚時。聲力俱碎。一滴不能入口耳。尙欲聞蜜脾香乎。汝尙未忘師訓。

丙辰元日。黎元洪派瞿瀛謁先生。代表賀年。先生問瞿。曰汝來奉王命乎。瞿曰。奉副總統命也。先生曰。汝歸語副總統。不久即繼任扶正。決非長此位備儲貳者。饒必僧又可出作民政長矣。(案民二元洪被選副總統答袁賀電。有云元洪位備儲貳。饒漢祥手筆也。時漢祥爲鄂民政長出示必自稱漢祥法人也。鄂人爲聯語云副總統篤克定位民政長是巴黎人故先生用此語。謂之先生讒黎詩芝泉長爲謹備胥亦本此故事)陸朗齋一日語人曰。太炎先生。今之鄭康成也。黃巾過鄭公鄉。尙且避之。予奉極峯命。無論先生性情如何乖謬。必敬護之。否則黃巾之不若也。項城與朗齋。能知先生文字。可轉移天下。真蘇子瞻語。古之所有。今之所無也。先生喜以花生米佐酒。尤喜湖北花豆夾油炒者。居化石橋。先生每飲必去花生蒂。殺了袁皇帝頭矣。大樂。後徐醫生搜集油鹽糖醬各種花生米以娛之。故與徐最得。

以上諸條。吳君宗慈日記中所未著錄。其他記載與吳錄重見者刪之。〔成愚記〕

附章太炎與袁世凱書

大總統執事。前上一書。未見答復。邇者憲兵雖能據副司令陸建章言公以人才闕乏。必欲強留。炳麟不能受此甘言也。若有他故能議公者。豈惟一人。輿論縱不振於中土。若外人之煩言何。炳麟本以共和黨獨立來相補助。亦儻至而相行乎。而大總統羈之不捨。既使趙秉鈞以國史相餌。又欲別爲置頓。炳麟以深山大澤之夫。天性不能爲人門客。游于孫公者。舊交也。游于公者。初交也。既而食客千人。珠履相耀。炳麟之愚。豈能與雞鳴狗盜從事耶。史館之職。蓋以直筆繩人。既爲羣倫所不便。方今上無奸雄。下無大姦。都邑之內。攘攘者穿窬摸金皆是也。縱作史官。亦倡優之數耳。竊聞史遷陳壽之能謗議。而後世樂

於覽觀者。以述漢魏二武之事也。不幸而遇朱全忠石敬瑭。雖以歐陽公之嘆息。欲何觀焉。今大總統聖神文武。咸五登三。簪筆而頌功德者。蓋以千億。亦安賴于一人乎。近有武漢人士。招往講學。北方亦有一二人簪之。愚意北方文化已衰。朝氣光融。當在江漢台流之地。不欲羈滯幽燕也。若必蔑棄約法。制人遷居。知大總統恪守憲法。必不爲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以與朋輩優遊健浪。炳麟亦不爲也。苟圖其大。得屈此身。以就晦冥之地。則私心所祈響者。獨考文苑一事。經緯國常。著書傳世。其職在民。而不在官。猶古九兩師儒之業。邇者方言國音字典。文例文學史哲學史等。皆未編成。而教育部掣吏。又官督未有知識。國華日消。民不知本。實願有以拯濟之。同苑須四十人。(仿法國成立)書籍解版印刷之費。數復不少。非歲得數十萬元不就。若大總統不忘宗國。不欲國性與政治俱衰。炳麟雖狂簡。敢不從命。若數一人以爲功。委棄文化以爲武。鳳翔翔于千仞。覽德輝而下之。炳麟其何愧之有。設有不幸投諸濁流。所甘心也。書此蓬意。於三日內答復。章炳麟啓。

新華名字刻銀餅。御筆泥封制掖庭。日下豔傳林博士。小臣近得小甯馨。

侯官林宗孟長民。能文章。善議論。書法瘦鶴銘。佳士也。而思以政治家見長。卒喪其身。洪憲建號。出力最多。位不過上大夫。得意之間。殊形鬱鬱。洪憲紀元。宗孟生子。一日朝見項城曰。臣長民民國元年。曾生一子。一月卽殤。足見共和制度。不適宜於人民。今

上元且登極。聖主當陽。春和四被。長民竟誕生一子。伏呈皇上。肇錫嘉名。他日長成。永爲帝國良好臣民。門楣之光。宗族之慶。云云。項城執筆書賜新華二字。命侍從文官長。刻於銀瓶。纏以黃綬。雙龍鏤匣。製美香檀。某日禮官。齎往林宅。長民列案謝恩。正位寵上。滿月設湯餅宴。先行禮啓匣。而後會賓客。抱新華出遍示諸友曰。此小寧馨兒。今上賜名。前在滬談及新華事。湯濟武化龍曰。予曾恭逢其盛。親聞今上賜名四字。長民好談歐制。人皆以林博士呼之。陳寶琛挽宗孟聯曰。喪身亂世非關命。感舊儒門借此才。(宗孟父有儒門醫案)〔錄後孫公園雜錄〕

百官門外捧天章。東廠樓臺易夕陽。宋帖唐經消受盡。先生幸未長降王。

籌安會起。羣臣語項城曰。中華議改帝國。副總統黎元洪。近駐瀛台。親感有礙。何以處之。遂有移居東廠胡同之事。楊杏佛策也。項城購東廠宅惠黎。附送宅券。宅爲清中室榮祿故第。而明太監魏忠賢之遺園。園中石木臺榭。多明舊物。葡萄亭一座。亭內懸綴紫椹乳額。垂垂如貫珠。叢實煉以玻璃。藤葉鑲金類蟠之。電弩一觸。萬燈齊發。黑夜款客。光彩耀目。云屬西洋某公使贈榮仲華者。黎有密語。多到此亭。當時元洪左右。武昌起義舊人。劃分二派。反對帝制者。副秘書長豐瀛爲首。秘書郭泰祺。將軍鄧玉麟。高尚志。議員張伯烈。張大珩。時功玖。舊秘書黎澍等附之。贊成帝制者。秘書長饒漢祥。平政院長夏壽康爲首。將軍孫石蔡唐等附之。黎辭參政院長。參謀總長。皆瞿主動。謀避請

願列名。漢祥奔走帝業。無暇與黎事也。策封武義親王。梁燕孫先持策令底稿謁黎。陳述項城德意。黎召集左右。定受不受之議。饒夏主張非受不可。否則身危。唐蔡拔劍砥地。謂從汝起義。乃有今日。誰言不受。則對待誰。黎屬罷起稿。翌日。我只會作辭呈。不能草謝表。祈副總統另請擅長摺奏者爲之。此時受與不受。黎意尚未決絕。中華民國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大總統策令云。光復華夏。肇始武昌。追溯締造之基。實賴山林之啓。所有辛亥首事立功人員。勳業偉大。及令稱彰。凡夙昔酬庸之典。允宜加隆。上將黎元洪。建節上游。號召東南。拱護中央。堅苦卓絕。力保大局。百折不回。癸丑贛甯之亂。督師防剿。厥功尤偉。照法第二十七條。特沛榮施。以昭動烈。黎元洪著冊封武義親王。帶礪河山。與同休戚。嘉名茂典。王其敬承。此令。令下。翌日國務卿統屬各部官吏。齊集東廠胡同。捧龍檀方匣。內貯策令封詔。鵠立門首禮備宣讀。黎辭不見。乃遞策令於黎副官唐中寅。轉呈王座。敬禮退出。時平政院長周樹模辭職出京。見黎告別。樹模位高望重。元洪所師。鄂人皆敬憚之。黎乃邀周小飲葡萄亭。論冊封武義親王事。周曰。願副總統爲鄂人起義。稍留體面。模前清曾任封疆。尙棄官出走。副總統將來。尙有大總統之望。一受冊封。則身名俱廢。袁氏所爲。恐喪無日。黎乃決辭。故黎常語人曰。周少樸前清做過翰林。御史。撫臺。尙且出走。我豈能受王封乎。卽屬瞿革辭王位函。有武昌起義。全國風從。志士暴骨。兆民塗腦。盡天下命。締造共和。元洪一人。受此王位。內無以對先烈。上無以誓明神。願爲編氓。終此餘歲。等語。并冊封原匣返之。袁乃召饒夏密謀。賜卮饗十二。慰漢祥病。饒夏曰。盍再冊之。當能受也。中華民國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政事堂奉申令曰

。前以武義親王黎元洪盛懷昭章。策勳封爵。式符名實。衆論翕然。乃王猶懷謙抑。懇切辭封。既見冲襟。益思往績。王當辛亥多事之秋。坐鎮鄂疆。功在全局。凡所建議。悉出真誠。謀國之忠。苦心無比。功懋懋賞。豈惟予一人之私。王其祇承前命。毋許固辭。此令。方袁派大禮官齎詔封申令。九門提督江朝宗隨行。直入黎宅大廳。朝宗長跪堂中。手捧詔令。大呼請王爺受封。黎在內大怒。罵逐出之。黎乃派人與袁方禮官。又將詔令。退回新華宮。此案告一段落。自本日起。新華宮所致黎函。封面皆署黎先生。不復有黎副總統或武義親王等字樣。洪憲紀元八十三日。黎杜門不出。唐經宋帖。誦寫永日。笑語人曰。項城作皇帝。我到書法成家。從此可點翰林矣。〔旌德汪彭年巴東鄧玉麟廣濟郭泰祺同證事記錄〕

周少樺樹模世丈曰。予辭平政院長。急離京。幹卿（瞿瀛）來云。黃駿決辭武義王位。但左右多勸駕。勞長者一行。用堅其志。予行李先發。便赴黎宅辭行。黎延入葡萄亭。二人密談。用午飯。予知黎重前清官階科名也。乃現身說法曰。聞副總統決辭武義親王。信乎。黎聞。吾決不受。予曰。是爲鄂人願全武昌起義一大臉面也。前清變民國。予等皆清室舊臣。民國無君。以人民爲君。予等無二姓之嫌。皆可廁身作官。今袁氏稱帝。予等事之。棄舊君而事叛臣。何以自解。予在前清。由翰林。御史。而巡撫。尙走避之。副總統在前清。不過一混成協協統。入民國則位居二人。若遇事故。卽有一人之望。願副總統爲民國計。爲鄂人計。爲本身計。堅決勿受此王封。黎曰。得樸老言。吾計決矣。民國九年樸丈邀飲京寓南軒廡予筆錄。〔成禺記〕

食客爭投上殿覓。使君難走武關西。中天高舉黃樓鶴。夜半空啼紫陌雞。

川漢黔反帝起兵。旌德汪彭年。巴東鄧玉麟。安慶何雲等。內結黎祕畫勦水盟。廣濟郭泰祺。外連日本東方通信社駐京社長井上一葉。以南橫街汪宅爲祕會地。謀移黎出京之策。值日本公使小幡將歸國。彭年泰祺一葉先與密談。小幡曰。絲毫消息。不得讓英人知。否則事敗。予先與美使館商之。翌日小幡約彭年泰祺一葉往談云。已商之美公使。極贊此舉。照庚子條約。美駐京護使館兵三百人。下星期換防歸國。約備專車。隨時開行。予住正金銀行樓上。候一禮拜。親陪副總統同車出京。布置已定。美使亦囑不使英人知何等消息。小幡又云。東廠至交民巷。由汝等辦理。交民巷至天津上船。予負其責。出京以夜半爲佳。少人見也。南橫街開會時。東廠巡邏甚疏。袁未疑黎。黎以日美贊成。亦願出京。事前遺消息贛桂。將代行大總統職權於南中。也。與黎暗商。僅瞿郭二人任之。餘皆不往。恐露破綻。出走議定。商決進行程序。黎副官劉鍾秀宅。隔黎後園一壁。僻巷也。一葉定計。出走之夕。洞穿連牆。黎易服入鍾秀宅。一葉架同仁醫院病車。謂鍾秀有急症。載入醫院。疾馳交民巷。會合美兵日使上車。餘人同時赴日美兩使館。策定。黎首肯。鍾秀亦準備遣散家人。泰祺彭年一葉走報美日兩使。定星期日夜半二時執行。星期六下午六時。泰祺倉皇來南橫街。只余(成禹)一人守屋。拉余入僻室曰。壞了壞了。不得了不得了。快走快走。予曰何事。泰祺曰。幹卿囑我。急告諸位。袁克定送兩萬元珍珠與黎本危。此事

已洩漏。東廠胡同軍警滿布。聞胡朝棟向楊杏城告密矣。予曰。此事分途辦理。汝意往詢黎。切實詰問會語等密計否。語同謀諸人姓名否。予則分途尋諸人歸候信。郭往探府見黎曰。副總統向二太太及胡朝棟曾說出走計畫否。說了我們的姓名否。如若說過。讓我們快走。否則都要狗頭落地。請發天良。勿說一字假話。黎曰。我可對天地父神發誓。未說過出走計畫。亦未提爾等一人名字。只言意願離京耳。包你們狗頭不會落地。我是副總統。叫我易服鑽洞。豈不失了體統。你若害怕。變隻白鶴。飛回武昌黃鶴樓可也。郭返南街。已滿二下。一葉秦祺彭年當夜實告小幡。小幡曰。此後再不與中國人共事。翌日各自離京。項城死。元洪繼位。予等偶談此段公案。黎曰。幸虧我拿定主義。安然繼位。照你們辦法。不知多少周折。予等笑答曰。大總統洪福齊天。〔旌德汪彭年巴東鄧玉麟廣濟郭秦祺武昌劉成勳日本井上一葉同證事記錄〕

當夜有食雲南火腿一趣事。彭年皖人。與江朝宗。雷震春。陸建章。吳炳湘。楊士琦。皆通聲氣。細探東廠加兵之由。因黎有自願離北京一語。衆謂今夜可安睡。何雲有雲南火腿二層送來烹食。何久不至。衆詬其吝。彭年秦祺玉麟及予。共臥一榻。尚有贖者。漏四下。槌門如雷。繼以狂呼。啓門則何雲家人因雲犯新聞嫌疑。捉入執法處。來求救也。衆笑曰。眞黃胖過河。自身難保。尙替他人醫病。何字虛一人獨食雲南火腿矣。彭年翌日爲具保稟訊。〔成禹記〕

明珠十斛報薇娘。環佩一聲泣洞房。密語夫君行不得。寄書公子毋相忘。

黎妾黎本危。與鄂交涉員胡朝棟之妻。手帕姊妹也。胡實緣楊杏城。得接近克定。克定知胡妻恆食宿黎府。重賂之。使持二萬金珍珠。陰贈本危。探黎動靜。覺黎意無他。遂疎其防範。出走議定。黎告本危。謂將有他適。本危苦結何往。黎未明答。但曰將來派人迎汝而已。本危大哭。願以身殉。極種種悲慘不忍離別之狀。黎意軟。有悔意。本危暗告朝棟。朝棟懇呈杏城。當日午後。步軍統領派兵五百。警察數如之。周衛東廠胡同前後一帶。幸黎具天良。未嘗原委。否則南橫街諸人。皆爲善化饒智元矣。本危原漢口黑牌妓。黎大婦長齋不出。本危得操縱內外。結籠藏匿。近歲挾遺資。住青島。與綢緞商結婚。易名黎文繡云。一旌德汪彭年記事一

定策銘盤智貯囊。飲鳩壺亦漢鸞鴛。金滕未發出山誓。雷電先誅大道王。

項城巡撫山東時。趙智菴秉鈞爲院文巡捕。項城奇其才。謂有宰相風。易名趙秉鈞。清末特保授民政部尙書。辛亥。項城出山。與段祺瑞趙秉鈞三人在滬上密謀定策。內事交趙秉鈞。外事交段祺瑞。袁爲第一任大總統。段爲第二任。趙爲第三任。銘盤設誓。乃入北京。故項城帝制。祺瑞秉鈞二人反對最強。一罷一死。毀盟約也。項城常曰。盤中有寶

有智識。何事不感。賴有智識之屬。實先杏城。項城組閣。議和。激汪精衛。死良殉。刺吳祿貞。用後黨。路少德。張環。薄於陸。激妻桂。題。迫。於宮門。派唐紹儀。議和。遺袁克定。渡江。段祺瑞。領銜。請。退位。張勳。勅。與。議。國。鎮。廢。辦。政。黨。國。能。親。黃。領。兵。梁。士。詒。袖。退。位。辭。赴。滿。河。所。劫。麥。議。院。承。認。約。法。定。南。北。結。江。凡。屬。蔡。正。議。院。處。梅。梁。鈞。手。訂。詔。者。謂。欺。人。孤。兒。寡。婦。識。者。則。稱。其。有。功。民。國。唐。紹。儀。罷。閣。乘。鈞。攝。之。先。圖。組。閣。獲。有。政。望。爲。後。日。總。統。張。本。符。與。宋。教。仁。交。善。日。對。烟。床。縱。談。國。是。教。仁。新。進。識。淺。大。發。組。閣。之。夢。侈。談。策。畫。正。觸。趙。恩。此。車。站。遇。刺。所。由。來。宋。案。出。乘。鈞。退。處。直。隸。都。督。當。時。南。方。要。人。來。京。者。沈。榮。華。林。述。慶。皆。譏。後。暴。死。獨。王。芝。祥。每。公。食。自。具。杯。筷。非。他。人。先。食。決。不。下。箸。得。免。刺。刑。黃。季。剛。侃。時。爲。趙。勳。善。長。趙。宴。客。季。剛。必。在。座。酒。貯。鴛。鴦。盞。一。鴛。一。酒。聽。克。定。使。楊。度。等。說。趙。使。不。絕。途。乘。鈞。最。後。曰。子。與。梅。峯。定。策。建。國。祕。發。金。藤。之。誓。祈。轉。告。雲。臺。公。子。勿。貽。老。父。哀。洪。憲。諸。臣。恨。趙。刺。骨。京。兆。尹。王。治。馨。乘。鈞。替。身。也。藉。五。百。金。贖。案。撤。肅。政。史。彈。劾。明。令。鎗。決。以。威。嚇。乘。鈞。乘。鈞。不。動。遂。有。四。年。十。二。月。前。直。隸。都。督。趙。乘。鈞。暴。死。出。缺。之。耗。黃。季。剛。曰。智。蕙。每。夜。遊。于。大。談。國。事。自。云。不。知。子。命。終。于。何。日。嘗。晚。尚。言。項。城。帝。制。之。非。滯。三。下。以。暴。疾。斃。內。外。咸。知。裝。烟。小。侍。得。千。金。者。之。所。爲。重。置。安。眠。藥。於。燕。窩。湯。內。融。化。進。飲。無。敢。言。者。是。亦。鴛。鴦。盞。之。變。像。歟。中。華。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政。事。堂。奉。策。令。前。直。隸。都。督。上。卿。趙。乘。鈞。智。略。過。人。才。堪。應。變。京。津。創。辦。警。察。賴。其。經。營。成。績。昭。然。模。範。全。國。設。革。以。後。在。內。務。總。長。任。內。奮。興。廢。之。際。因。慮。成。爲。深。知。大。體。

尤爲時論所稱。副任國務總理。直隸都督。躬經艱困。神智不撓。排難安邦。軍民翕服。奮動回念。實愴予懷。趙秉鈞著加恩追封一等忠襄公。以彰良弼。宣示來茲。此令。秉鈞賜葬西陵。湘梁節菴(鼎芬)生壙。經梁格莊。榜山築石。祭堂圍柩。牌樓翁仲。遠勝崇陵。寒雲集杜詩。署襄殿。繼聯云。將軍勇概。誰與敵。丞相祠堂何處尋。署款卓二子袁克文。夏口李以祉注釋。

葉瑟菴先生曰。有姚玉芙者。現隨梅蘭芳管事。年幼時。美姿儀。善應對。曾侍趙智菴供燒烟之役。智菴一日在烟床。問玉芙曰。汝視我對待各方面何如。玉芙曰。大人與客談話。人人不同。此不可及。翌日即辭去玉芙。知玉芙識破本領。恐生內憂也。不意生命竟喪於侍值之手。真深慮論所謂慮於此而失於彼矣。〔以祉又注〕

趙秉鈞河南汝州人。一說順天大興人。究竟貫籍何省何縣。恐其本人亦不甚了了。蓋少時出身微賤。漂泊無依也。說者謂趙智庵一身備有三個第一。即趙爲百家姓第一姓。籍大興爲全國第一縣。所官內閣總理。又爲北洋派第一仔內閣也。〔長沙王祖柱補注〕

薦奏西清唱步虛。洞霄提舉道家書。國師終讓天師算。龍虎山光指故居。

張勳屯兵徐登。篤好道術。每歲遣使往龍虎山。迎張天師移駕軍府。建醮設壇。作驅使風雷神鬼之法。勳。嶺人。尊鄉誼。尤表敬於天師。阮斗瞻齋表命。跑徐州。月必一至。勳大宴天師。語斗瞻曰。現在項城。籌備大典。六君子自稱帝師。西藏蒙古呼圖克圖各活佛

。皆號國師。皇帝奉天承運。應天順人。有天師在此。而不迎入北京。是逆天也。逆天者不祥。我曾讀過千家詩。綠章夜奏通明殿。一朵紅雲捧玉皇。天師威風。何等排長。阮拍急電。勳特薦達。項城遂有宣召六十二代天師張元旭來京之命。天師入觀。北省道綱司。陰陽司。各道觀主教。郊迎者萬人。天師坐絨呢八人大轎。靈官乘馬前行。四法師兩旁扶轎。頭牌揭承襲封號。二牌示龍王免朝。諸神免參。牌黃色。轎前護法童子二人。法衣金綉。一捧令牌。一捧法水。天師冠五岳朝天冠。服黃緞清賜法衣。履高低金綉法鞋。手挽靈訣。由前門入。留京半月。在新華宮奏齋醮三壇。天師呈遞叩奏云。奉玉皇詔。天門開瑞。日月聯璧。聖主當陽。人神共慶。謹奏報云云。袁賜天師洪天應道真君號。從張勳請也。〔夏口李以祉注釋〕

天師世家

羅田夔武纂錄夏口李以祉轉鈔

漢張道陵。字輔漢。沛豐邑人。留侯九世孫也。祖父名綱。父桐柏真人大順。母劉氏。夢神人授以徽香。感而有孕。建武十年正月十五夜。生天師於吳之天目山。七歲讀老子書。夢了其義。及冠。身長九尺二寸。顴眉廣額。朱頂綠睛。隆準方頤。目三角。美鬚髯。垂手過膝。能煉形合氣。辟穀少寐。於天文地理圖書讖緯之密。咸通貫焉。從學者千餘人。天目山南三十里。西北八十里。皆有講誦之堂。臨安神山觀。餘杭通仙觀。卽其地也。與弟子王長。遊淮入鄱陽。泝流至雲錦山。煉九天神丹。丹成而龍虎見。因以名山。在人間一百二十三歲。天寶七年。詔後漢天師張道陵。冊贈太師。唐中和四年。封三天扶教大法司。宋熙寧加號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元成宗加封正一冲元神化應顯祐真君。二代衡字靈真。詔徵

爲黃門侍郎不就。永壽二年。襲教居陽平山。與妻盧氏。白日上昇。元武宗贈正一嗣師太清演教妙道真君。三代魯。字公祺。衡長子也。以道術教人。從者益衆。時漢祚日凌。魯居漢中垂三十年。元成宗贈正一系師太清昭化廣德真君。四代盛字元宗。魯之三子也。魏世宗封奉車都尉散騎侍郎。加都亭侯。元至正元年贈清微顯教宏德真君。五代昭成。字道融。元宗長子。元至正十三年贈清微廣教宏道真君。六代椒。字德馨。晉安帝累徵不起。元至正十三年。贈清微宏教元妙真君。七代回。字仲昌。元正至十三年贈玉清輔教宏濟真君。八代迥字彥超。魏太祖嘗召至闕問道。年九十。元至正十三年贈玉清應化冲靜真君。九代符。字德信。壽九十三。元至正十三年。贈玉清變化崇妙真君。十代子祥。字麟伯。仕隋爲洛陽尉。乘官嗣教。宣化四方。壽一百二十。元至正十三年。贈上清元妙太虛真君。十一代通元。字仲達。年九十七。元至正十三年。贈上清元應冲和真君。十二代恆。字德潤。唐高宗召問治國安民之道。對曰。能無爲則天下治矣。帝嘉之。年九十八。元至正十三年贈上清元德太和真君。十三代光。字德紹。壽一百四歲。元至正十三年贈太元德廣妙真君。十四代慈正。字子明。年百餘歲。元至正十三年贈太元上德紫虛真君。十五代高。字士龍。唐玄宗召見。命卽京師。置壇傳錄。册封漢天師號。年九十三。元至正十三年。贈太玄崇德元化真君。十六代應詔。字治鳳。元至正十三年。贈洞虛演道冲素真君。十七代頤。字仲孚。初任貴水尉。乘官嗣教。壽八十七。元至正十三年贈洞虛闡教孚佑真君。十八代士元。字仲良。居應天四十年。年九十二。元至正十三年。贈洞虛明道贊運真君。十九代修。字德真。年八十五歲。元至正十三年。贈

冲元翊化昭慶真君。二十代誠。字子堅。唐會昌中。武宗召見賜傳錄。年百餘歲。元至正十三年贈冲元洞真孚德真君。廿一代乘。字溫甫。年九十二。元至正十三年贈冲元紫氣昭化真君。二十二代善。字元長。壽八十七。元至正十三年贈清虛崇應孚惠真君。二十三代季文。字仲珪。壽八十七。元至正十三年。贈清虛妙道輔國真君。二十四代正隨。字寶神。宋真宗召至闕。賜號真靜先生。年八十七。元贈清虛廣教妙濟真君。二十五代乾耀。字元光。年八十五。元贈榮元普濟湛寂真君。二十六代嗣宗。字榮祖。宋仁宗召赴闕。祈禱有應。賜號虛白先生。年八十一。元贈崇真善化妙悟真君。二十七代象中。字拱辰。元贈崇真通惠紫元真君。二十八代敦復。字延之。年五十三。贈太極無爲演道真君。二十九代景端。字仁敦。復從子也。大觀二年。贈葆真先生。年五十五。元贈太極清虛慈妙真君。三十代繼先。字嘉阻。一字道正。號脩然子。象中之曾孫。景瑞之從子也。元祐七年生於蒙谷庵。大觀二年。召至闕。授太虛大夫。辭不拜。元贈虛靖元通宏悟真君。三十一代時修。字朝英。象中之孫敦直之子也。年六十一。贈正一宏化明悟真君。三十二代守真。字遵一。母吳氏。娠十九月而生。宋紹興十年嗣教。高宗召赴闕。賜號正應先生。淳熙三年卒。元贈崇虛妙光正應真君。三十三代景淵。字德鑿。元贈崇真太素冲道真君。三十四代慶先。字紹祖。嘉定二年宴坐而化。贈崇虛真妙光化真君。三十五代可大。字子賢。伯瑀之孫也。嘉慶三年賜號觀妙先生。卒於景定四年。元贈通化應化觀妙真君。三十六代宗演。字世傳。號簡濟。卒於元至正辛卯。元贈演道靈應冲和元靜真君。三十七代與棣。字國華。號希微子。至正辛卯嗣教。授體元宏道廣教

真人。三十八代與材。字國傑。號廣微子。宗演次子。大德八年授正乙教主。武宗即位來親。特授金紫光祿大夫。封留國公。賜金印。延祐三年卒。三十九代嗣成。字次養。號太玄子。元授輔化體仁應道大真人。四十代嗣德。號太乙。與材第二子。至正壬辰十月卒。元授太乙明教廣元體道大真人。四十一代正言。號東珍。嗣德長子。授封真人。四十二代正常。字仲紀。號冲虛子。嗣成長子。洪武元年改授正一嗣教真人。賜銀印。秩視二品。年四十三卒。四十三代宇初。字子睿。別號養山。冲虛之子也。著有蒼岷泉文集二十卷。四十四代字清。字彥璣。號西壁。冲虛仲子。善山之弟。著有西壁文集。永樂八年嗣教。誥授正一嗣教清虛冲素光祖演道真人。四十五代懋丞。字文開。別號九陽。又號愷然。正常之孫。字清宇初之從子。年五十九卒。四十六代元吉。字孟陽。別號太和。懋丞之孫。留綱之子也。英宗復辟。賜號大真人。四十七代元慶。字天錫。別號貞子。文號七一丈人。四十八代彥續。字子瞻。別號愷然。年七十卒。四十九代承緒。字元成。別號三陽。嘉靖壬子入覲。給伯爵。五十代字國祥。號心湛。五一代顯庸。字九功。年八十。懷宗加太子太保。五十二代應宗。字翔臣。清授正一嗣教太真人。五十三代洪任。字漢基。康熙六年卒。誥贈光祿大夫。五十四代繼業。字善述。康熙十六年誥授光祿大夫。五十五代錫麟。字仁趾。善城長子。乾隆元年特授光祿大夫。五十六代遇隆。字靈谷。五十七代存義。號宜亭。靈谷長子也。以兩功晉秩三品。五十八代起隆。字紹武。號錦崖。昭麟之子。乾隆五十五年。恭遇覃恩。誥授通議大夫。五十九代鉅。字佩相。號琢亭。同治二年。奉旨誥授通議大夫。六十代培元。號復泉。

。詔授通議大夫。六十一代仁設。號清岩。是爲今天師云。

王夔武按。今鳳漫談云。廣州關甲。稱張天師見蘇軍門元春。作掌心雷。殛蛇死。又美人李佳白在尙賢堂說宗教。張天師元旭入座演說。上海人傳其神奇。按此當卽六十二代天師。丙寅三月廿一日。吳佩孚請天師來漢口。派名恩浦。字瑞齡。年二十三歲。乙丑承襲。卽六十三代天師也。戴五岳朝冠。服藍花緞八卦衣。與前有龍王免朝諸神免奏兩揭示。隨行有法官四人。謹法童子一人。

王翁八十老名宿。爲渡重湖一賞春。不遇聖明陳印綬。如何漢上會詩人。

帝制諸臣會議以原有清史館位置前清遺臣。以編羅京內外名宿。且元年春壬正月之筆。輝煌史冊。宜載實書。於是議設國史館館長。必年高望重。堪爲一代師表者。羣推王壬老。從楊度請也。度爲王翁內戚。亦入室弟子。由度先達項城意。王翁可之。乃遣使齎聘書一。金三千元。項城親筆信一。飭湘鄂漢直將軍巡按使沿途照料。護送入京。而王翁行矣。由湘乘輪行。抵武漢。漢上知名之士。大宴於挹冰堂。王翁曰。是亦漢上題襟高會也。卽席賦七律一章。首二句云。闕塞出帆本無意。爲渡重湖一賞春。第八句云。漢上題襟大有入。和者甚夥。或進詢曰。王翁漢廷大經師榷榮也。吾輩幸叨大會諸生之列。真可言得稽古之力矣。翁笑曰。予此行只有輪船火車。並無車馬印綬可陳也。酒闌回館。閑話舊事。某曰

。甲午之役。先生曾作游仙詩。予竊尙肄業書院。莫知所指。真有只恨無人作鄭鑿之嘆。漢上報章。皆刊遊仙詩并注。先生以此近猶囁關（見湘綺樓說詩卷五）今事過境遷。朝市皆易。先生何妨逐句言之。免後人苦心作註。難明意旨。於是朗誦一章。先生即說其本事。羣爲記誦。至第五首。說法未畢。段芝貴將軍請謁遂罷。時章太炎先生幽拘北京。予以遊仙詩注示之。太炎提筆逐句點曰。此今日壬子秋之遊仙詩也。予曰。先生於改唐詩。諷袁黎外。又多一體裁矣。

遊仙詩原唱（見湘綺詩第三種杜若集壬老注）

湘瑟秋清更愴彈。（湘撫吳大澂自請督兵）只言騎虎勝騰鸞。（提督余虎恩從吳領中軍。後授總兵。許其自將十營）東華齋史猶籌筆。（黃太守自元爲吳同年一甲進士奏充營務處）南岳真妃肯降壇（魏方伯光燾將四營屬吳）叔夜儼憑金換骨。（曾軍伯陳梅生兩編修俱被命赴吳章）陳平何用玉爲冠（營官饒恭壽之流以容止進用）淮南自許龍騎貴。（李傅相自請討游吳辭之）却被人呼作從官。（始詔宋慶總統各軍改授恭王又改授劉坤一不及李）

只學吹簫便得仙。（時論抑淮重湘湘軍行伍出身及功勳子弟乞食吳門者皆得進用）電旌終節擬誇天。（後湘淮軍改授劉坤一節制）定知吳質難成夢。（吳軍多科第中人難謀軍事）不與洪崖共拍肩。（劉既總統各軍直督李不能歸其節制湘淮時生齟齬）金闕未先辭受籙。（遣使議和與總軍之命並發）神山欲望恐無船。（鐵甲戰船七亡五朝旨令保護鎮定兩艦。而嚴寬劉學詢使赴日議和抵長崎不納引船而返）晨雞夜半空回首驚怪人間但早眠。（京官等屬先期出都皆効死主戰之巨難鳴入朝顧影自憐）

新承鳳詔發金闈。爭看河西墮馬郎。(朝議起湘軍宿將以陳臬司滙節制防河諸事又有謂是關東之命陸見出京伴隨馬拆右脚以阻其行幸不倚吳持玉斧(在吳軍宿將有事仍奉直督)可能窺宋出東牆。(宋宮保慶在慶天饋餉戰朝議倚爲長城)勞拖仙帶招燕使。(張侍讀因對扣軍餉力爲排解李尙書斥爲阿狗)只借天錢辦聘裝。(衛汝貴領餉六十萬以十萬寄家如曹克忠輩十扣四五較爲廉潔勿怪哭菜市也)曾受茅君兄弟訣。余與曾忠襄姻好而保薦由文正)休將十賚損華陽。(北語謂醜調爲損)

鬱金堂外下重幃。玉女無言但掩扉。(張香濤移督兩江一月以來辦理防務無暇見客惟與予暢談兩日)塵階素書空自讀。(香濤欲解西事雖土飯塵羹亦奉爲奇書)月明烏鵲正何依。(主戰二相已出軍機某尙書猶在卽前勸恭王者)蛇珠未必能開霧。(某相國有自願督師之志)鴛錦猶聞勸織機。(軍火全資外洋而製造局故爲忙碌)莫道素娥偏耐冷。爲君寒透六銖衣。(余在督轅月下獨登台。及出夜已三鼓次日不辭而行)

東華眞誥有新封。朵殿親題御墨濃。(未注)眉嫵不描張敞筆。(張幼樞甲申喪師准相妻以幼女今眉嫵者無筆可描)類黃猶待景陽鐘。(主戰二相留京未出)仙家往事如棋局。(議和以來有前後八仙有前主戰而後主和者)夜宴歸來有醉容。(未注)青雀定知王母意。幾從瑤島駕雙龍。(李相使和先得西太后密旨有萬事朕一身當之語)

太炎先生故游仙詩

蕭瑟清秋不耐彈。攀龍騎虎快騰鶩。(袁騎假虎)東華幕客曾謀逆。(王爲肅順上客與謀逆事談及清末失敗曰肅順若在必不使威貫橫行自有立國之道清亡於殺肅順云)南嶽王妃肯降

壇。(王久主衡陽艤山書院)捧詔却憐金換骨。著書那復羈爲寇。(袁贖祭祀冠)湘軍一志
撼千古。却被人呼作史官。(洪楊之役湘軍志高絕一時來京不知所修何史)

出岫閑雲列上仙。將軍擁席餞南天。(湘鄂將軍巡使文武諸官親赴王翁行轅陳席)因生楊
肘行出夢。(由楊度推薦)不對柯棋坐比肩。(柯紹忞欲爲副館長却之)總統國民都受錄。

(王翁入京屬對有民猶是也國猶是也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句)江湖河海不需船。(王翁在漢
言此行入京江湖河海皆不需船)婦人行役周媽在。莫怪先生愛早眠。(人有以周媽病王翁
者翁曰古者婦人行役禮也)

新承鳳詔入金闈。爭看潭州老醜郎。(王翁籍湘潭)一卷公羊師北面。(王翁以公羊教井研
廖平不傳南海康有爲時康徒梁啟超輩在京奉王甚謹)兩行女樂列西牆。(王翁有左列生徒右
列女樂之志)勞拙仙帶迎專使。(袁派專使赴漢迎迓)只領天錢辦內裝。(館俸皆周媽經手)
宴語玉堂諸後輩。(王翁曾欽賜翰林院入京時舊列名翰林院者公譏之)此行不住首山陽。(

王翁云予未仕前清登西山不用採薇)

居仁堂下戀黃幃。(袁首宴王翁居仁堂)天上申猴坐玉屏。(京中呼袁爲猴頭)文字常頭經
有證。(王翁以經語解出土籤碑)君王盜國史何依。(王翁南旋曰予不躬逢盜國)封還館職修
帷簿。(王翁伴因周媽事封還館職自劾曰帷簿不修)託起朝儀下織機。(翁南還時以吏館事
交付館員曰爾輩可起朝儀也)莫道燕京天氣冷。高阜前月送貂衣。(袁曾送王翁貂衣一襲)

第五首因王翁說莊未竟太炎先生亦未改

長沙碧浪湖。在北門外開福寺之後。有屋數椽。極幽靜之致。爲陳程初軍門海鵬所築。王

湘綺綺老。曾結碧湖詩社。歲時佳節。置酒流連。民國四年上巳。長沙文士。假碧浪湖。舉修禊盛會。與者曾重伯吳樵舟程子大袁叔輿易由甫陳豪生劉腴深徐寶賓等凡數十人。推湘綺首坐。湘綺即席成五古一首。並舉舊作長沙舊事君知否碧浪湖邊多鱸魚句以爲笑樂。其時靳水湯鑾新鄉銘督理湖南軍務。譙湘綺於舊巡撫署。執禮甚恭。每進饌一盤。奏軍樂一番。蓋湯入汴時。長沙胡幼卿桃鄂知靳水縣事。胡又爲湘綺後輩也。〔長沙王祖柱補注〕

附錄湘綺樓說詩卷七王翁自記

洪憲改元。余方輟講東湖。不問世事。而京使復來。將以大師位上公強起之。笑謝不遑。使留三日不去。乃與書項城。有曰。開殿揮飾事。已通知外間。傳云。四出忠告。須出情理之外。想鴻謀專斷。不爲所惑。但有其實。不必其名。四海樂推。曾何加於毫末。前已過慮。後不宜循。改任天下之重。不必廣詢民意。轉生異論。若必譴安自在措施之宜。不在國體。且國亦無體。禪征同揆。唐宋篡弒。未嘗不治。羣言淆亂。何足問乎。又與楊留子書曰。謗讒叢生。知賢者不懼。然不必也。無故自疑。欲改專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常論弒字字書所無。宋人避忌而改之。不知不可試也。將而誅焉。弒則敗矣。既不便民國。何民意之足貴。自古未聞以民主國者。一君二民。小人之道否。象也。尙何籌安之有。總統系民主公僕。不可使僕爲帝。弟可功成身退。奉母南歸。庶幾免乎。抑仍游擊殿耶。余雜詩云。有道固不讓。未學徒生辨。自從翁陳來。隨風忽如剪。坐荒土民業。競逐橫流轉。甘爲役人役。各自選其選。踊金安飽祥。萋草不可編。役人皆有求。吾今獨何羨。誤落塵網中。三年被驅遣。迷復豈無災。得朋斯所善。易魂如何招。楊鑿亦不遠。當戲

贈民國總統一聯云。民猶是也。國猶是也。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偶遇新華門。誤認爲新莽門。時人曰余東方曼倩一流云。

休言麟定說公孫。魯語能污帝關尊。蠟淚滿前君莫笑。沛公如廁在鴻門。

民國八年。章太炎先生寓滬上也是廬。予洪憲紀事詩成。呈稿請序。先生謂有故事一則。屬予撰詩。佳則序之。不佳則無有也。先生曰。予由龍泉寺轉禁徐醫生寓廬。徐。袁氏延醫御牙者。一日。魯人賈某來談。賈。克定尊爲風水大師。帝城營造。皆其手定。賈曰。予親帝王旺氣。蒼萃前門，儲公以定命名。定無坐位。氣嫌空洩。難以坐鎮。前門皇運成備。門內左右。對建高樓洋廟兩楹。俾儲公制虎坐位。河山帶礪。穩如泰山。安如磐石矣。蓋魯語定聲同音。讀聲爲定也。予曰。毛詩。麟之定。振振公姓。定生頭上。如何位置尻後。徐曰。此堪輿家之微言。先生所不知也。明代建小關帝廟於前門。先生嘗會通之。詩成。走呈先生。先生曰。毛廁詩甚佳。坐片刻。爲子序之。疾書一小時。成本詩詩序。民國二十五年春。在吳會祝先生壽。先生尚曰。毛廁詩甚好。天人大師。楫棺一叩。正學嬰靈。舉國凄然。成再敬記。

故璫歸命不成侯。夾領金輿警衛頭。曾說天家通北寺。新廷竟罷大長秋。

中華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政事堂奉申令。歷代宮禁。沿用闈人。因供內廷使令。俾千百無辜之民。自處以久廢之宮刑。永絕嗣續。揆諸尊重人道主義。豈忍出此。所有從前太監等名目。着卽永遠革除。懸爲厲禁。內廷供役。酌量改用女官。應如何規定之處。着政事堂審議以聞。此令。清西后垂簾時。項城刻意交通太監李蓮英。故戊戌政變。岑春煊革職。蓮英皆與項城密謀行之。後又交通小德張。辛亥事變。小德張日環跪隆裕前。泣報軍近逼北京。帝制議起。小德張姪以贊袁有功。屢上呈摺。求充洪憲宮中領班太監。項城曰。以刑餘之人與開國政。清代嚴禁。頒示祖訓。末世闈禍。仍難避免。文冊各國視爲笑談。予豈能捨強歐良制而從印度。波斯。回教諸弱國之虐政乎。遂下詔罷除太監。改用女官。選頭等警衛偵扈蹕。陳少白先生曰。岑春煊督粵。捕鉅紳黎季襄楊西巖等二十餘人。有籍其家者。粵人懸賞十萬金。謀罷逐岑者酬之。少白手揭紅標。知春煊與項城有隙。西后西幸。龍岑在袁上也。乃由粵人蔡乃煌謀于袁。又知西后痛恨康梁。乃賂照相師。將岑春煊康有爲梁啓超麥孟華四像合製一片。廣售京津。由蔡登鉅金謁袁。轉李蓮英。密上西后。西后閱之大怒。遂有調岑離粵之命。乃煌得上海道。少白獲鉅酬。以金辦港省輪船公司。珠江碼頭。劃歸陳有。其家今尙食之。出此奇計。少白得有陳平之目。春煊知爲像片所給。自登鉅金求計於蓮英。蓮英又以西后扮觀音。自扮韋陀。同坐一龕。上像片於西后曰。老佛爺何嘗命奴才同照此像。足見民間偽造藉觀朝綱。從前岑春煊康有爲等照片。想亦類此。西后對岑意解。後聞都司令岑春煊困龍郡王濟光。殺蔡乃煌。或曰。所以報

東門之役也。

項城僭帝時。以袁紹明乃寬爲宮內大臣。其職位等於前清之總管內務府大臣。小德張之姪謀充領班太監。項城深知闖寺之禍。遂永遠罷除太監制度。改用女官。聞當時女界講願團代表首領安靜生。運動領袖女官甚力云。〔長沙王祖柱補注〕

授易囚師消息眞。牛金星後有斯人。自言郭璞終皇極。講見天心待殺身。

老友荻樓海序舉易筆談曰。海寧先生之於易。得異人傳授。一日問辛齋。辛齋曰。吾師知爲何許人。但不言姓氏。嘗爲白狼軍師。人皆以異人稱之。洪憲謀帝。予被捕三元店。琅瑯入軍政執法處。異人起迎獄中。曰。傳人至矣。指壁間舊書小字數行。令予觀之曰。杭辛齋某年月日被捕於三元店。入獄某年月日。袁氏死敗。出獄。某年月日。己身被戮在獄中。忍死一月。傳易於杭辛齋。辛齋覽畢。跪而師事之。禮也。就獄中畫地爲卦。變象證爻。溯河圖洛書之原。寓悲天憫人之願。講見天地之心。明述性命之旨。博探諸家。解澈大義。興衰治亂。簡易發明。曰。此內聖外王之學。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卜筮占驗。盡餘事耳。大旨見予述指微言。載予筆談。皆一月中領受於吾師者。時屆一月。吾師曰。後三日予就戮於某時。汝善傳此絕學。儒家尙數。數不可逃也。邵康節皇極經世。最明是

義。昔郭璞知某日誅死。其予之身世歎。又曰。袁氏敗亡。中國黃蓮告終。將來紅蓮與白蓮青蓮。混雜離合。共入黑蓮。所謂聖人不作。則漫漫如長夜。元遺山詩。血肉正膺皇極數。衣冠不及曠明年。不曾爲黑蓮寫照。吾師宋元諸家詩多能背誦。執法處長陸建章曾質吾師。問袁休咎。吾師曰。袁氏命終何日。予命終何日。尙何帝制之可言。云云。梅九與辛齋同出獄。書事最實。辛齋易樵傳學梅臚。〔成書記於廣州照霞樓〕

畫杭辛齋獄中受易事

河東景定成撰

袁氏仇視異己。反對帝制持非議者。均在羅織傾陷之列。袁氏小站練兵時。曾納辛齋爲幕賓。一日漫爲戲言。辛齋笑曰。慰亭。汝將來必爲皇帝。袁亦笑曰。我若爲皇帝。必先殺汝。及洪憲僭號之初。辛齋方謀南行。未果。即被捕於三元店。械送軍警執法處。剛入囚籠坐定。同囚卽有數人對之發笑。辛齋嘆問笑由。一人指同囚某告云。君未入獄前三日。此位神仙已暗記於牆角上矣。辛齋視牆角果有小字一行云。杭某於某月某日被捕於三元店。初疑爲某卽席所爲。而某則正色告曰。此定數也。某爲白狼軍師。被捕入獄。數當於某日死。尙有一月期限。合傳易經徵旨於君。辛齋乃驚服。獄中無紙筆。某乃以指畫地爲八卦。告以要竅。並曰。出獄後應多購古人易著。加以整頓。辛齋受命惟謹。奉之爲師。稱爲異人。逾月。異入果於所預知日期被戕。辛齋則於袁氏死後。與余同時出獄。告余以此段奇遇。託代爲搜求易著。民六入粵。渠已購得三百餘種。內有余代購數種。同人以庠師曾講易南海。邀辛齋步虞氏後塵。於時成學易筆談三集。又擬成易藏期與道藏佛藏相埒。

惜志未竟而卒。

附錄杭辛齋學易筆談述楷序言

易道至大。易理至邃。辛齋之志。何敢妄談。顧念吾師忍死狂狷。剋期以待。密傳心法。冀綿絕學。又曷敢自棄。丙辰出獄。爰搜集古今說易之書。惟日孳孳。寢饋舟車。未嘗或輟。丁巳以後。國會蒙塵。播越嶺嶠。議席多暇。兩院同人合組研幾學社於廣州之迎龍社。謬推都講。計日分程。商兌講習。雖兵戈擾攘。而課約罔閒。講義纂輯。得書若干。名曰易棧。而晨昏餘晷。切礎間難。隨時筆錄者。又積稿盈尺。同人艱於傳寫。乃謀刊印。蓋爲四卷。顏曰筆談。蓋紀實焉。己未庚申。由粵而滬。同志之友。聞聲畢集。風雨一轡。不廢討論。以續前稿。又得四卷。爲二集。借閱傳鈔。恐多遺失。適前印之書。久已告罄。同人請合兩集與易棧易數偶得讀易雜記諸稿。均以聚珍版印行。始於壬戌八月至十月抄筆談八卷工竣。爰紀顛末。並述楷如左。述楷條例繁多未錄。

附錄侯官嚴復序學易筆談二集

辛齋老友別三十年矣。在光緒丙申丁酉間。創國聞報於天津。實爲華人獨立新聞事業之初祖。余與夷君穗卿注旬刊。而王菀生太史與君任日報。顧余足跡未履館門。相晤恆於菀生之寓廬。時菀項城甫練兵於小站。值來復之先一日必至津。至必詣菀生爲長夜談。斗室縱橫。放言狂論。靡所羈約。時君謂項城他日必做皇帝。項城言。我做皇帝必首殺你。相與鼓掌笑樂。不料易世而後預言之盡成實錄也。次年國聞天殞。政變迭興。遂相忍讓去。今夏偶於友人案頭。獲階學易筆談。云爲君之新著。展卷如遇故人。攜之而歸。未暇讀也。

冬寒多病。擁爐攤書。閱未終卷。極理髮心。神爲之旺。而友人又致君意。謂二集亦已脫稿。乞爲序言。自維素未學易。而君之所言。乃與吾嘗所學者靡不折合。憶當年余譯斯賓塞爾勤學編。暨原富諸書。皆發表於國聞旬刊。修辭屬稿。時相商兌。得君諍論。益我良多。今我顧何益於君之書。言之奚爲。然聲應氣求。又烏得無言。嗚呼。予懷渺渺。慨朋舊之多疎。千古茫茫。欣絕學之有託。述陳跡。證夙聞。亦聊況於雲泥鴻爪云爾。庚申冬日幾道嚴復。

靈臺帝子撤雲旗。國寶珍藏恨石遺。太息三希堂畔路。斷痕一角補殘碑。

項城敗亡。黃陂繼位。先在東廠胡同。辦理政事。袁氏梓宮。移住彰德。乃入居總統府。接收新華宮。灑掃宮事。派副官唐中寅任之。項城殯儀前行。袁家即捆載物件。絡釋運出。唐中寅執行職務。派多人梭巡三海。監視公物。會見小工一隊。槓碑多塊。向新華門首途。選者視之。三希堂碑也。卽阻止搬運。飛告中寅。中寅至。而皇三子克良。亦由槓請來。中寅頭對克良。大啓爭端。責其不應私運國寶。克良呵槓者起運。中寅曰。今日之事。非皇三子威權所能用也。克良大怒。親擲一碑。中斷爲二。再踏一碑。碎分爲四。揚長不顧而去。中寅等鳩集碑工。重裝置於三希堂原有碑龕。予赴居仁堂。詢中寅當日奪碑情形。中寅用漢水土語答曰。諾。是我擲搶回來。諾。不怕他是皇三子。王子犯法。庶民同罪。

。諧。个寶畢。(貝字土音我已裝好。即牽予往三希堂觀之。故三希堂墨寶。如有斷碎痕者。卽洪憲後之搨本也。歷史鑑別家。所謂斷代考證。案斷碎二碑。爲三希堂石渠寶笈法帖第三十二册。明董其昌書大字後。(一)題跋。梁詩正等跋尾。斷爲二塊。第十九行自碑肩斷起。全行上節。精旣已超越唐宋加以九字。有沒。有半存。至第九以字斜掠第十四行第十二應十二爲兩字。又斜下第十五行。侵及第十六行。校勘兩字。直下碑角。中斷爲二。(二)乾隆御題詩。碎爲四塊。(甲)第八全行。大半碎沒。由第八行第一字橫過九十兩行各第一博魏兩字。斜下第十一行。第三游字再斜下第十二行。第三元字至第十四行第三字折向上之本行碑肩。第一二塊交兩字。碎爲一塊。(乙)又從第十四行章字斜上過第十五十六兩行第二津陸二字並列。至十七行第二御字下。碎爲一塊。(丙)由第十四行章字直下。轉回十三行。第五大字碑角。爲一塊。(丁)第十四行章字旁。直下分跨第十三十四行碑脚。大沉兩字爲一塊。對證原新兩搨本。卽明大略。「錄後孫公園雜錄」

譚瓶齋(澤園)先生曰。鑒別三希堂搨本。分三時期。(一)乾隆期。碑刻完成。尙未裝黏。每片四周無龍邊。(二)嘉慶朝。上臚加飾龍邊。後人欲翻最初搨本者。多將龍邊裁去。(三)則洪憲後之斷碎搨本也。

予問最初搨本。何以無乾隆御製詩。曰。恐係嘉慶後加刻者。「成禺記」

綠編夾竹黑蠅梅。小市移根上苑栽。伴食從容洋宰相。上斜花角檢花來。

陸子歆徵祥。前清充荷蘭公使。出席海牙萬國和平會。甚有聲譽。民元爲外交總長。民四徐世昌辭職。繼任國務卿。夫人法蘭西籍。飲食起居。衣物交際。全尚歐風。從容伴食。毫無主張。京師呼爲洋宰相。項城銳建帝國。以徵祥久歷外交。折衝強敵。承認較易。故有國務卿之命。徵祥忽習華俗。求通聲氣。上結大儲君。次交譙皇子。一日克定語陸。謂白梅。綠萼梅黃梅。紅梅。均易搜求。黑梅向所未見。徵祥乃親往小市下斜街尋購。一無所獲。後由老花匠用染色法。拗出墨梅二盆。呈獻克定。又恐獲罪克文兄弟。又拗數盆。各贈其二。京師爲諺云。陸子歆確是和鹽梅調羹手。惜其中無點墨耳。子欣忽於民國十四五年。在比京白魯塞歐。德聖安天主堂。受洗禮爲相公。修道八年。晉陞司鐸。去歲滬市長吳鐵城曾電比致賀云。「後和公園雜錄」

陸子歆生有異鼻。嗅覺靈捷。幼時入塾讀書。天晴無雲。彼獨攜雨蓋。同學見之匿笑。散學歸。中途大雨。謫生衣盡溼。子歆有雨蓋。無恐。謫生詢其故。子欣曰。予鼻能測雨晴。故先預備。或曰。今日大雨。何時能休。子欣出戶外望遠山烟樹。細嗅四週雨氣。曰。明午雨霽日出。果驗。羣以晴雨表呼之。「錄名人人小記」

雁翅湖樓障帝居。平明金鼓動紅棗。眼看故府歌鐘歇。淥水蘋花喚賣魚。

項城仿前清神虎營火器營典制。練虎莛軍。自爲團長。卽通稱之御林軍。軍容全師德制。

騎兵長矛銀盾。紅纓紛披四垂。有二矛重翹重纓之意。步兵荷銀槍。槍端飾以朱纒。帶長刀。刀柄鑲金龍。離離下綵者。則黃絲五縱。奮鬣九葩。陳虎旅於飛廉也。軍服領袖。蟒緞黃帶金較。藉昭等級。軍官則星弁玉徽。色上黃而品呈五色。每晨先在北海操練。項城出居仁堂。過金鯨玉棟橋。蒞北海黎明督閱。聖容阿倦。駐蹕雁翅樓。稱大元帥行帳。皇帝戴鸞冠。倚神劍。圍車之籬。是爲副官。皆中少將級。前仗清塵。金鼓競奏。長呼萬歲者三。於是千乘雷動。萬騎龍趨矣。項城賓天。北海樓臺。鞠爲茂草。馮國璋入繼總統時。北海禁人遊覽。其嬖人李某。異想天開。殃及池魚。說國璋曰。三海魚類。可值十萬金。明清以來。未施網罟。是爲總統私有產。國璋乃令其招商捕魚。議價七萬元。網得明嘉靖金牌放生魚一尾。某使館出重價購去。回視洪憲時代。雄風何在。誦老杜昆明池水濶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之句。俯仰今昔。爲之踴然。天門周沈觀先生樹模。曾賦三海賣魚歌長句。其詩曰。金牌魚。白質黑章尾鬣朱。子孫卵育三海水。珠泉吸引昆明湖。人間釣餌不敢到。那來魚者施網罟。夜半藏舟負之走。天池神鯉俱成俘。金牌深刻大明嘉靖字。想見厥初亦王餘。一朝斗水不能活。垂五百年遭毒痛。白龍宛頸困豫旦。老龜就烹桑已枯。吁嗟乎。膾肝吞膽人爲鮮。一網盡此猶區區。

周沈觀世丈曰。閩府中舊人語。洪憲時。豫省進黃河鮮鯉。項城擇巨鯉重二十餘斤者。翅貫銀環。環上鐫洪憲字。放生三海。予詩初有銀環貫鬣亦鐫洪憲號。其魚未獲難爲書之句。此次捕魚所獲。以明嘉靖爲最早。銅環未刻朝代者。亦有數尾。洪憲銀環魚。未見捕。故刪去此韻云。〔成禺記〕

歸領新朝玉鳳姿。九閣叩表最先馳。斜陽西苑多芳草。誰爲王孫賦黍離。

清貝子溥倫。道光嫡長曾孫。皇長子奕剛之長孫也。大阿哥溥儀。爲皇五子醇親王孫。宣統溥儀。爲皇七子醇親王孫。輪次立長。清皇帝應以溥倫繼位。清室有代表傳統資格者。厥爲溥倫。項城常謂大總統政權。爲清室禪詔直授。並非取之民國。參政院成立。首任溥倫爲參政。卽寓權由清室移讓之意。帝制議起。清室權優待條件隨同消滅。曾一度派溥倫世續謁項城。正式談話。故四年十二月十六日令曰。政事堂呈稱。准參政院代行立法院咨稱。准清室內務府咨稱。本日欽奉上諭。前於辛亥年十二月。欽承孝定景皇后懿旨。委託今大總統。以全權組織共和政府。旋由國民推舉今大總統。臨御統治。民國遂以成立。乃試行四年。不遑國情。長此不改。後患愈烈。因此代行立法院據國民請願。改革國體。議決國民代表大會法案公佈。現由全國國民代表。推定君主立憲國體。並推戴今大總統爲中華帝國大皇帝。爲除舊更新之計。作長久治安之謀。凡我皇室。極表贊成等語。現在國體業經人民決定君主立憲。所有清室優待條件。載在約法。永不變更。將來制定憲法時。自應附列憲法。繼續有效。此令。項城元旦登極。清室特派溥倫爲清室全體代表。欽命大使用敵體國書。賀洪憲大皇帝。行即位禮。羣臣朝賀禮成。首由大禮官黃開文。蔭昌。引伴溥倫恭入正殿。禮樂齊鳴。衛侍敬肅。項城升御座。溥倫中立。宣讀清室國書。項城起立。親手接受。文用遜清大皇帝。敬奉兩宮聖諭。特派宣宗成皇帝嫡長曾孫溥倫爲全權大使。

代表清室全體。恭賀中華帝國大皇帝洪憲元年元旦。行皇帝即位盛典云云。禮成。大禮官趨承御座。捧項城頒示皇詔退交溥倫。溥倫行三鞠躬禮。退出。詔曰遜清宗室溥倫。先朝嫡裔。宜爾家孫。神女之胤。玉鳳之姿。與滅繼絕。特頒五錫之榮。受命承天。不廢三恪之禮。方之遼裔楚材。宋裔孟類。忠盡龍篤。先後姓輝。掌領皇言。羣僚冠冕。誰從帝運。首美絲綸。歸命勳功。殊堪嘉尚。云云。或曰。詔文出知制誥王式通手筆。順天時報載。蒲圻覃壽堃詩。懷寶來陳璧。迎鑾詔溥倫。卽詠此事。當時駐京各使館。對外交部不用公文。只用函開。且書中華民國。雖外交部函請各國公使。元旦入賀。無一回覆。以與國大使體制。入賀洪憲大皇帝登極典禮者。只遜清溥倫一人。羣謂兆頭不吉。洪憲運命。恐與宣統先後姓美矣。〔錄後孫公園雜錄〕

馬街南劉二家。白頭詩客戲生涯。入門脫帽狂呼母。天女嫣然一散花。

帝制時期。自命帝黨者。蓄萃都下。皆捧坤伶。中和園雖有富民三友。(竹友蘭友菊友)戀馬小進(駿聲)吞金之金玉鑲。而劉喜奎色藝。實領王冠。名士如易哭尸。羅瘦公。沈宗時輩。日奔走喜奎之門。得一顧盼以爲榮。哭尸曰。喜奎如願我尊呼母。亦所心許。或曰。是非汝綠樹陰中之老媽乎。喜奎登台。哭尸必納首懷中。大呼曰。我的娘。我的媽。我老早來伺候你了。每日哭尸必與諸名士過喜奎家一二次。入門脫帽。必狂呼我的親娘。我

又來了。喜奎略通文墨。後拜哭尸爲師父。日習藝文。喜奎曰。易先生見面。呼我爲娘。我今見面。卽呼彼爲父。豈不兩相作抵。燠公曰。現在皇帝要登極。你也可以爲皇后坐殿。喜奎曰。恐怕皇帝不成。皇后也被金兀朮擄去了。豈不嗚呼哀哉。人謂喜奎黷見。遠勝頌聖諸公。喜奎日與哭尸變公諸名士往還。詩句文字。頗能着筆。其刻入諸文人集中者。想係好事名士大加潤色。喜奎色藝。名動一時。慕者願罰十五金易一吻。後嫁參謀部科長崔承燾。未幾崔歿。喜奎閉門守孀。民國十七年。報傳北平安定門謝家胡同崔宅。盜劫崔府婦婦姨太太崔劉氏。金珠銀鈔萬元。是時尚空房獨守也。〔錄後孫公園雜錄〕

附錄東莞張次溪珠江餘沫述劉喜奎事

歌女劉喜奎者。小字桂綠。南皮人也。少孤。從鄰媪以爲活。其地多習歌曲者。喜奎間雜於衆小女兒中習之。頗能育。樂師尚之。列諸門牆。喜奎自是力學不倦。未幾能歌二十餘齣。樂師攜之津門登言賦技。旋從名伶侯俊山金月梅遊。藝大進。之申浦。名乃大起。喜奎幼慧甚。喜書翰。及其名日高。名流多喜近之。喜奎亦自喜。從之閉業。學乃益進。後復從易實甫學詩古文辭。所作多可誦。嘗讀其見志詩八首云。愁愁喜喜數經春。歡喜登場愁是真。半幅綾綉數行淚。須知儂是可憐人。兒家身世已堪悲。自作春蠶自縛絲。無那春風怕回首。眉峯不是去年時。臺空玉鏡今難卜。宮守丹砂祇自修。誰解砒砒瀉珠玉。銀河皎皎淚空流。誰云石上有前因。離合悲歡假作真。傾略者番滋味苦。愧儂原是過來人。蘭閣怕寫相思字。寫出相思恨轉多。君試去看秋夜月。白雲無滓隔銀河。同心不語情能透。知己相期淚賸彈。一樣癡情關大節。休將路柳負嬋娟。人言儂有傾城貌。自愧家無負

郭田。棠桂不花椿早萎。拚將色相奉靈譏。由來一樣琵琶淚。彈出真心恨轉深。紅粉青衫共惆悵。怕君難久心傷神。喜奎於詩外復工爲詞。嘗見其和李易安醉花陰原調填重陽詞二闋云。不敢題糕辜永晝。吾宗夢得斯猶愧。儂也何人敢買詞。（摩詰九日詩意儂亦同此感）歌舞歸遲。（昨夕奏曲於三慶慶樂二園。幾不知此日爲重九佳節）冷澹秋衫透。安能獻賦羣公後。子安云。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羣公。換得詩盈袖。命薄似黃花。相對無言。花也如儂瘦。桓景登高曾此晝。厄難消諸獸。（長房謂景曰汝家九日有災令人臂繫茱萸囊登高飲菊酒景從其言果得免。）爲我先參透。誰張高宴彭城後。贖酒痕沾袖。說甚世之雄。戲馬臺空。人倚西風瘦。喜奎之色旣甲天下。其藝尤冠一時。故爲喜奎傾倒者。大有人焉。其時舊自是不免有競爭之舉。然非喜奎之所願也。故作書以自白。書曰。喜奎一弱女子。上有寡母。下鮮兄弟。孤苦伶仃。無所依恃。不幸而操業伶官。藉賣藝以爲奉養計。犧牲色相。淪落風塵。其遇亦可哀矣。入都以來。荷承都人士憐惜。揄揚貶責。各臻其極。雖毀譽殊途。然爲憐惜喜奎。悼喜奎日進於善之心則一也。喜奎得此。曷勝感激。乃不圖以此之故。竟興筆墨之爭。浹旬累月。忿演愈烈。此往彼來。疲神勞力。煙雲鬱以慘淡。楮墨澀然無光。爭雌雄競勝負之概。誠恐歐洲今日之血戰。亦無逾於此也。果何爲哉。果何爲哉。得毋與君等憐惜喜奎之初心相背乎。君等誠憐惜喜奎。而無他心。則均不應出此。悠悠毀譽。在古昔君子大人。曾不以此動其心。易其行。而况喜奎一弱女子之微且賤乎。君等休

矣。夫喜奎自喜奎。喜奎無可奈何而業伶。藉賣藝以博資。此喜奎之分也。喜奎唱戲。君等聽戲。是喜奎之不幸。而君等之幸也。其他之事。固無係于喜奎。亦何與於君等。其或爲美。或爲惡。或爲喜與不喜。皆喜奎所自有之。君等胡不憚煩爲之嘔心血較腦漿。嘔嘖叫聲。一至於此哉。喜奎誠不肖也。譽之者又安足以爲喜奎重。喜奎誠非不肖也。毀之者又安足以爲喜奎損。無當之譽。無當之毀。其失均也。智者弗爲。君子弗許。君等今日之爭論。果何爲哉。其或以春日方長。無事可作。聊假是以消磨歲月乎。其或以喜奎爲一弱女子。爲可欺。視爲消遣之材料乎。信如是。則君等大誤而特誤矣。夫吠影吠聲。無禮之毀。回喜奎所不任受。即評姿評色。輕薄之譽。亦喜奎所不願聞。君等其可以休矣。喜奎生不逢辰。不幸爲女伶。君等遂得如是而譽之。如是而毀之。脫令生長名門世胄。君等試思能如是譽之毀之乎。即君等家中婦女。亦能任人如是譽之毀之乎。如曰能也。則君等更何譽於喜奎。更何毀於喜奎。如曰不能。則由前之說。君等爲勢利。由後之說。君等無怨心。喜奎亦人子也。不過遇蹇耳。本正當之人道主義。憐惜一孤苦伶仃之弱女子。天理也。良心也。若君等今日之所爲。直以喜奎爲君等之賭勝物。喜奎不足惜。其如君等之良心何。設猶長此不休。則君等直人道之罪人而已。顧或謂君等類皆嶽嶠磊落之士。志不得遂。才不得展。抑鬱無聊。遂出此無聊之舉。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藉一弱女子之喜奎。以洩胸臆中不平氣。是則喜奎可以爲君等諒。但喜奎又不禁深爲君等惜。更深爲君等羞也。夫志不得遂。才不得展。潦倒平生。徒呼負責。此宜爲君等惜。然志不得遂。緣無可遂。才不得展。緣無可展。此宜爲君等羞。嗟呼。風雲日惡。國步艱危。使君等果懷愛國大

志。濟世高才。則值此存亡攸係。千鈞一髮之秋。奔命救死之不遑。豈有餘暇爲喜奎一弱女子嘔如許心血耗如許精神。以專此無意識之爭論哉。君等非昂蔽七尺之偉男子乎。急公義。賦同仇。今其時矣。大好頭顱。幸勿辜負。君等縱不自惜。喜奎爲君等惜之。君等縱不自羞。喜奎爲君等羞之。嗚呼。君等若再不猛省回頭急起直追。盡心殫力於國事。則君等又爲國家之罪人矣。喜奎夙懷漆室之憂。未繼木蘭之志。恨古徵之已渺。念徐起其何人。滿目瘡痍。望河山而隕涕。一城風雨。撫身世以興悲。是則喜奎又自惜自羞不暇。復爲君等惜復爲君等羞也。宇宙茫茫。我憂孔多。胡帝胡天。至於此極。嗚呼。噫嘻。喜奎尙有一言爲君等告。夫婚姻自由。國有明令。此神聖不可侵犯之主權。而竟有某某輩施以干涉之詞。破壞法律。蔑棄人道之罪。某某其能免乎。抑主持與論者。固應如是乎。其他污穢私德之事多端。喜奎自問無他。故亦在所弗計。然以爲若是之人。而亦別身與論界。喜奎雖不肖。亦爲我大中華民國之輿論界放聲一哭也。夫喜奎嫁與不嫁。果何與於人事。若以某某類推。漫京津間無一可嫁之人。卽謂舉世無可嫁之人可也。喜奎謹矢言。非得上馬鞍下馬草蓆布光明磊落天兵瀾漫之好男兒而夫之。寧終身不嫁。苟得其人。雖爲之婦妾。亦所願也。至若權豪紈袴之子弟。以及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之小白臉。陵文嚼字。純盜虛名之假名士。喜奎固早塵土視之矣。知喜奎者。其惟此乎。罪喜奎者。其惟此乎。

金盡床頭有甲兵。春燈魚鳥待承明。昨宵錯唱共和字。萬歲科呼第四聲。

請願代表團第三次請願推戴書上後。項城有頒布承認帝制之令。上書代表。招待經費。均由孫毓筠料理。於是開全體代表大會。翌晨齊集于新華門。跪求皇帝。即時正位。三呼萬歲散會。有僉事汪立元者。宣南俱樂部主理人也。誤呼中華帝國萬歲。爲中國共和萬歲。會員提出質問。論汪立元如何受罰。立元自認明晨集新華門。羣唱中華帝國萬歲三聲後。敬受科罰。一人長跪。再獨唱中華帝國萬歲一聲。翌晨請願代表。魚貫排列。跪集新華門外廣場。歡呼中華帝國萬歲三聲畢。立元起立。矩步前行。直跪新華門砌下。大呼中華帝國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一聲。洪憲開國。四呼萬歲。京師報紙。宣爲美談。禮畢。回請願代表總會。孫毓筠宣布各省代表諸公。任務已完。每人送路費百元。遠省二百元。請暫返本省。朝廷如有需要。再行召集。羣祈增費。毓筠不允。衆乃大譁曰。我們也不是蝦子燈。螞蟻燈。鳳凰燈。腳魚燈。由你迎來迎去。大家抬你做龍燈頭。我們連龍燈尾巴都摸不上。今日事不解決。都不得出門。毓筠奔入臥室。閉戶不理。羣衆狂罵。繼以毀物。毓筠以電話調警察憲兵。維持秩序。羣衆益怒。謂天兵來到。也要加費。區區軍警。豈能威嚇。毓筠曰。領款用罄。豈能驟辦。羣衆曰。這真是床頭金盡。就認不得客人了。當時軍警廢集。莫可如何。後經朱啓鈴等。出面調停。每代表加路費二百元。轆轤遂寢。當時有效吳寶崖龍棚詞。歌詠其事者。燈火笑樓盛鳳城。揮金門巧彩先生。諸公善舞龍燈手。萬歲長呼第四聲。禽魚花鳥閃金繩。萬事過如走馬燈。只笑上書人太淺。龍棚有路不同登。(錄後孫公園雜錄)

頒示兵謀主變權。親評孫子十三篇。神翰押閱多波磔。命注恭書夏壽

田。

項城一日閱殿復進呈居仁日覽，所譯歐洲大戰。德國扁頭將軍米勒。大勝於東戰場。元帥奧登堡。大捷於西戰場。席捲黑海諸國。如敗葉之遭疾風。喟然曰。德軍戰略。其通孫子九變之法乎。明計算。謀攻執。先虛後實。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皆吾國孫武子之兵法。歐洲今日大戰。不啻爲孫子十三篇。演用其學說。始於計而終於間。國人萬不可數典忘祖也。於是命內史夏壽田。選註孫子十三篇。以孫子十三家註爲幹。旁搜他家。採掇精要。選註九十一家。曰曹公。曰杜牧。曰王皙。曰梅堯臣。曰孟氏。曰張預。曰李奎。曰何氏。曰杜佑。曰陳皞。曰賈林。註以曹公爲主說。楷書正體。逐條附註。每篇一篇。先呈御覽。項城於篇尾。書一闕字，卽成欽定本。上石付印。審田工書，此冊筆法遒勁。較清代朱珪等。奉敕所書乾隆全韻詩各種書法。行格一致。設再恭對殿試策。仍當遵此本頭。備三鼎甲之選也。項城所書闕字。狀類虎形。（錄後孫公園雜錄）

項城少時跡馳不羈。嘗率兒童箕踞於所居屋上。遺大小便。家人苦之。雖習爲常業。而性躁不能入。固始張星炳字敬璠。光緒丙子翰林。曾充項城業師。其舉貢生則受知懷州知府吳重熹。惜不知提督學政者爲何人。吳字仲樸。山東海豐人。累官至河南巡撫。蓋項城推轂之力也。〔長沙王祖柱補注〕

彤亭鼓吹扣黃泥。黠染西湖春日西。爵帥謝恩天使語。旌旗楊柳白蘇隄。

項城稱帝時期。以辛亥革命資格。而坐鎮西南者。浙江最爲忠順。浙江將軍朱瑞封侯爵。巡按使屈映光加封伯爵。同城有侯伯。浙江實異數也。項城優待朱瑞。頒賜有差。朱瑞太夫人六十壽辰。項城特派鄂人萬德尊。爲欽命大使。頒賜福壽字兩個。誥封一通。首押皇帝之寶。壽詔一軸。德尊蒞杭。朱瑞跪接於車站。各件用黃泥扣封。肩以黃亭彤柱。八人直趨爵府。西湖江山。錦繡衣被。不減錢武肅王受詔時也。入爵府。升禮堂。天使捧詔詣中立。朱瑞具香案。先謝聖恩。請聖安。天使讀詔。朱瑞捧聽。讀畢。再謝聖恩。天使入見太夫人。行祝嘏禮。宣布皇帝德意。太夫人亦謝恩。禮成。金鼓齊鳴。鳴砲二十一聲。聖詔貯龍盒。懸呈正楹。文武百官。均入致賀。杭人謂自乾隆皇帝南巡後。未有如此次禮儀隆重。尊樹威嚴者。聞詔語中有浙江瑞武將軍侯爵朱瑞。忠貞盡忱。朕實嘉尙。東南半壁。倚爲長城。其表異羣流。皆由太夫人所教導云。當時呼朱瑞爲朱虛侯。曰侯而不實。得侯何用。或曰不能安劉。終歸於虛無縹緲之鄉耳。以上情形。萬德尊述。并云。天使之言。(錄後孫公園雜錄)

早發金鼈玉煉橋。朝臣賜宴賦瓊瑤。當年聖雪飛三海。賸有瀛台水一條。

黎元洪遷出瀛台。項城以該地爲醜集羣臣之所。鋪陳特麗。古稱瓊華島也。康熙乾隆。屢賜朝宴於此。賦詩紀盛。故清初詩家紀宴之作。載在專集。觸目皆是。項城常曰。清代文治武功。以康熙乾隆爲最。謀國者當師其政。項城不重文事。胡爲幸瀛台而觴詠雪天乎。當日大雪。項城詩思忽動。召帝制謔老輩文人。賜宴瀛台。賦詩紀瑞。項城首唱。羣下推樊樊山爲祭酒。恭坐項城之下。如易實甫。王書衡。郭曙樓。吳向之。夏武夷。楊哲子等。以次列坐。各賦恭紀詩。詩成。隨意遊園。明日都下各報。爭載詩章。與宴者宴瀛台陽宴恭紀一卷。(原詩續錄)鳥乎。瀛台歷史。中凡三變。自清西太后幽光緒於此。夜抽吊橋。日進玻璃粉。曾廣鑿爲護衛大臣。曾告人曰。皇上每食。手顫視碗。對予而泣。再山項城軟禁黎元洪。嚴察其出入。幸因帝制外遷。今則環繞華島。有水一條。瑞雪年年。賦詩之雄風何在。誦曹孟德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句。不禁爲袁氏諸子生今昔之感也。(錄後孫公園雜錄)

瀛台賜宴遊園記恭紀附錄

隱名。

今上登極之前一月。召集奉進諸臣。賜宴瀛台。做前清仁廟純廟舊典也。瀛台譙集。首由今上賦詩。羣臣敬和有差。刊瀛台賜宴恭紀詩一卷。當時列宴諸人。縱遊中南兩海。際快雪之時晴。抄宜春之帖字。唐麗聖世。榮記蓬瀛。一樓一閣。一石一樹。一類一題。一山一水。罔敢遺漏。其詞曰。自遼金元明清歷史名勝。首推三海。三海者。北海中海南海是也。有清一世。凡茲皆屬游幸範圍。宮禁森嚴。門牆千砌。非參與內廷游賞者。不易至也。鼎革而後。中南二海。劃爲公府辦事區域。居者又從而點綴潤飾之。踵事增華。變本加厲。

。今逢景運。氣象更新。其泉石山林之勝。洵超北海而上矣。南海一名太波池。形圓廣袤可數里。水澄清爲三海冠。入新華門而東北。卽其東岸。先爲土山。次爲藏舟室。次爲藏書樓。再次爲日知閣。而東岸終矣。閣前有魚樂序。礮石爲梁。因山成洞。曲折紆迴。以遞流水音。自此而西。卽爲南海北岸。魚樂序。中有額曰。個中自有玉壺冰。蓋清高宗所題也。又有詩云。通閭今年春立運。負鶯三候尙非時。不須莊惠閼爭論。冰底游魚樂自知。亦是高宗御筆。流水音以青石綴成。中通以水。水動則音生。然年久石壞。今不開水聲矣。皇二子抱存。曾修模此地。過此以往。有韻古堂。又西過白石橋。有人字柳碑三面。皆刻以詩。後刻柳賦。長不錄。詩云。人字低臨太液池。栽培誰辦永宣時。居然後老同彭祖。未覺先零傲悅之。春景青暉仍望望。秋風綠髮故絲絲。世間松柏翻難並。得地遲年亦可烏。又云。稅枯和渚向妍韶。遺蹟獨堪指勝朝。太液池邊人字柳。春來還發舊時條。又云。液池一例照芙蓉。島嶼柔絲濯濯容。設曰人應登例傳。晉書曾見有王恭。亦嘗清高宗筆跡也。又西爲仁耀門。折而南。經石橋馳道以至瀛台。瀛台者。本南海中一小島。清孝欽后幽德宗之處也。其中屋宇。各有專構。瀛台特其總名耳。拾級而登。最北爲翔鸞閣。左右有瑞暉祥輝二樓。次爲涵元殿。後楹懸一聯曰。駕奏八音諧律呂。鳳銜五色顯絲綸。前楹懸一聯曰。雲永窗瑣閑。竹邊棋墅。日遲籬樓靜。花外琴聲。風流蕩酒。吳乎台閣體裁矣。殿東西有藻韻綺思二樓。二樓南馳又附以景星慶雲二殿。而接於香辰。香辰者。涵元南向之正殿也。過此而南爲蓬萊閣。高瞻遠望。雄視八荒。而碧浪清波。蒼然入望。尤有近水樓台之妙。閣前立長木一方。高可半丈。廣尺有咫。色棕黃。彈之鏗然。聲出金石。

所謂木棧石古蹟者也。又前爲迎薰亭。南臨大液。北枕蓬山。獨立憑欄。風烟入化。佳景也。然至此而遊觀又當北轉矣。亭中有額曰。順時育物。詩賦亦多。今節錄數首於下。太液池觀荷云。宿雨初收太液池。紅花總是出塵姿。巧逢鳴蹕旣清禁。似向人言正好時。蹟久泥深花最稠。西池原在帝王州。人間如復才君主。應是八元八凱流。香霞難想棹兮齋。文錦何妨綠與紅。切恨春明眞夢語。獨教佳景讓秋風。又瀛臺之舟觀荷云。朝來驟雨打新荷。雨後擎舟賞若何。白閃霞光飛上下。紅瀟電影舞婆娑。風翻露蓋深還淺。雨洗紅妝正復歌。寶月樓頭回看好。分明宜畫又宜詩。自亭北轉分爲東西二道。東道有春明樓。鏡光亭。物魚亭。西道有清虛樓。長春書室。而皆林木參差。泉石幽邃。層樓探碧。飛閣流丹。極人工意匠之巧。瀛台於是以名勝聞。然當高宗之經營施設時。不料數傳之後。一變而爲若孫之幽囚地也。更不料荆棘銅駝。河山改色。懷絲帽影。再一變而爲吾人遊賞之資也。物無恒而不變。感人事之滄桑。皇運重開。吾人又變憑弔而爲廣頌矣。自仁曜門西行。有豐澤園。園邊有亭。額曰荷風薰露。更西爲靜谷。懸有聯云。勝賞寄雲巖。萬象總輸奇秀。日陰留竹蔭。四時不改龍蔥。過谷至一拱門前額曰。蒼藓適於幽處合。附以聯云。惜物思遙託。悅心非外緣。門後額曰。磴磴每與壘中深。蓋與前者對照也。亦附以聯云。芳徑綠而幽。雲林秀以重。歎聯皆高宗所書。即事或辭。甚爲工切。此中景物。觀此可想過半矣。入門西行而南轉。首爲芳華樓。自此而北爲石室。室方僅盈丈。皆以石構成。中置有鐵質金匱一。又北有亭額曰。薰圃珠泉。再北經鸞綉欄平湖漾綠二室。以抵卮字廊。此廊形似卮字。而四週曲折加多。廊下流泉。澄清如鏡。撫晨對景。欣然久之。繞廊

東轉。至春藕齋。此地爲大總統辦事處。前後皆繞以清流，寬敞幽澹。自遠塵俗。由齋北上出寶善門至居仁堂。堂爲西式。卽大總統起居處也。今上居之。堂左偏有小房。一壁懸張九齡千秋金鑑。內史臣王壽彭鄭沅等。奉敕恭書者。其下層內楹有聯云。雉尾烟明。三霄揚麗旭。螭頭香動。萬字篆祥雲。其上層外楹有聯云。水木清華開福地。星雲糾綬麗中天。後於牆端鐫以千藥交綺四字。據地之雄。鉤心鬪角。其現象或如所云耳。又堂西有樓曰高芬遠映堂。東有廊曰水木清華。由廊而東。出寶善門後穿園林而北。則中海儼然在望矣。中海形長。隨隄造景。台榭鮮明。亦稱勝地。惟比之南海。不無稍遜矣。背海而西進寶光門。轉北爲景福門。有一聯云。瑞協珠躔。瓊宮輝紫氣。祥凝玉陛。璇極拱丹書。進門卽懷仁堂。大總統會客處也。內分三廳。懸有聯云。松棟煥雲霞。瑞闕修景。蓬靈開日月。仙境年長。又云。旭日光臨。錦原開百福。彩雲輝映。金鏡燭三台。東廳額曰。綺闌晨露。有聯云。鳳苑駐春光。春酒滿露。龍池迎柳色。晴獲祥雲。西廳額曰。光絢春華。亦有聯曰。五色雲英。瑞階滋秀草。千年露寶。玉筵獻蟠桃。其中金碧輝煌。丹青黼黻。雍容華貴。氣象萬千。固盛世君臣之所盤桓也。出寶光門而北。以迄於紫光門。皆是中海兩岸。而中海之景亦終矣。林木半間霜風冷落。無足述者。惟歲寒松柏。蒼翠參天，差足點綴此錦繡山河耳。有清一代。一二品大員及南書房入值者。交通蘇拉。得暢遊觀。今上一視同仁。他年禁地。定有與民同樂之惠也。敬記。

夜入深宮強定情。教房南部舊知名。筵前垂淚談天寶。身是當年薛麗清。

袁抱存最喜影串觀劇于忠愍慘視一曲。故號寒雲。以建文自視。寒雲學戲於常州趙某。在江西會館。粉墨登場。串唱八陽一幕。蒼涼悲壯。高唱入雲。大有變從中來不可斷絕之况。其唱傾盃玉芙蓉。(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裝四大皆空相歷盡了渺渺程途漫漫平林驛島高山滾滾長江但見那寒雲慘寫和愁纏受不盡苦雨淒風帶怨長雄城壯看江山無恙誰識我一盃一笠到襄陽)慷慨激昂。自爲寒雲之曲。唱至恨少個綠衣使鼓罵漁陽。聲淚俱下。目眇爲裂。坐客肅不聞聲。愕顧左右。主張帝制者。皆垂首有慙愧之色。甚矣詩歌之感人深也。寒雲自書聯語云。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擔裝。差池分斯文風雨高樓撼。一用于忠愍。一用義山詩。抱存自存懷抱矣。抱存自號寒雲。而名其愛姬雪麗清爲溫雪。薛麗清。亦名雪麗清。南部清吟小班名妓也。身非傾人。貌亦中姿。而白皙溫雅。舉止談吐。蘇產中談第一流人。抱存感之。強納入宮。非所願也。故寒溫賦語。終成冰炭。寒雲詩中。美稱雪姬。其標題如丁卯秋偕雪姬遊頤和園泛舟昆明之類。溫雪醉心豪貴。決非厭倦風塵。寒雲置之山水之間。同享清福。未免文人自作多情矣。卒以身惡拘束。出宮求去。民國五年秋。會來漢口。寓福昌旅館。重樹謎幟。漢南春柳錄。記雪麗清談天寶遺事一則甚詳。其辭曰。予之從寒雲也。不過一時高興。欲往宮中。一窺其高貴。寒雲酸氣太重。知有筆墨而不知有金玉。知有清歌而不知有華筵。且宮中規矩甚大。一入侯門。均成陌路。終日泛舟遊園。淺

樹低唱。毫無生趣。幾令人悶死。一日同我泛舟。作詩兩首。不知如何觸大公子之怒。幾遭不測。我隨寒雲。雖無樂趣。其父爲天子。我亦可爲皇子妃。與彼同禍患。將來打入冷宮。永無天日。前後三思。大可不必。遂下決心。出宮自去。且歷代皇帝家中。皆兄弟相殘。李世民則殺建成元吉。雍正皇帝殺其兄弟多人。克定未做皇太子。威福尚且如此。將來豈能同葬火坑。不如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之爲妙也。袁家家規太大。亦非我等慣習自由者所能忍受。一日家祭。天未明。卽梳洗已畢。候駕行禮。此等早起。尙未做過。又聞其父。亦有太太十餘人。各守一房。靜待傳呼。不敢出房。形同坐監。又聞各公子少奶奶。每日清晨。先向長輩請安。我居外宮。尙輪不到。總之甯可再做胡同先生。不願再作皇帝家中人也。案以上各語。係雪應清在漢所談。春柳錄管君所記。始知願身事談詩謝茂秦者。乃古今真奇女子也。〔錄後岳公園雜錄〕

包括福星高四圍。小山補築對園扉。秋來叢桂花爭發。不見青龍白虎旗。

日者紹興郭某。語克定曰。南海位置。上應天籟。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圍包括。理氣井然。以稽頭論。青龍方面。似嫌微弱。南海豐澤園朝南。天子當陽。宜爲正殿用身。園左小山。培土使高。則左有青龍右有白虎。自然包括福星高世度矣。於是刻日鳩工。將園左小山。加築一丈。高於右方。青龍白虎兩鬚角小山上。均設瞭望台。每逢星期日。高懸青龍白虎二旗。爲園中壓勝之徵。洪憲消亡後二年。遇郭某於滬上。詢其豐澤園青龍培高

。何故不靈。郭曰。青龍本身既弱。雖刻意增高。終屬假造。假者不可亂真。是以為虛偽無益。反徒有害。白虎常頭。青龍其能久乎。予亦不過漫為計畫耳。〔廣濟郭泰祺說事〕

離宮重築任湯山。密使商量日往還。皇大儲君皇二子。空留玉印在人問。

洪憲帝制。以克定為中心。楊度為祭酒。外挾德皇之勸告。浸說其父。內率臣工之學說。僞表人民。德師大捷。項城益惑。他國又從而愚弄之。所謂外交無問題也。克定初退湯山。日與楊度往還密議。絡繹載途。操縱發放。種種演出。楊度言論。代表克定。京師為之諺曰。多謝當爐袁大嫂。湯山圍裏喂黃羊。袁氏諸子。克定稱為皇大儲君。克文稱為皇二子。各鑄玉印。書翰啓用。皇二子三字。克文所書聯條。多用之。皇大儲君。則克定肩押密件。常備另章。故外間流傳絕夥。〔錄後孫公國雜錄〕

短簿斜侯莽大夫。戴盆鬱鬱歎新乎。緣何置酒來今雨。談笑喧傳走狗圖。

籌安會六君子。都下皆徵引史傳。各上隱名。適合漢晉以來。篡弒稱帝。獻符佐命之勳。如湘潭楊度。則稱為莽大夫。楊雄作賦終投閣也。儀徵劉師培。則稱為國師。劉歆所學不類父向也。壽州孫毓筠。則稱為斜侯。其頭偏斜。字曰少侯。本王氏胤也。侯官嚴復。為

短主簿。善談名理。其風度類郗超入幕之賓也。長沙胡瑛。爲成濟。反噬革命。其戈及於高貴鄉公沃。善化李協和。爲李龜牟。列身朝院。隨唱舊曲。回憶吳淞砲台司令。大有江南落花時節之感也。一日六君子會食中央公園之來今雨軒。胡瑛曰。外間皆呼我等爲走狗。究竟是不是走狗。楊度曰。怕人罵者是鄉愿。豈能任天下事哉。我等倡助帝制。實行救國。自問之不慙。何恤乎人言。卽以走狗二字論。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的。孫少侯曰。我不然。意志既定。生死以之。我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的。嚴幼陵曰。我折中其說。狗也不狗。走也要走的。胡瑛曰。然則我當狗也要狗。走也不走。翌日走狗言志。傳遍津京。天津廣智報繪走狗圖一幅。曲傳其意。四狗東西南北對列，如狗也不狗。走也不走。則人首犬身。屹立不動。如狗也要狗。走也要走。則後犬昂首。四足奔騰。如狗也不狗。走也要走。則人首犬身。怒如駿馬。如狗也要狗。走也不走。則一犬長顧。四足柱立。正中畫項城宸像冕旒龍袞。垂拱寶座。題曰。走狗圖。從此詞林掌故。又獲一名典故矣。〔錄後孫公園雜錄〕

紅沫臨池玉作田。舊家長壁亦恩緣。會鐫秦漢昌宜篆。洪武規摩大小年。

大典籌備處會議監造御寶。有主張用民國總統印改造者。其理由謂洪憲由民國變更。不特緣循邦維新之義。因改造不吉。此議作廢。有主張取前清玉璽改造者。其理由謂項城受清

國委託。皇帝由清廷移付。非取之民國。故段芝貴等有入故宮索玉璽之事。後因用亡清舊物。非新朝所宜。此議亦罷。於是交禮制館議定式樣。沿倣明制。決意新造。聞直隸玉田縣某舊家。藏有長方良玉多品。特派人往取。不願價購。予以官祿。某舊家獻璧獲賞。羣臣致賀。謂玉田得玉。邦家之瑞。禮制館議定文曰。案明代朝廷璽共九顆。在內尚寶盛女官收掌。用時尚寶司以揭帖付內監取用。其文不同。各有所用。奉天之寶。祀天用之。制誥之寶。(一品至五品誥命用之)。皇帝之寶。(詔赦聖旨用之)。皇帝行寶。(立封及賜勞用之)。皇帝信寶。(詔親王大臣調兵用之)。天子之寶。(祭祀鬼神用之)。天子行寶。(封建外夷及賜勞用之)。天子信寶。(詔外夷調兵用之)。勅命之寶。(六品至九品用之)以上九種。皆以玉製。故曰玉璽。特賜爵者用金印。二品以上用銀印。三品以上用銅印。御用用鐵印。此明代璽寶官印質品也。至若篆刻。漢唐宋多用小篆。明代玉璽王府之寶。玉箸篆。璽篆必九摺。取乾元用九之義。又曆日印文七疊。取日月五星七政之說。御史文八疊。東唐篆儀八印之說。諸衙門皆疊篆。惟總兵用柳葉篆。此明代璽寶官印篆體也。古者天子一尊。四海外國。皆其臣庶。皇帝天子之寶。可統御一切。不立國名。現今各國並立。對內宜鑄皇帝之寶。對外宜鑄中華帝國之寶。規模洪武所鑄九摺篆式云云。皇帝曰可。遂用長玉先製皇帝之寶。中華帝國之寶。二璽備洪憲元年元旦啓用。(錄後孫公圖雜錄)。

指陳帝業罷前題。耆舊東來過弔兮。自有玉壺當擊碎。儲公何事恨玻璃。

籌安氣節方張。一日嚴範孫先生修。由津東入京謁袁。坐談竟日。範孫先生。道德學問。素爲項城敬禮。力陳時局國勢。譏諷帝制。有百害而無一利。範孫先生。與張仲仁先生一摩善。張故始終不信項城願爲皇帝者。及項城容納帝議。百計勸說。不獲善果。聞張曾語範孫謂執事極峯仰重。言必有効。猶瞿灑之於周樹模也。範孫於正式勸告外。痛述帝王子孫朝亡祀絕。殺戮之慘。願世世勿生帝王家。歷舉前代史冊所載。如晉之青衣行酒。宋之青城北行。奇恥大辱。罪及先人。皆祖宗創業家天下爲之厲也。况民國改造。已經四稔。共和制度。深入人心。如大總統早願爲皇帝。不能于破漢口。下武昌。傳檄各省。受禪播室。失機一。又不能於癸丑之役。逐孫黃。定長江。四方推戴。自踐帝位。失機二。四年以還。清室移讓民國之條件已定。政府頒布共和之制度已明。如羣公所言。清室授權大總統。而非讓位於民國。其能昭信於天下乎。况主張帝制諸人。矯襲經義。師承新制。上書投票。舉國譁然。修聞古之建國。皆舉兵以得天下。未聞用筆而寫天下者。有之厥爲新莽。宜其祚之不久也。且古之開國。先黃老而後儒術。此叔孫通起朝儀。在約法三章。六出奇計之後。以儒術爲先者。此又新莽之故智也。且帝制諸人。日挾雲臺。以蔽大總統。外間真輿論。大總統得知其梗概乎。修爲雲臺危。爲大總統危。爲袁氏危。深願予言之不中也。願大總統三思而後行之。則國家袁氏之福。馨香祝之。袁城大勳。有決計罷除帝制之意。或延緩以觀其變。未幾項城遂有特派政事堂左丞楊士琦蒞參政院代行立法院。於開會討論各省各團體請願書時。發表大總統對全國宣言。其辭曰。本大總統受國民之負託。居中華民國大總統之地位。四年於茲矣。憂患紛乘。戰兢自深。自維衰朽。時虞隕越。深望

接替有人。遂我初服。但既在現居之地位。卽有救國救民之責。始終貫徹。無可諉卸。而維持共和國體。尤爲本大總統當盡之職分。近見各省國民。紛紛向代立法院請願。改革國體。於本大總統現居之地位。似難相容。然大總統地位。本爲國民所公舉。自應仍聽之國民。且代行立法院。爲獨立機關。向不受外界之牽制。本大總統固不當向國民有所主張。亦不當向立法機關有所表示。惟改革國體。於行政上有甚大之關係。本大總統爲行政首領。亦何敢畏難避嫌疑。緘默不言。以本大總統所見。改革國體。經緯萬端。極應審慎。如急遽輕舉。恐多滯礙。大總統有保持大局之責。認爲不合時宜。至國民請願。要不外乎鞏固國基。振興國勢。如徵求多數國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且民國憲法。正在起草。如衡量國情。詳晰討論。亦常有適用之良規。請貴代行立法院諸君子。深注意焉云云。宣言正式提出。楊度等大惶。恐嚴說深入衷心。星夜專車赴湯山。與克定祕商大計。何以對待範孫。挽回袁意之法。翌晨同車入京。蒞北海離宮。召集帝制要人。克定震怒。痛詬範孫。揚言曰。今日之事。改行帝制。薄海皆知。出爾反爾。其禍更烈。如有人能担保取消帝制之議。袁氏家族。永無危險。則姓袁的不作此皇帝。試問誰能擔保。持杖將窗戶玻璃。全行擊碎。最後以重器將大穿衣鏡玻璃。鎚爲片片。在座要人。舉當時情形言辭。盡告範孫。範孫急乘車還津。此後項城雖卑辭謙函。不復再來京矣。克定與帝制要人。入謁項城。又反覆論取消之害。項城愛子情重。聖意方回。羣臣大悅。如嚴範孫者。真符堅之王景略。惜不聽伐晉之諫耳。〔錄後孫公園雜錄〕

張仲仁丈一摩曰。當宣言書發表後。楊度忽夜間來訪。謂吾之子總統。不若君交情之久。

今日忽有不合時宜之論。究竟總統性情如何。請見告。余曰。然則君須以此事主動告予。乃可討論。楊曰。吾本欲回湘。夏午詒云。總統有大事須爾出頭。實則我亦被動非主動。但吾向主君憲之說。故願爲之。今何以忽有異言。余曰。吾告汝二事。一爲前清預備立憲。一爲蘇杭甬鐵路。皆事前堅拒。事後翻然變計。公爲此事。將來誅罷錯以謝天下。公之首領危矣。楊聞之悚然。翌日朱桂莘等約楊談話。其意又堅。蓋又有人嗾之矣。〔紅梅閣主人說事〕

帝制事蹟。合肥李鏡寰經義自津之京。謁項城諫阻。項城延見於居仁堂。李驟問外間盛傳懸亭將稱帝。究有此意乎。項城大笑曰。九爺（李行九）試思余行年將六十矣。功名憂患。均飽經之。何必再幹此撈什子。如曰爲子孫萬世之業。環顧諸男。考大（指克定）足跋。老二（指克文）日與樊山寶甫鬧詩酒。都非能任大事者。老三老四（指克貞克端）更年幼穉淺。九爺。謠言儼等謠言。汝我相知有素。何必輕信耶。李以項處所語直率而有風味。亦撫掌大笑。〔長沙王祖柱補注〕

附錄鄂語一則

一等侯督昌武將軍督理湖北軍務王占元。在鄂請願團演說國體前題曰。凡事前題不定。計畫不成。現今民主改爲帝制。帝制者。國體之前題也。本將軍軍人出身。且官軍事。譬如馬失前蹄。人必跌下馬來。帝制前題不早定。等跌下馬時。悔之無及。所以請諸公快快入京。固定前題。免國家一蹶不振。如馬失前蹄。枉費心力也。

崇臺高拱壯皇州。龍眼南窺旺氣收。只恨元年未巡幸。黃鐘壓勝正陽樓。

項城欲居帝位。先修城垣。以內務總長朱啓鈴爲營建大監。日者郭某。紹興人。最邀信任。郭曰。北京正位。關係正陽門者最劇。正陽前門一開。非國家多遭禍變。卽國祚因以潛移。故前門封鎖。由兩偏門出入。明清兩朝人士周知。雖班禪達賴來京。只能高搭苦橋。越女牆而入。帝后上賓。梓宮乃得出正陽前門。國喪也。予至夜半。屢登正陽前門敵樓。澄目望氣。南方紅氣黃起。高壓北京。宜先營造正陽門。壓收南面如火如荼之氣。營造之法。(一)宜改造外郭兩偏門。移入內城。於內正門兩旁。洞開兩巨門。出入車馬。閉其內牆正門。此謂內眼。潛氣內涵。迴護宏深。使內牆正門。與敵樓前正門。一律封鎖。貫通一線。不接取南方旺氣。(二)宜增高正陽外城前門敵樓。南面拱立。端受南方朝賀。舊制敵樓。洞設七十二礮眼。合七十二地煞之義。礮眼東西南北四出。有鎮壓四方之義。地煞之旨雖備。天罡之理無聞。今宜於敵樓南向正面最高處。洞開兩圓眼。直射南中。此天眼也。滅火必矣。明年聖主正位。登斯樓而望。南方各省。臣照以朝。故又名龍眼。(三)民國成立色尙紅。國旗紅黃藍白黑。紅居首。所謂以火德王也。南方丙丁火。望之紅氣勃勃。由共和改帝國。色必尙黃。黃者中央戊己土也。夫災異皆萃於正陽前門。由史冊事變數之。歷歷不爽。如乾隆四十五年庚子。火焚正陽門城樓。乃有嘉慶道光朝。白蓮教之變。用兵二十年。地宜川鄂陝數省。咸豐朝又有太平天國之事。挽回之變。連兵二十年。蹂躪

十餘省。復有火圓明園。幸熱河事件。光緒二十六年火焚正陽門。因義和團之亂。京師喋血。兩宮西幸。不十年而革命軍興。隆裕退位。舉今上爲大總統。清祚以斬。大亂均起於南方。天象早兆於正陽門。故予仰觀天數。俯察地氣。默驗人事。敢獻改造正陽門之議也。況明年元旦。聖主登極。歲次丙辰。是爲火龍。又與南方丙丁火。實生沖剋。改造正陽門之舉。更不容緩。周建洛邑。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俄大彼得定都聖彼得堡。曰開窗以望歐洲。中外帝王。京邑握勝。予之主張。閉正陽門內外兩正門。增大敵樓。雙開龍眼。實爲今上萬年之基。且皆有本原之學。啓鈴入告。項城曰可。刻日興工。首掘城土。發一巨城。首尾八尺。大如五石之栲栳。口射毒箭。小工死者數人。諺云。毒蠍上應天心。蠍死。天下太平。莫子毒也矣。南方其無事乎。正陽樓成。郭又進曰。民國尙紅燭火。帝國尙黃燭土。正陽門建於黃土之上。適合中央戊己之正。樓眉宜多塗黃色。樓上宜置黃鐘一座。以應黃鐘大呂之音。今上元旦登極禮成。宜幸正陽前門高樓。鳴鐘以示天下。天子大居正。南人不復反矣。滇黔起兵。典禮遂罷。聞正陽門樓上梁文。有帙玄雲於泰半。建黃運於中天之句云。

附錄王青瑤虞初志乙編書正陽門火災事

俞蛟春明叢說云。珠市當正陽門之衝。列市開塵。金綺珠玉。食貨山積。酒榭歌樓。酣呼且暮。京師最繁華處也。乾隆四十五年庚子五月十一日午後。居民不戒於火。黑燄迷霧。烈焰飛颺。不可嚮邇。提督及五門員弁。無法沃救。二鼓忽延及正陽門外郭之敵樓。敵樓高五丈有奇。皆蓋以巨石。無一椽之木。爲祝融引線。周圍砲穴凡十有二。火自穴中。橫

貫而出。光照數里。至次日晨刻始熄。(夢窗雜錄)由乾隆四十五年庚子。越百二十年。爲光緒二十六年庚子。正陽門城樓。又恰以拳匪妖火。由市場延及焚之。亦以五月二十日毀去。考袁昶五月二十二日請剿拳匪第一疏云。焚燒前門外千餘家。甚至焚及正陽門城樓。拳匪喝禁水會。不准救火。此兩次火災。相去甲子年都同。祇日相差一旬耳。(蒲珠野史)

督師世系本麻沙。龍虎宗風一代誇。嗟爾憐人諸弟妹。投生不願當王家。

洪憲帝制告成。項城胞妹。爲清兩廣總督合肥張樹聲子婦。稱張袁氏。與項城六弟世彤。同署名遍登京津各報曰。袁氏世凱。與予二人。完全消滅兄弟姊妹關係。將來帝制告成。功名富貴。概不與我弟妹二人相干。帝制失敗。一切罪案。我弟妹二人亦毫不負究。特此聲明云云。項城聞之。大爲慟悔。然亦莫可如何也。因弟妹之故。袁氏世系問題。遂造奇案。粵人張滄海(伯楨)。乃上書引經據典。述項城袁氏。爲明督師袁崇煥之嫡裔。奉祀上號。風靡全國。溧水濮伯欣先生新華打油詩。護之曰。華胄遙遙不可蹤。督師威望溯遼東。糊塗最是張滄海。亂替人家認祖宗云云。張滄海發此奇想。亦有本原。當時推袁者。皆美爲漢代四世三公之後。而淮南袁術。喚靈身死。河北袁紹。國破家亡。子婦不獲一平視。項城談及袁氏世系。每嘆息唏噓不置。梁燕孫(士詒)初反對帝制。繩以五路參案。翻然爲帝制領袖。滄海以粵人遊於燕孫之門。習聞其說。忽然想到袁崇煥身上。一可掩飾項城

不忠滿清之名。一可杜黨革黨排滿之口。實氏世系。儼然三百年前民族主義引導者。頗獲清庭。有自來矣。帝制民主。又反清復明餘事耳。滄海先僞印明板。由袁安至崇煥袁氏世系一書。美曰據元明麻沙刻本。又精崇煥遺禍後。子孫某支。由東莞遷項城始末。精抄成書。羅烈公寫面題冊。證為確據。經燕孫呈進項城。項城大悅。合孤意也。於是袁崇煥祀典題目。瀾溥京師。各部會銜。奏請尊祀崇煥。宜尊為肇祖原皇帝。建立原廟。視清代肇祖。禮制館會議。謂崇煥為民族巨人。宜配祀關岳。當場有提議謂宜合盧象昇能廷弼袁崇煥並祀關岳者。真所謂數典忘祖。罔識帝心。小臣冒昧言事矣。項城震駭。謂立原廟。上尊號。太形竄向。留待他日。配祀關岳。最為得體。先欽派專使。往廣東東莞縣致祭。以世凱名自撰祭文。中有皇祖有靈。尙其來饗之語。未畧十九世孫某。蓋掌制語典冊吳向之(廷燮)王書衡(式通)手筆也。案東莞崇煥廟。鵠有聯語。孤忠質日。一柱擎天。項城親題正氣長存四字橫扁。類用金黃寶印。加懸神座。因一柱擎天。又牽涉崇煥祖基風水之說。郡王廣東督理軍務龍濟光。伯爵廣東巡按使張鳴岐。合摺具奏曰。據堪輿名家。察看袁崇煥墓。稱爲一柱擎天格。滿清以殺袁氏始。以立袁氏終。三百年必有王者興。現當三百六十年正運。合理氣替頭。綿延形勢論。正值一柱擎天。龍虎交運。三百年前。崇煥應虎運而生。白虎當頭。故殺身以報漢家。三百年後。今上應龍運而生。黃龍正位。故御極以臨天下。明歲甲辰。甲列支首。反屬明龍。此符運與天地相合之數也云云。羣臣據此言。稱崇煥爲虎。項城爲龍。謂項城龍形虎步。鬚面似虎。具有祖風。慢步類龍。真龍虎交運之聖儀。滄海變更振振有辭矣。(續後孫公園雜誌)

附錄簞溪釣徒一封書

近人有署孤血者。談簞溪釣徒與袁崇煥事件。頗有意致。其詞曰。東莞有名士張伯慎。字滄海。老於法曹。自號法隱。晚號簞溪釣徒。病住康有爲爲師。曰古式鴨脚。日夜誦桐城文。稱吳攀父高弟。有潘覺公著人海微瀾曰號茲海者。卽此公也。晚稽簞溪釣徒。遁徵題詠。易實甫曰。三萬六千鈞。三千六百鈞。樊山題曰。習西學聲光電化。紀北行烏魯木齊。從此南天有詩伯。不如歸去釣梅溪。此公久住東莞會館。忽得媚袁之術。當關上書。恭稱崇煥爲王祖云。又釣徒先生。揚言爲督師守墓。乃易廣安門外督師墓側。爲張園。更建壁榭樓。嘉側遂演出大鬧葡萄架故事云。

附錄辰谿蕭壽昌著袁氏本末三篇

辰谿蕭壽昌。於民國六年。刊著袁氏本末共七篇。篇末各附論斷。蕭氏爲湘中老儒。與宋教仁揚言子諸人友善。是嘗成於袁氏敗亡之際。故論多獨到。筆亦辭明。於袁氏家世。即供採擇。事多出入。或備資料。故附錄之。

袁世凱志略篇上

僞皇帝溥儀姓袁。諱世凱。字慰庭。河南項城縣人也。伯祖父甲三。由侍郎陞雲貴總督。母程。知書。凱前四代皆居官清廉。功勳卓著。建坊城南。凱以襲蔭列道員。十八入泮。睥睨一鄉。人咸不齒。嘗將銅易父金。爲母贖知。三十喪父。服闋熱中。母力阻之。切諫不聽。母以歿世清德。若履仕途。必先承志。凱違母訓。思握大權。適吳長慶爲高麗駐兵大臣。慶與凱父最善。凱卽謁慶求事。委凱鎮蕪總兵。隨抵高麗。漸網兵法。值高麗遊學生

朴詠孝徐光弼徐載範等回國。王召謀變政。致新舊紛爭焚闕爲亂。王廈慶所。凱不諳約章。妄主援救。未經照會日本。(高麗向屬中國因日本侵壓要中國訂約認爲兩國保護該國有事必會商援救不得獨往。)致釀甲午一役。割地賠款。(割台灣一省賠英金二百兆。贖遼遼東)特命李鴻章議和。與日相伊藤博文訂約馬關。凱賂其左右關說。得卸罪咎。旋隨慶回國。駐天津。以慈禧太后內姪榮祿。權大勢重。因拜祿腹心候補道張景崇門嬖緣進身。時新練津兵五萬。崇薦凱隸祿部下。統帶新軍。袁世凱三字遂現於津鎮矣。袁族某。爲天津道。警告鴻章。言凱狡黠。必誤蒼生。鴻章晒之。無九齡知祿山之明。愧津道多矣。戊戌變政。康有爲梁啓超見用。凱附和之。而城府深密。陰洩康梁謀誅榮祿事。傾軋圖墜。祿與進頤和園直奏。太后大驚。命閉五城。飭步軍統領拏辦康黨。康梁先遁。榮戮譚嗣同林旭劉光第楊深秀楊銳康廣仁六人。凱遂爲祿所信。密白太后。補凱直隸臬司。超遷侍郎。歲庚子拳匪煽亂。凱陰主以岡功。復忍誅以邀獎。迨大難削平。兩宮回鑾。凱率兵迎駕。太后諭以母子性命。付於卿手。凱內愧無言。唯唯而已。聯軍擾山東。巡撫李秉衡陣亡。太后命凱補接。其謝摺末云。伏維皇太后聖鑒。不言臬上。希阿榮媚楊妃之心。存崔浩貶魏主之筆。致京津上海港澳各日報。同登此摺。大書逆臣云。先是聯軍蹂躪京師時。文華殿大學士兼北洋大臣首相李鴻章。在粵督任內。兩宮回鑾。召還病故。以鴻章係破格超用。按諸故事。首相無用漢人者。乃以祿補授所遺直督一缺。祿請補凱。并加太子少保北洋大臣銜。兼統四鎮兵權。自此凱之權勢。不可復遏矣。凱又請以山東巡撫一缺。使藩臣周馥護理。凱爲巡撫時。與馥結兒女親。故力薦之。太后即允行。由李相遺摺保凱與馥故也。凱

任直督。三品以下。皆趨附。未幾。凱登內艙。懿旨賞假百日。回籍治喪。時初行新政。直隸先行試辦。凱奏請在外洋定造海容海圻兩大戰艦。統攝四鎮兵權。擴張勢力。皆得旨允行。祿歿後。城社失憑。遂迭被參劾。適改兵部爲海軍陸軍二部。凱乘此以兵權隸陸軍部。不隸海軍。以陸軍統轄。鐵良蒙陸軍部尚書。當權故也。凱又致書鐵良。用段芝黃。貴由兵弁出身。特與凱同鄉。故凱毀鳳山。以總統四鎮之權與貴。而又私具摺本。用貴爲天津巡警總局坐辦。丙午歲。東三省經日俄兵燹後。奉天將軍趙爾巽。奏請派員襄辦交涉。招崇屯墾善後各大政。特命徐世昌振貝子出關。事畢還津。凱使貴設讌歡迎。凱工逢迎。因不足貴。兩欽使未行繳旨。而擅預私讞。不獨失體。抑且罔上。宜弄出歌妓楊翠喜一事也。乙未。凱因粵東風潮。禁止直隸商人抵制美貨船外手段。陰而且狠。天津大公復著論痛詆。凱銜刺骨。欲封報館。礙難措詞。乃施鬼域伎倆。飭郵局火車不准收寄該報。并禁人購閱。旋有洋人恨凱不合公理。代爲分寄。又有一奇男子。亦因此事憤入督署刺凱下中。被擒直認。凱悉不敢殺。心服其義。亦不忍殺。遂杖而釋之。當是時財政困難。宜設法籌措。然必圖與民兩利。乃爲善策。凱藉試辦新政爲名。私將長蘆鹽運抵借英債六百萬。設局如林。差缺繁多。除正項開銷外。糜費甚鉅。上自道府。下及洋務局坐辦書記等。約一百三十餘員。總計每月開支約百餘萬。且多挂名領薪水者。後凱入軍機。屬楊士驤繼任。按凱入軍機時度支部尚書澤貝子奏請清查各省財政。凱對直隸無庸清查。以前在直督任內。私派長蘆鹽運借英債六百萬填補庫款。位置黨羽。恐經清查。故力阻止。薦驥繼任。可代爲彌縫。花消凱之狡詐。勝人如此。會清廷裁撤冗員。計省費七八萬有奇。按段芝貴因送楊翠喜與振貝子。

得吉林巡撫耗十萬金爲御史趙啓霖所參。不得到任。無從償還。凱爲担任。其耗財植黨實達逾點。凱弟見兄跋扈。慮有赤族之禍。兩書直諫。凱不省。丁未七月二十七日。因立憲召兩湖總督張之洞。直隸總督袁世凱。同進樞垣。授軍機大臣。凱兼外務部尚書。自榮祿至袁。凱失與援。知慶王奕劻日在內廷。勢燄薰灼。三謁不晤。以楊士琦爲助私人。求其介紹。始得謁見。劾自與凱交後。王府日用益豐。雖王之勢。實凱之力也。凱每召對時。請起用周馥。(馥由兩江調署兩廣老耄衰頹岑春煊復任後參奏最詳得旨開缺。應候簡用)太后不納。知其爲姻親。且厭其多薦舉也。然內外各官。多出凱門。樞政雖自勵行。凱亦主持不少。凱每與張之洞齟齬。動輒爲之調停。(洞與凱相偕入直凱倚助勢跋扈甚洞惡其黨難爲伴食而已)凱雖怙動輒。然依外人爲護符。故對內最悍。迭讓交涉。不可縷述。粵東西江面恆多荏苒。船隻往來。搶劫頻聞。前英商火船至梧州被劫。英醫亦被鎗斃。駐京英公使屢向外務部詰責。凱立下札飭兵嚴捕海盜。優卹英醫。量爲賠償。辦理始爲完善。乃以粵東西江緝捕權歸英人統轄。誤國殃民。其心可誅。部電一到。粵人譁然。稟請張督人陵爭回此權。張督代達外部。凱以不能收回爲辭。激動全粵電質外部。有願全粵亡不願捕權許外人之誓。電爭數次。卒達收回之目的。凱之外交失敗者一。戊申春。日本大坂輪船社會之二辰丸火船。滿載軍火來粵。至海界起卸。與匪暗通販賣圖利。爲寶璧兵輪英管駕緝獲。下其船旗。稟知張督。越日飭解來省。并二辰丸僱定駁艇起卸之華人作證。照會日本領事訊辦。照達約例。全然充公嚴斥。船主狡辯。電達外部。與駐京日公使請照辦理。并飭證人送京對質。凱媚日使。電催張督釋放證人。毋庸來京。且有革除英管駕。如該船損壞

。估價賠償等語。全學公憤。電爭數次不直。凱之外交失敗者二。浙江甬東。爲全省第二門戶。與舟山崇明鼎峙。而杭州爲省會重地。英人垂涎欲修甬杭鐵路。浙人拒之甚力。英商復肆要挾。勒令向該銀行借款。浙人復拒。自集鉅款修築。英公使以浙人力拒。要凱與奕勛施以壓力。如借款事成。各酬數十萬金。凱勸貪利。電壓浙人放棄自有權利。凱之外交失敗者三。凱入樞垣後。太后優寵。獎凱之長子克定供職勤慎。補農工商部參議。次子克文年幼。着出洋遊學。以備回國錄用。軍國大政。多取決於凱。太后嘗詢整頓海陸二軍事宜。凱乘機奏請解外部職任。總理陸軍。太后默然。凱自還兵權後。須臾不忘於此可見。凱五十壽辰在京開筵。水陸雜陳。太后賜御物甚多。雖王公無以弗加。凱嘗有足疾。太后又賜藥餌。如貴妃之寵祿山也。(拜壽前半月。製聯稱賀者紛紛京津各店金箋購買一空。洛陽紙貴不足比擬。然佳聯極少。惟某道之五嶽同尊。是拱北百年上壽。日當中一聯最爲貼切。至壽日太后遣內監頤恩御用珍物數十種。恩遇之隆。前此所未有也。)嗣景皇帝於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駕崩。越日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亦晏駕。其時帝方下詔立憲。諭修現行律例。以行新政。太后方從德國女博士學語言文字。兩宮并未違和。何以相繼升遐。且倉猝時。醇親王監國。其子溥儀。於十一月初九登極。紀元宣統。王復攝政。以儀嗣教皇帝兼祧德宗。命出遺詔。或由醇王或經廷議。均未宣佈。斯時天下士大夫咸爲凱危。以王前在軍時。與凱不合也。王竟派凱襄辦喪務。且加太子太保賜禁城騎馬賞用紫纁。凱意王繼太后恩。王實爲大局計也。凱不自愛。希圖爵位。向王勸進。王大怒。凱因此獲罪。(凱以主幼國疑。勸王卽真以爲王拒其請。心亦以爲忠。王從其言。則煽動滿漢大臣內外。

督撫譏王之罪取銷官統遂其立大阿哥之志鬼蜮之術令人駭異吁毒已。時王決意誦凱。因擬
 嚴旨與張之洞看。(按王擬旨訖。名楊度酌改。內有聯奉遺詔。命謀逆臣袁世凱之語。度
 奏初立不宜殺戮。王既命凱恭辦大行喪事。已悉凱可信用。况凱之逆。未有實蹟。王曰。
 凱接東撫彙時。謝摺不稱先帝。非逆而何。度奏此奇記滿騰。凱不留心之過。王曰。此
 事既不留心。其目無先帝可知。度猶力懇。王斥度退。度已告凱運動隆王及張之洞處傳霖
 等。爲開脫。王雖知度爲凱所保。不料其向上護黨。至於此極。度爲凱之鷹犬。至此益信
 之。洞代凱緩頰。王不允。洞又奏凱頗藉外交。請留外務部一職。俾効力贖罪。王又不允
 惟命以酌改此旨。十二月十一日奉上諭。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袁世凱。素承先帝恩遇
 屢加擢用。朕御極後。復予懋賞。方期爲國効用。不料足疾加劇。步履維艱。着開缺回
 籍養病。以示體卹。所遺各缺。朕卽簡員補授。回籍之日。毋庸陛辭。旨出。羣臣駭異。
 天下稱快。(按此旨未出張先示袁袁色灰死卽入謝恩猶有驚馬懸棧之意真鄙陋矣)凱啓行
 時。語各國公使。不日復有拳匪之禍。宜豫爲備。公使大驚。求王保護。且請復袁官。凱
 之媚外。百鍊莫解。王以凱肆詭譎。飭電天津各車站截回寤治。凱竟滿網。蓋滿清氣數將
 終。故留此遺孽擾亂天下。真可嘆已。先是凱窺太后垂簾年久。一旦歸政。不免長債之悲
 乃逢迎其意與榮祿謀孽其間。遂有復籙之變。康主政有爲遁逃海外。君子日退。朝政不
 堪復問。凱又懼帝英明。恐敗奸謀。乃先發制人。以變政歸罪於帝。蠱惑太后。另立大阿
 哥。與濟則效霍光廢昌邑王故事。可藉此竊奪神器。不濟。則置帝爲虛陵王。而已爲狄梁
 公。老奸深謀。令人髮指。帝爲凱離間。故遺詔云。朕十年困苦。皆凱所致。密交隆裕皇

后及瑾妃。以誅凱而安社稷。(按詔斥袁罪極詳。編聯軍擾官禁後僅百餘字。可辨字字血淚。不忍卒讀。陸甘總督升允奏凱負伊罷名。懷莽操志。宜加誅戮。以警將來。太后以爲過激。帝泣請退位十年之中。頻受壓制。幸帝無失德。故未被廢。遺詔云。爲大局計。非修私怨者可比也。)攝政王既監國。后及妃必泣述遺囑。示以遺詔。王官首先誅凱。以慰先帝。及放駿驕於河海。使其養晦蓄統。夷國廢祚。君民悉受其毒。天數使然耳。豈人力所能挽回哉。

袁世凱紀略篇下

世有非常之奸雄。然後行非常之詐術。清逆臣袁世凱。受命征革黨。而反爲革黨之首。千古未有其人也。凱之撥亂反正。而反爲亂世之渠魁。千古未有其事。然一用其奸謀。而雙方俱隨其術。使清廷同殿稱臣之卿相俯首聽命。疏請清帝禪祚。東南革命諸巨子。甘受其餌。袁甲來歸。其權謀詐術。賊足冠古今。而造特別之歷史。辛亥武漢起事。凱賄通賣國之奔助。致乾灰復燃。得握全國命脈。遣其黨首攻瀋陽。振其軍威。使海內畏服。伍廷芳恐事失機。從中調和。一則義舉凱爲總統。逢迎蕭督。一則推倒滿清。以遂共和目的。凱乃按兵不攻。一面使心腹爪牙恐嚇遜位。一面使芳要挾革黨。取消孫總統。公推己爲臨時總統。清帝與伍總統。俱退讓。(按溥儀與孫文均拱手遜位。以民爲重。以位爲輕。其道儼爲世欽佩。)是知凱之才略智謀。駕乎魏武之上矣。觀其排滿推孫。不數月雙方傾敗。改孫文紀弔帝二千四百零六年爲民國元年。分用陰陽歷日。南北咸歸統一。惟升允早識其奸謀。遁跡蒙古。組織獨立脫離關係。而無讓之革黨。反發生征蒙問題。以結歡心。或有藉此練軍。以伐袁氏者。而老奸巨猾之凱。虛及升允倡義。率兵直搗幽燕。又恐聯絡清臣倒戈北向。若稍

失宜。必致功業俱敗。故堅忍不爲所動。遂用柔軟手段。對待蒙古。以平龍圍結軍心。俟羽翼豐滿。諒自取消。無知臣子自誇功高。咸有總統之希望。如抱火臥積薪之上。而馴醉不醒。惟宋教仁窺其意。漏其言。凱恐發其隱情。故先發而謀刺之。激東南五省獨立。分遣驍騎焚掠其城而攻取之。遞爲袁氏所有。奈玉石不分。解散議院。一衆議院陳家鼎因宋案不平獨力質問袁氏之書約千餘言。不畏權勢。真所謂俠胆義腸。能言人之所不敢言。爲人所不能爲者。袁氏因而解散議院。以塞言路。盡撤天下民軍。更換北軍。加孫黃諸君煽亂之名。放逐於海外。計卸黎蔡兵權。調京予以嘉名。實則監督幽囚。舉措不得自由。手段之辣。居心之險。概可想見。凱於是措置裕如。漸襲清制。以公僕而祭天地。儼若皇帝。難免列國貽笑。私將三權并歸。用官分三等。易簡用曰任命。易保薦曰薦任。考取知事。分發各省。易選補曰委任。取消初級法權。歸下級行政。改內閣總理爲國務卿。改御史爲肅政史。予京內各官長。加有上卿中卿少卿上大夫威武將軍振武將軍各色。予外省官長加有上將軍陸軍上將少將嘉禾文虎各徽章職銜。文武分治。改都督爲將軍。統握全省兵權。改軍務司爲軍事廳。改各鎮司令爲鎮守使。改長江水師總司令爲巡閱使。改民政長爲巡按使。總攬行政。監督法權。改內務司爲政務廳。改司法司爲高等（審判檢察）兩廳。仍設置尹爲中級行政。分轄所屬。改鹽政處爲樞運局。改水師營爲水警察。取消教育實業兩司歸上級行政。設合署辦公。所信用北洋派統握兵權。分佈各省。爲亂世殘民之梟。將任用前清封疆爲巡按使。及各部總長。爲恢復帝制之引線。改參衆兩議院爲參政院。徵聘名士友清名吏。勞乃宣誤會其意。上共和正解勸退之書。由國務卿武臣徐世昌轉呈。凱笑置度外。

。肅政史夏壽康妒忌之。以爲黨運動。請命誅戮。凱弗聽（康因凱留中不發加之宣索爲凱欽佩是年甲寅春徵聘宣爲參政院參政不肯就職康窺其上書時徐世昌等一班清臣均已贊成恐凱侮誤遂行故勾通段祺瑞捕殺之冀斬草除根以善效尤夏壽康爲袁氏者無以復加焉）而段祺瑞助紂爲虐。飭兵捕拿。幸先逃脫。僅獲其黨家育仁。欲行鎗斃。凱恐激成內變。况育仁係前清翰林。爲王湘綺門下士。如加誅戮。尤恐失天下人心。姑含容之。誣以佯狂。用兵護送回籍。實行遞解。交地方官嚴加約束。凱通縱變。善故復辟之事。讒新舊兩黨。以匹夫之勇。書生之見。無能爲矣。故俯視天下。莫能與之爭雄并行。（李燮和附從袁黨揭度稱織帝制世和胞弟見共和時代不宜再易專制有礙國體致起五族羣鼓攻之恐禍及身家故上書國務卿轉達袁氏與和脫離骨肉關係直陳利害可與凱弟世彤上榮相親供並垂不朽矣）不料毀馮乘滇黔反抗推敗袁氏。營效司馬師襲魏故事。暗勾羽黨。促迫取消帝制。凱至此方悟心腹。悉成仇敵。抱忿而亡。嗟乎。天不佑凱。任其權謀詐術。詭計百出。數終難逃。可爲當今權奸者戒。

袁世凱生歿考篇

袁總統世凱。生於前清文宗咸豐九年己未八月二十日丁巳午時。歿於民國五年五月六日巳時。按袁總統生於咸豐九年八月二十日。查陰陽歷對照表。是年八月二十日。適爲陽歷九月十六日。推至民國二年陰歷八月二十日。爲陽歷九月二十日。以咸豐九年之陰陽歷。爲陰歷八月二十日。宜定爲袁總統家慶之日。其陽歷九月十六日。爲中外慶賀之期。於民國五年丙辰陽歷六月六日爲北洋派舉哀之日。卽五族痛哭之時。

光緒末年。梁節菴鼎芬陳臬湖北。入京陸見。君對時。而奏袁世凱有王莽曹操之才。而無王莽曹操之學。請兩宮明令罷斥。以免滋蔓難圖。貽害社稷蒼生云。「長沙王祖柱補注」

袁世凱之施弟世彤實難倖

四兄大人尊鑒。兄弟不同德。自古有之。如大舜周公柳下惠司馬牛是也。聖賢尚有兄弟之變。何況平人乎。讀棠棣之詩。則必洒淚。若有兄弟之感耳。詩云。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毋戎。此常人常事常情也。若鬩君父之大義。雖兄弟亦難相濟。蓋德同則相濟。德異則相背。大舜聖人也。周公亦聖人也。舜化傲象以骨肉私嫌不必加誅之。周公誅管蔡。乃國家之公罪。故不妨以大義滅親也。吾家數世清德。至兄則不然。二十年來。兄所爲之事。均於母教相背。朝中勳兄者四百餘摺。兄試撫心自問。上何以對國家。下何以對先祖。母親在生之日。諄諄誥誡於吾兄。置若罔聞。將置嚴慈之訓於何地。兄能忠君孝親。乃爲吾兄。不能忠君孝親。非吾兄也。弟避兄歸里。於茲十載矣。前十年或通僧。後十年片紙皆絕。今關乎國家之政。先祖之祀。不能不以大義相責也。兄顯達後。一人烹煎數年鬻汁。弟獨處僻壤。始終不敢過問津。兄爲總督。弟爲匹夫。兄固不加愛。弟亦不敢邀吾兄之愛。弟挑燈織屨。次晨市之。清苦猶榮於顯達也。弟視大義如山嶽。富貴如浮雲。惟謹守父母遺訓。甘學孟節老於林下。己亥春曾親上供於護理河南巡撫景月汀中丞。祈轉稟祭相。以朝中無能制兄之人。恐將來尾大不掉。莫若解其兵柄。調京供職。猶可保存功臣之後也云云。其言昭昭。如在目前。但願蒼天默相。先祖式憑。兄能痛改前非。忠貞報國。則先祖幸甚。臨箋揮淚。書不盡言。專此敬請近安。六弟世彤謹啓。

四兄大人尊隆。前者郵箋致諫。首則重先人之祀。次則盡弟之義。古云友善則請勸。友過則相規。况兄與弟爲骨肉之親乎。讀鵲鶴之詩。豈能突然於度外耶。邇來兄之物議鼎沸。弟有掩耳不能聽者。兄命張鎮芳范沛勳二人回項城拜學堂一所。擇城北門外重尾處建立。內建宮殿四間。如興學則造學堂。不興學則爲袁宮保府第。弟聞之不覺寒慄於心。齒震不成聲。悲夫。先祖數世清德。吾兄今日一掃而盡也。該學堂建後。爲患滿城。通城人皆發疹症。死亡數千。弟幾物故。三嫂亦患此症。幸得良醫診愈。今怨聲載道。未知兄擇地將欲何爲。兄爲兄之總督。弟爲弟之匹夫。榮辱本無關緊要。惟關乎君父之大義。不能不以忠告相勉也。今弟有一良言。如納則先祖有福。不納則袁族亦矣。該學堂在重尾。非適宜之地。四邊空曠。圍以竹柵。學生多感瘴氣。不若速拆改建城內。使項城子弟。就學亦便。勿再營宮殿樣。庶可息物議也。統計工程。不過三四千金。兄試清夜自思。不爲祖宗計。亦自爲終身計也。弟淚盡心竭。筆難再展。專此敬候近祉。六弟世彤再啓。

館錄章士釗孤桐雜記袁氏世系

廬江吳武壯公長慶。愚妻祖也。與項城袁氏締交最密。項城汪依武壯成名。愚外舅北山先生。暮年潦倒，亦居項城幕中。依其月錢爲養。北山先生兄弟物故。沙湖山（北山樓所在）之子弟齒稚。家居未開祖德。昨述之先生以項城袁氏家集全部見贖。就中略窺一二。概記於此。蓋項城之本生父名保中。因其弟保慶無子。用撫爲嗣。保慶字篤臣。仕至署江寧鹽法道。家集號中讓公。項城之祖名樹三。與端敏公甲三兄弟也。端敏之子。一保恆。字小午。庚戌翰林。累遷刑部右侍郎。卒諡文誠。一保齡。字子久。壬戌舉人。南隸候補道。家集號開學公。武壯夙隸端敏部下。中讓文誠開學三人。皆以子姪相從征役。爭立功名。四

與武壯同軍相友善。又兩家各重名節。以宋儒義理之學相砥礪。故其相與之誼。至非尋常。同治十二年中議卒於寧。項城孤露。武壯方駐軍江浦。既經紀其喪。復令項城依己爲任教養之責。而通張季直。武壯之客也。令爲項城董理文事。當時光緒八年朝鮮內亂。武壯率慶軍六營東渡援護。而閻學亦奉直督張樹聲檄入韓。兩人合謀。韓亂以定。時項城亦隨同武壯在韓。武壯初易之。後立奇策。大見信任。閻學返國。項城仍留吳營。閻學致武壯書。寒報乞擲付凱姪。及肅毅必欲凱姪留朝鮮。又上舅氏書。從姪世凱練朝鮮兵。朝之君臣。極稱之等語。可見項城事業。卒以在朝鮮之所建樹爲第一期。則武壯始終提挈之力也。述之名世傳。閻學子。號七先生。候補四品京堂。自項城當國。卽隱於礪。奉母命下其餘財宏獎學術。天津南開大學之科學館。號思源堂者。爲其所建。世論高之。攷此家集。刻於辛亥夏間。篇中所記。與民國十五年間之歷史了不相涉。通德之家。允宜貴盛。不謂爲項城一人發露太過。極盛難繼。今袁氏子孫。爲集內所載者八九俱存。乃讀其書。恍若追尋史迹。不勝滄桑今古之情者。

近人談項城世系歷史。言人人殊。以上二作。較爲翔實。出入尙鈔。應附錄用供史料。
〔成禺手記〕

戊午長歌調不連。隔簾制淚曬停鞭。曾箋盒子春明帖。評泊花名後二年。

洪憲元年。文學侍從之臣。曾進宜春帖子。做蘇子瞻閣子詞。寫寫龍旂色。琅琅木鐸音體制。

貯以龍盒。書以鳳箋。帝制久長。異開國雅頌之音也。丁巳上巳。洪憲舊臣修禊萬牲園。十刹海二處。所爲詩歌。感輒聖世。油然而有故君之思。猶未公然直書洪憲。僅有著洪憲後一年丁巳上巳日者。戊午年上巳。大會於陶然亭。洪憲舊臣。蒞者大半。舊遺老名宿尤多。詩尾各著洪憲紀元後二年戊午上巳日。傷感舊事。被謗歌詠。如樊山實父。瑛東叔。海書。衡諸人。有揮淚而縱談往事者。烏乎。故宮禾黍。由大內而轉移新華。今之哀洪憲者。皆前日哀清室之遺臣也。髮從中來。不可斷絕。江亭灑淚。如何如何。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異。此戊午上巳修禊。所以獨拈江亭二字爲韻。不知別有江亭啗蜜之意否。翠娛室詩語。載戊午上巳陶然亭修禊詩事最詳。其餘曰。今年戊午三月三日。上巳脩禊。別具新意。乃在陶然亭。風景雅不及萬牲園。雖小有邱壑。却無林泉之趣。而是日到者共八十有二人。各賦一詩。拈江亭二字爲韻。樊山亭韻云。北來已閱四上巳。惟洪憲年能詠停。收句云。八十二人作嘉會。倍於永和癸丑山陰之蘭亭。蠶雲江韻云。新廣滿眼防吟屐。野壑蓄心近佛龕。亭韻云。強顏北客談邱壑。招手西山入戶庭。確是江亭修禊。不能移置他處。癸丑七古兩首。江韻云。今年禊事出新意。南浦稍稍寒氣降。遠賓不勞置重譯。輜部更擬煩新腔。畫師同時皆第一。協律京國元無雙。舊人拆簡一嘆息。聊拂絹素開僧窗。誰知美滿天所婦。避挾風勢如翻江。要令晉楚皆亂轍。終差曹鄴不成邦。吾曹強項犯風力。再骨亦復相擊撞。事業興亡天公意。寒集回憂傾酒缸。亭韻云。小車先客排松扇。草塘尺水納荷鈴。城陰障日裏寒意。柳梢灑綠回春醪。黃塵豈遠理春色。黃鶯銳如發新矚。西山闐然入戶庭。茲堂亦擬榜聚星。佳人疑若避尹邢。風中不見來輜駢。高望觚稜一回首。金鑿昔對西

前嘗。風流好事圖華日。接會無遊屐此亭。又有某句云。核影陶然求此地。膏臣審其說。事。是日大風揚塵。尤爲是亭生色。〔錄後孫公園雜錄〕

爵秩全書榮祿堂。摺紳孤本得收藏。黃籤帝國紅綾函。開卷糊名徐世

昌。

題竹老世丈（鳳昌）手示洪憲摺紳語予曰。此洪憲爵秩全書。予在北京以一百金得之。蓋該專堂頒行初訂紅本。帝制取消。銷滅證據。此書亦在焚毀之列。實孤本也。前清摺紳。由榮祿堂發行。此書亦由榮祿堂刊印。紅面黃籤。四角包綠緞。全函四冊。字體行格。均仍舊制。與前清摺紳無異。內容則有變更。本書函面黃籤。標爵秩全函四字。下書榮祿堂出版。秋季。封面內頁。肩印橫排中華民國四字。下直排新定官制摺紳六字。第一頁列榮祿堂序。第二行列起首老舖新修爵秩全函記。內官列政事堂。禮制館。統率辦事處。將軍府。參政院。審計院。外內城。步軍統領。財政部。陸軍部。海軍部。參謀部。司法部。大理院。審判廳。教育部。農商部。交通部。水利局。立法院。蒙藏院。平政院。國史館。肅政廳。外官分省。列將軍巡按使以下本省文武官吏。本書要點。足備一代制度之研究者。（一）政事堂如前清內閣。國務卿則權高於閣丞。又如民國內閣總理。而隸於大皇帝之下。等於前清之軍機大臣。（二）當時外官將軍巡按使。皆封爵。內官無之。內官封二等公者。員劉冠雄一人。海軍待遇也。（三）外省將軍有特任者。禮遇嚴重。巡按使有受政廳特別委

任者。情節較重。(四)將軍外武內威。武加賜號。東三省特殊。易武爲安。(五)廣西將軍巡按使無爵。有反對帝制消息。恐不受也。(六)雲南任龍觀光爲將軍巡按使無爵。未赴任時。雲南起義也。(七)貴州無將軍。因起兵免劉顯世職也。(八)新疆巡按使將軍銜無爵。地遠不足重也。(九)巡按使有授伯爵者。其人有功。或特殊重要也。(十)海陸軍辦事處。仍首刊武義親王黎元洪。又國務卿徐世昌名面。別糊蓋條紙。外刊段祺瑞名。此摺紳成於洪憲紀元前。徐世昌尙未離去國務卿。及洪憲取銷。段祺瑞出任。以國務卿名義行之。糊名或在此時。及毀銷帝制文書。摺紳板片無存。此本尙糊名刊書。亦當時可研究之案也。以上各節。皆摺紳中可供官制事情史料者。書藏竹老家。其政事堂各省將軍巡按使兩官制。爲洪憲時所獨有。特附錄之。並載榮祿堂發行原序。〔成島記〕

附榮祿堂洪憲摺紳序文

本堂摺紳之刻。由來久矣。凡夫郡縣之沿革。道里之遠近。賦稅之出入。官缺之繁簡。靡俸之多寡。品秩之等差。與夫民俗易同之故。山川物產之宜。莫不燦然具備。非僅官職題名。瞭如指掌也。惟是新朝帝制政體變更。是書雖卽隨時修改。而因革損益。或未能悉核靡遺。閱者憾焉。本堂有鑒於此。爰自洪憲元年一月一日爲始。確實調查新帝國之組織。內外官制之職銜。悉心釐正。以昭我朝論官得人之盛。而基萬年有道之隆。斯則本堂區區之苦心。願與當代名公鉅卿就正之也。如有升遷調補。隨時示函。遵照增刊。尤爲禱企。此啓。

洪憲元年一月一日本堂主人謹題

附政事堂將軍巡按使職權人名簡職

政事室

國務卿徐世昌直隸饒慶遜人

左丞楊士琦安徽涇州人

右丞錢能訓浙江嘉善人

參議林長民福建閩縣人

伍朝樞廣東新會人

李鴻珍江西武寧人

張國溶湖北蒲圻人

魏元炳(一)擬定法律命令案事項。(二)審定各部院擬定之法律命令案事項。(三)擬定法律

典禮制案事項。(四)調查編譯各國法律事項。(五)保存法律命令之正本事項。

局長顧鱉四川廣安人

機要局(一)頒布恭請鈐章。(二)撰擬命令及各項文獻及各項文電。(三)收發京外各署文牘

電信。(四)典守印信。(五)審核各部事務。(六)關於請寄來往文件。(七)關於立法院來往

文件。(八)與各部來往文件。(九)與本堂各局所人員接洽事件。(十)保管圖書。(十一)總

辦法律事務。

局長張一鵬江蘇吳縣人

參事局(一)關於文官任免事項。(二)關於文官陞轉事項。(三)關於文官資格審查事項。

(四)關於文官考試事項。(五)關於文官薪俸事項。(六)關於文官勤績考核事項。(七)

關於文官退職事項。

關於恩給及撫卹事項。(八)關於爵位勳章並其他榮典授與事項。(九)關於外國勳章授領及佩帶事項。

局長郭則澐福建閩縣人

主計局(一)核議關於財政事項。(二)稽核關於預算事項。(三)關於財政文件之擬定及編輯保存事項。(四)關於統計之事項。

局長吳廷燮江蘇江寧人

印鑄局(一)製造印信官文書及其他用事項。(二)刊行公報法令全書及職員錄事項。(三)鑄造勳章印信圖章及其他物品事項。

局長袁思亮湖南湘潭人 兼幫辦參事易順鼎湖南漢壽人

司務所(一)關於人員進退。(二)關於官產物保管購置。(三)關於土木工程。(四)關於本室經費預算決算。

所長吳笈孫河南固始人

將軍行署將軍于軍政事務承大皇帝之命令受陸軍部之監察指示。將軍於軍事之計劃及命令承大皇帝之命。受參謀本部之監察指示。將軍因維持該管區域或城廂內外各地方之治安。依巡按使之請求。需用兵力。特得酌量情形派兵協助。但遇緊急事變得逕行直處。遇有上項情事時同時呈報大皇帝並通報陸軍部及參謀本部。

京兆尹直隸大皇帝管轄二十縣王達安徽人

陸軍中將直隸巡按使督理直隸全省軍務一等伯爵朱家寶湖南綏縣人。

特任陸軍上將昭武上將軍熱河都統督理北邊軍務兼管轄巡防警備等隊。政府特別委任監督財政及司法行政教育實業等事一等公爵姜桂題安徽亳縣人。

一等男爵察哈爾都統督理北邊軍務兼管巡防警備等隊。受政府特別委任監督財政司法行政教育實業等務張懷芝山東人。

特任陸軍上將鎮安上將軍督理奉天軍務兼節制吉林黑龍江軍務一等公爵段芝貴安徽合肥人。

陸軍中將鎮安左將軍督理吉林省軍務一等伯爵孟恩遠直隸天津人。

吉林巡按使特別委任兼督司法行政財政教育實業事務一等男爵王揖唐安徽合肥人。

陸軍中將鎮安右將軍督理黑龍江全省軍務一等子爵朱慶瀾浙江紹興人。

陸軍中將泰武將軍督理山東全省軍務事宜一等伯爵靳雲鵬山東濟寧人。

山東巡按使管理巡防警備受政府特別委任監督全省財政司法行政教育實業事務一等男爵蔡儒楷江西南昌人。

陸軍中將德武將軍督理河南全省軍務一等侯爵趙倜河南臨汝人。

河南巡按使管理巡防警備監督全省財政司法行政教育實業事務一等伯爵田文烈湖北漢陽人。

陸軍中將回武將軍督理山西全省軍務事宜一等侯爵閻錫山山西五台人。

山西巡按使管理巡防警備等隊受政府特別委任監督全省財政司法行政教育實業事宜一等男爵金永泓江杭縣人。

綏遠城都統管理北邊軍務兼管巡防警備等隊受政府特別委任監督財政司法行政教育實業事宜一等男爵潘矩楹山東濟甯人。

陸軍上將宣武上將軍督理江蘇全省軍務事宜一等公爵馮國璋直隸河間人。

江蘇巡按使管理巡防警備等隊受政府特別委任監督財政司法行政教育實業事宜一等伯爵齊耀琳吉林伊通人。

陸軍中將安武將軍督理安徽全省軍務事宜一等公爵倪嗣沖安徽毫縣人。

安徽巡按使管理巡防警備等隊受政府特別委任監督財政司法行政教育實業事宜二等男爵李兆珍福建長樂人。

陸軍中將昌武將軍督理江西全省軍務一等侯爵李純直隸天津人。

江西巡按使管理巡防警備等隊受政府特別委任監督財政司法行政教育實業事宜一等男爵馮揚浙江紹興人。

福建護軍使督理福建全省軍務一等子爵李厚基江蘇銅山人。

福建巡按使管理巡防警備等隊受政府特別委任監督財政司法行政教育實業事宜一等男爵許世英安徽建德人。

陸軍中將興武將軍督理浙江全省軍務一等侯爵朱瑞浙江海鹽人。

浙江巡按使管理巡防警備等隊受政府特別委任監督財政司法行政教育實業事宜一等伯爵許映光浙江臨海人。

特任陸軍上將彰武上將軍管理湖北全省軍務一等侯爵王占元山東館陶人。

湖北巡按使管理巡防警備等隊受政府特別委任監督財政司法行政教育實業事宜一等男爵段
書雲江蘇蕭縣人。

特任海軍中將靖武將軍管理湖南全省軍務一等侯爵湯壽銘湖北蕪水人。

湖南巡按使管理巡防警備等隊受政府特別委任監督財政司法行政教育實業事宜一等男爵沈
金鑑浙江吳興人。

特任陸軍中將威武將軍管理陝西全省軍務一等伯爵陸建章安徽人。

陝西巡按使管理全省財政教育實業事務一等男爵呂調元安徽太湖人。

將軍銜甘肅巡按使管理甘肅全省軍務一等子爵張廣建安徽合肥人。

將軍銜新疆巡按使管理新疆全省軍務楊增新雲南蒙自人。(無爵)

新疆巡按使周上

特任陸軍中將成武將軍管理四川全省軍務一等侯爵陳宦湖北安陸人。

四川巡按使管理巡防警備等隊受政府特別委任監督財政司法行政教育實業事宜一等侯爵陳
宦湖北安陸人。

都王銜陸軍上將樞武上將軍管理廣東全省軍務龍濟光雲南蒙自人。

廣東巡按使管理巡防警備等隊受政府特別委任監督財政司法行政教育實業事宜一等伯爵張
鳴岐山東無棣人。

特任廣武上將軍管理廣西全省軍務陸榮廷廣西武鳴人。(無爵)

廣西巡按使會辦軍務受政府特別委任監督司法行政教育實業事務王祖同河南鹿邑人。(無爵)

廣西巡按使會辦軍務受政府特別委任監督司法行政教育實業事務王祖同河南鹿邑人。(無爵)

特任陸軍中將顧武將軍督理雲南全省軍務龍光燾密蒙自人。(未封爵)
兼署雲南巡按使受政府特別委任監督司法行政事務龍觀光雲南蒙自人。

貴州將軍(無)

貴州巡按使受政府特別委任監督財政司法行政一等男爵龍建章。

張仲仁先生一傳來談云。叔雅檢示洪憲摺紳校刊本。予當時未聞有此書之刻。考其時應奉祿室呈請。檢元未發出者。洪憲取銷。遂有徐世昌糊名應段祺瑞之簽條。奉旨特旨。事後。此書爲人攜匿。而趙竹老購得云。〔成禹記〕

帝威殺錢能直廬。侍兒猶送過江書。南朝男子無奇氣。祇歎文姬不負

子。

魏安戲動。北洋曹虎豹三大將。龍爲王士珍。早不受民國帝職。虎爲段祺瑞。表示反對袁世
凱。狗爲馮國璋。坐鎮江南。曾與張勳合電項城。力爲勸阻。反對帝制。各黨派要人。皆
聚江南。說國璋者。絡繹於途。以鄉人孫洪伊爲祭酒。並擬國璋以將來大副總統地位。以
五。舉國璋爲副總統。歷唐孫興國璋反對帝制之契約也。國璋祕書長開縣胡嗣瑗。爲復辟
黨。素嫉項城。其部下齊雲元陳調元等。欲擁立國璋。可繼得江南地位。內外呼吸一氣。
國璋對帝制。遂無確定贊成之表示。時國璋與偶未變。有宜與周道如女士(祗)者。居
新華宮。授項城內眷小兒書。稱項城弟子。有學問才調。項城力作冰人。國璋遂應齊爲繼
室。實則周女士與項城約。陰移國璋趨向也。結婚翌日。國璋語嗣瑗曰。不料周女士。

仍是閨女。某曰。我輩何從得知。以大帥一言爲定。嗣璦賀聯。爲交柯日暖將軍樹。並帶春開君子花。憚某曰。日陵春開。閨女無疑。以上皆籌畧幕容。來諒洪伊處言者。一日溫世霖陳調元等來告洪伊曰。近來截獲周夫人報告甚多。凡國璋與各處往來電報。各派人來審遊說。有不利於項城帝制者。周夫人每日探悉原委。作詳細報告。密遞項城。故南京一舉一動。項城皆瞭如指掌。遞書由北京攜來婢女。出署傳遞。審署中人。以項城洞悉秘密。細察何人洩露。一日截獲婢女遞書。恍然皆周夫人之所爲。周夫人又改易他途。探察者仍追蹤而往。項城帝制取消。周夫人仍有手書。密呈情。直奏新華宮。項城技籤起曰。予蒙養左右數十年。高官厚祿。一手提拔。事至今日。無一人不負予。不意一嬖人。對我能始終報恩。北方文武舊人。當愧死矣。云云。常熟孫師鄭雄。(原名同康)。鄭齋城逝詩。述周夫人事最詳。其詞曰。婦學研求德象篇。委陀筭服儻坤乾。人間富貴皆塵土。濁世長辭作散仙。(女士係北洋女子師範學堂第一班畢業生。是堂由項城創辦。奏派傅沅叔太史增湘監督。沅叔延予講授歷史。女士於國學。素有根柢。試驗輒冠其曹。曰寅城。項城爲女士執柯。適河間馮華甫爲繼室。在蘇督任內。襄贊機宜。世稱賢淑。馮公於丁巳孟秋蒞京。女士相從入公府。每以干戈一平。流亡載道。蹙頰不安未及一月。感疾殞逝。實中西藥雜進之誤。袁抱存公子居南海流水音時。給有寒處茗話圖。女士題詩曰。結得人間翰墨緣。琳瑯一軸集羣賢。拈題試詠窗前雪。品水爭嘗巖下泉。放眼湖山供嘯傲。寄情詩酒小留連。茫茫濁世趨榮利。幾輩逍遙似謫仙。女士歿後。抱存挽之曰。爲國捐肝膽。爲家嘔心血。生誤於醫。一夜悲風騰四海。論交策師友。論親逾骨肉。死不能別。九天遺恨

付千秋。又宜興公按云。關內輔元貞。博海恩學王母駁。女中有素傑。故鄉共企來傑碑。
○絕經異味疎疎。三復關雎萬萬軍。德嫔后紀年不永。遙知魂夢落江南。(余主北洋女
子師範。爲滕女士譚周南召南各詩大義。採毛傳鄭箋及朱子集傳之說。編簡明誘義二卷。
予爲挽聯云。興女學爲邦家之光。早有聲名在河北。以婦人震天下而死。遙知魂夢到江南
○觀師鄭抱存所實。周夫人有所以報項城矣。(錄後孫公國維錄補)

二年滿放衛河濱。觀止欽批右古文。賴有容菴龍弟子。晚年師說記類

聞。

項城稱帝。羣下搢履意旨。不尋無術。爲尊者諱。於是欽批古文觀止之類。何人袖透太
炎。一日先生示予曰。此項城古文之真冊也。嘗裝黃綾函。每篇眉批多語。序文曰。講層
頂上。長日閑暇。釣魚尋花之味。取舊時所讀古文。日誦數篇。親爲批點云云。簽題欽批
古文觀止。白紙精印。想係左右阿進者之所爲。太炎出京。不知曾攜此本否。又有容菴弟
子記。署弟子沈履憲吳蘭生記。全書四卷。歷述項城家世。宣揚祖德。幼時誦讀。徵時行
止。使高麗。筓山東。戊戌政變之功。北洋政事之績。降及放歸頂上。耕漁自適。亞出山
履民國總統爲止。記書記行。真高皇帝實錄也。所記最有意致者。謂項城善作制舉。察周
懷山(鑄)(三山合稿之一)制舉。愛李西瀛(德)(七家詩之一)無怪熟讀古文觀止兼擅雜作
。皆同光間一時秀才風尚。其述在北洋任內。一日花園觀魚。謂鱉魚該死。次日魚尾藍還

。其序放歸彰德情形云。十一日詔。回籍養病。公因項城舊宅。不敷居住。前在衛輝城外。購屋數十楹。即日即眷南行。宣統元年。春夏之交。公遊覽蘇門百泉。爲邵堯夫好夏峯講學之所。乾隆曾駐蹕。離宮別館皆蕪。惟清暉閣尚在。公與徐世昌捐修。五月移居彰德北門外洹上村。津門何氏。先營別墅。其地前臨洹水。右擁太行。遂購居焉。有小園。蒔花種竹。澗石澗池。建林亭。名養壽園。公兄清泉公。以偏廢。自徐州道告歸。迎住西院。兄弟扶杖同遊。常弄舟小池。清泉公披篋垂綸。公持竿立船尾。好事者繪圖。公生平無嗜好。絕尙葷。出孝欽賜金。改繕亭館。其次公子克文。粹圭塘倡和集行世。圭塘者。卽公宅前橫渡洹流之橋名也。祖憲閔生。師事項城。故稱弟子。容菴者。項城在彰德自署名也。圭塘。元許翰林有壬故居。許有圭塘集。〔錄後孫公園雜錄〕

圭塘唱和集予早年曾於坊間見有刊本。載項城近體詩二首。和者除沈祖憲吳閔生外。尙有陳夔龍費樹蔚謝愷諸人。陳官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與袁同事附慶親王奕劻。費字韋齋。江蘇吳江人。爲芸舫宮允延釐之子。取吳大澂女。與克定爲僚婿。謝河南商邱人。項城督直時。官蔚州知州。洪憲時爲內史監內史。惜其他諸人不能記憶矣。〔長沙王祖柱補注〕

重頒正朔萬民瞻。帝貌莊嚴卷首添。里巷傳呼收舊歷。中華五色改題籤。

帝制議動。時斬水湯繼武（化龍）。方長教育部。急將民國五年歷書。刊印成冊。含有先發制人。自掃門雪之意。未幾化龍以改國歌等事。見忤當局。辭去教育部長。而張仲仁（一

應)。內掌機要。始終爲帝制之梗。羣小說項城。謂一舉反對帝制。恐有怨望。遂出一舉爲教育部長。實使離開機要。免嘖嘖多口也。一日大典籌備處議頒洪憲元年帝制新歷。乃收毀湯化龍在教育部內印就未頒之歷書。所定格式。面用黃綾。書面正中大字一行。曰洪憲元年歷書。中蓋教育部中央觀象台頒發歷書之印。書內列洪憲元年各省節氣太陽出入時分等表。並以皇帝御容。尊列卷首。向例頒布歷書。於頭年八月行之。洪憲歷書。則於當年一月始頒行。因廢民國五年。用洪憲元年也。〔錄後孫公園雜錄〕

張仲老（一舉）丈晤談云。予出長教部。久未入宮。參議政事。一日。承宣監處。派人來曰。大皇帝有請。在豐澤園坐候列席。促予即往。予屢次辭職南歸。謝管機要。項城曰。汝去。將來撰重慶文章無人。專管教育。不與機要可也。及聞傳呼。初以爲有何重要文字。不過議頒洪憲元年歷書耳。予以教部無款對。旋由內批一萬元。交出格式。並即日印行。歷書向歸中央觀象台辦理。與台長高魯商。囑印一百本。敷衍了事。並云前日遇高魯。始知一萬元之款。爲後任者所陰銷。現在洪憲元年歷書。每册可售三四十元。當日多印留存。則可獲善價。予答多則不名貴。〔成禺記〕

高魯青（魯）先生語予曰。歷書由予經手。印一百本。從張仲老命也。其款一萬元。爲後任總長某所陰蝕。洪憲帝象。未刊卷首。亦仲老意也。〔成禺又記〕

將軍跋扈慕高駢。金帛游談佐綺筵。忙煞當朝阮司馬。移書淮上走年年。

張勳之屯兵淮秦亂。爲復辟黨集會之重鎮。當民國二年。張勳被國民黨軍隊。駐師南京。其貨許以江蘇都督。江表既定。袁以張勳難制。設法代以馮國璋。張黨殊快。復辟之黨益盛。其軍官慕傑。皆銅頂騎袖。兵卒頭垂長辮。表示不忘滿清制度也。項城屢派阮忠樞等。與勳有舊好。觀少軒對彼之向背。如張仲老紅梅閣說事所載。張勳嘗云。余平南京後。有崇文門監督何煇者說余曰。君大功告成。盡請大總統爲大皇帝。余痛罵而去。此其所以去于代以馮華甫也云云。是一例也。張勳駐兵。以徐州泰安爲大本營。謀士如胡綱劉萬繩孫等。皆稱復辟重臣。康有爲復來往勳營中。屢建密議。項城知之。適以優禮。收勳爲參政院參政。項城親頒手令。郭同着發往張勳差遣。人間項城。何以對副總統。項城曰。郭同如此壞人。非令與張少軒辦事。別無處置之法。項城重視張勳之意可知矣。其後徐州會議。驅逐黃陂。有志者事竟成。張勳亦可兒也。勳賴人。迷信神怪。歲延張大師結泰安。拜薩施法。阮斗膽罵人。往說勳者。皆覺爲唐淮南節使高駢以養之。高駢好道。勳實替人。從好之方。無微不至。斗膽與勳最相得。項城令阮月必一至泰安。三年不改。斗膽與袁書。所謂可憐賤死阮忠樞是也。勳縱情聲色。大有淮上舊帥劉澤清諸人之風。斗膽徵逐其間。欲移其向。一日廣譚張筵。淮海名倡。環列如肉屏風。張阮搶拍狂叫。爲晝夜連旦之飲。阮葆頭漣漣。據地作獅子舞。華燈晃耀短髮。飛蓬刺天。張顯而樂之曰。斗膽頭毛。真可削獅子鬚鬚去。僕病未癒也。斗膽乘機。持利刀一柄曰。大帥亦欲爲此乎。斗執其辮。少許發怒。真未下而批其額頰。斗膽乘興。義地大吐。左右曰。阮內史欲奪辭

矣，扶。憂。翌日謁少軒謝罪。嘗則斗膽欲藉此一醉。觀少軒復辟之志。堅定與否。爲他日籌策。籌策。籌策。項城視江淮南上爲最重。游說者不絕於途。國璋雖左傾復辟不離不推張勳。張勳。於是張勳致電宣武上將軍。連發署名。其詞曰。政事堂。國務卿。左右丞。各部總長鈞鑒。華密。近日京中有人發起籌安會。意在變國體。一再通電各省。並要求派員入會討論。勳等因此種非常舉動。僅由三五私人立會號召。何敢率行附和。致騷越職。違法之嫌。故未復電派員。靜候中央辦法。頃接段香岩。梁燕孫。朱桂莘。周子虞。張心齋。齊天夫。雷朝暉。江宇澈。吳靜潭。袁紹明等君。聯名會電。略謂現在多數輿論。趨重君主立憲。共和不能適用。無待煩言。當於憲法未定之先。熟籌解決等語。諸君皆手造民國。肩擔重任之人。亦復極力主張此說。自與私人發揮已見。覓傾衆聽者不同。大勢所趨。風雲一變。勳等當奉事起。分任南北驅驅。深慮中國數千年之名教綱常。因於此而崩。壞壞。力主保存君憲政體。藉可拯救危亡。無如當時潮流。橫決夷樂。迨至清廷遜政。全國景從。令甲頒行。罔有成貳。茲既昌言改革。且限定專議國體爲範圍。揆之卒昔。若合符契。惟事關國本。實繁中外其瞻。若手後經緯萬端。備極繁重。勳等材疏力淺。待罪一隅。於大局之安危。法理之出入。窺天測海。屢見難周。若爲扣筌捫籟之談。不免摘壇突棧之懼。諸公贊襄密勿。操操國柄。爲百司之表率。舉凡社會推移。人情物性。自己攝照敷計。洞鑿無遺。比事當如何定計決疑。必早權衡至當。應請統籌立斷。由國務院定稿何銜。聯合京外文武長官。列名陳請。提交參政院代行立法院公議。以昭於眾而免參差。中國前途。庶幾有濟。勳等往復商榷。意見相同。合電奉聞。即祈核示辦理。

。不勝金之至。張勳、曹錕、齊耀琳、冬印。該電到京。留中不發。故未刊布。頃聞急派阮中樞馳往泰安江寧反復陳說。其結果謂張馮二人雖不必明白贊成。亦不必正當反對。故終洪憲之世。張勳馮國璋無若何推戴文字。悉由於此。踐阮斗瞻約也。阮從項城二十餘年。爲內史副監。項城死後。阮翌年亦死。孫師鄭成逝詩曰。蕭曹房杜才無忝。相乏封侯命不齊。華屋山邱嗟一瞬。飄飄丹旆過淮西。斗瞻。合肥人。〔錄後孫公園雜錄〕

附錄瑣園雜記辯帥二美記

辯帥張勳。清末在南京。以八千金買秦淮名妓小毛子。築別室於松濤巷口。樓下守兵荷槍。行人不得駐足。辛亥事起。張勳敗走。挾小毛子過江。後在天津。又納女伶王克琴。克琴工媚術。盡奪小毛子之寵。小毛子憤鬱自盡。克琴隨張生一子。賀儀極盛。及復辟事敗。張遁入荷蘭使館。克琴席捲所有逃滬。時人以二妾名字贈長聯云。往事溯從頭。深入不毛。子夜淒涼常獨宿。大功成復辟。我戰則克。琴心挑動又私奔。

便殿凝燒鳳蠟紅。儂家萬歲字當中。新彘敢奪阿姨長。妃子爭封第一宮。

洪憲元旦。夜受內賀。內賀能舉。舉行宮內家賀。翌晨五鼓。始受文武朝賀。袁氏克文生母。母高麗人。早逝。皇四子。孫寶琦婿。皇五子。天津網總徐氏婿。生母俱在。宮內行家賀典禮。項城龍袍冕旒。據正中高座。後綴太平萬歲字樣。寓太平萬歲字當中義也。皇后手握金如意。分封六宮。行清代册封宮妃儀式。皇四子母爲第一宮。皇五子母爲第二宮。

。項城篷室十餘人。次第冊封如儀。皇五子卽項城所謂將來似我者。其母最獲寵幸。不願居第二宮。語侵皇四子母。皇四子母曰。此冊封正當名分也。口角訕罵。戟指揮拳。怒環鳳袖。金披玉帶。繽紛撩亂。戰作一團。皇帝揭龍袞。曳赤鳥。一躍而奔下寶座。御手分解。撕門乃止。兩方猶餘怒未歇也。翌日都下。傳爲開天佳話。酒園洪憲開元詞曰。兩宮妃子競承歡。聖德開天家法寬。名位重於爭寵幸。孤王左右做人難。〔錄後孫公園雜錄〕

韋玄夫子周宣冕。賣餅兒郎石鼓歌。解作哲人名語未。競傳女子視共和。

嚴氏幾道(復)。遊曲阜孔林。獲周宣王冕旒。歸進項城曰。此姬周八百年中與聖主宣王之古冕也。在曲阜出土。敬皇大皇帝。願朝葉延綿。威德赫奕。如東周洛邑之盛。項城時有都洛之意。喜獲符應。又以幾道稽學。文獻足徵。效其體制。製皇冠十二旒。用爲郊天帝冕。君王神武似周宣。誰賦南征北伐篇。江漢之游。王命召虎。我家江之初發源。所以特任曹錕爲虎威將軍。統帥上江兵。奏入川南征之績也。南人不復反矣。有雍濟。字劍秋者。本津門商販。叠錄來京。忽膺授內政部次長。朱啓鈴引薦也。項城有臨大學行辟雍釋奠禮之議。內政部職司灑掃。少長行其事。謂本市井不學之人。一見大學石鼓。嘆賞不置。阿諛小吏。以韓愈石鼓歌蘇軾鳳翔八觀進。謔忽異想天開。鋪張帝德。通衢大道。勒石立亭。所戒皆古人格言。曰此可與石鼓歌媲美矣。實則誇耀人談其不學。又欲項城嘉其誠實

●每石大刺雍濤名字。表示開天忠孝之旨。路人曰。此雍濤加官宣傳石也。聞內政部局長。爲雍濤獻策云。嚴幾道深通中西之學。善談名理。天演論名學各書。開中國哲學之先河。其論帝制與共和。貫串中西名理。自立學說。亦創論也。曰中西史冊。母后臨朝。國亡政亂。屬陰類也。僅英國伊勒沙白女王 Elizabeth 稱黃金時代。身嫁英國。不婚之處女也。只開聖主常陽。未開聖主常陰。故中國三代以遺。樹立帝政之基。建國數千年。領土四萬里。包涵種族百數十類。唐虞以前。個人揖讓。非共和也。共和起於周室之讓政。亦不過諸大臣行政而已。非民主也。日本萬世一系。一姓二千年。遠能長存此島。爭幕府大將軍。而不爭皇位。可謂以帝統保國。古羅馬國父 Cincinnatus 議政時代。雖屬民治。不久三國政治起於國父。而帝羅馬帝政天下 (Rome Empire)。統一歐亞非。跨三洲之地。殆近千年。奉帝政於 Augustus。如仍存國父制度。恐無此囊括雄圖。他如英義奧等國。以君主爲幹。遂能雄駕全歐。皆聖主常陽之明効大驗。今申共和爲陰類之說。共和屬女性。吾國漢書外戚傳。已詳言之。外戚傳曰。昭儀之號。凡十四等。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土。侍從視上卿。比列侯。婕妤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俗華視真二千石。比大上造。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選。八子視千石。比中更。充依視千石。比左更。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視四百石。比參乘。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顏師古注共讀曰恭言其順而和柔也) 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據古語所訓共和二字。女性最賤。故列於十四等。爭尊爲全國之名號。豈不大謬。更申共和國家屬女性之說。

法國自由神。乃一女子。金冠其額。美國花旗。經於絕色女子之身。或負肩臂。而徵之古羅馬國徽。曰戰神 (Mars) 曰日神 (Apollo)。未開尊月神 (Ciana)。阿爾比亞 (Olympia) 大會。特尊天王 (Jupiter)。足徵帝政爲男姓。始可君臨天下。又以英語訓國度。屬女性。代名字曰 She。蓋大地屬陰性。而臨天下於地上者。屬陽性也。幾道此論。和者甚多。而吾師華湯生 (鴻銘)。大申其說。湯先生曰。今人繙譯羅馬帝國。實從日本之說。Roman Empire 實羅馬天下之義。非國度也。古謂天下國家。天下在國之上。所謂莫非王土也。Empire 亦有 Prefecture。卽訓國之義。其下乃 Province 調省之義。元代設中書行省。乃義人馬克波羅本古羅馬制度。洪憲帝國。對內宜尊稱洪憲天下。方合中西古義。羅馬第一皇帝曰 Augustus。拉丁訓皇帝者。皆用此字。爲神武剛健之陽性。非柔平和順之女性也。嚴氏謂共和屬女性國家。實發前人所未發。爲建設國家不磨之論。卽如美國。亦不能謂爲純粹民主國家。只能稱 Party Government。以政黨出入執政爲標準。This Party another Party 其政黨首領。不過古羅馬之 Augusti 而已。反不如英吉利。英皇在上。人民得享完全之自由也。故美國輿論。謂總統選舉。費用太巨。民間騷動。反不如英國政治沈靜。人民安和。又如英詩人莎士比亞羅馬檉撒劇曲所載。三頭政治爭權。各向人民演說。 (Blindus) 不魯德演說。則人民大呼檉撒可殺。擁戴不魯德。 (Cicero) 檉撒繼向人民演說。人民又大呼不魯德可殺。擁戴檉撒。足見人民向背是非無定。憑爭政者曲說欺騙。盜獲政權。此民主制度之流弊。政黨民主政治。只供野心家之權利。不顧國民之幸福。所謂一尊有至言。相爭無真理。不啻爲共和政治寫照也。予少習希臘拉丁英法德俄意諸國文字。深研其學。異議

周秦孔孟祖國之書。終疑共和制度。無奮發振拔之氣。今始知涵女性過多。始有此弊。予前者用拉丁英文著書多種。力闢共和制度。惜未大申女性之說。纂著義理。聖主當陽。天下歸心。吾輩至言。亦可昭明世界矣。如辜鴻銘先生者。可謂節外無奇更出奇。一波纔動萬波隨。學濟穿鑿。言之成理。洪憲不敗。其可得乎。〔錄後孫公園雜錄〕

伍昭展先生（光建）語予曰。余師事幾道先生。見其手不釋漢書。前日聞共和女性之說。根據後漢書后妃傳。實則後漢書引漢書外戚傳爲注。故知先生此說所出。本漢書也云云。

〔成禹記〕

附辜先生鴻銘遺事

先生生於新加坡。閩華僑之子。英籍所產。故貌似西人。眼睛特藍。予十七受英文於先生。時先生居張香濤幕府。以尊王尊孔。日訓生徒。見人必令背誦論語五經一段。曰西洋無此道德禮義之學也。用英文譯論語。泰西購者近百萬部。清亡。長辮綠袍紅馬褂。曰。永不着西服。洪憲事起。先生告梁崧生曰。予極贊成。予素主張尊王尊孔。此中國數千年之政教。不必何姓何族也。孔子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山川可改。萬古不磨。趙竹老世丈惜陰雜記。載其遺事最詳。其言曰。辜湯生字鴻銘。別號漢濱讀易者。福建廈門人。幼游學英法德奧。以文學冠彼邦。兼自然科學。皆獲最高學位。遇有所用。輒出所學以折西人。學成歸里。開塾師講論語孟子有所入。最耽古聖賢經訓。玩索之。篤信孔孟之學。謂理非西方哲人所及。回部書。騷賦詩文。無所不覽。光緒十一年張文襄督兩廣。法越告警。文襄命知府楊玉書赴閩領事。回抵香港。湯生適同舟。玉書與談。回粵與趙鳳昌言。謂舟中

遇一人。與德人講論理學。中文甚佳。問姓名爲辜湯生云。鳳昌言於文襄。邀之來粵。任以邦交諸務。文襄練新軍。用德操法。僱德教練官。德皇威廉選上材來。令用中國頂戴軍服。行半跪拜禮。德軍官以未習對。湯生開導。德人帖然。十七年文襄移督兩湖。俄皇儲來鄂。俄儲內戚希騰世子從。俄兵艦泊漢口。總督以地主禮先訪。未幾送客。俄隨員十人。立船口左右。湯生語俄儲。令向客唱名自通。以尊張督。禮也。旋譏晴川閣。湯生以法語通譯。席間俄儲希世子。改用俄語問答。謂晚有他約。宜節量。湯生言此豈甚衛生。文襄駭異。希世子問俄儲。主人所吸何物。湯生達文襄。以鼻烟遞世子。兩儲大駭。俄儲臨別。執湯生手曰。當敬待於彼國。以皇冠饋贈焉。重宿學也。告文襄曰。各國無此異才。我子之似。湯生謂教案激民變。各國當自返。若尊王篇。辛丑和議定。湯生領開辦黃浦局。欲設西工程師學。習耗費十六萬餘兩者。領事相之。謂我輩皆不習工程。宜斷由專門。湯生言曾得奧國工程師文憑。卒辦此案。其他忤西人事甚多。然爲各國所重。生平長於國學。而服膺古訓。言理財必先愛民。言國功必先律已。嚴操守。尙氣節。詎物質享用者。爲賤種。醉心西籍者爲喜其費解以自欺。嚴幼使譯天演論。湯生曰。裁者倍之。傾者覆之。百華八字可了。徒費唇舌。屢得罪權要。惟文襄愛護之。後入外部。陳奏請用小人。辦外爭其禍更烈。爲項城所忌。而鹿定與極推崇。文襄告何必爾。湯生答言。此時非袁氏天下。且待後日。文襄默然。所著有讀易草堂文集。幕府紀聞。輯彙奏弦歌。譯彙漢騎馬歌。與文譯著尊王篇。論語。中庸。孟子。孝經。春秋大義。闕發微言。光大名教。歐美幾人。一稿。鳳昌論交最久。相知最深。言其行叙述於後。予問俄儲聲勢赫然。君與周旋。其

氣頓下何故。湯生曰。此輩貴介。未嘗學問。吾以西方之學人。意態對之。挾貴之氣自道。未有不學之人。而能折衝樽俎者。予談人力車夫吸紙烟。宜節約。湯生曰。終日勞苦。見坐者吸而生羨。效以自樂。實非人情。鄂中萬壽節。編愛國歌。湯生曰。更宜有愛民歌。梁節菴曰。查編之。湯生曰。前四句得之矣。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座客譁然。嘉言甚夥。宜分類成書。唐少川告予曰。世說言國葬。功在一國。國人共崇之。若鴻銘者。豈非一國之舉人乎。吾輩之責也。可知鴻銘舉行。有獨到之處矣。云云。成禺曰。先總理中山先生。一日語予曰。吾與留學日本歐英諸君子。論五權憲法。嘗曰。西洋法制所無。不敢盲從。答曰。監察考試。吾國獨有。世界所無。精萃之處。西人難望其項背。不知孟德斯鳩以前。蔣公何從得督三權並立憲法。可謂至言。足爲國學興衰。欺罔國人者戒。與羣先生言同。

葉選翁先生(恭諱)曰。元代鑒於唐藩鎮跋扈。宋州郡積弱。乃師古羅馬制度。設各路中書行省。統大權於中書省。明仍其舊。各省委主權於藩司。而以巡撫加其上。權尾大也。明代設總督管兵。與巡撫同等。清設總督巡撫於各省。而以兵部都察各銜領之。大權仍在中樞。可謂善師羅馬制度者。羣說甚當云。〔成禺記〕

鄭敦胥管嚴又酸詩。湘水才人老失身。桐城學者拜車塵。侯官一叟顏唐甚。可似遠山一輩人。羣盜如毛國若狂。侏人作賊亦尋常。五年不管東華字。想見新詩到海藏。曹經沈曰。桐城指馬通伯。〔成禺又記〕

新豐樓館轉皇都。麥臚茶蝦歷下殊。柳絮飛時遺老去。濟南春色黯明湖。

滯室禪政。內外遺臣。羣居青島。雖未以身殉。大有田橫島上。五百人憤慨自殺之意。未幾。歐洲戰發。遺者退出避國之桃源。先聚集於濟南。及帝制議起。居濟南者。又分二派。一派誓不臣袁。轉徙上海大連。一派投奔北京。竟登彼西山前。採其薇矣。項城無意中。獲此上品材料。奉以兩朝開濟之殊禮。若輩亦嶄然建樹勳業。洪憲云亡。誓不從袁者。仍歸青島。日本勝德。比年青島遺老。乃有純粹價值。爲雲中之鶴。不爲紫陌之雞矣。民國元二年。有清重臣。居青島者。殆數十人。各地來往倍之。雖徐世昌亦居青島年餘。蓋不列青島議會。不能樹遺老標幟也。前清諸老。各有名廚。移家青島。廚師隨至。遜國之餘。閒暇無事。爭談精饈。領略京華風味。如明湖春之龍井蝦仁。爲潘伯寅家製。鴨肝麵包。銀絲魚膾。爲翁叔平意造之類。諸遺老由青島移濟南。倉卒成行。家會不便。廚師乃開設明湖春。供若輩之哺啜。未幾。遺老四散。大部入北京。廚師以明湖爲行廚。由濟南再移北京之楊梅竹斜街。當時呼爲遺老菜。籌安事起。明湖春亦隨入京。諸大老之後。臨揚怪世。點綴新朝。開設新豐樓於前門外之天橋。樓館三層。白堊明窗。陳設精美。構造西式。非復舊時。諸遺老入座之流離委瑣矣。顏曰新豐。有故居猶自戀新豐之意。爲某遺老命名。欲以漢向美項城。故新豐樓。亦舊何南看饌。循名實也。洪憲事敗。有人爲青島遺老題名錄者。搜羅未備。姑附錄之。〔錄後孫公園雜錄〕

背島遺老題名錄

(一) 不仕洪憲朝者

吳郁生 清吏部郵傳部左侍郎

周 馥 清兩廣總督

張人駿 清兩江總督

張英麟 清都察院左都御史

勞乃宣 清三品京堂直隸提學處

于式枚 清禮部左侍郎

劉廷琛 清學部副大臣京師大學堂總監督

黃會源 清監察御史青州府知府

劉世珩 清度支部右參議

(二) 入仕洪憲朝者

趙爾巽 清東三省總督

洪憲朝清史館館長參長院參政嵩山四友後移山東泰安縣人

李經羲 清雲貴總督 安徽合肥縣人

拱憲朝政治會議議長參政院參政嵩山四友

柯劭忞 清翰林院學士 山東膠縣人

參政院參政清史館副館長國史館長

江蘇吳縣人

安徽秋浦縣人

直隸豐潤縣人

山東歷城縣人

浙江桐鄉縣人

廣西賀縣人

江西德化縣人

福建閩縣人

安徽貴池縣人

漢軍正藍旗人

安徽合肥縣人

山東膠縣人

安徽合肥縣人

山東膠縣人

山東膠縣人

山東膠縣人

山東膠縣人

山東膠縣人

山東膠縣人

山東膠縣人

山東膠縣人

山東膠縣人

山東膠縣人

朝王稽首跪三呼。避席一麾掌太孤。練得韓家銅面具。不妨長作大金吾。

江朝宗。字字澄。安徽旌德人。本當店學徒。逃投小姑。稍能文字。故拔擢異於常人。民國成立。隨項城入京。膺步軍統領九門提督要職。帝制事起。黎元洪退還武義親王封號。二次頒封。朝宗捧詔前往東廠胡同。當堂三跪九叩首。長跪不起。雙手捧詔大呼請王爺受封。蓋朝宗謁項城。自告奮勇來也。元洪深居不出。朝宗亦跪地長呼不起。對抗多時。元洪大怒。由旁房疾步而出。戟手勒袖。指朝宗面大罵曰。江朝宗。你那裏這樣不要臉。快滾出去。朝宗仍挺身直跪。雙手捧詔。大呼請王爺受封不止。元洪怒呼左右趕快把江朝宗拖出去。否則連你們一齊打出。於是元洪左右勸者扶者懣者擠者。一擁而江朝宗出東廠胡同堂門矣。袁英沈祖憲事件之獄。變起新華宮。時雷震春朝彥爲軍警執法處處長。朝宗以九門提督步軍統領翼兵。入宮捕三十餘人。如袁內衛長句克明。袁乃寬子英。秘書沈祖憲等。皆新華要人。載牛車五輛。押縛魚行。送往軍警執法處。震春大怒。召集會議。面指朝宗大罵曰。此班重要人物。送來我處。叫我如何處置。你何不解往步軍統領衙門。還來害我。我做你這小子。舉掌連擊朝宗兩頰。朝宗避往席隅。手撫兩頰。連呼沒有打上。得罪大哥。請大哥息怒。震春曰。你這小子。真不要臉。人問朝宗曰。當時何如此懦弱。朝宗曰。他兩掌有力。我孤掌難鳴。只好忍氣吞聲。袁英等案事解。朝宗謂贖人曰。我爲你們受雷朝彥兩嘴巴。臉都打腫。你們何以謝我。及民六。張勳逼黎元洪。而伍廷芳不署

解散國會命令辭職。朝宗繼任內閣總理。以署名解散國會命令爲條件。予在居仁堂見之。意氣甚得。予曰。江宇澄。你看雷朝彥立在後面。好好招呼。江一笑而入見黎元洪。〔錄後孫公園雜錄〕

七家昭靈十家連。預言八二地行仙。應從蛇水藏虹處。認取龍源出地年。

堪輿家郭姓者。紹興人。予友蔣君夢麟友也。當洪憲時代。項城父子。深信元彈子之說。郭某入京。甚爲信重。欲試其術。袁氏家人。陪往項城。驗看祖墓。歷閱墓地十處。第七家者。則項城生母之佳城也。測看畢。問皇帝昭靈。應在何家。郭曰。大發在第七家。羣曰何以證明。郭曰。此墳外形。來脈雄長。經九疊而結穴。每疊山上加冕。應九五之象。加冕者。大山上加一小山也。左右迎送護衛。羅列諸侯。層層拱立。真帝王肇陵之形勢。鳳陽有此氣象。如欲驗予言確否。請查內形。此墳四面包圍。以流泉爲暗沙。匯於明堂。此龍源也。詩曰。相彼陰陽。觀其流泉。建都尚重流泉。墓地更要。謬公不信。請試驗之。據墓地周圍五丈。必有龍源伏流。而後知應在當今。予言不謬也。於是據墓外地。掘一小孔。泉源流出。衆論翕然。歸謁項城。項城問曰。龍輿之運。年數幾何。郭對曰。八二之數。項城曰。八百二十年乎。八十二年乎。郭對曰。八二之數。天機不可洩露。項城曰。然則八年零二個月乎。郭對曰。帝位久長。事後自知。項城曰。卽八十二年。已綿延三

世。子願足矣。郭對曰。天子萬年。殆洪憲敗亡。猶夢寐問其究竟。郭曰。然地形勢甚佳。卽令大發。亦不過曇花一現。問何謂八二之數。郭曰。當時項城下間。騷不及答。忽憶八卦陰陽二氣。遂答以八二之數。不圖竟應在位八十二天也。〔紹興蕪夢麟說事〕

改得春王不計錢。羣抄黑口換紅邊。巍然甲子靈光在。新語中華第五年。

洪憲年號。民國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除夕前。方議決頒行。因中華帝國元年。中華民國洪憲元年比較妥善。對外稱謂之標幟也。時京中各報。均已上版。忽接大典籌備處通知。已上版皆黑口者。加印紅邊。未上版者。均印紅字。所定格式。爲中華民國洪憲元年。於是各報警元。別爲四種。亞細亞報、薛大可主政。大書中華帝國洪憲元年。政府報也。其他各報。有違令書中華民國洪憲元年者。有不書中華民國。而僅書洪憲元年者。獨順天時報。爲日本人資本。向讓帝制。則大書中華民國五年元月元日。洪憲朝廷。莫可如何。有醒華報者。獨出滑稽。洪憲元年之洪字水旁。略呈墨痕。視之共憲元年也。義謂洪憲爲水洗去。仍存義和憲政也。主報者。爲汪疇鸞吳崇慈覃壽益云。後藉他故。將該報封閉。滬上各報。僅政府創辦之亞細亞報。收買之神州報。鋪張揚厲。歌頌帝國。慶祝洪憲。二報主筆政者。皆一時重要名流云。〔錄後孫公園雜錄〕

醜德吹唇計已非。陳橋將卒淚空揮。瞻雲就日前門路。猶說血花終夜飛。

項城初舉大總統。南北統一。因都南北之爭。五代表入京。而有第三鎮兵之譁變。密議雖暗令曹錕。兵變數連。挾持南京。恐嚇代表。謂北方嚴重。大總統不能來南京就職。內則段芝貴等。猶藉此機會。擁袁為帝。不意一發而不能收拾。變兵蔓延。聞風大掠。竟蹂躪津京保。雖侯景吹唇而上之功。亦不能奏。張仲老紅梅閣雜記。載事頗詳。其詞曰第三鎮兵變。據袁氏親信人言。當時北方軍人。集議於袁公子邸中。即議黃袍加身之事。先攻東華門。時馮國璋統禁衛軍。不與謀。而抗禦變兵不得入。乃成搶掠之局。不知信否。云云。馮國璋因清帝退位。忠於舊上。陳禁衛軍於禁城。以備不虞。段芝貴之謀。揚言對付南京。實由藉端成事。不意馮國璋竟敗其謀。不能擁袁入太和殿登極也。帝制議起。項城郊天。段芝貴等本欲於郊祀回理。擁入太和殿。行登極禮。效陳橋故事。事為項城所聞。面阻止之。謂典禮不合。不必着急。此當時秘聞也。北京牌樓城門。均闕與廢。都人歷歷言之。如左曰崇文門。明代帝位。終於崇禎。右曰宣武門。清代帝位。終於宣統。正門明曰大明門清曰大清門。中華民國曰中華門。洪憲曰新華門。而新華門額。由中華門額反塗。故翻轉較易云。又中華門路左道牌樓曰瞻雲。應雲南起義也。右道牌樓曰就日。應承認日本二十一條約也。而張振武捕斃於振武牌樓之下。猶為奇異云。當時京中謠詠繁興。事關廢興。而前門天雨血一小時。紅膩載道。未黎明。官方以水車洗滌。禁各報不准載登。

故京外罕知者。而各牌樓所着。高不能洗。羣曰蟻窠就日。流血之兆。〔錄後孫公國維錄

飛蝗頭上書王字。缺月光中恆彩華。變體自成祥瑞志。不因災異屬衰

家。

項城帝制議起。符應祥瑞之說。膺圖授籙。頌聲大作。當時京外飛蝗遍野。督捕官吏。謂
蝗頭有王字。實皇帝兆。籌安攷據家。乃援引陸佃雅蝗字解曰。蝗之腹背首皆有王字。
故從王。倉頡造字。鬼夜哭。洩天地之祕也。真人御世。蝗不食禾。禮獻王字。使天地皆
知有王也。此謂變體符瑞。予友景定成詩曰。蔽野飛來害稼蝗。驚聞災異變禎祥。翻教坤
雅得奇證。制字原因體有王。呈遞參政院請願之夕。月外四環。忽現月華。其色有五。此
月華也。帝制諸臣以爲上應天心九五之數。合天數五之象。多爲日升日恆之詞以美之。其
頌文曰。唐代日華見。李呈獻日五色賦。聖主踐祚。月呈五色。日月聯璧。可媲美千年矣。
羣下多往氣象臺訪問究竟者。子友曙青舊函已詳之。京中有綜合當時事情。寫變體祥瑞
志者曰。犬登殿（項城就正式大總統職於太和殿。項城儀仗將臨中華門。有一犬先行殿中
。蹕士羣驅逐之。未幾項城入）曰鬼蜮哭（南下窪子蘆葦中。蹕聲如鬼。月餘晝夜不絕。
觀者絡繹於途。小販爲解饑以餉客。後將蘆中水塘車乾。出一怪鳥。高三尺。體毛全灰。
）曰天雨血。（大典籌備處成立時。前門一帶。黑夜天雨血。紅脂滴衣。洗濯數次方去迹
。）曰蝗應瑞。（見本注）曰月有華。（見本注）曰蠅常樓。（拆正陽門。巨蠅長八九尺。

隨毒死十數人。○曰風折旗。○武昌將軍王占元升洪憲頒布新旗。風爲折斷。○曰蛙無聲。○接待官徐邦傑曰。三海向多青蛙。洪憲敗亡時。羣蛙不沸。○曰蛙南遷。○永定門外鐵路軌上。其蛙數十萬頭。自北南行。隨鐵道而過。大者負小者。後者尾前者。絡繹不絕。○數日始盡。火車過時。輾斃無算。觀客傾城。○以上所述。可備洪憲朝五行志材料。○錄後孫公園雜錄

附錄高隱青先生關於本條事件舊函

馮任先生大鑒。承問洪憲歷書事。因記性不好。僅能舉其大略而已。前北京中央觀象臺印刷歷書。在辦事細則內規定之。每年皆于六月間開始印刷來歲之歷書。假使十節前頒發完畢。所印者計有三種。甲種精裝本。漆品寬大。寫印精良。紅綾面粉紙襯。每年只印一百本供京內最高機關之用。乙種通行本。格式略小。爲教育部頒發各省之用。每年萬餘冊。丙種單行本。爲各省單獨行用者。最初數年。丙種祇印七八萬冊。逐漸增加至三十萬冊。而各縣所得者每年不過三四百冊而已。中華民國五年歷書。亦于四年雙十節前發完畢。僕于此時已將來歲歷書完全發出。如釋重負。不料十一月間。有素不相識者來訪。謂傳聞帝星在見。是否屬實。因正告之曰。逐日觀測星象。出沒如常。未見所謂新現之帝星。來者編詞作弊。且謂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史實俱在。君曷根據天象。申請正位。以襄盛舉。仍笑咤之曰。日月合璧。非日蝕。即月蝕。乃凶兆。非吉兆也。五星聯珠有定期。在事前可以算定。空中四十五度內。五星聯綴之現象。偶逢喜事。雖亦有之。終以不祥者爲多。來者復詳詳囑咐。君如有適當計劃。必得意外收穫。務須細思之。僕當時既不願應此君之

緒。已決定個人行止。不及三日。而教育部主管司已將再印歷書事相商。既堅決却之。並忠告曰。五年歷書。纔經頒發。爲貴部計。似亦未便更張。今且欲以一月時間。印行多數歷本。實在應付不及。其明日得張仲仁部長以電話約至部內一談。謂教育部領到萬元印刷費。不能不想一辦法衍敷算了。因仲仁先生實反對帝制。並謂歷書內容絕不更改。僅第一行變易數字可也。予意主張。印而不發。以觀其變。嗣按教育部主管司毓托中央觀象臺代印甲種歷書精裝本一百冊。遲之又久。未爲頒布。因當時形勢已非。洪憲帝號亦即取銷。始將歷書送部燒燬。不知皆爲部中人員匿藏。此當日經過之事實也。專此即請晏安。高啓。

予友高曙青兄。留法。精天算之學。在歐洲時已加入同盟會。歸國任中央氣象台台長。用所學也。袁氏謀帝。曙青欲辭職他去。羣謂吾子日理科學。不聞政治。天文學院院長也。何必多此一舉。恐去亦不能出京。稍待可也。因關於月華星壁一條。謹將舊函附錄證事。〔成偶附記〕

武定文功未紀年。梅花洪數應先天。安排新歲崇王制。字字共和竄大
圖。

洪憲年號。丙辰元旦未宣布以前。讖紀年諸臣。聚訟紛如。大半主用武字者。最占多數。引光武洪武開創爲例。又以克定之故。主用武定紀年。冠武於定。別前代定武也。其主張用文字者。謂項城稱帝。俯順民情。非專由武力定天下。宜建號文功。兩說相持。主魏

符應圖識之說者。得稷奇勝。其說曰。洪範五行之義。爲帝王建號之基。天數五。地數五。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大明洪武開國以來。至於今日。適合五百年之數。此五百年中。爲外族與漢裔消長之運。前有洪武驅胡元。後有洪秀全抗滿清。辛亥武昌黎元洪。一舉義旗。清代禪位。大功齊集於項城一身。如證以德國圖書館影出之推背圖。小小天罡。垂拱而治一條。判詩有洪水乍平洪水起。清光元向漢中看。又如荊楚山人（卽嘉魚熊開元）禪詩。歷序漢清朝代。最後詩曰。光芒閃閃見炎旱。終緒旁延最有憑。總統福安三十六。洪荒古國泰階平。推背圖演周易各卦。闡發五行。黃蘗山人以梅花數述周易卦理。亦本五行。得見天地之心。原本洪範。歷察讖緯。洪字疊疊如貫珠。故帝業紀年。洪字先行決定。再證他字。項城曰善。章太炎先生曰。力不足者必營於穢祥小數。所任用者皆蒙蔽於茲。神怪之說始興。以明太祖建號洪武。滿清獨太平軍爲勁敵。其主洪氏也。武昌倡義者亦洪。欲用其名以厭塞之。是以建元洪憲云。丙辰元旦。登極禮定。城廂內外。九門提督。內外警察廳。步兵統領。派隊四出。所有門對。牌號。告白。牆壁。有共和等字。與帝制相抵觸者。一概消除。其有通衢大道。刊刻書寫。不能卽行塗洗者。凡共和字面。加畫一大黃圈。藉壯觀瞻。而昭民意云。當時待詔曰。一路圈兒圈到底。到底再圈圈不起。帝制不過畫圈圈。空圈圈了圈而已。兒童歌者甚夥。警士又沿途禁止。錄後孫公國維錄。

受命徵文三字經。圖膺推背卦成形。四方靖難艱難日。克定終須繼繼慰庭。

三字經正文曰。清太祖。膺景命。靖四方。克大定。羣臣止壽。奉爲皇太子符讖。謂繼清之後。天命在袁。四方既靖。大於克定。景定成洪憲雜詠云。都道雲臺似慰庭。論名尤合繼前清。君着一語四方靖。符讖分明三字經。當時京師流傳影印德國圖書館推背圖。有文曰始艱難。終克定。又有文曰。慰萬民。正朝廷。羣臣又上書曰。締造艱難。始於慰庭。正位萬民。終歸克定。而京師圖讖真人之說。街談巷議。幾等魏之當塗。晉之興午矣。錄後孫公園雜錄一

附錄宋岳珂程史記推背圖

唐李淳風作推背圖。五季之亂。王侯崛起。人有幸心。故其學益熾。開口張弓之讖。吳越至以編名其子。而不知非昭武基命之烈也。宋興。受命之符。尤爲著明。藝祖卽位。始詔禁讖書。懼其惑民志。以繁刑辟。然圖傳已數百年。民間多有藏本。不復可收拾。有司患之。一日趙韓王以開封具獄奏。言犯者至衆。不可誅。上曰。不必多禁。自當混之耳。乃取舊本自己驗之。外皆紊其次而雜出之。凡爲百本。使與存者並行。於是傳者失其先後。莫知其孰爲真僞。間有存者。亦棄弗藏矣。

附錄李淳風推背圖第四十六課

圖。六大大六小人。卦象。丙午巽下離上。讖曰。君非君。臣非臣。始艱難。終克定。黑兔走入青龍穴。欲盡不盡不可說。惟有外邊根樹上。三十年來子孫結。

退老林泉與子閒。強邀白首住松間。嵩陽芝草年年碧。四友何曾愛此

山。

中華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政事堂奉申令云。自古創業之主。類皆眷懷故舊。略分官情。布衣昆季之歡。太史客星之奏。流傳簡冊。異代同符。徐世昌趙爾巽李經羲張謇。皆以德行勳猷。久負重望。在當代爲人倫之表。在藐躬爲道德之交。雖高踞大年。不復勞以朝請。而國有大政。當就諮詢。既望敷陳。尤資襄難。匡我不逮。卽所以保我黎民。元老壯猷。關係至大。茲特頒嵩山照影各一。名曰嵩山四友。用豎白首之盟。同寶嵩華之壽。以尊國耆。至喻予懷。應如何優禮之處。並着政事堂具議以聞。此令。徐趙李張四人。志願不同。地望各異。徐世昌之擔任政事堂國務卿。棄薄儀帥傅而不爲也。意蓋覬覦繼任大總統。袁既稱帝。見無希冀。又被三朝元老之名。毅然辭職。故袁死而徐必博大總統一爲。用償宿願。袁早洞徹其隱。當時金匱石室。宣傳首列徐世昌書名。皆徐親近阿諛者。投其所好。藉廣流布也。趙爾巽以東三省總督之重。爲青島元老領袖。慨然入京。就參政國史館聘職。袁之重趙也。欲招致遜清諸遺臣也。李經羲爲政治會議主席。約法會議。由此產生。有功造法。醉心總揆。力陳國務卿名位之美。政事堂成立。國務卿一席。竟屬徐世昌。而不屬李經羲。經羲侍報。意殊快快。項城知之。特籌隆重之禮。用爲酬報。張謇在吳武壯幕下。本項城之師。及任爲農商部長。又爲項城之臣。入不就職。故于師臣之間。酌尊以友

。亦天子不得而臣之義也。徐趙李三人。皆前清總督。與項城比肩事主。地望崇隆。張則
隆尊師位。大旨已於詔令見之。此議原創於克定。何人爲克定畫良。未得其名。意蓋既
有太子。必有四皓。嵩山則吾家故地也。當時以東園公擬徐東海。黃公擬趙爾巽。綺里季
左擬李經羲。年最少也。角里先生擬張謇。今雖呼友。前仍先生也。〔錄後孫公園雜錄〕

觸藩爻象話無聊。謗律刑干偶語條。更寫湯園懸瑞諺。六街燈火禁元
宵。

帝制議起。參政院碩學鴻儒一日宴集。座有精易理者曰。某試爲項城一占爻象。觀厥休咎
。得易之困卦。六爻曰。羝羊觸藩。不能進。不能退。不能遂。王壬秋笑曰。予說占驗。
羊者。楊哲子也。事不成。則楊哲子不能進。不能退。不能遂。事成而不成。項城只有
仙人騎五羊逃西方耳。楊杏城行五。五羊其應在杏城乎。京師一時流傳。以爲精論。警廳
陰發謗律。里巷偶語。詆毀帝制。一體密拿。凡反對可疑之人。皆派人尾隨。京師雜語。
謂某人帶有長隨否。即有人監視也。禁條中最有趣旨者。以元宵二字音同哀消。警廳勸令
賣元宵者。改呼湯元。店首特書湯圓二字。便人呼買。因洪憲元且登極。避除不祥也。景
完成洪憲雜詠云。偏多忌諱觸新朝。良夜金吾出禁條。放火點燈都不管。街頭莫唱賣元宵
。〔錄後孫公園雜錄〕

僞句潘驢未足多。名言典雅到章羅。時文儘有籌安藝。不及轟鈔長恨歌。

當時有以宋小說王婆語之潘鹽郢小開對人名顧鼈薛大可者。稱爲妙絕。章太炎一見陳官。曰。第一人物。亡民國者。必此人也。黎元洪。袁世凱。必收拾於此人之手。後元洪去鄂。世凱稱帝。咸宜策劃之。時稱太炎爲水鏡先生。元洪入京。太炎改唐詩繼之曰。袁四指疑畏簡書。芝泉長爲護儲胥。徒令上將揮神腿。終見降王走火車。饒更有才原不忝。(饒漢祥)芝壽康兩鄂民政長)蔣張無命欲何如。(蔣翊武張振武兩將軍)至今偷過劉家廟。汽笛一聲恨有餘。蓬萊宮闕對西山。車站車頭京漢間。西望瑤池見太后。(黎入京謁隆裕)南來晦氣滿民間。雲移鷲尾開軍帽。日繞猴頭識聖顏。一臥瀛臺經歲暮。幾回請客勸面髮。某恨太炎。持猴頭句說袁。陰使鄂人鄭胡等借主持共和黨名義。迎章入京。遂安置龍泉寺。粵詩人羅惇巖書張滄海袁氏世系冊子曰。袁氏四世三公。振葉關中。奄有河北。南移海隅。止於三水。東莞洵代北轉。項城今日正位燕京。食舊德也。名德之後。必有達人云云。世凱爲崇煥之後。遠祖本初。移家項城。三水張滄海著爲書。順德羅瓊公張其說。故有祀崇煥爲肇祖原皇帝之議。流寓青島遺老聞籌安議起。有爲籌安會八股體制藝者。北京傳鈔之。〔後孫公國維錄〕

附八股命題籌安會

會有以籌安名者。以其欲改君主也。夫安未始不可籌也。乃以黨會名籌安焉。非欲鼓吹君主立憲乎。且夫升官發財者流。汲汲然欲將民主改君主也非一日矣。曾於去年十一月間有提倡立帝者。如宋育仁等之上復辟書是。經於本年八月見有變更國體者。如楊度等之開籌安會是。噫。天下事本無獨而有偶。何有幸有不幸耶。今北京新組織一會矣。而其宗旨何如。前清末季。革命黨固結同盟會矣。會曰同盟。官廳曾下嚴拿之令。而今日之結會。何以不准法律干涉也。民國初年。青紅幫大開共進會矣。會曰共進。政府亦有解散之文。而今日之開會何以反令警察保護也。噫。吾知其故也。蓋因其研究學理耳。然有華人血未涼也。方斯會之發起也。李誨之告發。汪鳳瀛之辨駁。賀振雄之上書。皆絕對不贊成也。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此黎副總統之所由病也。不亦宜乎。及斯會之成立也。梁任公之論說。湯總長之辭職。肅政史之密呈。皆表示反對意也。公道自在人心。是非自有公論。此徐國務卿之不願簽名也。豈無謂乎。嗚呼中國之不安也久矣。有良策以籌之。誰曰不宜。強鄰威逼。外患之不安也。盜匪橫行。內亂之不安也。籌之誠不容緩耳。今之所謂籌安會者。其果能籌此等之安乎。拍馬吹牛之下。亦惟籌辦鴉片專賣。籌備烟酒專賣而已矣。大水狂風。天災之不安也。調查偵探。人禍之不安也。籌之固不可忽耳。今之所云籌安會者。其可以籌各種之安乎。攀龍附鳳之餘。不過籌畫田畝加稅。籌算貨物加稅而已矣。吾初聞籌安會之名義。因不禁欣然色喜曰。運籌帷幄可望久安長治矣。既有籌安之名。必副籌安之實。是籌安當保太平也。夫豈盡推翻共和之議哉。吾繼知籌安會之內容。又不覺愕然長嘆曰。一籌莫展。從此民無安枕矣。未享籌安之福。先遭籌安之殃。是籌安適以

○○○○垂。○○○○○時。(十句中脫)曉樓美人夢樓草。假的古董真不少。○○○○○老。○○○○○然。○○○○○眠。○○○○○天。○○○○○重。○○○○○共。○○○○○夢。○○○○○客。○○○○○魄。○○○○○免。(十四句中脫)四輪馬車奔如
 電。四等嘉禾印名徧。東海相國錢右丞。兩處忙忙皆稟見。爲清官產返家山。山在南潯鉄
 路間。官產纍纍數百起。其中五百萬銀子。中有投標記不真。老太買來便宜是。○○○○○
 扁。○○○○○成。○○○○○驚。(四句中脫)潯陽江上好徘徊。牛航沙河專車開。帽子半偏新睡覺。勳章不整下床來。風吹祭服飄飄舉。猶是花翎錦
 雞舞。一夜裁縫五十番。擠上班來汗如雨。當年覲見事君王。遠在江西○渺茫。承光殿裏
 恩寵絕。鐵柱宮中滋味長。大典新成籌備處。臣在鄱陽隔江霧。東裝急急奉聖明。輪船火
 車向北去。皇帝傳呼啓宮扇。覲謁綠牌檣花鈿。果能道尹明令宜。喀什喀爾會相見。跪拜
 威風召對詞。天顏有喜小臣知。此行不負上書願。正是廣躡帝制時。在京願作蕭政使。在
 外願爲鹽運司。歐戰久長有時盡。此願終身無償期。
 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名賢舊語。里巷俚詞。國風所採。五行所志。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其北京好之十種曲。抑江南苦之百竹枝乎。覘國者可以知當代之風尚矣。〔枝江轅繼照
 評〕

白衣王子鬪歌喉。師友尙書作殿優。轉眼談談成劇本。兒家朱孔是傳頭。

自民四張勳入京。集都下名角於江西會館。演戲三日。克文亦粉墨登場。彩串千忠戮教蠅曲一闌，名士詩人。揣摩風氣。咸代梅蘭芳等譜曲。被之管弦。著於歌詠。定北海爲教壇。奉克文克梁爲傳頭。袍笏演奏。殆無虛日。此金臺崑曲最盛時代也。李合肥開府北洋。通州老名宿朱銘盤曼君。張謇季直。范氏兄弟斌當世均羅致幕下。季直參吳武壯公長慶軍事。駐朝鮮。世凱亦以隨員從武壯。令世凱師事季直。故世凱稱季直爲張老夫子。或季直師。及世凱爲大總統。函電均能除師號。改稱季直先生。或張老先生。籌安議起。任季直爲農商總長。又易季直先生爲季直兄。大典成立。特聘季直爲嵩山四友。則降師爲友。見諸明令矣。嚴範孫一日戲謂季直云。公真君不得而臣帝不得而師。嚴子陵爲天子之友。釣於水。公將爲天子之友。隱於山矣。季直被任農商總長。不到任。一日入京。與項城宴談曰。大典成立。將舉大總統爲皇帝。尊意如何。項城曰。如以傳統一系。又如羅馬教皇制度爲言。則中國皇帝應屬孔子之後。衍聖公孔令貽最宜。否則孔混成旅長繁錦亦好。如以革命排滿論。則中國皇帝應屬大明朱家之後。內務總長朱啓鈴。直隸巡按使朱家寶。浙江都督朱瑞。皆有作皇帝資格。季直曰。還有朱郎友芬。朱儉素雲也好。項城大笑不止。後津滬串爲新戲譜曰。天子師友樂。謂與故人張季直諧話。無異嚴子陵加足帝腹也。

後孫公園雜錄

唐先生紹儀曰。頃城初來天津。最喜二韻。唱不絕口。故洪憲故事。無異傀儡登場。朱桂
華着祭天冠笏。真優孟衣冠也。沈淇老世丈曰。民國四年。予列名禮制館。總裁徐世昌
。副總裁楊士琦。錢維潤。總編蔣江滄。提調郭則澐。則洪。予門下士也。郊天祀孔。視
開岳。袁崇煥配享開岳廟。凡衣冠局級制度。均由禮制館議。一日議禮制館全體人員加入
大典籌備處。事前各統帥臣中同宰送予竹威。叔海陞召入禮制館。予則未接通知書。因予
好爲詭語之故。適予竹才缺乏。來館支薪。見後堂開會。叔海排高座言。加入大典籌備處
之必要。見予至。卽言議決散會。予向曉樓云。聞前日大典籌備處成。頃城大得意。退朝
回宮。口中大唱其戲究竟所唱何戲。其孤王酒醉愁花家乎。曉樓曰此開會之所以不知會老
師也。趙竹老鳳昌世丈曰。頃城在高麗駐商務局。派人招烟台戲班來韓演戲三日。點曹操
戲者七次。在韓華官皆謂頃城終日想做曹操。此駐韓文案皖人程某爲予言之。又曰。袁英
告予。一日頃城在新華宮外散步。予父乃寬及予等皆從。頃城口中時戲我薛平貴也有今日
一天一語。聲最高朗。始知頃城喜唱大登殿一曲也〔成尚記〕

洪憲紀事詩
本事簿注四
卷世載堂藏
板京華印書
館校印刊行

286
7-1-56

